



破魔金剛箭雨論



Mahakala (Father)





破魔金刚箭雨论

——反击萧平实对佛教正法的恶毒进攻

多识仁波切著

序言

他们把藏汉佛教界善知识的宽容忍耐的高风亮节，变成他变本加厉、推销谬论的商机，竟然大言不惭地叫嚣：“没有一个人敢和我对辩，印顺等人不敢和我对辩，藏传佛教的喇嘛、法王、活佛没有一人敢和我辩论。”

——题记一

世界上只有最愚蠢的蚊蝇，才会把自己想象成展翅遮天的大鹏。

——题记二

本来我想多吃一些理论研究和经典精品的译介工作，不愿把宝贵精力浪费在和邪魔外道的无聊的辩论上，但这个保护圣教理论环境的“清洁工”的工作得有人来做，在这种情况下只好见义勇为为了。

——题记三

我在2001年写的《密乘是非分辨论》中说了如下这样一段话：“本来显宗般若乘和密宗金刚乘是大乘教的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密宗是显宗理论的进一步升华，走向更透彻的必然产物。犹如从小乘有部的诸法实有，逐步走向大乘唯识的境空识有、到中观的万法性空

破魔金刚箭雨论





一样，是认识逐步深入、境界逐步开阔的完全合乎逻辑的发展。

“若不是对大乘经论的粗浅的阅读，而是精细入微地细心深究，就会发现显宗经典在轮回转世和物质的人体和非物质的意识之间的关系问题、所断粗细障与能断意识的粗细分类问题、以及有漏的身心转化为无漏智慧身等方面，似乎有言而不详、意犹未尽之处。

“从物理的角度讲，显宗似乎只深入到原子物理的层次，还没有揭开微观量子物理的秘密。接着继续研究无上密教理（因为在下三部密中未涉及到密法深层义理），就会认识到在显宗经典理论的山穷水尽之处，密法展现出一条崭新的金光大道。

“日本人空海说：‘整个佛教的终极妙理在于密教’。英国佛教学者约翰·布洛菲尔德说：‘我把金刚乘视为人类思想发展最绚丽的花朵之一’。第二佛陀宗喀巴说：‘金刚乘比佛更稀有珍贵’。

“以上这些话都不是无根据的夸张，而是经过对显密教理深入对比研究所作出的真确结论。

“而反对密宗的人，从其见识谈吐来看，没有一个是真正了解密宗教理的人，只是从一些表面现象上对密宗吹毛求疵、妄加指责，想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这种纯粹从争地盘、争利养，出于嗔恨心、嫉妒心和无知偏见而挑起的教派之争和排外之举，从本质上来讲是封建割据、狭隘偏执的思想产物，绝不是实事求是研究教理、从理论上分清是非的学术作风。

“因此，针对密乘发起的摇旗呐喊的进攻，实质上只是些纷纷扬扬的纸人纸马，对于具有合乎理性的教义可靠、实证坚固基础的金刚乘，起不到摧破动摇的作用，只是在那些对密法缺乏了解、不明真相的信众中起到蛊





惑人心的作用，造成莫名其妙的误解和排斥，故需要辨明是非。

“由于金刚乘部教义——特别是无上密，属于不得公开的秘传、密修之法，对于来自外部的诽谤攻击进行申辩就会泄密犯戒，故忍气吞声，不予理睬，这是其一；

“学无上密的善知识中精通汉语文，看懂对方的评论文章，能著文反驳，澄清事实者，在藏人中此前几乎等于零，这是其二。

“由于以上原因，反密谤密之士一路杀来，如入无人之境，旁观者以为密宗理屈词穷，无反击之力，进攻者认为自己真理在握，所向无敌，更加滋长了傲慢之情。

‘谎言说上一千次也会变成真理’。若不澄清，长此下去，对方消灭密乘、独霸天下的痴梦就会成真。

“对这一谤法灭法，违背如来大方便教义的叛逆行为，怎能置之不理呢？”

我在《驳所谓“六字真言‘考释’”的荒唐言论》一文说过：“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谁都有权根据自己的观点进行分析批判，甚至反对和否定，但必须坚持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态度。不调查研究，不了解真情，不懂装懂，只凭道听途说，一知半解、捕风捉影地乱说一气，断章取义、颠倒黑白，把自己的无知偏见和想当然的理由强加给宗教，进行诬蔑和贬低的做法，无论从学术的观点或政治的观点都是不能允许的”。

我还要再声明一点：佛教虽然是讲宽容、讲道理、以理服人的宗教，故允许并且欢迎教内外不同观点的置疑问难和辩论批判，但绝不允许对于一个历史悠久、牵扯许多民族的国际性宗教进行信口开河的诬蔑攻击。在民主和法制的社会里，正规的宗教信仰受法律保护，不





允许受到侵犯，各民族的宗教信仰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也受到各国法律的认可，公民的个人信仰，属于人权问题，不允许别人的干涉。

所以，萧平实之类的人信仰你的气功、道教，什么“正觉”之类的玩艺儿，都是你自己的事儿，别人信仰什么宗教，只要不危害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触犯法律，任何私人都无权干涉，无权说三道四。

藏传佛教教义的是是非非，应由佛教内部的理论界讨论争辩，挨不上教外的邪教、气功师、道士和社会无赖之类的三教九流参与。想借批判藏传佛教，达到抬高自己、贬低别人、扩张非法的邪教势力等不可告人的目的绝不会得逞。

虽然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应该知道邪不压正，谬论掩盖不了真理的阳光。正如《华严经·十地品》中所指出的那种“忿恨风吹心识火，炽燃不息凡所作业，皆颠倒相应”的邪魔外道，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处处与佛作对，与正法作对。如佛出世时波旬绝望地嚎啕大哭，为阻止成佛，群魔进行文攻武斗；佛说法时，六种外道师进行斗法论战。印度有伊斯兰灭佛，汉地有“三武”灭佛，藏地有郎达玛灭佛。但利益众生、扎根在亿万群众心中的佛教是消灭不了的，流传了两千多年的事实，证明了佛教的不可战胜的、顽强的生命力。藏传佛教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在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中，不但没有衰落，反而以巨大的吸引力，闯进了西方社会，并以惊人的速度遍及信仰文化领域，这本身就说明了它合乎理性、合乎科学、合乎人心的强大的生命力。

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人类魔性阴暗面的邪恶势力，嫉善如仇，不甘心失去借愚昧而获得的罪恶领地，作垂死挣扎，就会不择手段地进行造谣诬蔑和恶毒攻击。





反对佛教的邪恶势力，往往都是打着佛教的旗帜，伪装成“精通佛理”、“获得证悟”的“居士”、“法师”或“佛菩萨”和大德高僧“转世”圣人。在一些普通信众无法识别真假对错的胡编乱造的歪理邪说上贴上“佛法”、“正见”的假商标，在未开化的‘猴群’中，称王称霸，装佛装仙，想充当“美猴王”，捡起一根稻草当作“金箍棒”，想“大闹天宫”，那些不懂人言的小猴子也跟在后面摇旗呐喊，叫叫嚷嚷。

对这类小丑的表演，本不屑一顾，但他们把藏汉佛教界善知识的宽容忍耐的高风亮节，变成他变本加厉、推销谬论的商机，竟然大言不惭地叫嚣：“没有一个人敢和我对辩，印顺等人不敢和我对辩，藏传佛教的喇嘛、法王、活佛没有一人敢和我辩论。”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此人也真够无耻狂妄！

最善于夸张的漫画家也画不出如此可笑的夸张漫画。世界上只有最愚蠢的蚊蝇，才会把自己想象成展翅遮天的大鹏。这不但是对藏传佛教的挑衅，也是对汉传佛教和一切正宗佛教的挑衅！

在萧平实的那些瞎编的《狂密与真密》之类的连作手纸都嫌脏的垃圾书中，语无伦次，前后矛盾，违经背理，瞎编乱造，颠倒黑白，栽赃陷害，主观臆断，缺乏教证理证等弊病随处可见。在挑剔别人的缺点错误的理由中，能够站得住脚的几乎连一条都找不到。那些所谓“佛如此说”、“佛经上如此说”之类当做自己无知的遮羞布的理由，举不出经典的具体出处，甚至捏造《阿含经》之类的话进行搪塞，对于逻辑分析和推理更是一窍不通，认为当今世界上没有懂佛法的人，可以随心所欲地乱编瞎说。不懂哲学讲哲学，不懂佛法而冒充精通佛理的“善知识”，敢对佛法说长道短，这真是史无前例的





咄咄怪事。对萧平实这样的无知狂徒，正可以送上毛泽东先生早年所作的一付对联。

其上联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下联是：“山中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萧平实之类的苍蝇蚊子在佛教的净土上拉屎拉尿，制造了那么多的又脏又臭的垃圾，总得有人清除。国内外藏传佛教界虽然有无数学贯五部、精通三藏的大善知识，但由于不懂汉文汉语的缘故，使得对佛法一窍不通的萧平实之类也敢说大话了。好象藏传佛教衰落到不但无人对付狼虫虎豹，就连苍蝇蚊子都无人对付了。本来我想多做一些理论研究和经典精品的译介工作，不愿把宝贵精力浪费在和邪魔外道的无聊的辩论上，但这个保护圣教理论环境的“清洁工”的工作得有人来做，在这种情况下只好见义勇为了。

破
魔
金
剛
箭
雨
論

萧平实的“自我画像”（1）

现在先让我们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公然宣称藏传佛教是“万恶的邪教”、“魔教”，歇斯底里地叫嚣要“誓摧魔帜”，打着佛教旗号反佛教，打着显教旗号反密教，打着唯识旗号反唯识，公然对牵扯藏汉蒙等许多民族，拥有亿万信众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国际性正宗宗教）中的藏传佛教进行恶毒的诬蔑攻击，自不量力、狂妄自大的时代小丑，究竟是什么货色呢？

看他的“马戏团广告牌上的自我画像”便一目了然。他说：“余此世未曾学密，所知皆由年少时好乐修行之术，而研究修学静坐、拳法、气功、道术之知见，以及近年因阅读《土观宗派源流》一书之后，于定中及梦中渐渐引出往世在觉囊派中二世任法王时，为掩护所传来藏





法而随俗兼传时轮金刚之印象，故多少知其密意，乃据以注释之”。

从他的这段简短的自我表白中可以看出：

一、他没有受过佛教显密经论的正规教育，是一个十足的佛教法盲；

二、他是弄枪棒、练气功、学道术的，由此可知他对佛教和藏密的认识未超出气功师、道士的水平。气功师（此处特指那些像萧平实之流拿气功和道术走江湖的骗子）的佛法知识十有八九是弄虚作假的，和学问不沾边，道士真有道行的也不多，大都是以邪术骗人糊口的，根本谈不上研究道藏学问。这个职业决定了萧平实的文化知识水平和思想素质。

三、用吹牛撒谎、装神弄鬼掩盖自己的无知和卑劣。说什么“阅读了《土观宗派源流》之后，在‘定中’或‘梦中’渐渐引出往世在觉囊派二世任法王时，‘传如来藏法’和‘时轮金刚’的印象，故多少知其密意”。既然藏传佛教是“邪教”、“魔教”，那么，出自藏传佛教的《土观宗派源流》也是邪说无疑了。看了邪说后引起的“定境”和“梦境”肯定是荒诞无稽的魔禅和鬼梦了。这样的“禅境”和“梦境”中所出现的“往世回忆”和所获得的“密法知识”还有可信的价值吗？其次，萧平实（一方面）把藏传佛教说成是骗人的东西，不可信。如果是那样，出自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也是骗人的，不可信的了。既然活佛转世之类不可信，萧平实“往世两次转生”为“觉囊派法王”一事也当然是不可信的了。既然转世不可信，（另一方面）却又公然宣称“自己前两世是藏传佛教觉囊派法王”，这不是自相矛盾的公然撒谎吗？如果说藏传佛教中有些说法可信，如活佛转世说，这在逻辑上等于承认了“藏传佛教不全是骗人的”这个判断。这个判断又和萧平实全面否定藏传佛教的





全称判断相矛盾。这不是萧平实自造的逻辑悖论吗？

世界上除了最愚蠢的人，不会自挖陷阱自己跳，把自己置于死地的逻辑陷阱是萧平实自己挖的。我们顺着他自己的思路再看一下，如果肯定“藏传佛教是不可信的”这个大前提，那么，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也是不可信的了；所以，所谓前世学法传法的“印象”，以及由此而得来的“知识”，也都是虚假不可信的了。

凭这虚假的不可信的知识为依据，对藏传佛教所作的解释难道可信吗？

我在这里还要说明的是：

一、藏传佛教的活佛的转世身份，没有一个是自己确认的，包括最大的活佛——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也要经过复杂的认定程序。

二、所有转世灵童都要接受经学知识理论教育，没有一个人是凭借所谓“先前知识”经验而弄虚作假的。

三、藏传佛教活佛除了个别学问和道德素质极低下的而外，没有一个人会自己承认是“转世活佛”的，就连五世达赖喇嘛都说：“我不是什么转世圣人，只是个智商也一般的普通孩子，是转世制度把我推上了达赖喇嘛的宝座。”各教派的成就师都说：宗喀巴大师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但宗喀巴自己却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什么“化身”，只说自己是“一介比丘”。谦虚是人类的美德。藏传佛教一贯反对吹牛撒谎。没有真才实学，头脑空虚的人才依靠吹牛撒谎，谋取温饱。

四、想利用藏传佛教抬高自己的身价。萧平实自称“前世两度生为觉囊派法王”，其徒秋吉吹捧说：“过去世平实常为教法领袖。”行骗的都有个“托”，秋吉这个“托”的角色很称职。怪不得那些“正觉同修会”的法盲们个个上钩，相信得五体投地。如果有脑子的人稍微想一想就





不难想到：一个极力反对“邪教密法”的人，怎么可能前生是“邪教密法”中的法王呢？如果密法真如萧平实所说的那样“淫妄丑恶”、“垃圾”一堆，这不等于承认自己曾经也是那样“淫妄丑恶”、“垃圾宗教”里的一个蛆虫了吗？如果是那样，师徒二人当做“光辉身世”的宣扬，不就成了丑恶身世的暴露了吗？看来萧平实师徒压根儿就缺乏这样的逻辑思维，举起大刀，砍的却是自己的头。

很显然，萧平实宣称自己前世是“藏传佛教法王”，其徒秋吉自称“曾经学过藏传佛教”，并假造了一个与自己的身份非常不符的“秋吉蒋巴洛杰”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藏传佛教徒名称，无非是为了借藏传佛教抬高自己的身价。无论是虚构身份，还是真批密宗，都是为借藏传佛教出名。有名后利就会随之而来。但这个如意算盘打错了。其结果，至多获得一个进犁舌狱的通行证和一副留在漫画家笔下的笑料面孔而已。

佛教的学问证量是实实在在闻思修的结果，不是靠虚无飘渺的“梦境”和“神灵指点”之类的东西。所谓“梦中”、“定中”“悟得佛法”，完全暴露了伪气功、邪教骗子的真实面貌。

要想和藏传佛教辩论，就要拿出实打实的功夫。所谓实打实的功夫，就是指实实在在研习显密经典基础理论的功夫，光靠一知半解、道听途说、未涉经海的井蛙之见，只有嗔恨心、嫉妒心、好胜心，没有深厚的佛教知识理论功底和逻辑思辩的锐利武器，想挑战我游戏法海、精通三藏五部、掌握因明慧剑的藏传佛教论师，那只是过于幼稚的幻想。

我们从萧平实的《狂密与真密》一书可以看出，用吃奶的功夫所使出的招数也只是“信口开河”四个字。可笑之处是，评头论足别人时，却完全暴露了自己孤陋寡





阐的致命弱点；使出的杀人武器，却成了自杀性的武器，对别人毫毛未损，对自己伤得十分狼狈。

般若主旨（2）

这里随便举几个萧平实言论的例子，让大家看看，上面所说是是否切合实际：萧平实批评印顺法师说：“印顺法师说‘般若的主旨就是一切法空，性空唯名’。他把般若作了这样的定位：‘般若的主旨就是说明世间法空，五蕴十八界皆空，包括一切佛所说法也都空，统统无有真实，只是名相设施，一切寂灭，所以般若的主要意旨就是缘起性空，一切皆空，所以般若就是性空唯名’。如果这样可以叫做佛法的话，那佛法就变成唯名无实的戏论了。”又说“这样的教判太荒唐了，竟然还会有人信受，真奇怪了”云云（见萧平实《法雨甘露》52页）。

就从这段评论就足以证明萧平实对佛教的极端无知。自称“居士”的萧平实看来连念佛的老太婆们背得滚瓜烂熟的《般若心经》，都未曾读过，否则，怎么会说出如此外行的话来？究竟谁对谁错，让佛经和经论来进行分辨。

1、《般若心经》云：“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

2、《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3、《华严经·十地品》云：“出世善根之所生起，知诸法如幻性。”“观诸缘起，知无我，无人，无寿命，自性空。”“诸法如幻，如梦，如影……。”





4、《华严经·入法界品》云：“一切法如虚空。”“悉知诸法色相差别，也能了达青黄赤白，性皆不实，无有差别。”

5、《圆觉经》云：“既知此身，毕竟无体，和合为相，实同幻化，四大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缘气于集聚，似有缘像，假名为心。”

6、《护国天王所问经》云：“不知空寂与无生，众生落入轮回中。”

7、龙树《中观论颂》云：“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

8、龙树《大乘二十颂论》云：“此岸彼岸俱无生，和合之物缘所起，按其自性原是空，入于一切智智境。”

9、世亲《唯识三十颂》“由假说我法”之句，在日人井上玄《唯识三十颂讲话》中解释说：“世间圣教虽同时说我说法，而世间不外乎迷情起执，圣教则但是随缘假说，都唯有言说上我法是一个名辞，没有我法的实体。”

10、《肇论》曰：“三乘等观性空而得道也。性空者，谓诸法实相也。见法实相，故云正观；若其异者，便为邪观。”

以上这样的经论可以引证无数，都是诸法缘起性空、诸法如幻不实的般若正见的有力佐证，都证明了印顺法师的观点正确无误，反证了萧平实的无知。

批评别人的正见，暴露了自己无知偏见，哪有比这更可笑的自我表演呢？

阿赖耶识是佛教各宗共同认可的观点吗？（3）





再看这一段：萧平实说：“印顺法师会产生这样的大过失，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错误地信受了密宗应成派中观的邪见，迷信天竺的月称、智军、寂天，又迷信西藏密宗的阿底峡、宗喀巴、土观等人，所以产生了这种大邪见，这些人误会了原始佛法，以为《阿含经》中不曾说过第七、八识，所以他们只承认有情具有前六识，他们就以这种知见为研究的原则，所以就推论出这样荒谬的结论，诽谤般若说是说一切法空，是性空而只有名之相，太荒唐了。”（见《甘露雨》53页）

这段评论中又是丑态百出。把对的说成错的，把错的说成对的，不懂装懂的狐狸尾巴全都露出来了。请看：把属于显宗中观内部分支的应成中观，说成是“密宗应成派中观”，把印度孟加拉国佛学大师阿底峡，说成是“西藏密宗的阿底峡”。就连这样的简单概念都搞不清，还敢冒充“专家”，真是不知羞耻。

说什么：月称、智军、寂天、阿底峡等印度的大佛学理论家和被称为雪域龙树的宗喀巴“产生了大邪见”，“误会了原始佛法”，“以为《阿含经》中不曾说过第七、八识，所以他们只承认有情只有前六识”，他们就以这种错误知见，推论出“荒谬的结论”。

他的意思是《阿含经》中无七、八识说是月称等人的误会，意思是小乘部《阿含经》中有七、八识之说。

他又说：“《阿含经》多处可见之佛语，明明说第八识为一切染净的根本。”真是撒谎不知道脸红！如果《阿含经》中不需要多处，只要有一处提到七、八识的话，作为唯识论根据的“六经”“十一论”之说就要被彻底推翻了。

因为历代唯识学家列举唯识说佛经根据只举出“六经”。“六经”是《解深密经》、《华严经》、《楞伽经》、《厚





严经》、《大乘阿毗达磨经》、《如来出现功德经》，其中译为汉文的只有前四种（见日人井上玄著《唯识三十颂讲话》）。如果小乘《阿含经》中有七识、八识之说，就会使印度无著、世亲、安慧、法护等十大唯识学家和中国的玄奘、窥基等人面红耳赤，因为他们只知唯识六经，不知有“七经”。

如果萧平实从《阿含经》中发现“八识”之说，那就是对唯识学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但是空口无凭，要举出哪一部《阿含经》的哪一品、哪一页、什么文种、什么版本、原文是什么，让唯识学家和一切“误解者”开开眼界。可惜，撒谎者拿不出任何证据，如上所说，“唯识六经”之说已彻底排除了《阿含经》中有八识说的说法。

说月称、宗喀巴等只承认有情只有六识是“错误知见”，这话说得更荒唐可笑。认为“六识”之说是月称、宗喀巴等人的主张，是对佛学极端无知的表现。

在佛教四大哲学体系中，小乘毗婆沙和经部遵照佛陀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开示只承认六识，不承认八识，见《毗婆沙论》、《俱舍论》等。

大乘中观宗根据《般若部》诸经只承认六识说。唯有大乘唯识宗承认八识。严格地说，也不是所有唯识门中人都承认八识，只有顺经唯识家承认八识，顺理唯识家如陈那、法称在其著作《集量论》和《释量论》中只有六识说，只字未提八识。因为因明的基本世界观与经部的观点相同，承认外境的物质性和与内识相对的独立性，这个观点与以实际经验为根据的科学观点是一致的。如果承认阿赖耶识的话，就要承认“唯识无境”的一套否定客观物质世界独立存在的理论，而这种理论，与人们的实际经验相矛盾。而因明论是以实际经验现量为真实的。





中观宗在世俗谛上是顺世的，故承认与识相对的外境物质世界的存在，认为在世俗谛上“识境俱有”，在胜义谛上“识境俱空”。所以，六识为大小乘通论（见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六识条），八识乃唯识一家之言。严格地说，只是唯识门中顺经派之言。顺经的“经”指《楞伽经》。

除了“六识”说和“八识”说而外，佛教内部还有“一识”说，如小乘成实宗；“二识说”，如《起信论》；“三识”说，如《楞伽经》略说三识；“五识”说，亦《起信论》别说；“九识”说，如无著《摄大乘论》；“十识”说，如依《摩诃衍论》而说；“十一识”说，见《世亲摄论》；“无量识”说，东密胎藏说。

对意识的分分合合的许多种说法，都不是哪个论师的无知或杜撰，而都有佛经的根据。佛门正宗理论家的立宗都有佛经的根据，绝不会像外道那样信口开河。

正如日人井上玄所说那样：“盖佛教学者著书立论，应有所渊源的教典，否则，便是私见胸臆之谈，不足为佛教立说之信条。”诸佛说法不拘一格，因时因事因人而异。如众生的烦恼有八万四千，其对治之佛法也有八万四千。对症下药，应机说法，体现了佛教的无碍大方便智慧。

只知有一法，不知有万法、万万法者，如只知有井，不知有大海一样，是极端无知的表现。如果真属于知识的缺乏，“不知无罪”，不是什么错误。如果把自己所知道的“一法”，当做万能的量器，到处衡量，以为凡不符合自己的“一法”的所有的法都不是佛法、正法，是邪法、错法、未悟法、错邪见等者，才是最可笑的傻瓜。

如像一个长期居住在古老山村小茅屋的老太婆，初进现代化大都市，以所见山村茅屋、村姑牧童为标准进行衡量，认为都市的房屋不像房屋，人不像人，衣服不





像衣服，一切是魔鬼的化现，摇头摆尾，评评点点，觉得什么都不顺眼。但城市的居民又如何看待这个可怜的山村老太婆呢？

萧平实就像那个山村老太婆一样，在道听途说中学到了“阿赖耶识”这个名称（而且仅仅知道名称而已），便以为获得了“万金油”似的万能法宝，把凡是不承认阿赖耶识的一律划为“邪知”、“邪见”、“不懂佛法”、“未悟正法”、“不能证悟罗汉”、“不能入见道”、“不能成佛”的外道之列。这真是千古奇闻！

若稍有头脑的话，应该想一想，佛经分类上千种，为何与唯识观有联系的只有六部经典呢？佛教史上释经理论有千万部，仅世亲一人著论千部，史称“千部论师”，为何在印度论师的经论中与唯识有关的只有“十一论”呢？

而“六经”、“十一论”是属唯识学的基本常识，不应该不知道。

照萧平实的观点推论，其结果如下：凡是不承认“八识”的都是“误解佛法”的“邪知见”，所以，经部、毗婆沙、中观见统统都是“邪知见”，一识说、二识说、三识说、五识说、六识说、九识说、十识说、十一识说、以及无量识说都是‘邪知见’；而“六识”至无量识说都是来自佛经，因此，除了说唯识的“六经”而外，其余佛经当然是散布“邪见”的“邪书”了；凡是持六识说的都是未悟凡夫，如月称、宗喀巴等；佛陀在般若部和小乘部持六识说，故佛陀也该是“未悟凡夫”了——这是根据萧平实的观点推出的必然结果。否定六识就是否定涉及六识说的一切佛经的正确性，否定佛经的正确性就是否定佛祖的正确性。

萧平实上述的言论中反对的不是月称和宗喀巴等人





而已，而是六识说的创始人佛陀！所以，否定佛陀才是他们的真正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后面我们谈到许多这类问题，因此，我们说萧平实打着佛教旗号反佛教这句话并非无的放矢、诬蔑好人。

佛教中观、唯识、经部、毗婆沙等各派之间存在观点上的分歧，因此，各种观点之间的辩论是一件平常的事。正如英国佛教学者渥德尔所说的那样：“辩论是印度哲学的生命。”同样，辩论也是藏传佛教研习佛理的主要手段。但佛教内部相互辩论都遵循一条不谤法、不谤佛、承认对方是佛教徒的原则。不是否定对方的佛经根据，而是辩论所遵经典的了义与不了义，以及对佛经的某些语句的理解的正确与否、究竟与否，绝不会把与自己观点不同的论师和学派戴上“外道”“邪说”的侮辱性帽子。因为佛教论师都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和人格道德的一致性。

外道和佛教的辩论中，外道绝对不会遵守上述原则，佛教论师也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既然萧平实之辈公然站在敌对的立场上不择手段地诬蔑一切正宗佛教，我们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彻底揭穿他的“正觉”画皮，让世人认识他的丑恶的嘴脸。

宗喀巴不懂佛法？（4）

萧平实又说：“宗喀巴对小乘基本佛法十八界中七八识之理懵然无知，尚且不可谓世俗有智之真正研究佛学者，更无资格称为小乘见道之人”（见《狂密与真密》217页）。从这段话可以证明萧平实不但对佛法一窍不通，就连小学算术的十位数运算都不懂。

说什么“对十八界中七八识之理懵然无知”。那么什





么是十八界呢？十八界是：外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内六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中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 $6 \times 3 = 18$ 界。如果在“十八界”中还有“七识”、“八识”， $18 + 2 = 20$ ，那就是“二十界”，而不是“十八界”。

如果说宗喀巴对“十八界”中七八识“懵然无知”，因此别说“小乘见道人”，就连“世俗有智的研究佛学者”都“无资格”当。不但宗喀巴，而且《俱舍论》的作者世亲、《集量论》的作者陈那、《释量论》的作者法称、《毗婆沙论》的作者世友等人，以及《身足论》的作者迦多衍尼子等，也“懵然”不知“十八界”中有“七八识”，只说“十八界”而未说“二十界”，因此，世亲等人别说称“小乘见道之人”，就连称作“世俗有智佛学研究者的资格”都不具备。不但如此，在开示蕴处界法时，“懵然不知”有“七八识”而只说六尘、六根、六识为“十八界”的释迦牟尼也别说成佛，连称“小乘见道人”的资格都没有了，甚至连称“世俗有智佛学研究者的”资格都没有了——这是根据萧平实的观点推出的结论。

难道这就是“正觉会”的所谓的“正觉”和“道种智”所悟得的结果吗？

如果说在“六识”中的意识中包含着七八识的话，那只是唯识论者对意识的内部分类，中观等其他学派压根儿就不承认这样的分类，绝不是什么“懵然无知”。“不知”和“不承认”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不知”属于知识范畴；而虽然知道，但却不承认某种观点的正确性，那是属于“见解”。在萧平实的言行中，好像连这两个概念都分不清楚，因此，闹出很多笑话。

如他在很多地方用诬蔑性的言辞，说宗喀巴“不懂佛法”，是“凡夫”，“密宗师无一人懂佛法”，因为宗喀巴“主





张六识”，“不说八识”等等。

宗喀巴持应成中观，故不承认八识说，并不是不懂八识理论。宗喀巴是历史上少有的世界级显密佛学大师，他的许多有创见性的佛学理论名著如《般若金珠蔓论》、《中观论大疏》、《入中论显理疏》等至今未翻译；在唯识学方面，有《辩了义不了义论》、《阿赖耶本颂》、《阿赖耶释难论》等，对唯识论研究的深度可以和法护、玄奘分庭抗礼。中国当代著名佛学家吕澂说：“以宗喀巴之说组织完满超越古今，推论正宗独系于此。试举以于汉土流行之佛教相较，则其得失短长，实有不容轻议者。”“自宗喀巴而后，以瑜伽学为广行，中观学为深观，合龙树、无著两大家浑然为一大乘学，实际显现，匪託空言，以谈修学，似无间然矣。”（见于吕澂《西藏佛学原论》）

破
魔
金
剛
箭
雨
論

易里沙伯·乃波博士在《缘起与性空》一书中说：“源于印度大学者龙树的中观学派是大乘佛教的核心，而中观学派在西藏的探索与发展，又把这学派的精密性与细致性都提到了新的水平上。”“十四、十五世纪之交，伟大的西藏学者宗喀巴在谨慎地以印度佛教疏释为据的情况下，发展出对中观学的优秀阐述。”“佛教在西藏早期的数百年传播中，呈现出智性上的活跃，……在这段发展期间，涌现出一批才华显赫的思想家，他们的诠释赢得大群支持者，后经由门人的再精炼及充实，他们观点的影响力得以一直延续到现在。其中一位这样的人物，就是伟大的学者及修行者——宗喀巴，其学术及禅修成就使他在世时已享有崇高声誉与广泛热烈的支持。”

故认为宗喀巴是“不懂佛学的笨蛋”，那真是井蛙蝼蚁之见。

不要说宗喀巴这样的龙象，就连藏传佛教辩经院的





普通的学僧都对唯识学理论了若指掌，而且随便找一个学僧出来，他的佛学理论知识水平比萧平实师徒强百倍。这绝不是吹牛。当今世界上保留了古代那烂陀学制、系统全面地精研细读佛教五部大论的，也只有国内外藏传佛教而已。所以当今西方学者称藏传佛教为“学术性宗教”。

因此，把藏传佛教知识界视为“不学无术”，只能证明自己的极端无知的白痴本质，这等无知白痴有辱于有理性的人类，应归入爬行动物类才对。

萧平实的常用伎俩——撒谎(5)

撒谎是萧平实的常用伎俩。说“《阿含经》多处可见佛语，明明说第八识为一切染净根本”。如前所说，这些话纯属瞎编。以“唯识六经”之说反证其谬，其谎言就会不攻自破。

我们再看下面的谎言，萧说：“弥勒在《瑜伽师地论》中说：‘阿赖耶识是一切染净根本’，密宗所推崇之龙树、无著、世亲等所造诸论中莫不如是开示。”真是公开撒谎不知羞耻。

谁都知道，无著、世亲二人是唯识宗的开祖，而龙树是中观论的开道祖师。龙树根据《般若》部诸经开创缘起性空中观之说，“中观六论”等其著作已有藏汉等数种文本，其见解与“唯识无境”说针锋相对：在世俗谛中主张“心境俱有”，胜义谛中主张“心境俱空”。

在《大智度论》中，“蕴、处、界”主张均同《俱舍论》。故说“龙树著作中开示第八识”是最愚蠢的撒谎。看来，撒谎者竟然不知龙树是中观开祖，其佛教知识贫乏到如此地步，尚敢谈论佛教，真是厚颜无耻！





栽赃陷害，反咬一口(6)

栽赃陷害也是萧邪道的卑劣的手段之一。如说：“佛于原始佛教《四阿含经》中早已明说‘意识由第八识产生’。密宗不承认第八识居心叵测，破坏佛教。”说《四阿含经》有八识之说，纯属捏造。

如前论证，密宗不承认第八识，只是密宗的信仰和见解问题，怎么是“居心叵测，破坏佛法”呢？既然不承认第八识，就是“居心叵测，破坏佛法”的话，那小乘毗婆沙师、经部师、中观师，甚至唯识宗中的陈那、法称均不承认第八识，只承认六识，也应是“居心叵测，破坏佛法”了。

六识说有无数的佛经根据，说“六识”的佛祖也应该是“居心叵测，破坏佛法”的了。对此还有另外的解释吗？

藏族谚语说“无知的傻瓜少说话，反而不失其尊严”。举刀杀人，反而砍了自己的头，这能说聪明吗？

又说什么：“宗喀巴、陈健民说有第九识是误解般若正义。”前面说过，佛教中不仅有“六识”、“八识”之说，还有“一识”、“二识”、“三识”、“五识”、“九识”、“十识”、“十一识”、“无量识”诸说。没有受过佛教正规教育的外道徒、气功师之类不了解佛学，并不奇怪，也不怪罪，但可笑的是，为什么一贯坚持自己的无知而诽谤非八识说为“误解佛法”、“破坏佛法”呢？如“九识”乃唯识性宗无著所立，在唯识宗所谈“八识”的基础上，加上“无为真如识”为九识，是无著大师在《摄大乘论》中所说（见丁福保《佛学大辞典》1432页），怎能说是宗喀巴的主张呢？

是不是说佛教中与八识说不符的所有学说都是出自宗喀巴呢？真是偏见比无知更可怕，竟然把公元4-5世





纪闻世的无著的《摄大乘论》中的见解，归罪于16世纪的宗喀巴，还会有比这更大的滑稽吗？

还说什么：“宗喀巴未证得第八识，故未证得大乘。”

这话说得更是离谱。在什么经论中说过“未证得第八识就未证得大乘”呢？萧道士应该指出何经何论？佛教中的“证”的含义有：“亲自经验”、“实行”、“解悟”、“理解”、“验证”等等。如说对八识说在理论上的“了解”、“理解”，那不需要证悟大乘，随便什么人只要阅读有关唯识学的经书都能理解，没有任何难解之处。如说“证”指“亲自验证众生有阿赖耶识”，那纯属阿赖耶外道的说法。

“阿赖耶外道”（见于丁氏《佛学大辞典》二十种外道条）是把印度外道教论派的“常一自在”的“神我”说改头换面，变成了“常一自在”的阿赖耶识。“常”指不坏，“一”指遍及一切精神和物质世界，“自在”指非因缘所成的独立自在性。这是坚持“神我、真常、遍及、自在”的外道常见的翻版，与佛教的“阿赖耶识”名同实异。这两者之间的界限的分判需要极微细的智慧，否则，说阿赖耶识往往就会堕入常一自在的外道深渊。

与色法（物质）相对的心法（即意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非物质性的存在。自古以来，对人类意识的研究中有过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说法，至今在实验科学中对意识未能作出最终的结论。其最根本的原因是：意识是无形的存在，无法准确把握。这也是人类认识中最难的难点之一。对思想意识的证明要靠感觉、思维、回忆、认识等作用去确定的。人身五蕴可见的只有色蕴（肉体），其余受、想、行、识蕴只是意识的功能上的分类，有名无实，故称“名”，十二因缘中的“名色”指的就是肉体 and 意识的集合名称。故对“识”的认识在佛教中产生了许多看法。有的认为“识”只有一个，认为识就像一只猴子被关

破
魔
金
刚
箭
雨
论





在一间有五个窗户的屋子里，五个窗户分别是眼、耳、鼻、舌、身根，在眼窗看色、耳窗听声、鼻窗嗅香等等。这就是“一猿五窗说”。

又，有的认为见色、闻声等五根识各不相同，而眼识等五识只有见色、闻声等直观反映的作用，没有辨认是何种颜色、何种声音等功能和作用，故可以推断，除了眼识等五识之外，还有一种起认识、分辨等作用的意识存在。这第六意识的存在也靠比量知分析推理认定的，没有别的办法。

唯识宗又根据意识的性能作用着眼，将识一分为三，即第六意识、第七末那识、第八阿赖耶识。如《唯识三十颂》云：“此能变唯三：谓异熟、思量、及了别境识。”把心识一分为三，完全是理论上的假设，绝不是实际存在。关于这一点，《唯识三十颂》说得非常清楚：“由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对这两句的解释在《成唯识论》中说：“世间圣教说有我、法，但有假立，非实有性。”“我谓主宰，法谓轨持，彼二具有种种相转。我种种相，谓有情、命者等，预流、一来等。法种种相，谓实、德、业等，蕴、处、界等。‘转’谓随缘施设有异，若由假所施依何得成？彼相皆依识所转变而假施設，识谓了别。”井上玄《唯识三十颂讲话》中说：“将这我、法认为真识者，是世间迷执的妄情，假说我法者，是圣教觉悟的智见。”这里说得很清楚，“我”指自己身心的主宰，“法”指色法、心与心所法、不相应法、无为法，包括佛、法等各种概念。

阿赖耶识、末那识之类属心法。就按唯识论的说法，世间未悟的“迷情”将上述我和法均当做实有之物，而圣教认为我、法均无实体，只是随缘假设而已。唯识论的这些观点反证了萧平实关于阿赖耶识是实际存在并能





“亲证”的错误言论。说什么“曾有人亲证”，他们也“亲证第八识”了。

唯识开祖世亲大师根据《楞伽》等经典，说“由假说我法”，想不到比世亲“悟性更高”的萧平实师徒却亲证了假说的诸法为真实的存在，竟然推翻了唯识论的观点，真可谓是崂山道士的破天荒奇迹，不但宗喀巴等密宗中人证不了这样的假设的东西，释迦牟尼也会惭愧得无地自容。

萧平实的认识境界(7)

萧邪道打着唯识旗号反唯识的言行不只这一宗，我们将会陆续展示。

萧平实说：“密宗师只学得了一点儿佛教中的皮毛名相，不知阿赖耶识。”那么，不是皮毛而“深通佛理”、“亲证阿赖耶识”的萧平实的认识境界又是怎样的呢？

萧道士说什么：“若欲求证大乘法的真实义，则必先求证第八识，确认其有，亲自验其真实不虚。”这段话也暴露了萧平实对佛教知识的零水平。

请看《楞伽经》上是怎么说的：“度自心，观无所有，得住般若波罗密。”“思维无所有，佛地无生，到自觉圣趣。”“解三界如幻。”把佛语和萧氏之说一对比，便一目了然。佛说：“解三界如幻。”“度自心，观无所有。”萧平实说：“求证第八识，确认其有，其真实不虚。”萧平实自认为比佛祖更聪明，所以可以凭自己的想象乱说乱批，认为这样就可以在“正觉同修会”中当“美猴王”了。

我要正告萧平实，佛法是建立在严密的逻辑思辨基础上的哲学体系，唯识说只是佛法大海中的一滴水，得不到这“一滴水”难道入不了大海、饮不了别的水吗？





佛心如虚空、如大海，广阔无涯，只见一叶、不见全树，只知八识、不知佛对心识有种种说法，如此视野狭小如蝼蚁之辈，尚敢冒充“证悟道种智”，欺骗愚众，真是佛在《楞伽经》中所说的那样：“愚痴凡夫，恶见所噬，邪曲迷醉无智，妄称一切智说。”

说“诸法（包括心法）真实存在”的外道类应当记住《楞伽经》中这句名言：

若说真实者，
彼心无真实。
比如海波浪，
镜中像及梦。

破
魔
金
刚
箭
雨
论

萧平实嘲笑我密宗中人“不懂佛法”、“不懂阿赖耶识”，我们就用唯识经论，揭穿萧氏的假唯识、反唯识、阿赖耶外道的真实面貌，让这个伪装佛教学者的小妖现出原形。

承认“五胜义根头脑”的是唯识？(8)

无知小道又说：“一切常人及医学界皆知悉意识心不可能外于色身、五胜义根头脑而独存。”这句话本来是对的，但对开口“阿赖耶”、闭口“第八识”的萧平实来说，是自相矛盾伪装唯识门人的狐狸尾巴的明显暴露。

因为“唯识”二字把唯识论的本质说得非常清楚。“唯识”这句话出自《华严经·十地品》，原话是：“三界所有，唯是一心。”“唯识”的“唯”者是简别之义，唯识诸家通释：“唯识，遮遣心外之法，表心法。”又说：“三界唯一心，心外别无法。”《楞伽经·语心品》说：“心外无所见。”





井上玄《唯识三十颂讲话》中说：“只谈万法唯心，不许心外有实在之法。”“论一切万法，非心外实有，皆是唯识。”“所谓‘唯识’者，简去心外诸法，择取识心。”

“唯识无境”、“唯识无尘”是唯识论根本见。“唯识无尘”的“尘”指微尘形成的色声香味触等外五尘和眼耳鼻舌身等内五尘（也称五根）等物质性的存在。“唯识无尘”或“唯识无境”的意思是：“阿赖耶识是内在的主体，外部的现实世界是由它所变现出来的。”（见黄卓越等编《中国佛教大观》383页）既然“心外无法”，那么，色是哪里来的呢？他们认为：“色是识之所变。”（见《唯三十颂讲话》）以上这些是正宗唯识学的观点。萧平实却说：“识心不能外于色身、五胜义根而独存。”

我们要问：所谓“五胜义根头脑”是属于物质？还是属于意识？若承认五根、头脑是物质，固然符合科学和世俗智的共通见解，但承认与心共存的“心外物质”，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唯识观。实际上，心非独立存在，“心因境生”，心的存在依靠内色五根和外色五境的存在和作用的观点，才是经部、毗婆沙、中观家的共同观点。佛教之被称为科学，是靠这类观点证明的。

萧平实在不能自圆其说的困境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许多观点，都足以证明他口口声声的“阿赖耶识”，只是伪装唯识学人的一个假面具，其实他连唯识学的基本常识都不懂。如他说：“唯识论并不否定物质的存在。”“唯识论不否定外境。”物质是和意识相对的存在，既然承认物质的存在，“唯识论”的“唯识”二字怎么解释？既然不否定外境的存在，“唯识无境”之说怎么讲？

萧平实口口声声说我“密宗中人无一人懂得五重唯识”，言下之意，只有他精通“五重唯识”。在这里，我倒要请问：“五重唯识”中的第一重“遣虚存实识”是什么意思





呢？难道遮遣的“虚妄”不是指外境吗？存留的实体不是意识，又是什么呢？第五重“遣相证性识”的“遣相”不是指遮遣依识现起的“事相”，又是指什么呢？第一重唯识，只是认定心外诸法不实，但没有否定虚假事相的存在。第五重唯识，连虚假的事相都否定，只承认圆成实性了。

因此，唯识论怎么会承认“非心物质”的存在呢？在唯识家眼中，宇宙万物均属意识的显现，本质上均属于精神范畴，无物质世界可言。从以上观点的对比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批评别人不懂唯识、以自懂唯识阿赖耶自居、傲慢无礼的萧外道自己说的都是违背唯识观的外行话。我们说他是反唯识的阿赖耶外道并非捏造，由此可证。

主张“唯识无境”、“阿赖耶为万物本源”的人，最怕世俗科学中的实践检验方法。萧平实疯狂地反对佛学的通俗化和大众化，因此，狂妄地攻击藏传佛教，说什么：“密宗完全取代之后，从此永无学人能证三乘佛法的真实义。亦为佛教法义沦为玄学，成为世间哲学，必使佛教法义浅化，与外道法便无大异，其趣之胜妙处，便为世人所轻。”（见《狂密与真密》1.325页）

萧平实所判定内外道的准则(9)

佛教经典虽古老，但都是用当时最通俗的语言写成的。汉文经典的艰深难懂，不是佛教教义的问题，而是语言文字的问题。古人翻译佛经也是用当时通行的语文翻译的，经过一千多年到两千年，社会上使用的语言文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佛经仍然保持古文的形式，逐步与社会脱节，变成了艰深难懂的历史古董。三藏经典变成了尘封在寺庙藏经阁内接受信徒朝拜的圣物，失去





了思想行为教科书的作用。佛教的智慧也在文人们的一片空泛的赞扬声中消失在故纸堆里了。这是佛教的不幸和悲哀。

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持教佛门善知识，用通俗的现代语文翻译佛经、讲解佛经，用现代人的习惯和思维方式解说佛教教义，使广大群众掌握佛教的思想武器，提高人类的思想道德和知识素质，是社会对佛教界提出的历史使命。那些有头脑的佛教界人士都对这一与时俱进的文化战略欢欣鼓舞。

对佛教的社会化和通俗化只有两种人反对：

一种是佛教内部的守旧势力，他们不愿意看到佛教与时俱进的发展，只想把佛教当做历史博物馆的展品，不想叫群众掌握佛理，他们自己想充当一名历史文物知识的拥有者、特殊的知识阶层，与佛教一同进入历史博物馆；

另一种人就是看到佛经的“艰深难懂”，才有机可趁。对这类人来说，懂得佛理的人越少越好，这样，他们才好开辟外道邪说、故弄玄虚、装神弄鬼、欺骗群众的假冒佛法市场。很显然，这类人是魔波旬的子孙，想用假佛教代替真佛教。因为人民大众不懂佛教，无法分辨是非和真假。一切打着佛教旗号的歪门邪道钻大众不懂佛法的空子，信口开河地宣传假法，充当“法师”、“教主”、“转世活佛”，野心勃勃地建立邪教组织，预谋以魔法代替佛法，以邪教代替佛教。

对邪教来说，面前最大的威胁莫过于科学和佛教。他们在不敢反对科学的情况下，就把佛教看成头号敌人，咬牙切齿地反对佛教，赤裸地攻击正法，不择手段地诬蔑佛教善知识，不一而足。

从萧平实的言行中可以证明这一点。





说什么：“佛法成为世间科学，必使佛教法义浅化，与外道法便无大异。”

佛法分真俗二谛，其中“俗谛”就是世俗谛，“谛”是真实义，世俗谛就是世俗认可的真实义，如山河大地、房屋、人兽、饮食、衣服，都是世俗认定的存在，甚至，佛、法、僧、受苦、享乐、烦恼、慈悲等等，都是世俗知识中的真实存在。佛教解释的世界和佛教所以存在的前提是世俗世界，佛教所教化的主要对象也是世俗之人，若全是圣贤佛菩萨，何必教化？因此，佛教的基础就是世间。故龙树在《中观颂·观四谛品》中说：

破魔金剛箭雨論

若人不能知，
分别于二谛，
则于深佛法，
不知真实义。
若不知俗谛，
不得第一义，
不得第一义，
则不得涅槃。

这里非常清楚地说明：佛法分二谛义，若不懂世俗、胜义二谛，就不知佛法的真实义。在二谛中，世俗谛表事相，胜义谛表法性，二谛既非一、也非异。而胜义谛是依靠世俗谛建立起来的，没有世俗谛，就没有胜义谛，二谛是辩证的统一。

“二谛”是佛法最基本的知识，从反对世间科学这一点上就足以证明，萧平实之类连佛法的最基本的知识都不具备。

禅宗《坛经》敦煌本无相颂说：





佛法在世间，
于世出世间，
勿离世间上，
外求出世间。

这也说明了佛法不能离开世间法。世间法就是世间知识、世人认同的真理。因此，佛法不是“成为”世间科学，佛法的根本就是世间科学。

说什么“佛法成为世间科学，必使佛法法义浅化，与外道法无大异。”使深刻的道理，变成浅显易懂的道理，这是佛法度众的方便手段，“浅化”怎么会变成外道呢？难道解说的深浅就是内外道的划分标准吗？难道深奥的科学道理，经过通俗地解说就会变成迷信不成？还有这样的荒诞逻辑？

弥勒在《经庄严论》中说，佛教与外道的区别是承认不承认“有为皆无常，有漏皆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等四法印，到萧平实的“正觉教”中，内外道的差别却成了佛法“解说的深浅”了。按萧平实的逻辑，深海是海，浅海就不是海了。真是可笑。

千方百计想把佛法与世间法进行隔离，变成空谈无用的东西，使之自然消亡，这是反佛势力的一贯主张。

破
魔
金
刚
箭
雨
论

佛教异于外道的特点之一(10)

在《当代西方的藏传佛教哲学研究》一文（载于佛教学术研究系列丛书2《缘起与性空》202-281页）中评论说：“在阐释的方法上，藏传佛教采取严格的学院哲学





格式，尤其因明论式，这皆深异于以玄思为法的汉传诠释。”

这段学术界评语足以证明佛教法义“沦为玄学”的罪责不在藏传佛教身上。这类无端瞎说是萧平实自己的人格和学问的最好的自我诠释。

历来，邪魔外道就是靠众生的愚昧无知散布他们的胡言乱语，称“佛”称“仙”，愚弄欺骗众生，他们怕群众掌握知识，看穿外道邪教的伪装和骗术。

佛陀出世教化众生，目的就是为了解除无明，让众生生长智慧、分清善恶、分清是非，故说法的对象不拘一格，有王公贵族，有婆罗门，有社会下层妇女、匠工、牧童、农民、奴隶、妓女等人。根据各阶层弟子的习俗爱好、接受程度，应机说法，随缘化度。

佛陀当时说法都是问答式的，随问以答，将世俗的道理和解脱的知识经验，都化为通俗的道理、普通的语言、亲切的交谈，并教导众沙门说：“我的话你们应像辨别黄金的真假那样，进行细细鉴别，不要以为是我说的你们就什么都听。”在佛陀亲自倡导下，在佛弟子中对佛陀教义展开了思辨研究，佛经中除了“经藏”、“律藏”之外，还出现了佛陀和高足弟子之间答辩对话形成的“论藏”。

原始僧团各派经过对佛经的解释，形成小乘毗婆沙、经部哲学体系。

佛寂灭后400-600年之际，龙树菩萨解释第二*《般若经》义，开创缘起性空的大乘中观学派。

佛灭900年之际，无著菩萨根据弥勒《大乘经庄严论》、根据第三*《解深密经》义，开创了唯识学。

佛教四大哲学派系，都是佛弟子，都尊重佛经，只是在重点经典的选择上各不相同，如汉地的“三论”、“华严”、“天台”“禅宗”、“唯识”都根据自己选择的经典立宗一





样。各派对佛经的解释，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理由。真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相互辩论，只是运用思辨的武器分辨是非，绝不认为所依佛法是错的，只说是理解佛法上的错误，故不犯谤佛之罪。中观唯识，互不侵犯，各随其安。中观家只是说唯识家“境空识有”不符合《般若》、《华严》等所说“诸法性空”的原则；唯识家说，我们是根据第三*了义经立宗的，你们第二*《般若经》是不了义经。虽各执己见，但从来没有互相指责为“非佛道，是外道”，诬蔑为“居心叵测，破坏佛法”，“你成不了佛，见不了道”之类。这也是佛教异于外道的特点之一。

把一切佛法都装在阿赖耶口袋中的萧道士(11)

另一方面，佛教中的把阿赖耶识看作“万物起源”的唯心主义，也怕将他们的荒谬的观点暴露在世间科学面前，成为世人的笑料。

我向口口声声离不开阿赖耶识，想把一切佛法都装在阿赖耶口袋中的萧道士请问：既然“三界唯一心”，这句话按“三界只有心识，没有色等五境实法的存在，色等外境均是心识所变”这种唯识观解释，那么山河大地等外器世界都是阿赖耶所变的了。请问是谁的阿赖耶识所变的？是某一众生的阿赖耶识所变？还是萧平实的阿赖耶识所变的呢？如果说是萧平实的阿赖耶识所变，那么，萧平实未出世前该没有这个山河大地了，如果是那样，那么萧平实的父母祖先就该没有这生存的环境物质世界了。因为，这一切外境物质，都是萧平实的阿赖耶识所变故。

如果说这外部物质并非某一个人的阿赖耶识所变，是佛的阿赖耶识所变的话，佛无阿赖耶识，怎么会有佛





的阿赖耶识所变的物质世界呢？为什么说佛无阿赖耶识？因为按《成唯论》的观点，“八地舍其名，阿罗汉与佛位舍其体”。就是说，八地时，未那识已不具有烦恼因的作用，而阿赖耶识也不再称“阿赖耶识”而称“异熟识”，小乘证罗汉果，大乘证佛果时，阿赖耶识已不复存在，只有意识转化的净识四智取而代之。

如果按照萧平实的说法，佛地也有阿赖耶，只是名称改为净识而已的话，那么，鸡从蛋生，鸡和蛋就没有什么不同了。此理还能说得通吗？如果把万物之本源说成是诸佛的阿赖耶识，那么，这和外道的“上帝创世说”或“神造万物论”有什么区别呢？和绝对精神造世的客观唯心论又有什么区别呢？把唯识一家主张，说成是大乘佛教的“普遍真理”，目的是想把佛教推到反科学、违背世间公理的唯心主义的深渊而使之困死其中，难道这非“居心叵测”吗？

猪狗牛羊，毒蛇猛兽也是“圣菩萨”？(12)

我们再看萧氏的又一个无知谬论：“胜义菩提心，则是指第八识阿赖耶识——众生皆本来具有的如来藏，非密宗之以明点为胜义菩提心。”

我们先看什么叫“菩提心”呢？

丁氏《佛学大辞典》中说：“菩提曰道，求正道之心为菩提心。”龙树《大智度论》曰：“菩提初发心，缘无上道，我当作佛，是名菩提心。”弥勒《现观庄严论》对菩提心的定义是：

发心为利他，
求正菩提心。





《瑜伽师地论·菩萨地》中指出：“发菩提心是入菩萨之门。”

菩提心有事理两种：“事菩提心”指证菩提愿心和行心。愿心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法门无尽誓愿知，无上菩提誓愿证；行心是六度万善之实践行为。“理菩提心”即“胜义菩提心”，是与圣道正智相伴的菩提心，阶位在通达道（见道）以上，大乘资粮、加行二道和小乘道无胜义菩提心，这是弥勒《现观庄严论》和《瑜伽师地论》、龙树《大智度论》等一致的说法。

在大乘佛教中，凡称“胜义”者皆指本际法性，如对理菩提心解释说：“一切诸法本来寂灭，安住于此中道实相而成上求下化之愿行，是为最上之菩提心，谓为愿理之菩提心。”（见丁氏《佛学大辞典》“菩提心”条）愿理之菩提心就是胜义菩提心。有此菩提心就是登地圣菩萨。

按照一切大乘经论，有菩提心者是菩萨，有事菩提心者称贤位菩萨，有胜义菩提心者称圣菩萨，圣菩萨按阶位分有一地到十地的圣菩萨。这是一条佛教的基本常识，就连佛学院的小沙弥都懂得的知识。说“胜义菩提心是阿赖耶识”，纯属法盲的瞎说。如按此观点推论，就会推出如下的结果：胜义菩提心就是阿赖耶识，因此，所有有阿赖耶识的众生都有胜义菩提心。按唯识论观点，一切众生都有阿赖耶识，因此，一切众生都有胜义菩提心。有胜义菩提心者为圣菩萨，如《现观庄严论》和《瑜伽师地论·菩萨地》所说。一切众生有胜义菩提心，因为一切众生有阿赖耶识，所以，一切众生都是圣菩萨。一切众生是圣菩萨，猪狗牛羊，毒蛇猛兽都是有情众生，因此，猪狗牛羊，毒蛇猛兽也是“圣菩萨”。

又，既然胜义菩提心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无始与生俱来之识，胜义菩提心也应当无始与生俱来的了。





既然胜义菩提心是众有情与生俱来之法，那么一切众生是理所当然的圣菩萨了。既然一切众生都是觉悟真理的圣菩萨，那就理所当然地没有迷悟之分、凡圣之别了。既然一切众生都是觉悟了的圣菩萨，那觉悟迷情、度众成圣的佛法也将失去存在的价值而可以抛弃了。

从这些观点可以看出：萧平实和弟子秋吉等自称“证悟”了“阿赖耶识”、“道种智”（道种智是圣菩萨位的正智，后面将要论证），原来他们的这种与生俱来的“胜义菩提心”、“道种智”和“阿赖耶识”是“同名异物”。猪狗牛羊，毒蛇猛兽也有阿赖耶识，因此，猪狗牛羊、毒蛇猛兽也该和他们没有什么区别了。宣称高人一等的“菩提心”、“道种智”和猪狗牛羊、毒蛇猛兽没有什么差别，因为阿赖耶识众生均有无差别故。

从他们对佛教教理的错倒理解，在胜义菩提心和阿赖耶识中间划等号，也证明他们的“阿赖耶”所现“了别心”和低级动物的了别心没有什么差别。这也足以证明他的理论是何等的荒谬了。既然，胜义菩提心是一切众生本来具有的“如来藏”，那么龙树、无著等菩萨依经开示的菩萨道入道修行证果理论统统不就是“废话”了吗？中国的三论、天台、华严、法相、禅净等宗重点倡导的发菩提心、证菩提心的教义全都不就成了“无稽之谈”了吗？真是岂有此理！

“明点”是胜义菩提心？(13)

又说什么“密宗以明点为胜义菩提心”，这纯属胡说。

密宗是佛理的究竟境界，难道连胜义菩提心所代表的圣菩萨正智和明点之类的世俗谛都分不清楚吗？萧道士应指明，“明点是胜义谛”的说法出自哪一部经典？哪





个大师的著作？如果说是“陈健民之类如此说”的话，陈健民之类无资格代表藏传佛教说话，陈健民《曲肱斋文集》之类只是他个人的认识和见解，不代表任何密宗教派。我们从陈健民的见解中发现许多歪曲了藏传佛教的东西，藏地的佛教善知识，没有一个认可陈健民是懂密法的。他的胡说，已经引起了藏传佛教界的不满。拿这样的非正式经论作依据，诬蔑藏传佛教是等于栽赃陷害。

从法义上讲，所谓的“明点”，无论是哪一类，都是一个虚设的观想目标。名称不代表实际对象，如“狮子”是一种猛兽的名称，但狮子也可以称呼人，如释迦狮子，也可以称呼小狗为雪狮等等。“菩提心”一名，也有多种用法，有因位菩提心、道位菩提心、果位菩提心，有事相菩提心、胜义理谛菩提心，有愿菩提心、行菩提心等等。

在密法中有以菩提心为代表的许多法门。在佛法中有一种专门辨别辞义的学问，称“声明”。研究佛学必先掌握这门学问。就以“胜义谛”和“世俗谛”的含义来讲，毗婆沙和经部解释不同，中观和唯识各有各的所指，字面相同，含义各异。很多误解都是在相同词句的不同理解上产生的。研究佛理的人第一步必须搞清名相在各派、各宗学说中的具体含义。这知识要靠系统的闻思修功夫，绝不是“定中”和“梦中”所能得到的。一个名称，只理解一种含义的人，尚需要学习语文。在《因明学》中明确指出：“名称是随意设施。”

想批评佛教观点时，首先得搞清有关名相系统，以免出丑。





应成中观思想是“无因论”？（14）

又说：“应成中观是无因论。”

这句话又是个极端无知的虚构捏造。凡是有一点佛教常识的，谁都知道，“无因论”是顺世外道断灭论的观点，是佛教因果论的对立面，佛教中无一人承认无因论。这种错误的“无因论”怎么和应成中观见扯到一起呢？

应成中观的经典根据是“般若部”诸经，立宗的经论有“十五部”：即龙树《中观论》、《七十空性论》、《六十正理论》、《精研论》、《回诤论》、《中观宝鬘论》，提婆《中观四百论》，佛护《中观论释》，月称《中观大疏》、《六十正理论疏》、《中观四百论疏》、《入中论》、《入中论自释》，寂天《入菩萨行论》、《入菩萨行论释》。

以上十五论被称为应成派坚不可摧的十五座理论堡垒。别说一个外道萧平实，再加上十万个萧平实，也丝毫动摇不了应成中观的佛教哲学最高地位。小道萧平实这样的外道除了把“无因论”这样的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应成中观宗头上，在法盲人群中装腔作势，耍猴戏之外，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在学术辩论中不能凭空口胡说，要拿出证据来，那么，请问萧道长：说应成中观是“无因论”有何证据？

上述“十五论”和阿底峡、宗喀巴的哪一部著作中说到应成中观是无因论？如果在上述著作中只要能找出一个根据，就可以证明萧平实并非撒谎、确有其事；若找不到根据，萧平实信口雌黄，应以割舌谢罪。

其实，所谓“应成中观持无因论”纯属捏造，我可以用无数事实，证明萧氏的弥天大谎。请大家看一看，应成宗诸大师是“无因论”还是有因论？

先看月称在《入中论》中如何说：





声闻缘觉佛所生，
诸佛复从菩萨生，
大悲心与无二慧，
菩提心是佛子因。
若计无因而有生，
一切恒从一切生。
众生无因应无取，
犹如空花色与香，
繁华世间有可取，
知世有因如自心。
诸法非是无因生，
非由天神等因生，
非自他生非共生，
故知唯是依缘生。
因不生果则无果，
离果则因应无因。
三界从缘生，
故说名有为。

破
魔
金
刚
箭
雨
论

再看寂天在《入菩萨行》中怎么说：

众缘聚合已，
虽幻亦当生。
种种因缘生，
种种如幻物。
诸缘若未绝，
纵幻亦不灭，
诸缘若断绝，





俗中亦不生。
何故因生果，
从昔因力故。
如是究诸法，
则知非无因。

再看宗喀巴大师在《缘起理赞》中如何说：

破魔金剛箭雨論

自见其性宣说其理，
故为胜解妙说第一，
如见宣解依缘所生，
无能敌者向您致敬。
相依相存因缘之理，
是您神圣教义精髓。
什么事物依靠因缘，
什么事物便无自性，
没有比您这个论断，
更加绝妙超群之说。
善于解说缘起之师，
我今致以崇高敬礼。
您的否定自性存在，
就是肯定缘起之义。
因在您的教义之中，
觉悟缘起最为殊胜。
非缘起物犹如空花，
故无无缘存在之物。
论说之中缘起之说，
智慧之中见缘起智，
犹如世间崇高胜王，





唯您独步别无匹敌。
您的一切教化之言，
均从理证缘起立意。



又在《菩提道修行原理集要》中说：
常思善恶因果不爽理，
行为扬弃合理是关键。

以上所引这些应成诸师的名言中，完全可以证明应成中观坚持的是因缘论。而“无因论”是“因缘论”的对立面，怎能说应成中观是“无因论”？

再者，十二因缘轮回说是三乘佛法的基石，凡是佛教徒，没有一个不承认入世出世因缘学说的。应成中观是中观宗的主要分支，怎么会奉行愚昧的外道“无因论”呢？捏造这样的邪说罪名，进行诬蔑不觉得太下流吗？

“空法”破坏了世宗正法？（15）

更可笑的是，说什么“应成派说空法是破坏世宗正法”。

也只有对佛法一窍不通的外道萧平实之类才能说出如此荒唐的话来。别说懂得佛法，就连稍有见闻的世俗学人都知道佛称“空王”，皈依佛教称“遁入空门”，中观之理称“空观哲学”。无论大乘小乘，无论中观唯识，在终极意义上离不开无生、无相、涅槃寂静之空理，即使是说八识的唯识论，也离不开遍计相无性、依他生无性、圆成实胜义无性等三性三无性之理。所谓的“空”是指“无相”、“无性”。

说什么“说空是破坏世宗正法”。那么，主张“万法不空”的“世宗”究竟是哪个世宗呢？是太上老君还是元始天





尊？但我可以肯定，主张万法不空的“世宗”绝不是三转法轮的释迦牟尼，而正是数论派黄发仙人。释迦牟尼在第一法轮中说生空，在第二法轮中说一切法空，在第三法轮中说分别三性说空。总之，他的每个法轮都说到一个“空”字，只是说空的具体范围不同和说空的对象不同而已。所以说，若离开“空”字谈佛法，可以说是十足的外行。

看看佛经中是如何说的：

1、《般若心经》：“行甚深般若波罗密多行时，应观五蕴性空。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

（唐·全本心经）

2、《华严经·入法界品》：“同甚深法，解一切法如虚空故。”

3、《华严经·十地品》：“观诸缘起，知无我，无人，无寿命，自性空。”

“虽知一切国土犹如虚空，而能以清净妙行庄严佛土；虽知诸佛法身本性无身，而以相好庄严其身；虽知诸佛声音性空寂灭不可言说，而能随一切众生种种差别一切声音。”“佛住甚深真妙性，寂灭无相同虚空。”

4、《法华经·信解品》：“一切诸法，皆悉空寂，无生无灭。”

“修习空法，得脱三界。”

5、《法华经·比喻品》：“我悉邪见，于空法得证。”

6、《法华经·叙品》：“观诸法性，无有二相，犹如虚空。”

7、《圆觉经》：“生死与涅槃，凡夫及诸佛，同为空华相。”

8、《宝积经》：“真实观者，不以空故令诸法空，但





法性自空；不以无相故令法无相，但法自无相。”

“一切诸见，以空得脱。”

“一切诸见，唯空能灭。”

“若畏空法，我说此人狂乱失心。”

“何谓菩萨出世智药？谓诸法从缘合生，信一切法无我，无人，亦无众生。”

“法相即空相，空相即无相，无相即无愿。”

9、《大般涅槃经》：“离诸有者，乃名涅槃，是涅槃中无有诸有。”

“空无所有，故名涅槃。”

“解脱者名曰虚无，虚无即是解脱，解脱即是如来，如来即是虚无，非作所作。”

“彼虚空者，喻真解脱。”

10、龙树《中观论》：“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此是中道义。”

“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若无空义者，一切则不成。”

“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

11、弥勒《大乘经庄严·真如章》：“初证心外诸法空，次第证悟心亦空，明见心境俱空者，住于无二法性中。”

再看汉传佛教各宗教义：

12、三论宗：“般若理论强调宇宙万法的当体性空，破除由于假名（概念）认识所执着的实在；而三论宗的立说则更发扬了性空而无碍于缘起的中道精神。”（见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312页）

僧肇《肇论》云：“本无、实相、法性、性空、缘会一义耳。何则？一切诸法，缘会而生。缘会而生，则未生无有，缘离则灭。如其真有，有则无灭。以此而推，





故知虽今现有，有而性常自空。性常自空，故谓之性空。性空故，故曰法性。法性如是，故曰实相。实相自无，非推之使无，故名本无。”

13、天台宗：“天台教观之玄枢三谛者：空谛、假谛、中谛。谛者审实。一切法并从缘生，缘生无主谓之空，无主而生，谓之假，不出法性谓之中。一云真谛、俗谛、中谛。真即真空，泯亡一切法。”

“实相非二边之有，故名毕竟空，空理湛然，非一非异，故名如如，实相寂灭，故名涅槃。”（见黄忏华《佛教各宗大意》天台章）

智者《摩诃止观》云：“如是缘者，缘名缘由，助业皆是缘义。无明爱等，能润于业，即心为缘也。……本末系从缘生，缘生故空，本末皆空，此就空为等也。”

14、华严宗：“在《金狮子章》里，他（贤首）说出了缘起、色空、三性、无相、无生的道理，同时也说出了五教的意义……。如此看法，可以说是以空理通于一切做根据的。”

“十玄的观法仍旧要有‘法空观’为准备。”（见吕澂《佛学源流》华严宗）

法藏《金狮子章》云：“即此缘生之法，各无自性，彻底唯空，名大乘始教；虽复彻底唯空，不碍幻有宛然，缘生假有，二相双存，名大乘终教。”

15、法相唯识：井上玄《唯识三十颂讲话》解释《唯识三十颂》中“由假说我法”之句时说：“世间之我法随于妄情迷解，假说我法；圣教则随缘假说，都唯有言说我法一个辞，没有我法的实体。”（无实体即是空）

唐仲容《解深密经》讲义云：“世出世间染净诸法皆是缘起性空，缘起即是依他起自性，性空即是圆成实自性。”





“大乘圣者，实证胜义，主要依般若智彻底通达缘起性空，殊胜妙理，自然远离名相言说，分别执着。”

16、禅宗六祖《坛经·般若品第二》云：“世人妙心本空，无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复如是。”

“世人性空，亦复如是。”

《坛经·机缘品第七》云：“若悟三身，无有自性，即明四智菩提。”

“汝之本性，有如虚空，了无一物可见，是名正见，无一物可知，是名真知。”

乃波博士在《缘起与性空》一书中说：“源于印度大学者龙树的中观学派是大乘佛教的核心，而中观学派在西藏的探索与发展，又把这学派的精密性与细致度提到了新的水平上。由于其深细难握，中观哲学被置于诸多不同的诠释内，甚至有些还落入断灭边的恶见。十四、十五世纪之交，伟大的西藏学者宗喀巴在谨慎地以印度佛教疏释为据的情况下，发展出对中观哲学的优秀阐述。”

“缘起性空”见是大乘佛教的终极真理，发现此真理者既非宗喀巴，也非龙树，而是十方三世一切佛陀。龙树和宗喀巴只是扮演了继承弘扬佛教中观思想的一个主要角色。

“缘起性空”的这一观点，若有“错误”，也错在佛陀，不在龙树和宗喀巴。萧平实想反佛，不必转弯抹角，可以直截了当地批佛好了。

如前述，我们引证经论中说缘起、说空理的句子要举多少就能举多少，可是萧平实及其徒众凭邪思臆想，除空口否定缘起性空教义而外，能拿出反缘起性空论的经典和理论根据吗？除了瞎编，举不出任何经论证据来。引经据典地和这样的法盲外道论战，实在没有多大





的意思。汉传佛教知识界对萧平实的胡言乱语，报之以轻蔑的冷笑而不予理睬，并非没有道理。

缘起性空说与第三法轮相违？(16)

他又说什么“缘起性空说与第三法轮相违”。

第一法轮说生空，第二法轮说诸法性空，第三法轮以三性、三无性解说生法二空之理。三时所说三轮佛法，均从二谛义解说有空性相，其理一贯。

如《解深密经·无自性相品》云：“胜义生，当知我依三种无自性性密意，说言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所谓相无自性，生无自性，胜义无自性性。”

“一切诸法皆无性，无生无灭本来寂。”

“世尊在昔第二时中（即第二法轮）惟为发趣修大乘者，依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以隐密相，转正法轮，……世尊于今第三时中，普为发趣一切乘者，依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无自性性，以显了相，转正法轮。”此段经文表明缘起性空（即无自性）之理与第三法轮所示实属一理。说“相违”纯属无稽之谈。即使是与第三法轮相违，同出于佛陀之口，怎能判定其为“外道邪说”呢？是否大儿子性格与小儿子不同，就可以断定大儿子是野种呢？以“大乘居士”自居者，竟然将佛陀第二法轮诸法缘起性空教义贬为“外道邪说”，还有比这更荒唐的行为吗？

所谓“第三法轮”，主要指《解深密经》、《楞伽经》等，是唯识论立论的根本经典。凡是佛教都是以因缘和合的缘起学说为总旨的，如唯识家的十因、四缘、五果论等。除个别观点不相同外，总的精神中观唯识观点一致，是解释轮回世间、出世间、染净诸法的理论根据。





《楞伽》说真如缘起，唯识论说阿赖耶缘起。正如大论说的那样，“无有一法不待缘起”，《对法》云：“一切皆是缘生，唯除无为法。”三藏佛法归结起来，就是“缘起法”，无论世间法和佛法都离不开因缘规律。不但一切有为法是因缘和合法，而且从中观相对论的观点，一切无为法如虚空、法性之类，也离不开相依相对的缘起规律。如“有”和“无”是相对缘起，如果没有“有”，也就没有“无”。如果唯识论只讲缘起，只承认识有，不承认识空，就不是佛法。因此，《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都阐明生空、法空的道理。“法空”就是“法性空”，并非“法相空”。

唯识的识属于五类法中的“心法”，既然讲“法空”，怎么会主张“识”不空呢？难道“识”不是法吗？因此，弥勒在《大乘经庄严·真如章》中说：

初证心外诸法空，
次第证悟心亦空，
明见心境俱空者，
住于无二法性中。

《大乘经庄严论》是唯识“十一论”之一，不能说这些话违背唯识主张吧？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唯识的证道分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初级阶段证悟到“唯识无境”义，即五重唯识的第一重“遣虚从实”识；高级阶段证悟到不但外境空，而且心识亦空，即五重唯识的第五重“遣相证性”。“遣相”就是遮遣“识相”，“证性”就是依他起的事相为空而舍去，证得圆成实性。

什么叫“圆成实性”呢？据《解深密经》所说：依他起心、心所法、色法等的实性被我法二空所遣（否定）之境界为圆成实性。因此，圆成实性就是我法二空的“空





性”境界。如《解深密经·无自性相品》云：“诸法圆成实相，亦名胜义无自性性，何以故，一切诸法无我性，名为胜义，亦得名为无自性性，是一切法胜义谛故，无自性性之所显故，由此因缘，名为胜义无自性性。”

因此，唯识家从“识有境空”，逐步进入“识境俱空”的法性境界，从心识生成诸法的心识缘起观，到根本心识被我法二空所遣而归于圆成实性。这难道不符合缘起性空的法则吗？怎么能睁着眼睛说瞎话，臆造出“缘起性空与第三法轮相违”的荒唐言论呢？难道当今世界上没有懂佛学、阅读过唯识经典和理论的人，就可以散布弥天大谎吗？难道世人都是不识字，是任人欺骗的傻瓜吗？

“正觉大仙”的“荡妇之诳语” (17)

萧道士散布反对缘起性空教理的邪说，并非只有前面所说的这些，在他的歪理邪说的垃圾桶《狂密与真密》一书中，比比皆是。尽管自称是“大乘佛教居士”、证悟“道种智”、“证悟了阿赖耶识”的“正觉大仙”，但自己的言论彻底地暴露了自己的虚伪和无知、邪见充斥的外道真面貌。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此人连“外道”都算不上。因为“外道”也有个自成体系的“道”和按其道建立的理论体系，如数论、断灭论等。但从萧氏的言论来看，除了随心所欲地乱说而外，根本不具备逻辑理论思维，根本谈不上什么“道”和“道理”。连篇累牍地大发议论，但全部属于他自己的胡思乱想，说这个“错了”，那个“不对”，这个“违背佛法”，那个是“外道邪见”等等，但别人的错在何处？违法在何处？怎么能证明别人的错？怎么能证明自己的





对？都应举出翔实的经典和理论根据。但在萧氏的批判中，似乎他自己说的就是“证据”，拿不出任何别的证据。如像诬告别人说：“这人是贼。”“那人是杀人犯。”但法庭让他举证时，却目瞪口呆，说不出一句话来。这样的无证议论，《因明论》称之为无理瞎说“荡妇之诳语”。这样的无理瞎说，进不足以破敌，退不足以自立，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

学术上讲究说话要有根据，说理要有理由。缺乏根据和理由的议论，等同于无知妄言。更可笑的是如愚人作战，只攻不守，给敌人挖陷阱，结果掉下陷阱的是自己。

萧平实想拿“缘起论”、“性空说”攻击应成派月称、宗喀巴，但缘起性空说不仅不是应成派所创，也不是龙树等中观大师所创，而是《般若》、《华严》等一切经典的真俗二谛的主要精神，是一切佛法的根本。

所以，反对缘起性空说，是表面上反对月称、宗喀巴，实际上是反对佛陀释迦牟尼；表面上是反对应成派和藏传佛教，实际上是反对藏汉印一切佛教教派的基本教理。所以，萧氏极力诬蔑攻击月称、宗喀巴，反对缘起性空说，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其真正用意是反对佛教。

破
魔
金
刚
箭
雨
论

反对缘起性空说的荒谬性(18)

我们用逻辑推理可以正证应成中观的合法性，也可以反证反对缘起性空说的荒谬性。现就上面所说，组成如下的几个推论式：

正证式：缘起性空见是佛法，因为它是佛所说，有《般若心经》等多部经典为证据。





理证：缘起性空见是合理的，因为世界上无一非缘起之物。因为诸法无不依因缘的独立自性，故其生存需待众缘和合。诸法无独立自性便是性空。所以，无一法不依因缘，故无一法非性空。如龙树《中观论》说：

未曾有一法，
不从因缘生，
是故一切法，
无不是空者。

反证式：一切佛法都是世宗所说，凡世宗所说法都不是“破坏世宗正法”的。缘起性空说是佛说，以上举多部经典为证，故缘起性空说不是破坏世宗正法的。

在辩论之前必须确定双方辩论的概念，如“世宗”这个概念首先需要确定。如果“世宗”是指佛陀，那么，如上面的论式是正确的；如果“世宗”所指并非佛陀，而是指某外道的“大神”“始祖”如元始天尊之类，那么，萧平实的观点就可以成立。因为佛法本来就是破坏外道邪法的。

再进一步推论，既然缘起性空说破坏什么“世宗正法”，那么就可以肯定，那位“世宗正法”肯定是反对“缘起”，反对“诸法性空”的了。反对“缘起”之说，反对“诸法性空”之说，肯定不是佛世宗之法。凡佛世宗之法，法法不离缘起，法法都是性空。那么，那位反对缘起性空的“世宗”究竟是指谁呢？是指“正觉会”的“世宗”呢？还是法轮功的“世宗”呢？不得而知，需要萧道长和秋吉道童亲自说明。





萧平实的自杀式武器(19)

萧氏攻击佛教用的都是自杀式武器，未能摧毁佛理的城堡，却一次次炸得自己体无完肤，看来这些无事找事的都是些大脑发育不良的爬行动物，否则怎么会自讨苦吃呢？

萧氏一方面说：“应成派是‘无因论’，‘非佛法’。”其言下之意，“因缘论”是佛法；另一方面又说：“缘起论破坏世宗正法。”其言下之意是，“无因论”是佛法。无因论和缘起论是矛盾概念。设“无因论”为A，“缘起论”是B。如果A是对的，那么，B必定是错的；如果B是对的，那么A必定是错的。如果A是错的，B必定是对的；如果B是错的，A必定是对的。或者A对，或者B对，不可能A、B都错，也不可能A、B都对。不可能有第三种情况。那么，萧平实既反对“无因论”，又反对“缘起论”，那他认为的“佛法”是什么“论”呢？佛法或者是缘起论，或者是无因论，二者必居其一，无第三种的可能性。这种前后矛盾、自己否定自己的观点，比比皆是。那么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再看下面的例子：前面说“密宗妄以为如来藏有觉知”（《狂密与真密》251页）、“如来藏离见闻觉知，散见三乘诸佛经中，佛反复开示此理”（见《狂密与真密》255页）；（看来萧平是所说的‘如来藏心’无觉知，性同石头、泥巴）后面又说：“断除烦恼障之后，唯余第八识以见闻‘觉知’而独存。”（见《狂密与真密》270页）“如来藏是第八阿赖耶识。”（见《狂密与真密》251页）

前面说“如来藏有觉知是密宗的妄见，佛说如来藏离见闻觉知”；后面又说“断除烦恼障后，第八识以见闻觉知而独存”，而“第八识就是如来藏”。前面否定如来藏“有觉知”，后面又肯定如来藏“有见闻觉知”。





既然说，如来藏离见闻觉知是佛说，怎么会断除烦恼障后，第八识如来藏以“见闻觉知而独存”呢？既然断除烦恼障后，第八识如来藏有“见闻觉知”，又怎么能说，如来藏有觉知是密宗的“妄说”呢？难道说：密宗说如来藏心有觉知是妄说，而萧道士说断除烦恼障后，第八识（如来藏）能以见闻觉知而独存之说是正说？是不是密宗说对的，也是错的；萧平实说的错的，也是对的呢？难道对错没有客观标准？如果萧平实不是得了健忘症，怎么会“自己拉屎自己吃”？自相矛盾到如此地步？

说“第八心为诸佛心”。“如来藏心是阿赖耶识”（见《狂密与真密》59页）。又说：“密宗师说如来藏是心，这话不对。”（见《狂密与真密》43页）

前面说：“第八心为诸佛心”，后面又说：“密宗师说如来藏是心，这话不对。”第八心与佛心（如来藏）在《楞伽经》和《瑜伽师地论》中讲得很清楚：如来藏是无为法，阿赖耶识是有为法；如来藏是无漏清净法，第八识是有漏染法；如来藏是常法，阿赖耶是无常法。所以，如来藏真如心和第八阿赖耶识有本质上的差别，不能混为一谈。

如《楞伽经》说：

一、真如识，如来藏也；自性清净心也；离生灭相之真心也；

二、现识，名藏识，与无明和合而生染法之识体也，即阿赖耶识也；

三、分别事识，名转识，缘现识而所生之眼识等六识也。

对胡搅蛮缠、不懂佛理的萧平实师徒讲如此微细的理论见解，如对牛弹琴。他们除了捏造说“一切佛经如此说”、“第三法轮经典中如此说”、“唯识论上这样说”，举





不出一条有说服力的真实的理由，从其猴戏的表演中所流露的知识见闻来看，他几乎连一部佛经、一部唯识理论都未曾读过。正如他自己提供的那样，未曾学过佛法，只是学过道术、气功之类的知识，藏传佛教书只读过《土观宗派源流》而已。

分不清佛、菩萨、罗汉的萧平实(20)

“正智决非凭空可以自发，《法华》明佛之知见，必有待于开释悟入，非自发也。”（见《吕澂佛学论著选集》256页）

他撒谎说，在“定中”和“梦中”悟得佛法。梦中杀人放火，不是真杀人放火，因此，梦中得法也不是真的得法。不过，这样为不学无术寻找借口，也可以看出披着虎皮吓人的黔驴的可怜相了。

左一个“宗喀巴不懂佛法”，右一个“密宗中人不知道自己所说不符合佛法”，言下之意，他萧平实“懂得佛法”，他自己所说“符合佛法”。但破锣不敲，怎知是破？从自己冒充“行家”的胡说中彻底暴露了知识贫乏的老底。我劝告你萧平实重新上佛教小学，以弥补你的先天不足。学好佛学基本知识再来和我藏传佛教较量好了。此话说得并不过分，请看下面的例子：说什么“大乘罗汉就是佛与菩萨”。在这句话中表现出“佛”与“菩萨”的概念都分不清。

在大乘佛教中，佛和菩萨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菩萨分见道以下的贤菩萨和见道后的一到十地的圣菩萨两种。佛是断证功德圆满的无学地觉者——即无上正等正觉，而菩萨是未得正等正觉的有学地众生。菩萨虽分凡圣两种，只是从有无真智慧的分别，在破二障和成就





万种功德方面，虽第十地菩萨，也和佛截然不同。把佛和菩萨认作相同的阶位，其佛学知识与念佛老太婆相差无几。罗汉的全名阿罗汉，是破除三界烦恼障的阶位。小乘无学位称为阿罗汉，大乘的佛陀称大阿罗汉。一般罗汉只指小乘果位，如十八罗汉，五百罗汉等。

萧平实又说：“第八阿赖耶识之理，甚深极甚深，‘大阿罗汉尚且不知’，要待明心后方知，何况密宗师？”（《狂真密》275页）

请读者注意：说“第八阿赖耶识之理，甚深极甚深，‘大阿罗汉’尚且不知”，“大阿罗汉”是佛的名称之一，意思是说“阿赖耶识的甚深之理，连佛祖都不了解”。连佛祖都尚且不知之“阿赖耶识”，密宗师怎能知道呢？从这句可以推出如下的结果：

一、大阿罗汉佛陀不是遍知者，因为他“尚且不知阿赖耶识甚深之理”。

二、阿赖耶识说是“外道邪说”，不是佛所说之法，因为，大阿罗汉——佛陀尚且不知其理，怎么会宣说此法呢？

三、第八阿赖耶识定非佛法，若是佛法，没有佛陀“尚且不知”之理。

四、萧平实及徒众已证得阿赖耶识之甚深之理。因萧说“我正觉同修会有多人能证阿赖耶识”（见《狂密与真密》72页）。因此，萧平实及徒众证量比“大阿罗汉”——佛陀“更高”（邪教本质暴露无余）。

既然第八阿赖耶识连佛陀都不知道，那我密宗师不知此法并非耻辱，而恰也证明了我密宗师与佛同道。

因为，“阿赖耶识”不是佛法，所以，佛不知而魔众都能“证知”，并且“证知者有多人”。

以上是根据萧平实的观点作出的合乎逻辑的推论，





并非我密宗家强加于萧氏的观点。

其次，按萧平实的上述说法，大阿罗汉佛陀“尚未明心”，因为他说，“大阿罗汉（佛陀）明心后方知阿赖耶识甚深之理”。凡是有点佛学常识的人谁都知道，既没有未明心的小乘两类罗汉，更没有未明心的大乘罗汉——佛陀。因“阿罗汉”是破除三界烦恼障的胜果，“明心”是指获得见道真智。若无见道真智，就连九品烦恼障的最粗分也无法破除，更不要说获得大小罗汉果。小乘的明心见道在修道八向果之前，也就是说，在小乘修道最低层预流向位之前，必须获得明心真智，否则，无法修断欲界烦恼的一至六品。进入预流果位，次后还要修一来向、一来果、不还向、不还果，直至阿罗汉向、阿罗汉果。不明心如何破断欲界和上二界九品烦恼障呢？

从大乘而论，不明心见道，别说成佛，就连破断见惑、进入修道一地菩萨位也是不可能的。这是根据弥勒《观现庄严论》和《菩萨地》、《华严经·十地品》等经中地道阶位说的，并非无根据的瞎说。说“佛不知阿赖耶深理”，“佛未得‘明心’”这样的无耻谬论，竟然写在书上公开宣扬，这不是反佛外道对佛法的公然歪曲诬蔑是什么呢？公开宣称“大阿罗汉（佛陀）未证阿赖耶识甚深之理”，只有萧平实及其徒众中有多人证得‘阿赖耶识甚深之理’这一条，就足以看清他们是什么货色。

破魔金剛箭雨論

萧平实所获之“道种智” (21)

不仅如此，他们还恬不知耻吹捧自己已获得“道种智”。什么叫“道种智”呢？道种智是《般若部》经典中所说的“三智”之一。三智是：《大智度》说：

一、一切智声闻缘觉之智也，知一切法之总相，总





相即空相也；

二、道种智，菩萨智也，知种种差别之道法者；

三、一切种智，佛智也，佛智圆明，通达总相别相，化道断惑一切种之法者（见丁氏《佛学大辞典》三智条）。

根据《现观庄严论》及其狮子贤论师大小疏解说，获得道种智的最低阶位是见道，从菩萨见道的一地菩萨到佛地均有道种智。道种智的体性是“见三道空性圣智”，获得道种智，在见道一刹那之后便入一地，称一地圣菩萨。在资粮、加行二道的菩萨均无此道种智，二乘最高果位罗汉、缘觉均无此道种智。我藏传佛教深通《般若学》，清楚地知道获得道种智的最低阶位——初地，高不可攀。在见道前，资粮、加行二道的功德圆满需经一个阿僧祇劫的修程。在加行道要修四禅八定，超越世间顶位之后，才能进入出世第一道——见道（即通达位），才获得道种圣智。如果不知道获得道种智的最低一地菩萨应具备什么样的证量功德，看看《华严经·十地品》便一目了然。光靠瞎说吹牛的本领只能欺骗法盲愚众，骗不了学术界。所以，萧平实师徒自称获得了“道种智”，只能骗骗那些“正觉会”法盲。说什么获得“道种智”才敢分辨佛法的正邪对错。可惜这个牛皮吹得过分了。

萧氏的不懂装懂的伪学者面孔，逃不过佛门智慧的照妖镜，装腔作势的每一句话都经不起经典和理论的考验。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本末倒置，以错为对，以邪为正，这就是所谓获得“道种智”的最有力的反证。此人若有良知应该感到无地自容的羞愧。





藏传佛教中没有懂佛法的人？(22)

说什么“藏传佛教中没有懂佛法的人”，宗喀巴“什么也不懂”，是“一介凡胎”，“别说菩萨见道，就连小乘见道都未入”等等，反过来把自己吹得比佛祖还高，说“正觉会”的老老小小都已“证道”、“都已明心”。正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无知狂徒！说藏传佛教中无善知识，不懂佛法，大概是只见了小岛台湾的几个真真假假的喇嘛和陈健民之类乱写的一些材料，才把藏传佛教看得如此渺小，不堪一击。所以，不懂佛理的小道、气功师都跃跃欲试，想逞能称霸，把藏传佛教踩在脚底下，想实现弘传邪教梦想。

但我要告诉萧平实及其徒众的是，藏传佛教并非信息闭塞的小岛村民所了解的那样愚昧无知。

世界佛教各宗各派都把诵经念佛当作第一要事，把经典理论书藉当作恭敬朝拜对象尘封在书橱的当今世上，当作实践的学问、认认真真学习三藏教理、并将其当作证悟化众第一要素而奉献一生的只有藏传佛教界人士。从11世纪中叶开始，按印度那烂陀佛教大学的学制，在西藏桑普建起了辩经学院。此后，藏区各地陆续建起了大大小小的辩经学院，最著名的辩经学院如哲蚌、色拉、甘丹、扎什隆布、青海塔尔寺、甘南拉卜楞寺、里唐大寺、西康强巴林，以及外蒙甘丹寺等。

20世纪中期，哲蚌寺有学僧七千，色拉寺学僧五千，扎什隆布、塔尔寺、拉卜楞寺各有三四千。大小辩经学院全藏区有一千五百多所，学僧有几十万人。各辩经院都设有显宗和密宗博士学位。显宗学院主修的是“五部大论”，即因明学、般若学、中观学、俱舍学、律学。因明学包括《摄类辩论》和《释量论》，学制4-5年。般若学

破魔
金剛箭
雨論





以《现观庄严论》为纲，学习印藏学者的般若疏论，学制一般3-4年。般若学考试答辩合格后，授予中级学位。

中观学以《入中论》为纲，学习龙树《中观论》和提婆《中观四百颂》等有关中观的各家学说，学制一般2年。俱舍学以世亲《俱舍论》为纲，学习上部和下部阿毗达磨诸论，学制4年。律学以功德光《律经根本颂》为纲，学习戒律。完成五部学业共需16-17年，经考试答辩，成绩优秀的可以获得“多冉巴”、“拉冉巴”等显宗博士学位。然后再进入密宗学院，学习密宗总论和各部分论，学制3-4年，辩论成绩合格者可获得“俄冉巴”即密宗博士学位。如甘丹金座法王的任职资格，必须取得显密双学位，并且经过几十年的学修实践，品德威望具佳者，才有入选资格。

讲学、传法、著作都需要有公认的学术资格。讲辨立论，重教理二证，教内的地位，也以学术地位而升迁。在佛教各宗派中，以学知识、做学问为主而且有正规学制的也只有藏传佛教。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藏传佛教是重知识、知识力量最强的佛教。藏传佛教的经论研究成果之巨大，以堆积如山的论文论著为证。如果把这些藏文佛教理论著作全部翻译成汉文或外文，需要花数百年的功夫。而且，其中有关佛教哲学方面的有些著作，可以毫无逊色地排在世界级哲学名著的行列。因此，藏传佛教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不在宏伟的布达拉宫，和金碧辉煌的佛殿、佛像、佛塔等有形的文化，而是在独特的思想精神的无形文化遗产方面。

至今，很多人只知道雪域高原的有形文化，不知道藏传佛教的无形思想文化遗产。藏传佛教是以青藏高原的藏民族为主的几十个民族参与下，在一千四百多年的漫长经历中形成的思想文化产物，它以特有的利众价值





观和博大的精神遗产、锐利的智慧，获得了现代社会的普遍认可；以一种信仰的强势地位，进入欧美等西方国家，从一个局部地区的信仰文化，变成了拥有几十个国家信众的国际性宗教。研究藏传佛教的刘宇光博士评价说：藏传佛教“在阐释的方法上采取严格的学院哲学格式，尤其因明论式深异于以玄思为法的汉传诠释”，“比之于汉传佛学，藏传佛学是颇能完整、平均而踏实地综合及发展了大乘佛学所有必不可缺的理论环节：中观、量论、唯识、成熟阶段的阿毗达摩及如来藏思想，且互相制衡，不会一面倒地只偏于一项”。（见《当代西方的藏传佛教哲学研究》1980 - 2001）

对这样一个保留了较多传统精神的纯真的佛教教派，就像一个精神病患者那样信口开河地进行否定，扣上“邪教”的帽子，进行恶毒的诬蔑攻击，这是对藏民族为首的国内几十个民族、全球亿万信众的智慧和鉴别力的贬低和严重亵渎！

以为藏传佛教的信徒都是“不懂佛理、没有智慧鉴别力的弱智和白痴”，以为口无遮拦地乱说、诬蔑攻击也没有人敢来迎战，没有人敢澄清是非，自己可以像入无人之境为所欲为，真是井底的盲龟，连井口的天空都看不见，更何况井外之天？把自己当成了“美国总统”，随便说说这个、评评那个，不可一世。但萧氏的胡言乱语所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让世人看清，萧平实之类的邪教分子是何等荒唐无知。他们目空一切，就像狂犬一样到处乱咬，不但咬藏传佛教、印度中观应成宗，也咬汉传佛教和南传佛教；不但诬蔑藏传佛教的莲花生、宗喀巴，也攻击印度的月称、寂天、阿底峡，还攻击汉传佛教中观学者印顺法师等人。

说什么：“谓密宗应成派中观见为最究竟之法，余诸





著作中对应成之邪见加以系统性的辩证显示应成中观之邪谬。”“余之批判密宗之书，广为流传之际，密宗诸大师、法王、活佛仁波且噤声不语者，可言悲智双运乎”（见《狂密与真密》158页）。

一个未进过佛教学门，连佛教小学知识都不具备的社会痞子，敢说批判应成中观见，就像攻击风车圆英雄之梦的唐吉珂德。你萧氏父子，别说胜辩月称、宗喀巴之类的威震四海的无敌论狮，就连藏传佛教辩经院的因明班的乳嗅未干的毛孩子也对付不了。若不相信，可来到藏地试试。不要以为凭愚昧无知的想象信口开河就无人制止，不要以为自己“辩才无敌于天下”，如果面对面立宗辩论，和因明班的毛孩子过招，你萧氏父子连一个回合都抵挡不住，在一片蔑视的嘲笑声中，会屁滚尿流地滚出辩经场。你不要认为在没有大象的山中，兔子可以称大象。你不要惹躁藏传佛教这个雪山睡狮。藏传佛教慈悲宽容，对付不了刀兵压境，但对付邪魔外道的进攻，却不费吹灰之力。你不要以“悲智双运乎”的挑衅性的语言进行挑斗。“悲智双运”是大乘佛教的核心精神，以大悲心视众如母，以通达智慧利乐众生。费尽心思地歪曲诬蔑，只能证明自己的卑鄙无能。藏传佛教如日悬空，几个乌鸦的翅膀是遮挡不了它的照遍全球的光辉。如果是暂时“噤声不语”，也只是对喋喋不休的鸦雀之声不屑一顾，并不是遇到强敌而不敢出声，当缩头乌龟。

实实在在地说，这样素质低劣的对手和疯子似的言论，确实不值得答辩，应以一声冷笑置之不理才对。但倘若不理，反而使他更加傲慢无理，以为他是天下无敌而做出危害众生的种种蠢事来。但和这样不讲道理、信口开河的狂徒对辩，给他讲高深的道理他听不懂，因他不具佛教基础理论知识，如碍牛弹琴。





若就阿赖耶识而言，那仅仅是唯识派一家之言，在佛教四大学派中，小乘毗婆沙、经部及大乘中观宗只承认六识，不承认虚构的阿赖耶识。承认阿赖耶识的唯识家有他的经典理论根据，不承认阿赖耶识的也有他的经典和理论根据，并非凭空捏造。自己信自己的，井水不犯河水。从来佛教各派，讲什么经论，就按什么观点解释，不是用自己的一个标准衡量一切教派和一切经论的是非对错。隋唐时代的汉地佛教各宗派也是各持己见，各随其安。如三论、天台、华严持中观见，禅宗以《金刚经》为主要教典，其总旨仍是中观。成实、俱舍、律宗属小乘宗，净土当属密宗。唯有法相唯识一宗弘扬唯识学，弥补了中原唯识学空缺，使大小乘四大学派臻于完善，这是圣僧玄奘的一大功劳。唯识在中国佛教史上也只存在了几百年的时间便销声匿迹了。究其原因，其理论体系庞大深奥、唯识观与世俗知见相差太远、使世人无法认同有很大的关系。近代中国也出了一些唯识学大家，如欧阳竟无等为振救唯识学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他们的丰功伟绩，我们从内心里感到敬佩。

破
魔
金
刚
箭
雨
论

藏传佛教较全面地继承了印度佛教四大学派的传统。虽然在信仰领域的主导思想是中观见，但不是清一色的应成中观见。佛教前弘期的静命和莲花戒都是顺瑜伽中观的主要论师，他们所传中观属自续中观，其中某些见解接近于唯识，故称“顺瑜伽中观”；后弘期阿底峡和萨迦五祖、噶举派开祖玛尔巴、米拉日巴等属于藏地早期应成中观派；后来，第二佛陀宗喀巴精研佛理四十多年，继承和发扬了应成中观之学，写出了《辩了义不了义论》、《中观论大疏理海论》、《入中论大疏显理论》、《菩提道次第·胜观品》等旷世大作，将中观应成见发挥到了极致。





但作为学问，藏传佛教从来不排斥什么，对大小乘各家学说都兼收并蓄。作为必修的五部大论中，《因明论》中既有经部的思想，也有唯识思想，佛教因明奠基人陈那、法称被归入唯识论师之列。《般若学》的主导思想是以无著、世亲、圣解脱军、狮子贤一系的顺瑜伽自续中观，《中观学》宗龙树六论和月称诸论，《俱舍论》属小乘经部理论。《律学》以小乘一切有部见为主。学什么《论》，就顺应什么观点，并不是一律用中观见解释一切经论。唯识虽非藏传佛教的主导思想，但作为弥勒、无著、世亲一系学统，藏传佛教也同样在研究继承发扬。若说藏传佛教知识界不学唯识论，不懂唯识学，那是极端无知的表现。

信仰和学问不容混淆，不信仰不等于不学习。藏传佛教遵守佛陀的利众教言，坚持内学、外学并举的原则，每个寺院都设有十明学科：即内学（显密佛学），因明学（佛教逻辑和认识论），声明学（梵文和语法学），工巧明（包括建筑和金银铜铁的冶炼制作、雕塑绘画等各种工艺美术），医方明（即医学），诗学（包括各类文学），音韵学，辞藻学，戏剧学，术学（包括天文、历算、性命学、风水学等）。学完“十明”，称十明学者。

唯识学作为大乘佛学的分支，藏传佛教学界十分重视其研究，宗喀巴大师在《辨了义不了义论》第一部分，遵照《解深密经》和弥勒《大乘经庄严论》、无著和世亲的诸论，对唯识论作了解说。另外，还有两部唯识著作《阿赖耶识根本颂》和《唯识解难》。宗喀巴可以说是藏地的唯识学大师。因为宗喀巴大师的思想正见是应成中观，故不信唯识。若说宗喀巴不懂唯识学，那是天大的笑话，只是其唯识学著作未译成汉文，而汉地学界不知罢了。





以自己的未闻无知而断定其不学无知，哪有比这更荒唐的事？各派都有各自的主信仰，中观派坚信中观见是最究竟的，这种观点也有经典和理论的根据；唯识家认为唯识观是正确的，也有他立论的经典理论根据。各信其说，所以佛教四家学说在藏地才能并存。

若以学说划线，历史上许多大师究竟属于哪派，很难说清。如弥勒的《宝心论》和《现观庄严论》是阐述般若中观见的，《大乘经庄严论》和《辨中边论》、《辩法性论》是说唯识的。又如无著的《宝心论疏》以中观见解说，而《摄大乘论》《阿毗达磨集论》说唯识。所以，中观学家说弥勒、无著的思想属于中观宗，而唯识家却说：弥勒、无著是唯识学开祖。

又如汉地的玄奘大师，被公认为是汉传佛教法相唯识宗的开祖，但他又翻译了《大般若经》600卷。般若部诸经是中观空宗的主要经典，其中心思想是诸法性空，其中只有六识说，没有八识说。如果说玄奘只信唯识、不信中观的话，会翻译这样的经典吗？萧平实恬不知耻地自比玄奘大师，难道玄奘大师是排斥中观见的吗？难道玄奘大师是只拿着“阿赖耶识”一把尺子，衡量一切佛法的是非长短的吗？

佛教思想从来是容纳百川的大海，各种思想兼收并蓄，使适合一切众生的根机和需求。这才是佛教的大方便，也是佛教思想海阔天空的主要标志。

佛教如果以小家之气，只尊唯识一家之说，就要否定中观见、经部见、毗婆沙见，就要把一识说、二识说、三识说、五识说、六识说、九识说统统划为“邪见”，除了唯识六经外，其余经典都应该烧掉，最后把中观等学派的总后台佛祖也看作非唯识错误观点的传播者而加以批判铲除，然后把萧平实的牌位摆在佛祖的位置上，传





阿赖耶法、念阿赖耶经。到那个时候，信“阿赖耶识生万物”的信徒们，不需要吃农民种的粮食和蔬菜，吃用自己的阿赖耶识化出的食品；不需要购买土木和水泥做的房屋，可以住自己的阿赖耶识化出的高楼大厦；也不需要娶老婆，可以用自己的阿赖耶识化出的仙女做老婆；不需要花钱买东西，因为阿赖耶想变什么就能变出什么。对这样的“唯识无境”说，不需要中观和小乘两派提出质疑，也不需要我藏传佛教去否定；阿赖耶极端分子萧平实师徒向世人做个表演，用所谓的“第八识”化出房屋、食品和老婆来，让大家开开眼界，并用此实证的方法，推翻藏传佛教所奉行的应成中观的万法缘起性空论。到那时，谁是谁非，不需要大声地叫叫嚷嚷，自见分晓。

把中观缘起性空说定为万恶的“邪说”，并将这“邪说”的发明者认定为“宗喀巴”，是想贬低宗喀巴，但实际上是把宗喀巴当作佛祖了。所以，这正合宗大师为第二佛陀之义。萧平实说“缘起性空”是月称、宗喀巴的邪说，但实际上“缘起性空”说出自《般若》、《华严》、《宝积》、《法华》等经，是佛陀之见解，并非龙树等佛弟子之见。萧平实若未学佛经而不知此情，就不该张冠李戴地乱说；若是知情，那就是故作不知地指桑骂槐地反对佛陀。

我想，口口声声以“通达佛理”自居的萧道长不会不知道佛教立宗以经典为根据这条原则吧？既然知道，怎么能把说缘起性空的责任推到藏传佛教和宗喀巴身上呢？我们认为他并非不知此法的来源是佛经，如果他公开地批判佛祖和《大般若经》等大乘经典，就会暴露他伪装佛教徒的真实面貌，所以明骂宗喀巴而暗反佛陀才是他的最终目的。

同样，说不承认阿赖耶识是“邪见”、“非佛教”，虽表面上是否定应成见和藏传佛教，实际上是否定佛陀的大





部分经典和教义。所以，萧氏以反对藏传佛教之名，行反对一切佛教之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不仅如此，他在以承认不承认阿赖耶识作为正见和邪见的区分标准的情况下，几乎把所有佛法都否定得一千二净，甚至，连那些唯识门中的只承认唯识论的其他原理，唯独不承认八识说，只承认六识说的陈那、法称都给否定掉了。而陈那是创立相分、见分、自证分“三分说”的唯识大师，俗称“安难陈护”四大论师；而法称在顺理派唯识论方面做出过卓越的贡献，故前苏联印度学家泐尔巴茨基称法称为“印度的康德”。这样的唯识大家也不承认阿赖耶识，所以按萧氏的划线，他们也理所当然地成了“不悟唯识真义，连小乘见道都入不了”的外道了。因此，从他们的观点来看，当今世界上“悟得唯识真义”、“证得阿赖耶识”的“圣人”，只有萧平实和他的得意门生秋吉两人了，也许在他们“正觉门”中还有一大群也不一定呢。

他们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佛祖和佛典，指向龙树、提婆、佛护、月称、陈那、法称和僧肇、吉藏、智者等千千万万不承认阿赖耶识的诸论师，是出于无知呢？还是有意识的呢？当然，无知者始终不会承认自己的无知，那就是有意识的行为了。

凡是佛教徒都应该问一问：其居心何在？

应成中观的缘起性空说破坏佛教正法？(23)

萧氏说“应成中观的缘起性空说破坏佛教正法”。我不知萧氏所谓“正法”是指什么？在佛教和一切学术问题的辩论中，要证明对方观点的错误，或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都要拿出经典和理论或事实的证据，否则是无效





的。大概萧氏父子只是“证悟成佛”，没有学过辩论规则，所以处处像一个蛮不讲理的霸主对待他的部下一样，说这也错了，那也不对，说这也不合佛法，那也违背教理。可是为什么不对？错在何处？哪一点违背教理？哪些不合佛法？应该说出经典和论证理由。如果别人的错了，那么你自己的不错的又是什么？也应引经据典地说明理由，这才叫做讲道理的辩论。但在萧氏反佛教的垃圾著作中，从来不讲道理，只是乱扣“邪教”、“非佛教”、“破坏世宗正法”之类的大帽子。萧氏可以称得上是“外道帽子公司”的大老板。这种作风也证明了，他们想吹毛求疵找问题，想打倒一切正宗佛教，但又拿不出任何经典证据和逻辑理由，或用栽赃的办法，捏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宗喀巴等大师的身上；或者瞎编一些在内行看来一目了然的假论据，如说什么“一切佛经如此说”、“阿含经中多处开示阿赖耶识”，什么“般若经中明示第八识是染净之本”之类的一目了然的谎言来进行搪塞，这类东西只能骗骗外行。但学术的证据要举出具体的书名、是要进行检验的。所以讲实事求是、以人格和道德作保证的有良心的学者绝不会在学术上造假。别说佛门居士，就是一个一般的正派人也不会编造这样的谎言做伪证。

应成中观的思想理论是中观开祖龙树的辩证中观见的发展顶峰。应成中观见不但有般若等无数经典的根据（前面已举教、理二证），也有精细推导的充足的逻辑理由，而且还可以从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和现实生活的例证证明它的真确性，并非违背事实的唯心主义空洞理论所能推翻和否定得了的东西。

中观家严格按佛祖的教导，将一切法即一切存在归入二谛义——世俗谛和胜义谛。“谛”是“正确”义、“真实”义。“世俗谛”即是智力正常的世人公认的事实。什么是





有？什么是无？都是凭眼识等五识的无分别现观识和以五官现识为依据的心识分辨抉择所认定的事实为依据的。如日月星辰、山河大地等，都是不依人们的意识所转移的独立存在，而且它们的性质也不是意识所显现的梦境似的精神现象，而是极微物质的集合体，是精神现象的对立面。认识客观物质世界固然离不开人们的主观认识，但它的存在不依赖主观认识，如人类未认识地球之前，不能说地球不存在。佛经中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都是根据世俗知见提出来的，而且也是世俗知见认可的事实。应成派中观在世俗谛上顺世俗见，就没有违背世俗见之嫌。

龙树大师说：

若人不能知，
分别于二谛，
则于深佛法，
不知真实义。
若不知俗谛，
不得第一义，
不得第一义，
则不得涅槃。
不知世俗谛，
不得第一义。

也就是说，世俗谛是胜义谛得以建立的前提，无世俗谛也就无胜义谛可言。世俗与胜义二谛既非一，也非异。若是一体，见世俗谛就等于见胜义谛，若如此，见世俗谛的世俗智和见胜义谛的圣智将无差别；二谛若是异体，二者将毫无关系，胜义体性将无着落。世俗谛指缘起事相，胜义谛指事物本质，是从同一对象的两个层





面观察的两种真实情况。佛说：“世人与我争，我不与世人争，因为世人认为有的，我也承认其有，世人认为没有的，我也承认其为没有。”禅宗六祖《坛经》也说：“佛法不离世间觉。”因此，应成派的顺世俗建立世俗谛观点，并非龙树和月称的杜撰，而是佛陀思想的一脉相承。

应成缘起论的“缘起”之义，有两义：一是“因缘所生”之义，一切有为法，情器世界都是因缘所生之法，没有一样非因缘形成之物；二是相对存在之义，如名与实、整体与部分、有与无、长与短、大与小等，都是互为存在条件的相对缘起之法。这两种缘起包括了一切有为法和无为法。故格鲁大善知识凯珠诺桑嘉措曾提出“缘起法周遍于一切存在”的著名论断。实证主义的科学可以轻而易举地否定“唯识所变”的理论，但永远无法推翻万物缘起的科学理论。而且，生物、物理、化学进一步发展，给缘起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所以，萧氏父子的声嘶力竭的反对，只是无知小丑的闹剧而已。

中观论主张的性空，并非否定世俗谛事相的存在，只是以理否定诸种事物的独立自性。龙树在《中观论》说：

性名为无作，
不待异法成。

意思是“物性’是非造作自然形成，不依靠其他因缘的独立存在之谓”。月称《中观四百颂释》中说：“所谓无我的‘我’，指一切事物的不依赖他物的自性。”所以，中观应成派以“空”遮遣的并非事物本身，只是遮遣其不依赖众缘的单一独立存在的“自性”而已。证明万物性空的论证方法虽有多种，但最殊胜的是缘起之理。如：诸





法自性非实有，因为，诸法是缘起之法；若诸法有独立自性，何须众缘和合？

如《楞伽经》谓：“一切性自共相空。观展转积聚故。”“如是行家，展转缘起，自性无性，是名无性空。”

龙树说：

众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未曾有一法，
不从因缘生，
是故一切法，
无不是空者。

说什么“性空见是断灭法”，那纯属对性空义理极端无知的瞎说。如龙树大师所说：

虽空亦不断，
虽有也不常，
业果报不失，
是名佛所说。

应成派讲“空”，并不破世俗谛诸法，若破世俗谛诸法，轮回解脱、善恶因缘等无从说起。所以，宗喀巴大师说：

现分缘起真实无欺诳，
空分一无所立之认识，
如若所见相异互不容，
还未证悟佛陀之意趣。





佛陀说空意趣是破实执见，破实“有”、断“空”二见，在有中见空，在空中见幻有，既不堕常边，也不堕断边，中间也无所执。无论中观，还是唯识，最终趋入的生法二空境界都是一味中观，差别只是未登地前对“中道义”见解方面的差别，所以说“各宗各有各的中道观”。

平常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但萧平实以自己的思想见解来衡量佛教，以为佛教是没有严密的逻辑思维支撑的酒徒之言似的乱说一气的产物，没有确定的名相含义，不需要学习研究，谁都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所以才敢恣意歪曲、诬蔑，认为这样才能显出自己的“伟大”和“超群”。从其不加思考的胡言乱语中，足以证明他是从来不读经读书。对应成中观经典著作，别说阅读，萧氏及其以“证悟道种智”自居的道徒们恐怕连书名都未曾听说过。

他对应成派的所谓“无因论”的解释是：“乃是唯凭父母之缘，便能现起故，则是‘无因唯缘’之法，故名无因论。”

从这所谓“无因论”的解说中就可以看出萧平实是何等的愚昧无知和善于瞎说。佛教讲解脱就不能不讲轮回，讲轮回就不能不讲轮回的十二因缘，讲十二因缘就不能不讲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等十二支。在十二因缘中，轮回的主体是识。难道月称和宗喀巴比萧平实之类的法盲更愚蠢，只谈解脱、不谈轮回？若谈轮回、还会否定十二因缘？恰恰相反。月称在《入中论》中说：

诸法非是无因生，
非由天神等因生，
非自他生非共生，
唯知唯是依缘生。





众生无因应无取，
犹如空花色与香，
繁华世间有可取，
知世有因亦如心。

这些话难道不是虚构无因论的迎头痛击吗？藏传佛教在哪一部经典中说过有情转世“唯凭父母之缘，便能现起”这样的荒唐话？萧氏父子必须拿出确凿的证据，否则就是无耻的捏造。若父母之精卵结合，就能形成生命，那么轮回之义何在？凡讲轮回的都讲意识的转世，意识受无明和行业的熏染入世投胎，与父母的因缘相合变为胎中的新的生命。即使是按现代科学的生物基因学说，将有情生命的形成解释为由父母精卵结合而成，也以精卵为因，怎能说“无因论”呢？若非白痴怎会说出如此悖理的瞎话呢？

《释量论》中说，诸法“无因不生，异因不生，同类所生”。若异因生，应当种豆生麦。意识与色（物质）属异类，意识不能生色体，色体也不能生意识，父母的精血属物质色，故是胎儿的色体的成因，不可能是胎儿意识的前因。同类相生故，意识的前因应是意识，故可以断定：胎儿的意识的前因是前世的意识的续流。这便是意识转世说的理论根据。

宗喀巴在《菩提道次广论》十二因缘品中引经据典地详细解说了入世出世十二因缘之理。若能虚心地读一读，就会了解“无因论”之毫无根据。以应成中观在世俗谛上顺世俗见，十二因缘属世俗谛，怎么会不承认世俗谛范围的意识转世的因缘规律呢？有人想否定世俗谛的“有”时，月称警告说：“莫坏世间许世俗。”当然，月称在世俗谛所许的“有”，绝非“实有”，而是因缘性的“幻有”。“无





“因论”是典型的断灭论外道见。以生命轮回思想为教义基础的佛教中怎么会有无因论呢？欲想打垮应成中观宗而将“无因论”的罪名强加在月称和宗喀巴等大师的头上，就像把佛陀诬陷为“强盗”，“杀人犯”一样荒唐。

小乘经论中讲到阿赖耶识？(24)

萧说：江灿滕教授建议他读《俱舍论》和觉音的《清净道论》、宗喀巴的《菩提道次广论》时，他回答说：“《俱舍论》是小乘法，南传佛教《清净道论》不符合佛所说第八识如来藏之解脱道，是外道凡夫说，至于宗喀巴的《密宗道》、《菩提道广论》等皆系错误连篇，违教背理，止观修证根本连初禅都未能证得，所说禅定理与禅定正理完全相违，也违余所修之禅定正法，完全不懂等引、等至、等持之正理。”

《俱舍论》是包罗万象的佛法知识宝藏，若想系统学习佛教理论，《俱舍论》是不可或缺科目。萧平实不懂《俱舍论》蕴、处、界知识，所以才说“十八界中有七、八识”这样的出格笑话，不懂“有为法”和“无为法”的概念，把属于有为法的第八阿赖耶识，说成“永不可灭”的无为法。萧说这个是“外道”，那个是“外道”，却不知道自已坚持的“阿赖耶永不灭说”，与持“常一自在神我”的阿赖耶外道不谋而合，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更应了《俱舍论》中一句话：

大师世眼久已闭，
堪为证者多散灭，
不见真理无制人，
由鄙寻思乱圣教。

他连唯识祖宗世亲的《俱舍论》都敢斥为小乘之说





而不屑一顾，其邪恶程度可见一斑。

萧平实说：“《清净道论》不符合佛说第八识如来藏解脱道，是外道凡夫说。”小乘佛教遵照《四谛经》、《阿含经》等初期法轮经典建立自己的根道果理论系统并依此修行，是符合三教并行不悖佛教原则的。对南传佛教坚持佛陀在世时的教风，严守四众戒律，仅这一点，佛教界就应起诚挚的随喜心，以合十表示敬意。如果是有一点佛教戒德的人，不会将他们随便贬低为“外道凡夫”而将自己的人格德行降低到零点以下。

佛陀曾说：“凡我律仪存在，就是佛教存在；律仪不存，佛教不存。”“凡奉行我教清净律仪之处，就有罗汉僧住世护教，永不间断。”萧平实对佛的教导置若罔闻，违其教导而说南传佛教“成不了罗汉”、“无见道者”、“是凡夫外道”等等，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萧氏在其著作中，反复强调说：“《阿含经》中多处说到第八识阿赖耶是一切染净的根本。”那么，既然《阿含经》中“多处说过阿赖耶是染净根本”，而《阿含经》又是南传佛教的主要经典，在他们的《清净道论》中，怎么会避而不谈阿赖耶识呢？既然小乘教典《清净道》中不谈阿赖耶识，是否说明了小乘根本经典《阿含》中根本就没有第八识说呢？若是这样，是否萧氏自己给自己的嘴里塞上了一个棒锥呢？小乘有部只承认六识说，不承认八识说，也有他经典和理论根据。不符合唯识论阿赖耶识，也说明不了他们“没有解脱道”，是“外道”。也只有萧平实这种对佛法一窍不通，将佛法分为“内道”、“外道”的笨蛋才会说出如此荒诞不经的瞎话。

佛教和外道的分别标准在佛经中有明确规定，是“四法印”，即“诸行无常、有漏皆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如承认这四法印者是佛教，不承认四法印者是外道。佛





教的一切正邪见分判标准和戒律都是佛祖制定的，其余诸大弟子和论师都无权制定新的标准和新的戒律。凡有佛教常识的人都懂得这条法定原则。

在唯识诸经典和历代唯识论师的经典理论中，虽弘扬八识之说，但从来没有把承认不承认阿赖耶识当成佛教和外道、成佛和不成佛的分界线。把阿赖耶识当成佛教和外道、成佛和不成佛的分界线，是萧平实对佛旨不遵、另立山头的具体表现。这种萧平实私立的判教标准，也只能对萧平实及其徒众有效。如果当年唐三藏提出这个判教标准，利用他的国师地位和朝廷中的影响，就会轻而易举地将三论、天台、华严、禅宗、密宗、成实、律宗、净土等佛教各宗通通被划为“外道”而进行铲除，以法相唯识一统天下。但唐三藏是大德高僧，别说干那样的灭法的恶事，恐怕连想都不会想做魔波旬的帮凶。时至今日，萧平实打着“维护正法”的旗号，带上一具“正觉阿赖耶”的冠冕堂皇的金色面具，想扑灭光照全球的佛法明灯，其想像力可以和科幻小说作家相比，但是恶魔的野心难以得逞。除非用阿赖耶识的造世能力，把自己变为世界之王，用阿赖耶变出的核武器消灭全世界的佛教，否则，这种罪恶的发心，就会使玩火者自焚。

破
魔
金
刚
箭
雨
论

对宗喀巴丧心病狂的诽谤(25)

萧平实说什么“宗喀巴的《密宗道次第》、《菩提道次广(略)论》，皆系错误连篇、违教违理，止观修证，根本连初禅都未证得”等语，纯属一派丧心病狂的无耻谎言。

宗喀巴是佛教的忠实信徒，视戒行如命；拜师三十多位，游学四十余年；博览经藏群书，通达显密教理；





著书集有19函、169种，摄类十明，字数约600万，与萨迦班智达、布顿并列为雪域三大遍知者，学术泰斗；其学术态度非常严谨，无论讲辩著述，字斟句酌，寻根究底，做到字字句句有经典和理论的出处，不越正理雷池一步，不说一句违经违理的臆造妄断之语，不随意说长论短。

大师对三乘佛法、显密二道，兼收并容，从不排小斥显。大师在《菩提道次第广（略）论》中论说菩提道的四胜处，就像在《菩提道修行原理集要》中所说的那样：

了解一切经教互不违，
领悟一切经文皆教诲，
容易掌握圣教原本意，
防止堕入罪恶之深渊。

看了菩提道应有的四胜学修原则，就可以知道所谓“宗喀巴抑显排小”之类的造谣诽谤言论的可信度。

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广（略）论》是严肃的学术论著，而不是驰骋想象的文艺小说；故此论从头到尾严格按经典教义的修心次第进行解说，其中没有混杂一丝自己的臆想。

太虚大师在《菩提道次第广论》序中说：“不没自宗，不离余法，而巧能安立一切言教，皆趋修证。故从天竺相性各判三时，以致华日诸宗之判摄时教，皆逊此论独具之优点。”又在《宗喀巴大师偈赞》中说：

大师崛起，
浊激清扬，
菩提之道，





次第宣邕。
 此土禅净，
 今已沦荒，
 扶戒研理，
 救之不遑。
 惟师与我，
 志趣相当，
 千年万里，
 不隔毫芒。
 我行未逮，
 我心正长，
 瓣香先觉，
 景仰无量。

吕澂在《西藏佛学原论》中说：“宗喀巴之为，学问德行均优越当时，故教化所及，靡然从风。”

“《次第》（菩提道次第）之释止观，以为即后二度各别所摄，止谓心相续安住，观则观察影像，悉如《解深密经》所说。”

“至于修观，则仍举龙树中道以为指归。龙树大士为多种经咒之所悬记，又世间共许位登三地，故所立义最足信从。龙树之释佛教真实，依般若等经，显示一切法无自性无生灭等，此理精微，惟提婆得其亲传，故于龙树并称圣父子，为百世之宗。”

上述太虚大师和吕澂是二十世纪汉传佛教高僧大德和学术巨匠，他们对宗喀巴的学术评价属学术权威的评价，可以反证萧平实的无耻谰言。

大乘佛法江河的源头是佛祖和流传后世佛语集——经、论、律“三藏”，四续部亦属经藏。佛陀以下，以弘





法的重点不同，形成了两个源头：一是以文殊、龙树为源头的深密般若法流，一是以慈氏和无著为源头的广行般若法流。一切大乘正宗法流，都离不开这两大源头。

菩提道是龙树深见和慈氏、无著广大行法两江合流的菩提道大法。如大师在《菩提道次第修行原理集要》所说：

世间善知识之顶庄严，
盛誉幢幡飘拂在高空，
龙树无著二圣为源头，
一脉相传菩提道次第。

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中，开示从迷途到成佛的次第，在教理上法法前后因果相连，在逻辑上是环环相扣顺理成章；对于法的修学次第及其内容，一一引经据典地解说，没有无经论根据的一句瞎说。一部论中引证经典、先圣之说达数百种之多，白纸黑字，有目共睹。怎能闭目不看，凭偏见乱说瞎话，称其为“错误连篇”呢？既然说有错误，而且“错误连篇”的话，不能笼统地否定一部誉满全球的论著。若有错，就应引经据典地证明其违经在何处？并推理分析证明其违理在何处？若要证明萧平实的观点的正确性，也要举出佛经的证词和理论的依据。这是辩论的起码的常识。无经典理论根据的是非评论，只见于小儿吵架和泼妇骂街，无资格进入学术论坛。这种说不出任何理由，只凭自己无知偏见的随意否定，其价值等于放屁。

如果说《菩提道次第》原理都错了，应当逐条否定其理论和佛经根据。如若萧平实父子能彻底否定掉作为菩提道原理的那些佛经和龙树无著等先圣的经论，宗喀





巴及整个藏传佛教各派善知识都会不击自垮，就会缴械投降。否则，菩提道次理论及整个藏传佛教显密教理就像喜玛拉雅雪山那样顶天立地，纯洁无瑕，光比日月，坚不可摧。几只乌鸦的叫声，改不了她的清静，造不成她的坍塌！

说水就可以解渴、说饼就可以充饥？(26)

又说什么：菩提道次的“止观修证，根本连初禅都没有证得，所说禅定之理与禅定正理完全相违”。那么，所谓“连初禅都没有证得”的根据是什么？禅定之理与禅定正理“相违”在何处？

除了胡说八道，萧平实还能讲出什么理由呢？

如吕澂先生所说：菩提道次第之释止观，“悉如《解深密经》所说”。如果菩提道次第所说“止观之理”，“与禅定正理完全相违”的话，那就是《解深密经》所说止观与“禅定正理完全相违”。如果《解深密经》所说止观与“禅定正理完全相违”。那就是唯识宗主要宗经教义与“禅定正理完全相违”。如果唯识宗主要宗经教义与“禅定正理完全相违”。那就唯识宗止观与“禅定正理完全相违”。难道还有别的解释吗？

又《解深密经》是佛说，如果《解深密经》所说止观与“禅定正理完全相违”。那就是佛说与“禅定正理完全相违”。与佛说完全相反的所谓“禅定正理”除了魔教邪教的禅定之理，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吗？我教宗师所弘止观完全符合佛经所示止观之原理而与萧氏邪魔禅定之理完全相违，是我藏传佛教的无上光荣。邪魔的极力诬蔑反对恰好起到了烘云托月的反衬作用。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经论中所说的道理，属于“教





法”，不属于“证法”。教、证属于两种概念，不容混淆。萧平实经常把书中的言教和实际证悟混为一谈，认为书中不说就等于未悟、未证，书中所说，就是证悟之境。

这里又一次露出了外行的马脚。实际上按佛教理论讲，会说其理，未必是证悟其理；证悟其理，也未必是会说其理。因为，证悟的思想境界是一种只有自觉的离言、离戏论境界；相反，通过读书学习，掌握佛教理论，做到会说会写并不难，而要悟到那个境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说大话敢和大家辩论的人，首先应该懂得佛教法相概念。否则，虽然有天大的勇气，若不懂规则和“套路”，则永远进不了辩论的“拳击场”。

所以说，如果在《菩提道次论》中，说止观时没有谈到世间初禅的话，也丝毫证明不了作者未悟初禅，说不说和悟不悟毫无关系。

是不是未说吃饭，就等于没有吃饭呢？是不是不谈老婆，就等于没有老婆呢？同样，嘴里说悟了“道种智”，就等于真的悟了“道种智”吗？嘴里说“有一百五十多个弟子开悟了”，就能证明是真的开悟了吗？嘴里说本人是“觉囊派大教主转世”，就可以证明是觉囊派大教主转世吗？嘴里说不说假话，就可以证明是不说假话吗？这些本来非常简单的道理，到了“正觉会大教主”嘴里却混淆不清了。这是智力造成的，还是知识造成的呢？用他们的这种“言说”和“证悟”混淆不清的逻辑来推论，说水就可以解渴、说饼就可以充饥了。怪不得说“开悟”就认为等于开悟，不说“悟道”，就认为等于未悟。

再说，佛家学禅，也不是学世间四禅八定，佛禅与世间禅名同而实异；否则，佛禅就不是解脱道了。《佛陀殊胜赞胜赞》中说：





未经一禅预备道，
您已超越世间顶，
魔波旬在白瞪眼，
您已打碎流转轮。

佛陀胜禅虽未进入初禅的预备道，也可以超越世间顶，破除世间顶烦恼。这也是佛家的普通常识，如感到奇怪，只能证明自己是“不学无术的外行”。所谓“违禅定正理”，那么，“禅定正理”是指什么呢？若说此“禅定正理”是指萧平实在“梦中获得”的那种禅理的话，不同于魔法，正是佛法的特点。

破魔金剛箭雨论

《菩提道次第论》中讲的修止观之法，是遵照《般若》、《解深密经》等佛经和慈氏《现观庄严论》、无著《瑜伽师地论》以及莲花戒《修定三次第》等写成的。对藏传佛教有偏见的人，可以将菩提道止观和《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天台《摩诃止观》等进行比较，也和萧平实教正觉弟子的所谓“禅法”做做比较，谁正谁邪，就会一目了然。

只知有一草一木，不知有百草与万木林(27)

萧平实又说宗喀巴“完全不懂等引、等至、等持正理”。这话无异于说鲁班不会用斧。居然以为精通三藏的大师连禅定的几个普通名词也不懂，真是天大的笑话。

萧平实竖起长耳听着：等引、等至、等持的“等”谓身心之安和；“等引”谓定心专注之性；“等至”、“等持”是“定”的别名；“等至”是梵语“钵底”的译名，其意为“止心”；“等持”梵语称“三昧耶”，汉译为“定”。用翻一翻《佛学辞典》就能掌握的普通佛学名词，做障眼法，欺骗别人，欲显自己“学问高深”，也真是可怜。这只能糊弄那些正





觉会的法盲，糊弄不了佛教知识界。用这种伎俩来贬低别人，也真是黔驴技穷了，感到既可笑而又觉得此等弱智众生的可悲可怜。

想做佛教学者，不能像井底之蛙，坐井观天，要出井观天，不入佛教经藏大海，哪知佛法深广无边。只知一家之说，不知百家之言；只知唯识，不知中观；只知大乘学说，不知小乘学说；只知文字表面义，不知隐密深层义；只知当前的法流，不知远古的法源；只知有一草一木，不知有百草与万木林——这样的人虽是五根齐全，也只堪称作法海盲龟。

这种法盲，若装作眼比别人亮、耳比别人聪、舌比别人巧，在眼亮耳聪人群中进行自不量力的表演，除引起观众的阵阵轻蔑的大笑而外，还能有什么结果呢？佛教经典的内容，从文字层面看，有“一乘说”和“三乘说”的不同，有“说有”和“说空”的矛盾，有“有性说”与“无性说”的差别，有“唯识”和“中观”的异说并存等等。对这种情况，教外之人认为是佛陀自身的思想矛盾。但龙树、弥勒、无著等佛门论师并不这样看待，他们认为：佛陀是遍知者，说法不会有自相矛盾，说教表面上的这类不一致，是实说和权变之说的差别，是依根器而方便说法的差别，并非佛法本身有矛盾。这样，在解经中，就遭到了说法截然不同的两种或几种经典中应依什么经典立论的问题。即把什么经典看做究竟义经典、把什么经典看做权变义经典，也即什么经典是了义经、什么经典是不了义经。既然经典中教义中存在着义和不了义，那么，这了、不了二义，谁有资格划分？以什么标准划分呢？佛法是遍知者佛陀所说和所认可的法，所以，只有佛陀才有资格解释了义和不了义，其他菩萨和声闻弟子、普通佛弟子均无权解释了义不了义。





佛陀在世时，在佛弟子中，对有和空、实和权的问题上就已产生了认识分歧，因此，有些菩萨弟子就这类问题向佛陀作了请示，佛陀作了回答。如《解深密经·真谛菩萨所问品》中指出：第一法轮说有、第二法轮说空皆非究竟了义，第三法轮不笼统地说有、说空，以遍执、依他、圆成三性分别有空，方为究竟了义。依此经所说，为划分了义不了义的标准。

弥勒、无著以第三法轮主要经典为依据，造论开演“境空识有”的唯识见。

龙树菩萨根据《无尽智慧所说经》中“说诸法究竟性空者为了义经，以种种名相说世俗法者为不了义”为总旨，视第二法轮《般若》部诸经为了义经，广泛开演般若深义、诸法缘起性空之理，造中观六论，开创了中观见。依《解深密经》的划分原则，第一、第二法轮为不了义，第三法轮是了义；依《无尽智慧所说经》的划分原则，第一、第三法轮为不了义，第二法轮为究竟了义。

唯识家以《解深密经》为宗依，视第二法轮《般若部》所示法为不了义；中观家以《无尽智慧所说经》为依据，视《解深密经》、《楞伽经》等为不了义经。

牧民的狗只认一个帐篷(28)

萧平实说什么：“密宗诽谤第三转法轮诸唯识系经典为不了义经，有智之人闻已思维，便知其谬。”

这句话充分证明了萧氏对佛法的见闻等同于白痴。难道龙树、提婆、僧肇、法藏、智者都是缺乏思维的无知之人吗？

宗喀巴《分别了义不了义》一书是站在严肃公正的学者立场，对唯识和中观各自如何分别了义和不了义，





以及各自的经典根据、分别的理论思维等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如将第三法轮诸经划为不了义经范围，也不是宗喀巴所为。在学术上分了义不了义也是佛陀旨意，有经典证据，怎能诬蔑为“诽谤佛法”？难道佛陀会诽谤佛陀自己说的法吗？真是可笑。

《分别了义不了义论》已有法尊的汉译本，大家都可以看一看，虽非智者，也能认清将第三法轮划为不了义者，是宗喀巴还是佛祖旨意。如果说这是“诽谤大乘法”，这“罪名”应该加在说《无尽智慧所说经》的佛陀身上。如果把佛陀的行为，中观开祖龙树的观点，张冠李戴地加在藏传佛教和宗喀巴身上，那就像魔波旬射向佛陀的毒箭化为花雨一样，是藏传佛教和宗喀巴的无上光荣。这种反面效果，我想他们是没有想到的。只认阿赖耶一法，不认佛说的其他八万四千法，就像牧民的狗只认一个帐篷一样，可付诸一笑。“正觉会”的有良知的人们，不应轻信，应该多看看经论，开阔眼界，定能分清真假曲直。

破
魔
金
刚
箭
雨
论

又是一句不懂装懂的瞎说(29)

不懂装懂，喋喋不休，说得越多，出的丑也就越多。看下面的例子：

萧平实说：“佛说的空性是第八识如来藏。”这又是一句不懂装懂的瞎说。

如果佛说的“性空”是只指第八识的话，第七识及包括六识的十八界就不该是性空法了。如果是那样的话，不说第八识空而说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皆空的法，就是非佛说，是魔说的“外道法”了。如果是那样，《般若心经》等般若部所说法均“非佛法，是魔法”了——因为在《般若心经》中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





如是。舍利子：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在《般若八千颂》中说：“内空，外空，空性空，内外空，大空性，第一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始空，无失空，自性空，诸法空，自相空，共相空，不可得空，无物空，无物有法空。”照此理推，《般若心经》、《般若八千颂》说一切法无不性空，照萧平实说法，此二经定“非佛说”了。但龙树、弥勒、无著等所有中观、唯识论师都未否定其为佛说，唯识十大论师和玄奘、窥基等不曾有人说过：“佛说空性，乃指第八识”之语，故可以证明“佛说性空是指第八识”语是外道臆造之说。因为它无经典理论根据故。

对此，萧外道不知有诃解释？

原来“正觉会”所谓的“佛”与猪狗同类(30)

萧又说：“法身是第八识如来藏。”这又是一句出格的外行瞎说。

大乘佛教经典及龙树、弥勒、无著所著疏论均异口同声地说：佛的法身是指破除烦恼、所知二障的本净、始净境界和十力、四无畏、十八不共、如理智、如相智等佛的智慧境界。如《心地观经》云：“一、理法身本有之理也；二、智法身，性德之智也。”《华严经》说两种十身中说：“八、智身，佛身所具能证之十智也；九、法身，佛身所证所具真理也。”

又，《华严经》二十六品曰：“九、智佛，即性佛，大圆镜等智之四智也；十、法身，即法界佛，智身所了之本性也。”





《现观庄严论疏》释两种法身云：“具二清净之究竟法身即自性身之相，界限唯在佛地。现证发心等十法之究竟智，即智法身之相，界限唯在佛地。又现见如所有性，尽所有相之究竟智，亦是智法身之相。”总之，一切经论界定法身是佛位独有的断二障自性清净境界和证遍知一切种智的智慧境界。法身是佛的三身之一，唯独佛地才有，成佛前无。

按照“法身是第八识如来藏”的说法推理，将出现十分荒谬的结论。因为，按唯识论的说法，三界一切有情众生都有第八阿赖耶识；按照《如来藏经》的说法，一切有情皆有如来藏心。如果“法身是‘第八识’、‘如来藏’”这个判断能够成立的话，以此判断为大前提，可以推出如下结果：一切众生都是佛，因为一切众生都具第八识和如来藏，而第八识和如来藏就是法身故；狼虫虎豹、猪狗牛羊都是佛，因为狼虫虎豹、猪狗牛羊皆是有情众生，凡有情众生都有第八识与如来藏心，因法身即第八识与如来藏心故。原来“正觉会”所谓的“佛”与猪狗同类。因为，猪狗也有第八识与如来藏故。

破
魔
金
刚
箭
雨
论

令人哭笑不得的逻辑困境(31)

萧平实说：“藏传佛教以神鬼为佛。”按萧平实的“法身就是第八识如来藏”的观点，“以神鬼为佛”并无错处，因为神鬼亦属三界众生，凡众生都有法身，因为神鬼都具第八识与如来藏。那就请萧氏父子把畜生猛兽、阿修罗、饿鬼当佛陀去供养皈依好了，因为畜生等亦是众生，亦具有第八识与如来藏，而等于“具有佛的法身”。从逻辑上讲，既然承认“法身就是第八识如来藏”的观点，就得承认畜生、饿鬼也是佛，因为畜生等亦具第八识、如





来藏，而第八识如来藏就是法身，法身就是法身佛故。我们藏传佛教以及中观、唯识各派，都不会陷入这样令人哭笑不得的逻辑困境。因为，无论藏传佛教、汉传佛教，无论中观、唯识，都不会把众生的第八识和如来藏当作“法身”。而法身指的是佛的断证境界，一切众生虽有如来藏、第八识（唯识论者说），但绝无“法身”。因为，只有佛才有法身。

如《成唯识论》云：“大觉世尊成就无上寂默法，故名大牟尼。此牟尼尊所得二果永断二障，亦名‘法身’，无量无边力无畏等大功德法所庄严故。”又如《现观庄严论》所说：“法身界限唯在佛地。”如果说“法身就是第八识如来藏”的话，哪个众生没有第八识和如来藏呢？即使是如来藏去染的清净状态是佛的自性法身的话，也不能说众生都有“法身”，因为，众生虽有如来藏，也是处于污染状态下的如来藏，而不是去染后的清净法身。萧平实的这种经不起分析的瞎说，也说明其对精细高深佛理的极端无知。说到这里，萧平实除了演僵尸闭口法，还有什么办法能脱离自掘的陷阱呢？

有粮仓就等于有粮食？(32)

萧平实紧接着又说：“一切佛之所证法身，皆依此第八识而言，不可外于第八识如来藏。”前面说“法身就是第八识如来藏”，这里又说“一切佛之所证法身，皆依此第八识而言，不可外于第八识如来藏”，这两种说法完全是矛盾的。前面的说法是法身和第八识是一体，即 $A=B$ ，而后面的说法是“法身依于第八识”、“不外于第八识”，即 $A \neq B$ ，上面说的法身和第八识的“一体”关系，后面却变成了“相依的”的异体关系。这两种说法中究竟哪个





对，只有萧平实自己清楚。但“一体”和“相依”是无法调和的逻辑矛盾。也许，在萧氏的认识层面上，以上两种说法没有什么差别。但从逻辑上分辨，这两种说法有天地之别。“一体”的关系就是释迦牟尼与悉达多的关系，即释迦牟尼就是悉达多。若是“相依”关系，那就是异体相依关系，即如释迦牟尼与净饭王的关系。第八识是所依，法身是能依。能依和所依就像眼根和眼识的关系，眼根属内色，眼识属识，眼识虽依眼根而生，但眼根不是眼识。如可以说国民依国土而生存，但不能说“国民就是国土”、“国土就是国民”。

说“法身不外于第八识”，也与“法身就是第八识”相矛盾。请问，烦恼种子不外于第八识，那么，是否第八识就是烦恼呢？如说，粮食不外于粮仓，是否有粮仓就等于有粮食呢？这种不能自圆其说的自相矛盾，也是“证悟道种智”而“能分辨佛法正邪对错”的光辉成就吗？

开口说“藏传佛教上师不懂佛法”、“错解佛法”，闭口说“藏传佛教信徒不知道他们自己错在何处”，看来，萧平实才是这个地球上有人类以来惟一的最精通佛法的大仙了。但从否定别人的言辞中暴露出的知识水平来看，他还不如一个藏传佛教辩经院因明班的学童。还敢大言不惭地说“和任何人都敢辩论，若辩败愿意自裁”。真是好大的口气。

我奉劝你，以如此可怜的佛理知识，想和藏传佛教善知识辩论，还不如早缴械投降，或者趁早自裁来得胜算，免遭身败名裂的更大耻辱。





上帝的第八识？(33)

下面，我们继续分析萧氏荒唐离奇的言论。

萧平实说：“一切无为法，亦由第八识心王与色法等方能成立。”

那么，什么叫无为法呢？《俱舍论》设三种无为，即虚空无为、择灭无为、非择灭无为。

《唯识阿毗达磨》在上述三无为的基础上又增设了三条：不动无为、想受灭无为、真如无为。

所谓“无为法”，就是指无任何功用作为、离因缘、常住不变、虚空寂灭的状态。虚空无为是指诸色法的生存空间，即我们所说的宇宙空间，空洞无物，寂然不动，不生不灭，故称“无为”，它是地球和太阳系众星星存在的空间。择灭无为指经智慧简择，进行破除后的无障虚空境界。非择灭无为指因缘不足而未生、暂不存在的虚无状态，如今冬无明春禾苗。不动无为指第四禅息灭第三禅烦恼、唯有舍受、不为苦乐所动的静虑状态。想受灭无为指离无色第三地烦恼、想受等心所不行、进入第四有顶地、入灭尽定状态。真如无为指诸法法性空寂状态。总之，不动无为和想受灭无为都是指的禅定中抑制烦恼、暂离烦恼的无烦恼虚空状态；真如指诸法法性空无为状态。

有为法是因缘所作法，无为是非因缘所作法，故称无作法。

如虚空无为——宇宙空间，是非因缘所生之无为法。如果“虚空无为法，由第八识、色法等方能成立”的话，第八识是有情众生的心识，有情众生才有第八识，是否在没有有情众生之前就没有宇宙空间这个虚空无为呢？“色”指由微尘堆积而形成的物质世界，难道宇宙空间的





存在，也要靠物质世界吗？如果说没有第八识就没有宇宙空间，那么，造成宇宙空间的那个“第八识”是谁的第八识？是佛的第八识？自在天的第八识？还是上帝的第八识？按照佛教的世界观，也是先有大地，后有众生。若无虚空，大地从何而生起？若无大地，众生依靠什么生存？若无众生，第八识又靠什么存在？如果后生的众生的心识成了先生的大地和宇宙空间产生的因缘，那不就成了先有子女后有父母、子女不就成了父母的父母了吗？既然萧道士说无为法由第八识和色法而生成，如果是那样，“无为法”不就成了依第八识和色法而形成的“有为法”了吗？对上面的这些问题，如何自圆其说？

宇宙就是台湾？(34)

再看下面的例子。萧平实说什么：“三乘诸经中所说的‘无生法’，乃是名色所缘之识，遍一切时，观行不断。”这句话又是一个十分无知的瞎说。

所谓“无生”一词，佛祖在《解深密经》中解说得非常清楚：“法无自性故，我说无生。”这个“法”指一切法，并非指属于心法的“识”。佛从世俗谛上说三性：即偏计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三性”是一切法的共性。其中，依他起指缘起诸法。从胜义谛上说三无性：即遍计相无性、依他性无性、圆成胜义无性。“三性”“三无性”是唯识宗的主旨，是学唯识的必备的常识。“无生”是遮遣四种外道的自生、他生、自他共生、无因生四种邪见，是表诠诸法因缘生之义。正如经中所说那样：非自生、非他生、非自他共生、非无因生，故说“无生”。龙树《中观本颂》云：
众因缘生法，

破
魔
金
刚
箭
雨
论





我说即是无。

“无”即“无生”，“无生”就是性空义。如龙树所说：

无生亦不灭，
不常亦不断，
不一亦不异，
不来亦不去。

这“八不”说的都是胜义谛、性空之法，并非世俗谛“有生”、“无生”。如果在世俗意义上理解“无生”，那就是否定因缘所生一切有为法。如果是那样，“名色”中的“识”不就成了无任何作用的“无生无为”法了吗？“识”如果是无生无为法，那么，识的“持种”、“思量”、“了别”作用又如何解释呢？如果第八识有持种，第七识有思量，第六识有了别作用，怎能叫做不生不灭的无为法呢？佛法中所说的“无生”就是“性空”义，指所有的法共有的胜义法性。从来没有一经一论说过“无生法，乃是名色所缘的识”；而且，“名色所缘的识”这句话也是说不通的。十二因缘中的“名”指“受想行识”四蕴，难道名色中的“识”和名色所缘的“识”不是一个“识”吗？难道当道士的萧平实和练气功的萧平实不是一个萧平实吗？“色”有广狭二义，广义的色指：内五根即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外五境即色（有形状、颜色的物质视觉对象）、香（嗅觉可辨的物质）、声（听觉可闻的声音）、味（味觉舌头感受的酸、甜、苦、辣诸味）、触（身体能感受到的硬软、冷暖、饥渴、轻重等）。另外，法处色指意识中出现的色像，如梦境。还有无表色，指防止犯戒的戒心、道德观念之类。

五法概括万法。色法、心王、心所、不相应法为有为法，加上无为法，称五法。若从胜义谛角度看，五法皆是“无生法”；若从世俗谛角度看，在五法中，只有无为法才是无生法。在五法中，如把心王、心所诸法包括





在“识”中，其余尚有各类色法和不相应法、无为法等。怎能说：“佛经中的‘无生法’，只指‘识’法”呢？”这种说法，无异于说：宇宙就是台湾，“色”就是女色。无知并非罪过，无知而加乱说，就犯歪曲佛法之罪。如果萧平实乱说也称“佛法”的话，那这种佛法，只有萧平实父子自己欣赏修证去好了。因果不爽，定能获得证动物佛的“正等正觉”果位。

密宗学人无智慧判别能力？(35)

萧平实说：“《度亡经》所说现前智性光明，乃是意识心，以意识心为真如心者，是大妄语，密宗学人无智慧判别。”这真是颠倒是非，厚颜无耻。

“真如心”指众生皆有的本具光明心。在弥勒的《宝心论》中说：

心性本质是光明，
犹如虚空永不变。

《庄严经论》云：

能取及所取，
此二为心光。
种种心光起，
如是种种相。

法称在《释量论》中说：

心性本光明，
污染非本质。

如果说“密宗学人无智慧判别”，说“心性为现前光明智性”是大妄语，弥勒、法称也将心性的本质界定为“光明心”，难道弥勒尊者和被西方人称作“印度的康德”的唯识大师法称也是在说大妄语吗？如果藏传佛教说的“智性光明”是错误的话，你萧平实是否认为“智性黑暗”才是对的





呢？你萧平实不厌其烦地高声朗诵着自造的经文“第八阿赖耶识如来藏”，那么，“阿赖耶识”不是意识心，又是什么呢？唯识《义林章》云：“识者心也，由心集起，彩画为主之根本，故经曰唯心。”《华严经》就集起义言“唯心”，《唯识论》就了别义言“唯识”。心分立为三：第八阿赖耶识为心，第七末那识为意，第六了别识为识。心集起义，意思量义，识了别义。有时名心，如“三界唯心”语；有时称识，如“万法唯识”。“意、识、心”，分而为三，合而为一。分别设立心、意、识，是从识的功能假设，并非实有“三心”。故《唯识三十颂》云：“由假说我法。”唯识宗中有一部分论师（不是全部）按《楞伽经》三识和八识说，从心识中分出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有的还分设第九净识。中观宗按大小乘通规，六识以外，不设别的识。认为“心意识”为六识的别名——见《释量论》。

无论是中观和小乘教的六识说，还是部分唯识家的八识说（因为唯识宗中的陈那、法称不说八识，只说六识），都是佛说。在佛门，虽各宗各持己见，只说对方理解有偏差，并不指责对方为“外道”、“妄语”。俗话说“打狗要看主人”。各宗的“主人”是佛陀，诽谤佛与佛法，意味着舍戒坏行，大逆不道。有真信的佛教徒信因果，把戒行看得比生命重要。为什么故意挑剔，把对的说成错的，把错的说成对的呢？如果是对三宝有信仰的人，还能以墮无间狱、万劫不复为代价，造恶口诽谤三宝之业吗？萧平实厚颜无耻地自封为“大乘佛门居士”应该知道，说妄语、说四众过、自赞毁他、谤三宝均属菩萨戒“十恶堕”罪之例，四戒同犯，当知死后该去何处。

佛法并非没有是非标准的随意之说。要想证明谁是谁非，就要拿出几条经典和理论的根据。在辩论的场合





里，没有经论根据、纯属自己的观点的肯定或否定，都等于驴屁。就像法庭上的辩论一样，都要一一举证；而且，对所举证词，必须进行确认，若信口开河，就要负起法律责任。佛教传统的辩论，也是如此。若无经论证据和逻辑推理两种武器，瞎编胡说就要被狗血淋头地赶出辩论场。

看来口出狂言、夸口“无人敢辩”者，竟然连辩论的基本常识都不懂。世界上竟有这样无知可笑的人。在萧平实眼中世人都是“文盲”“傻瓜”，所以才敢肆无忌惮地瞎编胡说。

阿赖耶识是“法性”？(36)

萧平实说：“密宗将法性歪曲为妄想境界，禅宗法性指第八阿赖耶识。”这也是无耻的谎言。

密法持中观见，无一例外地认定法性是“诸法的空性”。妄想属于分别心，分别心属于世俗智见；而法性是胜义谛，属圣智见。连初学因明摄类学的学童都晓得法性之理的藏传佛教，怎会把“妄想”当作“法性”呢？藏传佛教把“妄想”当作法性有何根据呢？《华严经·升须弥山品》曰：法性本空寂，无取亦不见。

龙树《大智度论》三十二曰：“法性者，如前说，各法空，同为一空，是为法性。”三论嘉祥家以“真空为法性”，“法性即真空之异名”（见丁氏《佛学大辞典》）。“法性”也叫“涅槃实际”。《大般涅槃经》曰：“空无所有，故名涅槃。”说什么“禅宗的法性指第八意识——阿赖耶”，把法性和第八识混为一谈，是天大的笑话。又想把这无知错见的屎盆子扣在了禅宗的头上，也真可恶。禅宗六





祖《坛经》云：“清淨法身，汝之性也。”“汝之本性，犹如虚空。”禅宗的法性是指什么？《坛经》之语，便是铁证。邪教谎言，改变不了事实。

大乘佛教包括唯识宗，不曾有一人是把有为法的“第八识”和无为法“法性”混为一谈的。法性是遍及一切法的，但第八识唯有众生具有。山河大地、草木粪土皆有法性，因为山河等皆是法故。若“法性”就是“第八识”，那么，山河大地、草木粪土皆俱法性，也该有“第八识”了。若山河大地、草木粪土有第八识、有佛性，山河大地、草木粪土不都成了有意识的“有情众生”了吗？把山河大地、草木粪土也视为有情众生，难道就是“见道种智”、“具法眼”的萧道士的悟道境界吗？是“法”就有“法性”，是人就有人性，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事实。若说法性是第八识，那么只有众生才有法性了。众生俱有的法性是“法性”，但“法性”不等于“众生的法性”。这好比说：台湾人是人，但人不等于台湾人。如果说，人就是台湾人的话，除台湾人以外的人就不该叫作“人”了。因为“法性”是一切事物所具有的“共性”，所以称作平等性、空性，不可能是色法或者心法的“个别特性”。除了对佛法知识一无所知的人，不会把“法性”当作“第八识”的。说“禅宗法性指第八识阿赖耶”，是对禅宗教理的极大的歪曲。在瞎说之中没有比这更无知的瞎说。

禅宗以《金刚经》为立宗教典，以空宗开祖龙树为祖师，属佛教正宗空门，怎会把有为法第八识认作法性呢？禅宗经论说：“佛祖摩诃迦耶以降，单传如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如牛头宗慧融禅师说：“多年穷究诸部《般若》之教，已悟诸法本空。”六祖《坛经》说：“性即空寂。”并未见说“性即第八识”。又，慧能写的偈子云：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染尘埃。

这里讲的是菩提种如来藏和见性如镜之心识。“本来无一物”是彻底性空境界，故不受烦恼尘埃的污染。如相分菩提树和见分明镜心，俱是第八识的话，第八识受前七识熏染，成为藏识，怎能说“不染尘埃”呢？若八识不染尘埃，怎么会成为众生轮回之“本识”呢？如果染净没有区别的话，净水和浊水应该没有区别，佛和众生也该没有区别；若有区别，那么，清净无染的佛心和不清净的第八识，怎么会是一体呢？

第八识是藏识（藏识并非如来藏，而是执藏染净种子之意），即阿赖耶识，受染净诸熏染，具坚住性、无记性、可熏性，与能熏共和合性等四所熏性，有生灭、有胜用、有增减，与所熏和合而转等四能熏性（见于《成唯识论》）。与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无性无相、常住不变的佛心、法性怎么会是“一体”呢？若有为法和无为法是一体，常法和无常法是一体，净法和染法是一体，还有什么是非可言呢？把第八阿赖耶识和如来藏、法性当作一体纯属萧氏谬论。弥勒、无著、世亲等诸唯识论主的经论中，从来没有这样的谬说；作为唯识家主要经典的《楞伽经》将真识、阿赖耶识、了别识分开设施，亦足见佛陀本意。

由此可知，萧平实所谓“第八心为诸佛心”的说法，纯属违经背理的谬论。愚夫想持刀杀人，结果却砍掉的是自己的头，岂不可笑乎？

破
魔
金
刚
箭
雨
论





猫头鹰的叫声掩盖不了真理的光芒 (37)

萧平实又说：“密宗说‘一切法空’，对如来藏中道一无所知。”把对的说成不对的，把不对的说成是对的；将无知邪思说成是“见道”、“正悟”；把根据经论的正确解说成是“一无所知”；将佛门龙象大德说成“庸俗凡众”；把贪瞋痴慢疑垃圾箱，说成是“开悟证道”的“圣种菩萨”——这是萧氏一贯家风。

“一切法空”是佛教法理的最高境界，是《般若》、《华严》、《法华》、《涅槃》等一切大乘了义经的主旨。无论中观还是唯识，无一例外地把缘起诸法视为性空，以空对治“有我”、“有法”的迷情妄执和外道邪见。

《维摩诘经》云：

法无形相，
如虚空故，
法无戏论，
毕竟空故。

《成唯识论校释》序中说：“唯识宗圆成实性称为‘胜义无性’。‘胜义’意谓圆成实性的真如之体殊胜，‘无性’是说我、法皆无自性，是空。”所以，执“法性不空”、“阿赖耶识实有”且“永恒不变”者，才是名副其实的外道。

什么叫“如来中道观”呢？如来中道观就是诸法缘起性空观。如龙树《中观论本颂》云：

众因缘生法，
我说即是空，
亦为是假名，
即是中道义。

因为诸法生住灭均依赖众因缘，故无独立的自性，是“性空”。性空并不遮遣因缘之法，承认因缘之有。所





以说，中道义是自性非有、众缘非无。

非有非无，就是“中道义”。“中道”指空理，“如来藏”为空性。这不但是我藏传佛教的不二正见，也是印度和汉地三论、华严、天台、禅宗的共同见解，有无数经典资料可以为证。只凭外道的几句胡言乱语是改变不了事实真相的。主张包括如来藏在内的“诸法性空”也是藏传佛教契经合理的主要证明。

尽管我们的“空观”不符合萧平实自创“佛法”的观点，使其老羞成怒、不择手段地进行诬蔑攻击，但真理昭昭如日，猫头鹰的叫声掩盖不了真理的光芒。请萧道长诅咒吧，我们将坚持“四法印”，永远高举“诸法性空”的大旗！

再看一个更离奇的谎言(38)

萧平实说：“《大日经》‘心无自性，离一切想故，当思维性空’之语，与显教‘般若经为第八识实相法身’者迥异。”

《般若经》无显密之分，只有一种。《大般若》600卷，只在汉文佛经中才有；《中般若》300卷即10万颂，汉藏文都有；还有称《小般若》的8千颂；介于中小般若之间的有《般若二万五千颂》、《般若一万八千颂》；还有《般若七百颂》、《般若三百颂》即《金刚般若》；还有更短的《般若心经》简繁两种。将般若经义的高度概括，便是弥勒传授给无著的《现观庄严论》，此经已由法尊译为汉文。对般若深义理法的研究开发以龙树为代表，中观六论为主要著作；般若经广行研究开发以弥勒、无著为代表，弥勒学二十论为主要著作。以《现观庄严论》为总纲研究般若的论著，印度有21部，藏地般若学论著也有数百种，其中，最著名的有《聂疏》、《布顿疏》和宗喀





巴《般若庄严论疏·金珠蔓论》和《论说般若藏庄严》等。俗称“不懂般若学，就不懂佛法”。故藏传佛教将“般若学”视为显宗“五学”之首，定为各辩经学院的重点和主干课。专学般若3至5年，答辩合格，授予相当于硕士的然建巴学位。继承印度大乘佛教传承，将显宗五学即“因明”、“般若”、“中观”、“俱舍”、“律学”作为佛教基础理论，把一生的大半辈子时间花在对这些经论的学习研究上的，在当今世界上也只有藏传佛教。若说藏传佛教不信仰唯识见，只承认中观，那是事实。藏传佛教知识界为自己所选择的正见契合真理、符合科学的世界观而倍感荣幸。若说藏传佛教界不懂唯识学，不懂般若学，不懂显宗理论，就像猫头鹰看不见太阳，就说天上无太阳一样可笑。

《般若经》自始至终、反反复复说的就是缘起性空。有“十六空”、“十八空”、“二十空”之说，破的就是“我有”、“法有”等执实诸见。如果《大日经》中有“心无自性，离一切想故，当思维性空”这样的话，恰巧可以证明此经是契经、合理的正法、佛法。若说“心性不空”、“心性实有”，那才是外道邪说。如果其中有“八识说”的《般若经》，那肯定是外道伪造的“般若经”。佛教的《般若经》没有显密之分，只有一种。其中，说蕴、处、界时与小乘经部和毗婆沙部相同，只有六识，没有“八识”，更没有“八识为实相法性”这样的外道邪说。而且“般若”之意，译为汉文便是“空慧”。

从说“《般若经》中有‘八识说’”这句谎言来看，萧平实连“唯识六经”这话都未曾听说过，怪不得把“阿赖耶识”？*煞辘揅揅焱亩 螯H篔?般若经》中有“八识说”，立即可以推翻“唯识六经”之说：把《般若经》加进去就变为“唯识七经”了，再加上所谓“多处开示八识”的《阿舍经》





，就变成“唯识八经”了。这个发现，就可以将弥勒、无著、世亲、安慧、护法、玄奘等一切唯识论历代祖师踩在脚底下，扔进垃圾箱里，萧平实自己可以称“唯识论王”了，真是了不起。相信萧平实瞎说的人，查阅一下《般若经》，就立刻图穷匕首见，知其谎言的不堪一击了。为了遮人眼目，欺骗“正觉会”的法盲，萧平实假造一部有“八识”说的《般若经》也并非不可能。大概也只能使出这样一招了。

佛教修证与定没有关系？(39)

萧平实说：“修证需要很好的智慧，与禅定没什么关系。”大乘佛教行的纲领是六度。前三度修积福德资粮，定慧二度修真智慧即智慧资粮，精进度是二资粮的助缘。修禅定的目的是为了克服散乱心，激发真智慧；戒能护定、定能生慧、慧能解脱。所以，佛陀制定戒定慧三学，这是佛教的基本常识。说“智慧的产生与禅定没有什么关系”这句话足以证明，说这种话的人是十足的法盲外道。世间智慧是分别思维，在散乱心中也可以获得，但超世间真智必须在九止心的定中才能显现。故圣地真智分定中智和后得智两种，真智始终与定心相伴，出定后的智慧混杂散乱心，称为有漏智慧。对这样一些不应该说错的话，也经常说错，这难道也是萧平实在前世作“觉囊派法王”时受了“不懂佛法”的藏传佛教的影响所造成的吗？萧平实自己说“前世曾在觉囊派中担任过法王”，而且“不只一次”，也许是受被自己定为“邪教”的藏传佛教的恶习熏染，才转世为这样一个专造恶堕业的邪智人了。

萧平实再如何善于伪装，也无法掩盖一切邪教和巫师神婆共有的特点。此人完全是一付装神弄鬼的巫师神





婆形象，竟大言不惭地说：“我能知道许多过去的事”；“后来我功夫成熟，我可以常常切换到另外一个时空。”既然知道过去的事，就更应知道现世的事；既然知道现世的事，就应该知道现世的佛教知识；既然知道现世的佛教知识，就应该知道“法身”唯佛独有、众生皆无的道理；既然知道“法身”唯佛独有、众生皆无的道理，就不会把唯佛独有的“法身”和众生皆有的“阿赖耶识”视为一体，大肆宣扬，导致在逻辑上不得不承认，猪狗牛羊也具“法身”、因此也都是“佛”的大笑话。观其行而信其言。对佛教名相和理论一无所知、错话连篇、以是为非、以非为是的大量的无知之说和错误言论，完全可以反证其所谓“知道过去许多事”、所谓“见道证悟”、所谓证得“道种智”等一系列不攻自破的谎言。

萧氏不遗余力进行攻击的所谓“密教”，也只是在台湾岛上所见所闻的一些“密教士”和“密教行”。所见到的所谓“密宗经典”，也只是还不到1%的藏密译文。别说“另外的时空”，就连本时空的事情也无知到无法再无知的地步。除了善于幻想的头脑而外，在萧平实的言行中，看不到任何佛门道德和佛教知识。印顺法师等受到其攻击侮辱的许多佛门善知识，认为其说如疯子之言、无辩论的价值，只是以冷笑代替答辩，在轻蔑和鄙视中显出了大德智慧的光芒。

以阿赖耶识来观察？（40）

萧平实说：“人生如梦，必须要以第八识真如来观察。”这在懂唯识理论的人看来，也是十足的大笑话。唯识论将意识分为三种：藏识（阿赖耶识）、意识（末那识）和了别识（第六意识）。阿赖耶的功能是储藏染净种





子，生化万物；第七识末那依于八识，并执八识为“我”而“恒思量”，即相续不断地思量“我”与“我所”；第六识为了别识，“了”为明了，“别”为分别——即认识、区别的能动作用。第八识与第七识、第六识的不同之处，是没有审察、思想、了别作用，《唯识三十颂》谓“不可知执受”。第八识既无思量、了别的观察、思维、认识作用，故与其相应唯有“捨受”。在《唯识三十颂》说：“相应唯捨受。”所谓“捨受”，就是缺乏明显感觉的中性感受，是一种无分别的朦胧状态。所以说，所谓“人生如梦，必须要以第八识真如来观察”是违背唯识论的无稽之谈。“真如”一词在佛教经论中无一例外地指不生不灭的“法性真如”、胜义谛，属无为法，无任何作用，是不变的常法；如果有作用，就成为有为法、无常法。本来第八识没有了别、认识作用，因为在第八识的相应心所中无“五别境”，故无智慧，不具观察分辨能力；但萧氏把无认识作用的第八识和无为真如法性视为一体，又把观察认识的作用加在上面，就变成了一个充满矛盾的妄言邪说。这样的说法，在佛教理论中找不到，只能在以胡编瞎说为能事的萧平实自造的“经典”中去寻找。

还有，对“人生如梦”这句话的理解，不需要故弄玄虚，说什么“必须要以第八识真如来观察”；凡是有理性的人，用第六识的一般性思辨都能认识到“人生无常、虚幻如梦”这个十分简单的道理。这个简单的道理，对那些不会思考、只会迷信的一般邪教徒来说，也许理解太难，才有他们的“导师”如此假做高深地进行说明。连“人生如梦”这句话的意思都觉得高深难解，需要什么“真如”智慧之类的东西去观察，那么，需要用精细思辨和圣地现观智慧去体认的许许多多深层之理，更是无法接近了。处于这样一个极低认识层次上的学佛之人，连世俗思维层次





上的真正确认识的关都过不了，需要用虚伪妄念去蒙混过关，怎么会产生真正的“开悟”和获得圣地“道种智”呢？连世俗真理关都过不去，若能冲出世间顶，通过见道圣地真智关的话，就等于说“小学语文、算术考不及格的人，能通过博士生考试”。这句话可信吗？若不可信，那么，在萧平实的弟子中“有一百五十多人已开悟”这句话可信吗？在一般的知识层面上尚不具备一种清晰无矛盾的思路，连使用概念的周遍与否，是特称判断还是全称判断都分不清楚，就想谈哲学，想和别人进行辩论，说大言不惭的话。对此，我们感到可笑的同时，也感到这种人的可怜。

阿赖耶识是生命本源？（41）

萧平实把自己彻底推向外道，连最后的一片遮盖布都被撕去的言论是所谓“阿赖耶识是生命本源”。

对世界和生命的本源之说有外道和佛教两种。外道有大梵天、毗湿奴等天神上帝创世和数论派等的常一自在的神我创世说两种；前者易懂，后者是说神我本具三大特点：常、一、自在。“常”是永恒不变义，“一”是遍及器情世界、与器情世界为一体义，“自在”是不依因缘独立自在义。这与洋教所谓的“第一推动力”、“绝对精神”无异无别。

所谓神创世说的“神”有两义：一指天神“神”，一指精神。佛教本义就反对天神创世和神我精神创世，故称佛教为无神论。既然佛教认为无造物神，也无原本神我，那么情器从何而生呢？如《入中论》说：“经说众生从业生。”世亲《俱舍论·业品》云：“世别由业生。”如果说“识是生命的本源”的话，那么十二因缘的顺序应该是由“识”开始，





为什么将“识”排在“无明”和“行业”的后面呢？既然“识”是“本源”，有“识”就应该有生命转世，不应依赖“无明”和“行”（造业），解脱也不应断烦恼与业。既然烦恼行业是生命转世和解脱轮回的主要因素，“识”（无论第六识或第八识）如何成为生命的本源呢？业和行是生命的因缘，故《俱舍论》曰：

此中说烦恼，
如种复如龙，
如草根树茎，
及如糖裹米，
业如有糖米，
如草药如华。

“龙”比喻有龙之池水不干，有烦恼业果随生；“糖裹米”喻有糖之米能生芽；其余容易理解。既然心识是本源，就应说“心生万物”，为何佛说“心从无明与行业中生”呢？如《入中论》说：

何故如来于彼经，
复说心从痴业生？

既然识是本源，出世入世应从识的生灭找根源，为什么从烦恼和业力上找根源，出轮回必须断除烦恼和造业行为呢？如果说众生造业由意识决定，故称意识为转世的因缘的话，这也说不通。为什么无烦恼、不造业的净识，不能成为生命转世的根源，而只有无明覆盖、用虚妄造业者才有转世呢？因此，“识”不是生命的决定因素，只是众因缘中的一种因缘；而生命的生灭（“灭”：如小乘的无余涅槃）需要多种因缘和合。故《入中论》说：

诸法非是无因生，
非由天神等因生，
非自他生非共生，





故知唯是依缘生。

这第一句破无因论，也是对萧平实伪造的“中观应成派是无因论”的谎言的最有力的反证；第二句破梵天、上帝等天神造世说和神我造世说；第三句破外道的自生、他生、自他共生说；第四句显自宗因缘生。

“识（阿赖耶）为生命的本源”说犯了更大的逻辑错误。如果阿赖耶识是生命的本源的话，那么，这作为本源的阿赖耶识是有因生？还是无因生？若是有因生，其因应是本源，阿赖耶识如何是本源呢？若说阿赖耶识是无因生，无因之存在如虚空无为，如果阿赖耶识是无为法，怎能持种？怎能从中生出生命呢？若是生命之源，定是有为法。若说这阿赖耶识非因缘和合的常法（常住不变事）、无为法（无作用、无因果之法），就和数论外道的常一自在的神我论无异。凡是存在，都有前因后果。如果阿赖耶识就如萧平实所说“永恒不变”、“永远存在”、“是生命之源”，就和常一自在的“神我”和客观唯心主义的“绝对精神”只有名称上的差别，本质上没有任何差别。那么，这“神我”和“绝对精神”从何而来？凡是存在，都有形成的因缘，那这“神我”和“绝对精神”前因是什么呢？既然说上帝创造世界，那么上帝又是谁创造的呢？不存在无因之物。上帝若无因，就是上帝不存在；若上帝是因缘所生，那上帝就不成其为万物之源，因为其前还有因缘。

同样的道理，所谓“阿赖耶识是生命的本源”的说法是彻底的外道的谬论。佛教中从来没有生命有本源之说。因生命无本源，故说“无始时来”。若有“本源”，就成为生命“有始”；若生命“有始”，那开始的第一个生命是有因？还是无因？以“同因同果，异因异果”的道理推论，生命的前因仍然应该是生命，不可能从非生命生出生命来。





因此，若开始的第一个生命有因，其因必定是生命；若是那样，这所谓“开始”的“第一个”生命，就不能成为“开始”，也不能成为“第一”，因其更有作为其前因的生命，怎能称其为“开始”和“第一”呢？若说这开始的第一个生命是无因，此理更是不通。无因怎能产生生命？若说这第一个生命的本源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有情生命的心识，没有有情生命就不存在阿赖耶识，那么，生出第一个生命的“阿赖耶识”是谁的阿赖耶？若说，在有第一个生命之前就有作为生命本源的阿赖耶识，那就和外道虚构的绝对精神没有什么区别。前面已经论证过此说的荒谬性。

佛教的生命轮回，是个无始无终的封闭圈。若有始，便有终，那就是一段直线，就不会是轮回封闭圈。又，不承认生命有始，就不会犯无因论过错。故生命有始论、生命有本源说，都非佛教的观点。生命从整体的角度讲无始无终、轮回不息；从生命的个体角度看，生命无始而或者无终、或者有终——因为入佛门，学正法、走正道，会有证涅槃、终结生命轮回之时，对此类众生来说，生命无始有终。

佛教的这类深细层次的理论是用周密的逻辑思维进行思辨的智慧结晶，不是靠所谓的“定中”和“梦中”的胡思乱想所能达到的。有学问、有精细思辨智慧的人，在辩论中，就会从经典和理论上摧毁论敌的论点，使自己在理论上立于不败之地。但笨蛋对于别人的否定和对自己的肯定则往往是把自己推到绝境，除投降和自杀没有别的退路。那么，萧道长是属于哪一类人呢？

破
魔
金
刚
箭
雨
论

藏传佛教“抑止显教”、“贬低显宗”？（42）





佛教对佛教经典分为了义和不了义，分为实说和权说，以及对他宗观点的肯定或者否定，均以佛语为根据，以逻辑推理结果为准绳，绝不凭自己的主观见解定是非。如日慧《佛教四大部派宗义讲释》中说：“判教立宗之说，溯自姚秦鸠摩罗什三藏法师和元魏菩提流支三藏法师的一音教为首，降至中唐，约四百余年，在这期间判教立宗者，已不下二十余家。其中，尤以天台四教判和贤首的五教判，都写成了巨著，体系完整，立论精辟，一向为教界所推崇。”

“西藏地方的佛教，则不如是。他们没有自己去判教立宗，一直禀受印度后期大乘佛教分宗的传承，所谓“三乘四部宗”的判教之说，未尝改作，并把这四部宗义发扬光大，广略宗义书的著作，据说颇为不少。”

“概观汉、藏两地的佛教，在宗派思想的融贯发展方面，汉地较之西藏，似大有足观之处，如天台、贤首之学，已然受到现代哲学界的重视；在宗派思想的精深研究方面，无可讳言的藏地实较汉地为胜。”

这种见解是正确的。我藏传佛教虽然坚持学术民主，思想活跃，思辩精细，但尊重佛经，重视理性思辩，绝不敢妄想妄言。故萧平实的所谓藏传佛教“抑止显教”、“贬低显宗”、“将第三法轮诸经贬低为不了义”之类话纯属无稽之谈。宗喀巴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中讲到，此论教授具四大殊胜，其一是通达一切圣教无违殊胜，其二是切圣言观为教授殊胜。意谓：三藏经典三乘教法，都互相不矛盾，都是佛的教导，应平等对待，勿造谤法之罪业。而且，“菩提道”是显教之法，与龙树、无著的三乘说和菩萨道完全一致；主要讲述显密二道中的显宗道修证理论。太虚大师赞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广论》曰：“不没自宗，不离余法，而巧能安立一切言教，皆趋修证。”





故从天竺相性各判三时，以致华日诸宗之判摄时教，皆迹此论独具之优点。”佛教界有识之士无不称赞此论的涵盖之广、立论之精深。藏传佛教的修行原则是：“外修声闻戒，内修菩萨行，密修二次第。”看一看有一点“抑显”、“贬显”“排显”的狭隘味道否？

萧平实自称菩萨戒居士，连《菩提道次第广论》只闻其名而未见其书，或虽见其书而因心中充满无明恶障，无阅读圣贤宝典的福气，便出狂言诬蔑其“违教违理、连篇错误”，不知这种无知大妄语符合菩萨戒的哪一条？死后如何面对阎罗判官？

我藏传佛教徒遵守密宗十四条根本戒中第六条“不贬损其他宗派”的规定，对佛教其他宗派，甚至对以抑恶扬善为总旨的其他各种宗教，都恭敬之、随喜之，都不妄加评论，怎能将“抑显”、“贬显”的莫须有的罪名加在藏传佛教上面呢？

藏传佛教把属第三法轮的《楞伽经》等开示“唯识无境”之经典视为不了义，一是根据《无尽智慧所问经》中“说空义者为了义，说种种有法者为不了义”的总旨，按中观论的见解认定，也是根据《楞伽经》中的佛语认定其经为方便不了义的，如《楞伽经》云：

犹如对于患病者，
医师按病情下药，
佛陀也随众生机，
也曾开示唯识义。

所谓“不了义”就是随根基的方便之说、权宜之说，非究竟真理之谓也。佛在经中明示说唯识是随机之说，中观论师随佛语解释，能说是宗喀巴“居心叵测”、“破坏佛教”吗？佛教理论家不按佛教经典理论解释佛理，难道





跟随法盲的无耻妄语曲解佛理，才是“如法”行为吗？

修数月即可成就？（43）

破
魔
金
剛
箭
雨
論

萧平实说：“密宗的真菩提心，吾同修数月之中用无相念佛法门，已能成就。”真会胡说。连“真菩提心”指什么东西都未搞清楚，就敢吹牛说“吾同修数月就能成就”。“真菩提心”即胜义菩提心，是证得菩萨道的第三道位——见道（汉译“通达位”）后的现观圣智境界。此道位的实证，如果是小乘道后转菩萨道者，在证得小乘罗汉后发心进入大乘道，修满第一个阿僧祇劫的资粮道和加行道的圆满行，进入大乘见道的解脱道——第一地，才能获得真菩提心。若一开始就发心进入菩萨道者，按显宗理论，要经过一个阿僧祇劫，修满三资粮道、四加行道，获得九止心，超越世间顶禅，证得出世间第一道——见道，破除见惑后，才产生真菩提心。所以，我藏传佛教的一般人，别说见道，就连中、大资粮道位都不敢觊觎。因为知道每一个道位的证得意味着达到怎样的境界。如果就凭两片嘴巴、一颗虚妄心，就能轻而易举地超越世间顶，获得十六种见道的话，在《般若部》说“一个阿僧祇大劫，才能修证见道位”，不就成了佛陀的大妄语？也许萧平实和他的同修都是在菩萨道修过了一个阿僧祇大劫的加行道高位“菩萨”吧？否则，数月之间别说进入见道，就连五道十地的证道理论都学不透。因为我藏传佛教辩经学院要学完五道十地的“般若理论”，就需要3至5年的功夫，要学精通就没有年限，所以，我藏传佛教徒别说各各见道，就连学精见道经论都视为不易。

我要想知道这所谓数月见道、获得真菩提心的证道法出自何经何论？显宗没有这种“数月见道”的理论，龙树、





弥勒、无著等大师的菩萨道理论中都没有这种所谓“数月见道”之说。我藏传佛教无上密虽称即生成佛之道，但即生成道之人从来稀有。因为普通人缺乏应有的信力、智力、戒力、精进之力，而即生成佛却离不了这些条件。所以，藏传佛教的上师教徒弟的教导是打消虚荣心，老老实实做人，谦虚认真学修。先修人身，以戒为先，再做菩萨，利益众生。做人下之人，才结人上之果。

藏传佛教视谦虚为荣，视伪装和虚吹为极大的耻辱。所以，藏传佛教只有默默无闻的修行者，没有贴上“开悟”、“证道”标签，成群成群地赶到骡马市场上等待高价出售的“圣贤”弟子。在这一点上，我们永远赶不上萧平实的“法眼”、“慧眼”和丧尽人格，欺骗众生的邪教道行。再看萧平实自己做贼，给别人栽赃的鄙劣行为。如前面说：“佛身常住不灭故，所以内心真识所依色蕴亦成常住法。”（见《狂密与真密》223页）。后面又说：“宗喀巴说‘佛身不坏故，意识便常住不坏’。”还说“这是宗喀巴在‘密道次’中说的。”萧平实自己先说“佛身常住不灭故，所以内心真识所依色蕴亦成常住法”。后面又将这错误的言论，加在了宗喀巴的身上，贼唤捉贼地说“宗喀巴说‘佛身不坏，意识便常住不坏’”等等。

在佛教中，常住不坏法只有无为法。在佛陀的四身中，只有破除二障的涅槃境界属于择灭无为，是常住不灭的。这也是法身的一分；智慧法身是有为法，故是无常法。色身包括报、化二身，其中报身是有形有色的。色身是有为法，刹那之变，相续不断，故称相续之常法、非真常法。化身时有时无，只要众生存在，佛的化身也将不断出现，故称不断常法，也非真常法。所以，在佛的四身中，属于真常法的只有法身的一分择灭无为，其余三身皆是无常法。这是弥勒《现观庄严论》解说四身





的观点。既然佛身是有相好庄严的可见之身，理所当然的属于色法、有为法。“凡是有为法皆是无常法”，这是佛教四法印之一。若违背这个原理，就非佛法。所以说，“佛身常住不灭”是违背佛理的。因此，萧平实说“佛身常住不灭故，所以内心真识所依色蕴亦成常住法”一语，是违犯四法印之典型谬论。

常见外道的本质暴露无遗（44）

破
魔
金
刚
箭
雨
论

萧平实说这个人“是常见外道”，那个人是“常见外道”，唯不知说“佛身常住不灭”、“阿赖耶常住不灭”的自己是常见外道，这真是只见别人身上有汗毛，不见自己头上长牛角。

无论是佛身还是众生身都是色身，无论是佛的意识还是众生的意识都是识。色和识都是有为法，凡是有为法都是无常法，只有刹那住，哪有常住？《楞伽经》一切佛语心品云：“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诸识有几种生住灭？佛告大慧，诸识有两种生住灭。非思量所知，诸识有两种生，谓流注生及相生；有两种住，谓流注住，及相住；有两种灭，流注灭，及相灭。”

这里说得非常清楚：第一，诸识是有生住灭的有为法；第二，诸识并非色等所生，是“识相生”；前后之刹那识，相续不断，如水流注，故又是“流注生”。说阿赖耶识者，莫不以《楞伽》为宗经。而《楞伽》明确指出，识有生住灭、非常法。

萧平实竟然与佛对立，反其道而行之，高唱“第八识阿赖耶常住不灭”，“佛身常住不灭”，“真识所依色蕴常住不灭”。这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萧平实自称是“维护正法的卫士”，难道持外道常见、公开与佛陀唱反调，这





就是所谓“维护正法”的表现吗？宗喀巴精通佛理，世称“第二佛陀”，并非笨蛋，怎么会说“佛身常住不坏，意识便常住不坏”这样的瞎话？宗喀巴在哪个“密道次”中说过这样的话？处处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宗喀巴身上，又进行诬蔑攻击，这是最典型的无赖手段之一。萨迦格言云：“乌鸦吃了脏东西，飞到净地去擦嘴。”自己吃了脏东西，又把嘴巴上的脏东西擦在干净的地面上，这也许是吃臭尸的一切乌鸦的德性。

伪装精通佛理者（45）

再看萧平实伪装精通佛理的真面貌。萧平实说：“意识以色蕴而有是宗喀巴的狡辩。”从这句话证明，萧平实从来没有看过佛经，对佛教的《因明》、《俱舍》以及《阿毗达磨》之类的佛教的认识论只字未闻，也不具备正常人的思考能力，解释佛法，纯属信口开河。

俗话说“因境生情”。无境情从何而生？“无缘识不生”，这是佛所说，也是小乘毗婆沙、经部、大乘中观唯识公认的认识论法则，也是世间科学承认的认识法则。“识”指人的感觉认识能力，“境”指认识对象，包括色、香、声、味、触、法。“法”有色与非色两种，“非色”指心法，无为法和共相、观念、印象、意境之类。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等五根识等指眼、耳等的视觉、听觉等感官能力。眼、耳等的感觉的产生由客观对象色、声等引起，若无色，眼识就无色感；无声音，耳识就听不到声音。依此类推。鼻识与香味，舌识与食味，身识与触觉对象都是先有感觉对象，才引起相应感觉的产生。佛教认识论认为感觉和认识的产生必须具备三缘：
一、等无间缘，即引起此刹那的前一刹那意识的存在，





意识属于流注生，前面的意识若断流，此刻的意识也将无法产生；

二、所缘缘，即引起感觉、意识的客观对象，如色、声等；

三、增上缘，即主观感觉和知觉，如眼识、耳识等当前意识。

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如无所缘缘，如无色，眼睛便看不到色。实际上是无色眼识不生；无声耳识不生。正如《入菩萨行论》所说那样：

无识若能知，
则树亦应知，
是故定应解，
无境则无识。
若许无幻境，
心识何所依？

如《俱舍论》引契经说：“识二缘生，其二者何？谓眼及色。”“以识起时，必有境故，谓必有境，识乃得生，无则不生，其理决定。”“根境相助，共生识等。”“识从二因缘生，所谓眼（根）、色、乃至意法，名十二入。”

《四大部派宗义讲释》介绍经部的宗义时说：“各种心法缘境，都是根境先而识后的。说具体一点，五根五尘在第一刹那，五识则在第二刹那带着自根所留下的前尘影像作为所缘。”“只要有各种不同的缘现前，就分别有各种不同的识现起。”

《入中论》曰：
若谓虽许有色法，
然非如心为作者，
则遮离心余作者，
非是遮遣此色法。





意谓：佛陀虽然承认有色法的存在，但色法并非像心识那样是造业主体。因此，为了说明心外无任何造物主，故说“三界唯心”，否定的是心以外的造物者，并非否定色法的存在。又说：

无色不应执有心，
有心不应执无色。

意谓：无客观境色，认识色的心识从何而来？既然无色，也就无心，无色不该看作有心；既然有心，就不该说无色，因为心识是反映境色的，无境色，就没有反映境色的意识。在《菩提心经疏》曰：“无缘心不生。”这说明无论大乘小乘无一例外的都认为诸识依缘生，无缘识不生。即使是唯识家，虽然不承认外境的物质性和真实性，认为外器世间诸色均系阿赖耶识所变现，但即使是这样，也不承认“无缘有识”。故在《唯识三十颂》中说：“五识随缘现。”意谓：缘色生眼识，缘声生耳识，缘香生鼻识，缘味生舌识，缘触生身识。虽然在唯识家看来，外境色香声味触俱非实色，如虚相说主张一切相均属业熏习在第八识上显现的似外境的虚幻相，但对五识来说，是非虚，是实。实相说则主张若色等纯虚，就构不成五识的缘境。

唯识论立论的原则有两条：一是见分与相分均属识，故为唯识，一是存在（有）不离识，故称唯识。因此，“唯识无境”之说，只是遮遣非识之相，离识之境，并非一概否定识所缘之一切境相。

不虚心求学阅经，不懂佛理，只凭自己的愚昧偏见，说什么“识缘色而是有”是宗喀巴的主张。而且还说“此是宗喀巴的狡辩”。如果认为是狡辩，就应拿出你的佛经和理论根据证明其为狡辩，也不失为学者的风度。但除了指责为“狡辩”而外，拿不出任何所谓“狡辩”的理由。除了水





禅传中的牛二外，人世间还有如此不讲道理的人吗？

明反宗喀巴，暗反佛陀！（46）

又说：“宗喀巴一心要证意识心可以外于身根而独存的歪理，作如是邪说也。”禅宗说：“出口就错。”我看这正应了这个不懂装懂的老杂毛。

“意识心可以外于身根而独存”之说若是歪理，那整个儿佛说都是歪理了。

破
魔
金
刚
箭
雨
论

一、佛教无论大乘小乘，无不承认三界六道众生之说。“三界”者：欲界、色界、无色界也。何谓“无色界”呢？因该处的众生无色身，只有纯粹的意识，以意识的强弱分为四界：即空无边处，识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难道三界之说也是歪理吗？

二、佛教各宗都承认：有色根的众生今生的肉体死亡，意识离体而去，来世尚未投胎，中间有个中阴阶段，此中阴意识既失去旧色体又未取得新色体，也是纯意识状态。难道这中阴也有所依的色身吗？

三、佛教和各个宗教以及各民族民间都有各种神鬼之说，这神鬼但有灵感，无形无色，这未必纯属虚构。佛教称神鬼是无色众生。既然无色，也就是纯意识。以上这三种情况，难道不是外于色体的纯意识存在吗？以上三点并非我臆造，有经典根据，是佛说。若说这是“歪理”，那不是宗喀巴的“歪理”，而是佛陀的“歪理”；若说是“邪说”，也是佛陀的“邪说”。萧平实诬蔑纯意识存在是“歪理”是“邪说”，是明指宗喀巴，暗反佛陀。这难道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吗？

又，小乘佛教诸论师认为，证无余涅槃，如油尽灯灭，意识和根身同时断灭；但大乘诸论师认为，“无余”是烦





恼障及业力异熟身了断无余，但净识不灭，否则，涅槃之乐的感受就不存在了。如果这个理论能够成立，又有一个纯意识的事例了。

萧平实攻击宗喀巴时，以为说离开色身的纯意识的存在是歪理，但自己却提出一个更大的歪理邪说：“第八阿赖耶识是万物之源。”不知这“万物”里面包括不包括作为万物之源的阿赖耶识所依之根身？如果不包括阿赖耶识所依根身，“万物之源”这话那就不能成立；若说“阿赖耶带根身”，又违犯了“唯识”之意；若说阿赖耶识所依根身，包括在阿赖耶识所化万物之中，那么，这时候的阿赖耶识不是纯意识又是什么呢？如《藏族格言》云：有人向天上扔斧子，结果砍了自己的头。

这种自相矛盾的逻辑悖论，就是缺乏知识与深思熟虑、满嘴胡说的结果。

又说：“宗喀巴说‘人在梦中依旧可以受诸苦乐，以此而谓：意识觉知心可以外于色身而受苦乐，其实仍然不离色身而受苦乐’是妄想，是强词夺理”。

所谓“人在梦中依旧可以受苦乐”这句话是唯识论的观点。唯识论师说：“梦中无实境，但同样可以感受到外境和苦乐，由此证明‘无境有识’之理完全可以成立。”这是唯识家以梦比“唯识无境”。但中观家认为，梦中虽无境而有识，但梦中的境相是白天的经验在记忆中的影像；白天所见，均有实境，而且白天的行为均有业报，与梦不能相比；如梦中杀人无罪，白天杀人有罪。故，世俗谛上识与境有则俱有，在胜义谛中识与境空则皆空。“其实仍然不离色身而受苦乐”之意谓：梦中所受苦乐，其实是白天色身所受苦乐留下的印象，与白天色身的苦乐非无关系。这是承认外境存在的所有宗派的共同观点。萧





平实说这是宗喀巴的“妄想”、“强词夺理”，纯属井底之蛙的无知妄言。如果说白天醒时也如梦境，可以无境而生识的话，萧平实可以试试看，用阿赖耶识化出个老婆，看能不能生孩子？用阿赖耶识化出个面包来，看能不能充饥？不需要争辩谁是谁非，在实践中做个检验，便立刻见分晓。因明论说，一切认识的真假要靠现量——即实际经验判断。玄妙不实、似是而非的空洞理论，只可供高谈阔论，在现实世界中没有可以立足之地。

学问就是“一切种智”？（47）

说什么：“唯识学是佛法中最究竟之一切种智。”

“唯识学”指的是唯识理论和有关唯识宗的学问，而“一切种智”是佛地的如理智和如量智，也称遍知智慧；唯识学就像科学哲学，是任何人可以学习掌握的知识，而一切种智是证得佛果后获得的特殊的智慧。按照唯识理论，修六度万行，可以获得佛地一切种智，但“唯识学”和“佛的智慧”绝不能混为一谈。把“唯识知识”和“一切种智”混为一谈，这已充分证明萧平实是分不清概念的伪学者。说“唯识学是佛法中最究竟一切种智”，犹如说“物理学是原子弹”一样荒唐可笑。

又说：“不承认唯识种智是一阐提，谤菩萨罪，捨报后下地狱。”对于“唯识无境”这种唯心论，在佛教只有唯识宗自己承认，在佛教四大部派中，小乘毗婆沙、经部一概不承认唯识。小乘二部认为客观物质世界是独立的真实的存在，他们纯属于唯物主义哲学。《毗婆沙论》、《俱舍论》、《因明释量论》的主要观点，代表了小乘二部的观点。中观宗在世俗谛上主张识境俱有，在胜义谛上主张识境俱空，与“唯识无境”说持对立观点。认为“唯





识无境”，甚至把“识”的作用无限夸大，与数论派的“神我说”相差无几，是对佛经“三界唯一心”说的本意的曲解。

而且，世俗谛义必须符合世间经验，但，“唯识无境”观违背世间经验，故中观宗不承认其契经合理；故在佛教四大宗派中，就有三派不承认唯识论。

在汉地的三论、天台等十大宗中，持唯识见者也只有法相唯识一家。在藏地大小十多个教派中，也只有觉囊派尊唯识性宗的理论，坚持他空见。由此可见，唯识论在佛教中所占份量极小。在印度四大部派中，唯识宗占四分之一；在汉地佛教中只有九分之一；在藏地，还不到十分之一。但在佛教各宗派中间，历来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虽有见解上的不同，但都坚持四法印、承认三宝、受持四众戒。因此，认为都是佛教教徒。从来没有哪个宗派拿自宗的见解衡量别的教派教义，认为不符合自宗见解的都“不是佛教”，都是“邪教外道”，不符合自宗教义的都“不能解脱”，都“不能见道”。

这种狭隘的宗派观念是争权夺利的封建**派和土匪山头主义的表现。萧平实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虽然对佛教一窍不通，但却伪装成“无所不通”的样子，横挑鼻子竖挑眼，说这个也不对，那个也错了；说藏传佛教“不是佛教”，汉传佛教、小乘佛教也“得不到解脱”；说“台湾九百万佛教徒无一个懂佛法得开悟者”；鼓吹自创的邪教“正觉教”是天底下唯一“正宗佛教”。恬不知耻地宣扬自己“已开悟”、“有神通”、“能知过去未来”、“能知别的时空”，自己的弟子中有“一百五十多人开悟”、获得了“道种智”、“可以分清别人的错误”等等，等等。

把这所有的言行联系在一起，就不难看出此人的极端无知、狂妄自大、充满恶见的丑恶面貌和草包本质。正如他自己在书中所说的“面子如敝屣，不必顾”，不要





脸，不知廉耻，谎话、错话、狂话、大话、诬蔑话、攻击话、栽脏话、无赖话等等都毫无遮拦地从他那进食、排污功能合一的口中，像城市的下水道那样排泻了出来。若不是受百般诬蔑和挑衅，若非逼迫和出于无耐，对这类邪魔外道的呓语，别说争辩，就连看一眼都怕弄脏了眼睛。

以上对涉及到中观、唯识等显教教理方面的胡言乱语进行了重点分析和批驳。

“特制阿赖耶”（48）

萧平实的佛教知识和所掌握的词汇量少得可怜，所以，他写的那此书，从表面上看起来部头很大，实际上就像气球一样空虚；仿佛是一个患痴呆症的乡村老太婆那样，反反复复地说的只有那么一句话：“第八识阿赖耶是如来藏。”把这句话当成能治百病的“万金油”，到处乱涂乱抹，把没有贴上萧氏帽子公司特制“阿赖耶”标签的佛教统统列为“非佛”、“外道”的行列。

所谓“特制阿赖耶”，是因为萧氏所说的阿赖耶识的一切性质、行相、功能作用，都和佛经所说，弥勒、无著、世亲所传，印度十大论师所宏，玄奘、窥基所继承的唯识论观点没有任何共同点，在印度62种外道席上，倒有多处可以对号入座。他不承认佛说三乘八万四千法，只承认阿赖耶一法为正法；他不承认大乘佛教的无二涅槃，说“佛教只有一个小乘无余涅槃，除外别无涅槃”；认为凡是不符合他自己在“梦中所得的法”的一切说法、修法，都是“虚妄不实”、“不能见道”的法。在他充满仇恨和偏见的恶毒攻击言论中，除了说“一切佛经如此说”之类的谎言，举不出一条有出处的真实佛语和一条理论根





据。这种进不能破敌、退不能自守、信口开河的谬论，虽有千言万语，形同酒徒狂言，经不起分析检验。

一叶知秋，一滴水可以透视太阳。从一条荒唐悖理的言论中可以比量推知出于同一人的其余千言万语的荒唐非理性。因此，前面对萧平实信口开河，荒唐不经的数十条具有代表性的言论，依经据理，进行了分析批驳。已揭去了画皮，足以看清萧平实的罪恶的行径，和邪恶丑陋的精神面貌及其一贫如洗的佛学知识家底。

若对那些谬论邪说一一批驳，如同拨弄散发恶臭的垃圾堆一样，毫无价值，只是浪费时间而已。因此，对萧氏在显教方面的错误言论的批判，至此告一段落。

暂息偈

雄狮沉睡雪山隅，竟有乌鸦来相欺，
上窜下跳呀呀叫，拉屎撒尿污净地。
满嘴满腹臭尸泥，尚称“证悟道种智”，
不知唯识基本理，信口开河赖耶识。
自古邪魔怕真理，恶毒攻击金刚谛，
不懂装懂出尽丑，愚夫舞剑伤自己。
牛迹滴水称大海，蚊蝇想作大鹏敌。
说是为非非为是，作蚕自缚愚蠢极。
根器无量众无量，佛智方便亦无量，
任凭蝼蚁妄计度，雄鹰飞翔原自如。
打佛旗号反佛教，打唯识旗反唯识，
打显宗旗反密教，外道嘴脸露无遗。
金粉裹着草包泥，冒充大仙受祭祀。
假法欺众毁正法，作恶不报未到时。
我今举起金刚剑，送魔进入犁舌狱。





莫怪我佛无慈悲，众佛无能改业力。

一条患狂犬症的丧家之犬（49）

破
魔
金
刚
箭
雨
论

萧平实厚颜无耻地将自己所未学、未闻的佛教理论，从多方进行了任意的解释和大量的歪曲。为了澄清事实，笔者对他的一些典型的错误言论，一一进行了驳斥。

他以为藏传佛教善知识中通汉语汉文的人很少，大陆的藏传佛教界听不到、看不到他的那些谬论邪说；

即使是听到看到他的那些谬论邪说，一则以为藏传佛教戒律森严，为了保密的原因，他们会忍辱吞声、不予争辩；二则以为藏传佛教，讲慈悲宽容、不会争辩。因此，把藏传佛教看作软弱可欺，有机可趁，便公开地打出了反对藏传佛教的旗号，说藏传佛教是“邪教”、“魔教”，要“誓摧魔帜”。

对藏传佛教的各派教主、善知识，进行大肆的诬蔑攻击，造谣诬蔑和歪曲密宗教义，说“密教非佛教，是魔教”，说密续都是“上师们伪造”，说藏传佛教是“印度外道性力派”和“无因论”“应成中观派”“邪教”相结合的产物；说藏传佛教的僧人中“没有一个守持净戒的人”；甚至将打击的范围扩大到了和藏传佛教有关系和无关系的一切佛教教派、一切教派中的有影响的高僧大德；指名道姓进行诬蔑攻击的印度论师有：月称、寂天、莲花生、阿底峡、帝洛巴、毕瓦巴等；汉传佛教的有：智者大师、宗密禅师、月溪法师，具鸾大师、惟觉法师、缘道、妙天，净慧法师、果醒法师、印顺法师等；藏传佛教的有：萨迦班智达、宗喀巴大师、克主杰、历世达赖喇嘛、玛尔巴、米拉日巴、冈波巴、噶玛巴、土观却吉尼玛、阿旺诺布、宗萨钦哲仁波切、敦珠法王，顶果钦哲仁波





切、诺那活佛、贡嘎活佛、创古仁波且等。

此人就像一条患狂犬症的丧家之犬，疯狂的乱叫，乱咬人。一个小小的无名小道、三流气功师、佛教法盲，竟敢如此猖狂，无法无天，称王称霸，公然与亿万人民的信仰——佛教作对，疯狗咬人似地诬蔑攻击印、藏、汉佛教历代众多教主和高僧大德、善知识。我不知道谁给了他这样的权力？我藏传佛教视师如佛，各教派历代祖师的尊严神圣不可侮辱！我藏民族的神圣宗教不可侮辱！亿万人民的神圣信仰不可侵犯！

本来学术辩论要讲客气，但萧平实对藏传佛教的造谣诬蔑和恶毒攻击超越了学术辩论的范围，带有浓厚的邪恶政治色彩，关系着我藏传佛教的声誉问题；所以，这个辩论已不是平常意义上的辩论，必须以牙还牙，我们要以充分的理论和事实，彻底揭穿谎言掩盖下的罪恶面孔，粉碎其疯狂的进攻。

破
魔
金
刚
箭
雨
论

萧平实反对藏传佛教的原因（50）

萧外道及其恶道徒，对藏传佛教的代表——佛教密法，从其来源、经典、教理、修证方法以及教徒的生活作风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歪曲和造谣诬蔑攻击，而且采用的手段极其恶劣。将个别的现象夸大为全面性的问题；把个别教徒的行为，夸大为全局性的问题；把个别地方出现的问题，侮蔑为教义性的问题。他凭自己的无知偏见和卑鄙恶劣、庸俗低级的心态，用推测计度、想象、虚构、无中生有、颠倒黑白、以偏概全，把芥子夸大为须弥的鄙卑恶劣的手段，将经过虚构捏造、丑化和颠倒了密宗形象，通过臭名远扬的《甘露法雨》、《狂密与真密》等邪教垃圾宣传品，推到了社会上，在不知





真相，头脑简单的读者中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看到这类邪教宣传品的许多读者和教内群众也要求我们藏教佛教学术界做出积极的反应，说明真相，澄清事实，击退邪教的猖狂进攻，打消邪魔的嚣张气焰，肃清邪教制造的舆论毒气污染。

真理和谬误永远是势不两立的。伪宗教和魔教势力的极力反对，从反面证明了代表人性光明面和道德、理性、正义感的藏传佛教深得人心。它以其极大的生命力，进入现代社会，走进西欧北美，为患精神文明贫血症的现代社会注入新鲜血液，对信仰领域的形形色色的伪宗教、邪教、垃圾文化构成了极大的冲击和威胁。

在萧平实的言行中，充分流露出因藏传佛教生机勃勃的发展形势，对他的邪教歪理邪说已构成严重威胁，使他恐惧不安，于是便狗急跳墙，想作垂死挣扎的心理状态。这一事实也可以说明萧平实师徒为何付出身败名裂的代价，将面子视为“敝履”而不顾，极力反对藏传佛教的真正原因。反对总得找出几条理由。没有理由，就以泼皮无赖的卑鄙手段进行虚构捏造，兴风作浪，对藏传佛教发起了进攻。

藏传佛教密法是“外道”？（51）

下面就他所提出的问题，选择其要点，进行回驳。

当今世界有一部分佛教历史学家和站在纯小乘佛教立场否定大乘佛教和金刚密乘的小乘学者，根据佛经流传迟早的历史顺序被错误地认定，先产生小乘部派佛教，中期产生大乘显教，后期产生金刚乘。一些吠声吠影、反对密宗而并非学者的一些人，也出于偏见和不可告人的目的，想把大乘佛教和密乘佛教排除出正宗佛教的领





域。如果他们的这种观点得以成立，从根本上就可以否定大乘显宗和密宗经典是佛说。但前面两种人的观点，只是以不完全的佛经资料为依据，漏掉了藏传佛教的大批资料。而第三种人的观点，只是从道听途说得来，或纯属偏见的产物。

对此，我曾在《驳所谓“六字真言”“考释”的荒唐言论》一文中提出三条理由予以反驳。其理由如下：

“一是佛经。佛经是佛弟子记录整理的佛陀言论。佛经中的密咒密法有两种，一种是散见于大乘、小乘显法经典中的密咒和涉及密法的言论，一种是专讲密法的《四续部》经典。前者如散见于《阿舍经》、《般若》、

《华严部》、《杂集经部》、《佛顶经》、《大庄严陀罗尼》等经中的许多密咒、真言和涉及密咒的佛言，如《般若心经》中的“般若波罗密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等等。

后者如佛陀给乌杖焉国王恩扎菩提讲的《密集主续》和给香巴拉国王月贤等讲的《时轮主续》等《四续部》佛经。

这类密典在藏文佛经《甘珠尔》部共有398种，占佛经总数的51%；另有印度佛教学者研究佛经的著述，藏译集子称《丹珠尔》，其中收译的密部论著共有1747种，占总数的74.8%。这类论著中有佛亲传弟子恩扎菩提著的《密集主续疏》，有公元前2世纪白莲种王著的《时轮续略疏无垢光》，还有公元前1世纪大佛学家龙树著的《五次第》、《菩提心疏》等7部密法论和其弟子提婆著的《密行明灯》、《空行母仪规》等7种密法论，及月称的《密集大疏明灯》等。

这么多的经典资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密法的来源吗？特别是龙树、提婆、月称是大乘显教中观论的奠基





人，如果说密法来自印度教的话，他们这些虔诚的佛教信徒怎么会把旁门外道的“邪术”当作佛门正法来进行研究和推广呢？如果说“密法是公元7世纪应运而”的东西的话，那么，对佛经中的密法典籍和公元前的佛教学者的密法论著该作如何解释呢？如果都是后人的“伪作”，那么，有什么有力的证据能证明是“伪作”？

二是贯穿整个密法的佛教哲学思想。佛教的哲学思想和相应的理论体系是在彻底否定婆罗门等印度诸教派教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佛学的“苦、集、灭、道”四真谛和“无常、苦、无我、性空”等“四法印”，“业果报应”、“十二因缘”、“佛心论”、“涅槃”等观点，都是针对印度教的常见、断见思想和世间法提出来的。佛教思想的对立面是什么？凡系统研究佛法的人，无人不知。而在密法中反映的“性空观”、“佛心论”、“解脱道”、“无常观”、“六道轮回”、“业缘生成说”、“超世法”等等基本教理观点和大乘显教的观点完全一致，而与婆罗门等印度教的观点完全对立。在《时轮续》、《密集续》中明确指出，婆罗门等印度教的观点属于邪见。《胜乐法》明确宣称，此法是佛陀为了镇压湿婆（印度教主神）邪魔，化为胜乐62尊愤怒相传给圣弟子的。如果说“密法发源于印度教”，那么，对此类问题又该作何解释？如果说印度教的思想“渗透”在佛教密法中的话，“渗透”的思想有哪些，为什么不指出来呢？

三是表现在密宗文化中明显的反印度教的文化特点。除密部诸佛的形象和坛城、法器、装饰之类的象征意义完全反映佛教教义外，反印度教的明显特征如：九首大威德金刚脚下踩着婆罗门教、印度教的主神大梵天、湿婆、毗湿奴、因陀罗、六面童子、毗那伽、太阳神、





月亮神等八大天神，时轮金刚脚下踩着湿婆和爱欲魔，胜乐金刚和瑜伽母都在脚下踩着湿婆和时间女神，大威德和胜乐金刚在手中还提着血淋淋的大梵天的头颅。湿婆是印度教主神，大梵天是婆罗门教的主神。印度教中有供奉男根的性崇拜习俗，而在时轮脚下踩着爱欲魔。大多数金刚像手持弯刀，在密藉中注明，手持弯刀象征夺取爱欲魔之命。此类文化特征，不只一例。如果说佛密是从印度教中产生的，那么对这类现象又该怎么解释？

各种思想文化都有一定的传承性，并不是像山中的竹笋那样突然破土而出的全新的孤立的东西。佛教也一样，不是释迦牟尼一人创造的。佛法被称作三世一切如来之法，一切佛都是闻如来法、行如来道而成佛的。

在大乘佛教经典中说：释迦牟尼不是此生证道成佛的，他在此生前，经过三个阿僧祇劫年的无数次转世，发菩提心，修菩萨六度万行，积累色法二身的成因——福智双资粮，于此生前在报身佛国色界无上天成佛；然后转生在兜率天名曰白髻胜童；然后才转生释迦族净饭王太子，29岁出家前，随顺世俗学习文化和摔跤、射箭等各种技艺，娶妻生子等，享受人间五欲之乐，然后才出家、修道、降魔、成佛、说法度众，按人类生命无常规律，在80岁时于索罗林示寂。

小乘佛教认为悉达多太子成佛前是凡人，是修道后此生成佛。但大乘经典明示，释迦牟尼属于转世教化众生的化身，降生至示寂，共12种事相，均是所现相。同时，在《贤劫经》中说，在此一贤劫中共有一千个佛依次出世说法，释迦牟尼是贤劫第四佛，此前还有拘留孙佛、迦那迦牟尼佛、迦叶佛等三佛出世说法。释迦牟尼佛是依过去无数佛所修所说之法而修道成佛，是继承先





佛之法。

“法”是自然规律，只能认识，不能新创。所谓“证悟”，是认识和体验之义。在《般若经》中说：“佛出世与否都一样，法性常在。”此“法性”就是指万物的自然规律。佛只是揭示法性，使众生认识法性，并非创造法和法性。佛和佛法是互为因果的。佛从法中生，故称“般若”为“佛母”；法由佛说，故称“佛法”。不闻如来法，不修如来道，不能成佛；同样，佛不说法，法无从生。因此，佛和佛法的关系也和蛋和鸡的关系一样，逻辑上无法确定先有佛或者先有佛法。

破魔金剛箭雨论

印度古老的数论、胜论、顺世等许许多多佛前思想文化和佛教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继承演变、发展、统一对立的复杂的关系。如印度教中毗湿奴救世的十相中就有佛陀之相，他们认为佛陀是毗湿奴大神的化身；佛教中也有“佛陀为万教开祖”之说，认为一切行善的宗教都是佛陀的化身所创。因此，又把湿婆、毗湿奴视为千百亿佛陀利众化身之一。

现在有许多研究的结果表明，佛教中的轮回、解脱、苦集灭道、宇宙存在模式等在佛前文化典籍，如成书于三四千年前的《吠陀》中就能找到。同时，悉达多太子少年时代的语文、算术等文化教师都是婆罗门，甚至出家后学习世间禅的教师跋迦婆仙人、阿罗罗仙人等也是婆罗门的修行人；甚至，第一次求佛转法轮者，也是婆罗门天神——大梵天和帝释天，法轮的象征——八辐金轮也是大梵天献给佛陀的。从佛教和古老的印度婆罗门教的“我中有你”的关系来说，佛教吸收了一部分印度教思想文化，也是完全说得通的。从另一个角度讲，印度婆罗门教等的思想文化来源于史前迦叶等过去诸佛的教义，在逻辑上也是说得通的。这就是“你中有





我”。

既然释迦牟尼的教法来源于诸过去佛，而且，也只有坚持这一原则，才能说得通“如来之教”的含义；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说婆罗门等外教来源于释佛之前的佛教呢？

就拿佛教僧侣的出家制度来说，也产生在佛陀之前。如佛陀出家之前，出游迦毗罗城时，在四城门依次看到老而无依之苦、生病之苦、死后亲友送葬悲痛之苦，最后看到超然世外的行乞沙门僧侣而顿生羡慕之情，由此引生出家的念头。此事可以证明出家行乞的沙门制度并非佛陀所创，而是早已有之。

同时，佛教也是具体的时空和具体的人文环境中的产物。在汉传佛教中，受汉族历史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特殊的汉传佛教，从寺庙建筑、佛像造型、僧侣衣着、生活方式都有汉文化历史特点；藏传佛教也同样受到藏地历史文化和原始苯教的影响，涂上了一层浓厚的藏文化特色。一个泰国的僧人，一个汉僧，一个藏僧，如果站在一起，从服饰上很难相信都是同一个佛陀的弟子。但他们在思想和戒行上有很多共同点。

同样，古老的印度佛教产生在印度的古老文明环境中，很难脱离印度思想文化的影响。如果以此为由，说“佛教来源于印度教”，因此，认为佛教是外道，那是非常错误的。如悉达多和提婆达多同出于一个家族，一个是佛，一个是恶魔，那又该如何解释呢？

佛教之所以是佛教，是由它的特殊的思想内涵决定的，并不是来源和无关思想特质的种种表面文化现象决定的。佛教出于世俗文化而却成为出世的道德和智慧思想体系，以出泥而不染的白莲为喻，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萧平实师徒之类，对佛教和印度思想文化的这种总

破
魔
金
剛
箭
雨
論





体历史情况表现得极端无知，却以为自己有了一个将密宗佛教贬为外道的“理由”，便歇斯底里地叫嚷“藏传佛教来源于印度教，因此非佛教，是外道”这种话，在缺乏理性思维的人群中，也许能起到蛊惑人心的作用，但进行推敲，这种观点，就会像水泡一样地破灭。

萧平实的“三自”“正觉会”（52）

萧平实说：“密续经典，非佛说，是密宗上师自造的。”这话纯属无知的瞎说。

佛教和邪教的根本区别在于，佛教的一言一语都要有佛经的根据和历代佛教学者解经的文字根据，而邪教则自称“开悟成佛”，胡编乱造，新创经典。

我曾在《密宗是非分辨论》中说过：“科学上把化学成分和分子结构完全相同的事物视为同类事物，同样的道理，在教理上与大乘佛教完全一致而只在方法上有差别的密乘判为非佛外道是站不住脚的。”

判定佛教与外道的标准是承认或违背四法印。四法印是：诸有为无常、诸有漏是苦、诸法无我性空、涅槃寂静。

佛陀临终遗教中又宣布了3条标准：“见行合于经、言论合于论、行为合于律者是佛法，违于经论律者非佛法。”

佛教自佛以来都是根据上面的这些标准判定佛法与邪法的，并不是萧平实所说的以“承认不承认第八阿赖耶识”为佛法与外道的标准；这只是萧外道自订的标准，不是佛教的标准。按照萧氏的这个标准判佛与外道，将会把《般若》等大部分佛经判为“外道经典”，把说这些法的佛陀也将判定为“外道”。





因为在浩如烟海的佛经中，能被唯识家当作经典根据的只有“六经”而已。这又是为什么呢？除非萧平实一伙烧掉唯识学历史资料，否则，无法推翻唯识“六经”与“十一论”之说。如果按照萧氏的标准，不但藏传佛教不是佛教，就连汉传佛教八宗中除了法相唯识，其余三论、天台、华严、禅、净、密、律等七宗和南传佛教都不是佛教。因为他们都不是承认八识说。中国的法相唯识宗和三论、天台等宗的命运一样，在历史上早已消失。

直到现在，虽然对唯识学一窍不通，只会欺骗法盲乱说一气，破着嗓子高唱似乎是“万金油”的第八阿赖耶识的，也只有萧平实这位冒充佛教徒的人。所以，他厚颜无耻地宣称，现在只有台湾岛上有“正宗佛教”。这“正宗佛教”就是这位台湾的“李宏志”——萧平实自造“经典”、自说“法”、自吹“开悟”的“三自”“正觉会”。

破
魔
金
刚
箭
雨
论

释迦牟尼佛未曾说过密法？（53）

萧平实有一条可笑的逻辑：同样的大悲心，同样的性空智慧，同样的菩提心，只要在密法中出现，就“不是佛法”。同样的毗卢遮那佛，密宗中的毗卢遮那佛就不是《华严经》中出现的毗卢遮那佛。

我们以经典理论为根据，可以作出如下的结论：萧平实所说的“佛”不是藏传、汉传、南传三大佛系所说的佛；萧平实所说的“佛法”，不是三藏经论开示的佛法；同样，萧平实所说的“开悟”，也绝不是佛经中所说的开悟。萧平实师徒对此做如何辩解呢？

坚持科学原则的有理性的人类在学术和政治领域向来提倡两条原则：第一是“坚持实事求是”；第二是“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两条原则也符合研究佛教、





评论佛教的原则，也是一条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

但在萧平实的垃圾书中，自始至终看不到“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的影子，都是捕风捉影。甚至连“风”和“影子”都没有，只凭自己的愚昧无知和偏颇狭隘的见闻觉知，只凭自己所谓“梦中获得”、“定中悟出”的瞎编胡诌“佛教知识”及源于无明心的贪嗔嫉妒和我慢偏见，极力进行歪曲和丑化，以期达到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

在萧平实的辞典中找不到“理性”两个字，只凭自己的臆想想象进行肯定和否定。说什么“我引经据典地破了应成中观见”，但我们在他的书中从来没有看到过经典和理论根据。如果说那些所谓“一切佛经如此说”和“三乘佛经如此说”之类的虚构捏造的假话，也算“引经据典”的话，那一切无根据的谎言都可以用“佛说”来进行掩盖。就像制造假烟、假酒那样制造假佛语。但这样的“引经据典”，只能蒙骗外行，在学术上等于放屁，无任何价值。

如萧平实引用了所谓“密宗说”的这样一段话：“我们所修的即身成佛法门，是释迦牟尼佛‘未曾传过’的，这是‘佛灭后出现的’金刚持所传授的，是密宗所独有法门，是显宗所没有的最快速成佛的法门。”为表示这些话是出自密宗的某本书或者某个人之口中所说，他在这些话的开头和结尾加上了引号。

这是一段漏洞百出，手段十分拙劣的伪造文字。而且也暴露了伪造者对密法知识极端无知。

第一，“金刚持”是释迦牟尼佛传密法时的名称，释迦牟尼和金刚持并非两个人，只是说显法时现比丘相的称“释迦牟尼佛”，说密法现轮王庄严相的称“金刚持佛”。这一佛所现的两种不同形像就像着西装的孙文总理相和穿军装的孙文元帅相；

第二，释迦牟尼佛和金刚持本是异名同体，故懂佛





教常识的人是绝不会说“密法是释迦牟尼佛‘未曾传过’的，这是‘佛灭后出现的’”这样的荒唐话；

第三，释迦牟尼佛和金刚持是同一佛，三乘显教经和密续经都是佛陀在世时亲口所说，而且有信仰的佛教学者以可信的文字资料和圣教量坚信不疑。故在密宗经典中怎么会出现“密法是‘释迦牟尼佛未曾传过’的，这是‘佛灭后出现的’”这样错误的话呢？而且这段引文没有具体的出处，虽加上了引号，也掩盖不了伪造的痕迹。

一目了然这是萧大仙的杰作。

因为在藏传佛教中，从来没有把传显法的释迦牟尼和传密的金刚持看做两个人。在密续经典中写得非常清楚：佛陀去乌杖焉，应国王恩扎菩提的请求说不离五欲而能成佛之法，佛陀用神通化现为金刚持佛密集金刚相演说《密集金刚本续》；佛陀在36岁时，应香巴拉国王月贤的请求去南印度海岸吉祥米堆塔，化现金刚持时轮金刚相，说《时轮本续》等多种密法；又在须弥山顶峰，佛陀化现胜乐金刚相，说《胜乐本续》等等。

其次，大乘佛教从大乘经典的内容和说法对象等确定大小乘佛法是同期所说，对此，弥勒《大乘经庄严论》中进行了论证。同样，佛陀36岁说《时轮本续》，其余密部续经也都是佛陀所传，故称佛法。

所以，上面的这段话中，所谓“释迦牟尼佛未曾传过”和“佛灭后的金刚持所传”不是密宗的观点，由此证明，这段话完全是萧平实捏造的。为了丑化的卑鄙目的，捏造假话，然后又将此假话当作证据，进行诬蔑攻击，这是萧平实惯用的手法。

可笑的“如观掌中果”（54）





萧平实说：“他们说金刚持佛是释迦牟尼所化现之语，是虚妄的、不可信的。”

佛教的“真实”和“虚妄”，难道凭萧外道的一句话，就可以决定吗？人类历史上的是非真假就凭一个人的看法，而且是说不出任何理由的看法就可以决定的话，那还有什么真理可言？

说什么：“密宗所传的法与知见，有六七成是错误的。”

要问萧道士：你懂藏文吗？若不懂藏文，如何知道以藏文形式流传的密宗经典有多少？及密宗经典中的“法与知见”共计有多少？如果说不出“经典”和“法与知见”共计有多少，那你这“六成”和“七成”的数据从何而得来？

到目前为止，藏文密续和仪规资料译成汉文的不到密法藏文书籍的1%，而在台湾的汉文密法书中，萧平实认真读过的又超不过百分之一二。以他自己的话说“只读过一本《土观教派源流》”。从他们的书中把“猪肉”放在“五肉”之中这一事例，就完全可以证明他们对密法所了解的可怜程度，还在行家面前吹什么牛皮说：“渐具道种智及择法眼，能知各家所学落处为何，如观掌中果。”这样的大而不当的牛皮对萧氏师徒来说，反差太大了。猴子虽然穿上人的衣服，也掩盖不了动物的本性。

佛说八万四千法都是没用的？（55）

萧平实说：“释迦牟尼所说的是解脱道和佛菩提道，这两种法道，是要断离欲界、色界、无色界的烦恼，才能成就的；不是像密宗所说的以贪欲为道而能成就。”

外行装内行始终是装不像的，请萧氏父子竖耳恭听：解脱三界固然需要断除三界之缠——烦恼障，但成就佛菩





提，只断烦恼障还不够，还要断所知障。

又问：断三界烦恼，只有一种方法吗？如果是那样，佛说八万四千法又作何用？八万四千法之说，萧平实之流的法盲也许闻所未闻。那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治疗一种病，只能用一种方法、一种药物？而不能用多种方法、多种药物吗？如果说一病可以有多种医治方法，那么，为什么对治三界烦恼障，只能用小乘离欲之法，不能用大乘不离欲之法和密乘以欲为道之法呢？萧平实根据什么说“密宗解脱成佛不断三界烦恼”？如果说大乘菩萨道是离欲的法，那么，佛陀对国王、后妃、大臣、在家弟子就不该说菩萨道了，维摩诘、阿闍世王等就不具备修菩萨道的资格了；尤其是一生获得“大贪欲王”、“杀人魔王”、“法王”三名的阿育王就无资格受戒修菩萨道了。如果“不离欲就不能解脱成佛”这个观点可以成立的话，首先，最尴尬的不是别人，正是萧平实。从萧平实书中的萧平实自述得知，萧平实有儿子，从有儿子可以推断萧平实也有老婆；从有老婆这件事，可以断定萧平实并非离色欲的沙门比丘，因此按萧平实的逻辑，首先他自己是“断不了烦恼障，得不到解脱”的；因此，他自称“开悟”、“解说自在”等之谎言，也被自己否定。

如果凡是男女之间的结合，都可以称做“淫欲”的话，那么，萧平实自己也难脱离“行淫作乐”之嫌。想给别人头上扣上屎盆子的时候，当心扣在自己的头上，千万、千万小心。菩萨道所破断的重点是所知障而不是烦恼障，因为菩萨要发心长期住世，利乐众生，故不能把断烦恼障当成修道重点，否则就妨碍转世。这观点不是藏传佛教的“妄言”，而是弥勒、无著诸论的观点。

大乘佛教认为，众生的根器并非一个样，相应的度化解脱法门也应有千千万万，无论“三乘”、“一乘”，也无





论显宗、密宗，实教、权教，只要终极目标一致，都是佛法。“条条道路通罗马”，便是这个道理。

在宗大师《密宗道次论》中说：“有人以离欲行和不离欲行区别菩萨乘和密乘是不合理的，因为菩萨乘和密乘都有离欲、不离欲两种情况，在修菩萨乘的弟子中多有未断贪欲，不修梵行的在家菩萨弟子，为了饶益众生的方便也有开许非梵行者如星宿子，同样，在修密士中也有很多断贪欲者，否则，就有成佛前不断贪欲甚至成佛后仍不断贪欲的违理之过错。”

自己心灵的曝光(56)

又如对所谓“密法甘露”一事大做文章，以内供中的“五肉”、“五甘露”为事例，证明无上密“污秽不洁”，把业印修法侮蔑为“淫秽”、“淫乱”。但我们要问，密法的这种“污秽不洁”、“淫秽不洁”之像，是谁的心目中所呈现的境像？

《般若心经》中说：“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坛经》中说：“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佛言：“三界唯心，万法唯识。”

“随其心净就佛土净。”

“净秽无自性，乃一心所现，自性净，则一切净，自性不净，就一切不清净。”

“自性清净秽土是佛国，自性不清净佛国也如秽土。”

用这些佛经的标准，衡量衡量自己的知见言行，究竟是观察者的心“污秽不净”、“淫秽不净”呢？还是所见对象“污秽”、“淫秽”不净？

特别是对持“万物由心造”——阿赖耶识说的萧氏父子来说，对密法的“污秽”见、“淫秽”见，等于是自己心灵的曝





光。



这种戏剧性的效果，别人是做不出来的。以“道种智”和“择法眼”获得者自居的道长、道童，是否忘记了平常挂在口头上的“阿赖耶生发万物”的理论而将自己又一次陷入困境了呢？

本来，“净秽”、“美丑”等属于美学范畴，没有统一的标准。对唯识论者来说，由于阿赖耶所现的各自的业力熏习差别，同一条河，人、鬼、天各见不同，人见是水，饿鬼见为脓血，天众见为甘露，各见不一。

就拿密法中象征人体五种精质的精、血、骨髓、大小便来说，它们是人体内的物质，无所谓净与不净。若说“不净”，人人都无法清除这些“不净”。在自己的身上，不觉得“不净”，但将这类物质从人体分离后，就觉得不净、很脏。这究竟是这些人体物质本身的问题呢？还是人们的思想观念问题呢？

从佛教哲学的观点来说，在人身上最不清净、最肮脏丑陋的东西，不是色体上的这类物质性的东西，而是心体上的贪嗔痴慢疑邪见等精神属性。

但世人因无明覆盖，净秽、美丑观颠倒，把不净之物视为清净，把清净之物视为不净。佛法为改变世俗的颠倒观念，设立了种种方便，如为贪欲重者设立“白骨观”，为贪爱色体者设立肉体腐烂发臭的不净观等。

在无上密中，被婆罗门教视作“秽褻不净”之物的“五肉”和“五甘露”，经加持，就转化为清净甘露，这也是对治世俗不净观的一种善巧方便。更何况那些“五肉”、“五甘露”并非实物，而是用茶酒和草药代替，用“五肉”、“五甘露”的种子咒文，观想生成，并用三密种子等观想加持而成，并无不净之处。

对这类观想之法，当做实法进行侮蔑攻击，也显得





过于愚昧无知了。再退一步：即使是真实的“五肉”、“五甘露”，仔细分析起来，并没有什么不洁之处。在“五甘露”中，精血骨髓是人体的精质，大小便也是饮食转化的化合物。从医学的角度看也不是什么不洁之物，在中医上，大小便都是药物，大便解毒，小便对治疗和保健都有神奇效果而在中国民间多有常饮者。因此，在这些问题上大做文章，损害不了密法的一丝毫毛，只是向知识社会显示了攻击者自己的见识的空间大小而已。

只见草而不见禾苗(57)

至于萧平实书中所写的所谓：“密宗法师的淫乱丑闻”之类，在大肆地渲染和夸大的背后，虽然有一些并非虚假的情况，那也只是个别地方、个人的问题，和密法的性质无关。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宗教中，都常常会出现一些败类和邪恶势力，这也和良田中生出杂草一样，很平常而并不奇怪。但不能以局部现象概括全体，不能因几根杂草而废弃整块良田，更不能只见草而不见禾苗。

藏传佛教是一个跨地区、跨国际、拥有千百万教徒的国际性的宗教，在它的教民中，有各种文化和思想背景下的人，也有各种利益驱动下皈依求法的人。宗教扎根在社会人群中，不可能全然摆脱社会上的各种不良影响。对这种宗教中的非宗教现象，和对待一切社会不良现象一样，宗教本身只能尽其所能去避免和改变，但要彻底改变，恐怕贤劫千佛合力也难以奏效。

对打着佛教的旗号传邪教假法、欺骗群众、诈骗钱财的违教违法活动，我藏传佛教恨之入骨，也在进行口诛笔伐。如果萧平实等人能分清本质和现象、局部和整





体，对藏传佛教旗帜下的各种违法腐败现象进行批评斗争，我们将会视为正义的举动而进行随喜。但与此相反，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地全面否定，我们就会以理护教，彻底粉碎其罪恶的阴谋。

密教兴盛是佛法灭亡的原因？（58）

萧平实歪曲历史的谬论之一是说什么：“密教兴，佛教亡。”稍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谁都知道，印度佛教灭亡是土耳其伊斯兰军队占领印度时，用极其残暴的手段摧毁佛教的。中国的“三武灭佛”，有的是尊道灭佛，有的是兴儒灭佛，总之都是儒道思想占国家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灭佛的。

藏地的朗达玛灭佛，也是原始苯教与外来佛教斗争的结果。如果“密教兴”是“佛教灭亡”的原因的话，中原佛教中，唐朝三大士所传的密教，在历史上根本未能形成气候，按萧平实道理来说，中原的三论、天台、贤首、法相唯识，俱舍宗、律宗、成实、禅宗等应该常住不灭、兴旺发达的了，因为中原佛教没有被密宗消灭的不利因素。但事实上，中原的佛教各宗派从兴起到消亡也只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就像沙漠上的植物一样消亡了。这能怪罪于密宗吗？而藏传佛教一开始就显密合一、三乘合一的，经过了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经久不衰，并以其慈悲利众、智慧济世的强大的生命力，漂洋过海，进入了黄头发，蓝眼睛的高度现代化社会。在一千多年的历史兴衰中，藏传佛教不但把印度的佛教显密经典理论的闻思修的传统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而且把印度的十明文化，如声明——梵文语法、时轮天文、历史、文学等继承和保存了下来。如果不是藏传佛教保存的历史资料，

破
魔
金
刚
箭
雨
论





印度人几乎连佛陀的历史也无从得知了。

在中国近代历史中，西洋文明以轮船和大炮冲开国门后，中原的日薄西山的佛教和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相继被送进了坟墓，只有在青藏高原上保留下来了最后的一片佛教净土。在布满藏区的佛教寺院中，不仅仅是念经诵咒、闭关坐禅，而且仍然保留了那烂陀的传统学制学风，许多有志之士，满足于贫穷简陋的生活，把毕生的精力全部投入到了对古老的佛教经论的学习研究和讲辩著述之中。

试问：在金钱物欲的巨浪中谋求生存的现代社会里，除了藏传佛教，还有谁认真地履行佛陀的教导呢？在这个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所谓“密教兴，佛教亡”的谎言还有可信的价值吗？这些胜于雄辩的历史事实，只能让仇视佛教的魔鬼们大失所望了。不学无术之人，少说话尚能保持自己的尊严。但青蛙不叫，别人怎知道他是青蛙呢？

什么是“双运”？(59)

我们再看一看萧平实这个虚妄泥塘中的青蛙叫出什么名堂呢？他说什么“密法的双运成就是指男女合修”。“双运”是“两种法合修”之义。这个名词不是密宗的发明，在显宗经论中也用得很广泛：如悲智双运、色身和法身双运、止观双运、智慧方便双运、见行双运等等。

在密法中，“双运”一词也有多种含义，如在《密集金刚续》中，把宇宙和生命阴阳二极现象共分为25类：如无形的空间和有形的大地，太阳和月亮，白昼和黑夜，流动之物如水风和静止不动之物如山岳，有和空，肉体

和意识，精和血，气和脉，体内和体外，粗分肉身和粗





分意识，细分身和细分意识等等都是两两相对、彼此相依相合的双运现象；世俗胜义二谛称为根双运，大悲心和见空智慧称为道双运，色身和法身称为果双运，大乐心和见空智慧称为乐空双运，幻身和光明心称为二谛双运，佛的有形色身和无形智慧法身称为果地双运，还有破断双运，证悟双运等等。

我略展示“双运”之义，让萧氏父子开开眼界，别再学井底的青蛙吱吱乱叫。“双运”之义广阔无边，说“双运就是指男女合修”就等于说“宇宙是指台湾岛”一样荒唐可笑。怪不得萧氏此生如此下流无耻！又说什么：“密宗的‘报身’是指淫乐四喜大乐果报。”

人说话不仅要尊重事实，也要尊重人类的嘴的尊严，不能信口开河！如果眼睛不瞎，应该看一看宗大师的《密宗道次第广论》首卷。

《密宗道次第广论》首卷以教理二证说明：密宗成就的快速在于色身（报化二身）成就的快速，而色身成就是靠观想佛身的天瑜伽完成的；显宗色身是靠三个阿僧祇劫的广大福德资粮完成的，无上密通过观佛身、化幻身等方便成就色身，故缩短了修色身的过程，这正是密法的特点。

萧平实自称前世是藏密觉囊派“教主”，难道萧平实在前世就是把“淫乐四喜大乐果报”当作“报身”成就，以淫乐四喜修证“报身”的吗？怪不得萧氏此生如此下流无耻，对“淫乐”教义理解得如此透彻，说得如此津津有味。恶毒的侮蔑和歪曲又说什么：“双身法是一切续部的修行法门。”

密乘续经共分：事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四部。密法中虽然有业印双身修法一门，但这种双身瑜伽只是无上密的一个特殊法门，是许多法门中的一个法门。





如把无上密比做人体，此法门至多是一手一足；就像手足不能代表全身一样，此法也不能代表无上密。因为无上密具有庞大的教理体系和修道体系。在修道体系中，总分观想类的生起次第和亲证类的圆满次第；在生起次第内又分结合器世界的佛国坛城观和结合生死中阴的报身、化身、法身观，还有诵咒等世间和出世诸成就修法；圆满次第有第五次第、六行、四瑜伽等多种分类，其中包括了许多修证分支法门。圆满次第的主要修证成就是真假幻身和真假光明心。所谓密法“双运成就”指的就是幻身和光明心双运成就，没有别的意思。修此双运成就，必须开启中脉。开启中脉之法有内外两种方便。内方便有金刚诵、宝瓶气、烈女火等。烈女火定又有内修方便法门，外修方便法门等多种修法；外方便也有智印、誓言印、业印等修法，其中双身实修法被称做“业印”修法。开启中脉也有内外多种瑜伽行，业印修法并非惟一的方法。

藏地各教派僧人密修士，在修行的高级阶段，开启中脉时，只许采取内修烈女火等方法，不允许业印实体修法。因为正宗藏传佛教视僧人的梵行重于生命，不允许破戒。

隆庆大师曾说：“修密士面前只有两条路，或者成佛或者堕地狱。”所谓“显密结合”，其结合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修密坚持显教戒律。所谓“密法就是男女双修法”、“密法就是淫乐法”等等，纯属恶毒的侮辱和歪曲。淫者见淫

还说什么：“宗喀巴一日六座，修的就是双身法。”对宗喀巴这样的戒行无染，以身作则，整顿佛教戒律而闻名于世，有口皆碑的佛门高僧大德尚敢如此诬蔑诋毁，此等劣众的口中除了生不出孩子，还有什么下流话说不





出来的呢？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淫者见淫。“一日六座修双身法”的宗喀巴也许是魔鬼心目中的“宗喀巴”，绝不是戒香充满三界、智慧光照四海的宗喀巴。

又说什么“密宗认为体验淫乐就是证得空性”。密宗中从来没有这样的“认为”。如果有这样的“认为”，那肯定是自称曾经转世密宗法师的萧大师的“认为”。而且，萧大师不但如此“认为”，而且也许是用这样的方法“证空”、获得“道种智”的。希望萧大师把这种证空方法传给门下弟子，使其成为正觉门“独传之法”。

密法是“鬼神之法”？（60）

说什么“密法是鬼神之法，诸佛终不授记，彼等鬼神可以成佛”。其无知竟至如此程度。

“鬼”为饿鬼道众生，“神”为天道众生，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为什么神鬼不能成佛？

在《华严·入法界品》中善财求法的53位菩萨善知识中，第30位菩萨名“大天”，经曰：“善男子，于此南方有城，名堕罗钵底，其中有神，名曰大天，汝诣彼问。”

第31位菩萨名“安住”，是地神。经曰：“此阎浮提摩竭提国菩提场中，有主地神，其名安住，汝诣彼问。”

第32位菩萨是主夜神，经曰：“此阎浮提摩竭提国迦毗罗城，有主夜神，名婆珊婆演底，汝诣彼问。”

第33位菩萨是主夜神，经曰：“此阎浮提摩竭提国菩提场内，有主夜神，名普德净光，汝诣彼问。”

第34位菩萨是夜神，经云：“于菩提道场右边，有一夜神，名喜目观察众生，汝诣彼问。”

第35位菩萨是夜神，经云：“此会中有一夜神，名普救众生妙德，汝诣彼问。”





第36菩萨是主夜神，经云：“去此不远，有主夜神，名寂静音海，汝诣彼问。”

第37位菩萨是主夜神，经云：“此菩提场如来会中，有主夜神，名守护一切城增长威力，汝诣彼问。”

第38位菩萨是主夜神，经云：“此佛会中有主夜神，名开敷一切树华，汝诣彼问。”

第39位菩萨是夜神，经云：“此道场中有一夜神，名大愿精进力救护一切众生，汝诣彼问。”

第40位菩萨是神，经云：“此阎浮提有一园林，名岚毗尼，彼园有神，名妙德圆满，汝诣彼问。”

在善财求法的53位菩萨师中，地神、夜神、天神共有11位，占到总数的20.75%。

又《圆觉经》云：“说此经已，一切菩萨，天龙鬼神，八部眷属及诸天王梵王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楞严经》云：“佛说此经已，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及诸他方菩萨，二乘圣仙童子，并初发心大力鬼神，皆大欢喜作礼而去。”

《大般涅槃经》云：“尔时复有十恒河沙诸鬼神王，以毗沙门王而为上首，各相谓言：仁等，今者可速诣佛所，设供具信于诸龙，持往佛所，稽首佛足，绕百千匝而白佛言。”

这些经典不是我们假造的，可以查对。那么，佛说法的众多弟子中有没有鬼神，鬼神能不能修成菩萨、进入佛道，便一目了然。

以上经文是对神鬼不能成佛，所谓“诸佛终不授记，彼等鬼神可以成佛”谬论的彻底揭穿。从这一瞎说就足以证明萧平实从来没有读过《华严经》、《圆觉经》、《楞严经》、《大般涅槃经》之类的佛教经典，把“实”看作和他





同类的法盲，“平”自己的想象乱说一气。

以所谓“神鬼之法”贬低藏传佛教，也是枉费心机。以“神鬼”一事并不能证明佛法和魔法的实质。

魔化形为佛、危害众生者并非罕见。《大涅槃经》中说：“魔等尚能变作佛身。”《西游记》中“小雷音”便是一例。现实中带着佛陀面具的贪嗔痴魔，更是多如牛粪。而且，萧平实本身就是魔化作“佛”的典型事例。

同样，佛以方便智慧，随机度众，化为魔形者也并非不可能。

在《大般涅槃经》中，佛说：“我又示现于阎浮提为魔波旬，众人皆谓我是波旬，然我久于无量劫中离于魔事，清净无染犹如莲花。”

《胜鬘经》曰：“如是等辈众生，各各差别分身度脱，或现男子身、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山林川原、河池泉井，利及于人，悉皆解脱。或现帝释梵王身、轮王身，或现居士身，或现国王身、宰辅身，或现官吏身，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而以化度，非但佛身独具现前。”

《无量寿经》云：

世尊能演一声音，
有情各各随类解，
又能现一妙色身，
普使众生随类见。

《华严·入法界品》云：“若有众生贪着五欲，自放逸者，为其示现不净境界，若有众生嗔恚骄慢，多诤竞者，为其示现极可怖性，如罗刹等饮血啖肉，令其见已，





惊恐惶惧，心意调柔，舍离怨结。”

《华严·十地品》云：“虽得佛境界，藏而示住魔境界；虽超魔道而现行魔法，虽示同外道行而不舍佛法，虽示随顺一切世间而常行出世间法。所有一切庄严之事，出过一切天龙、夜叉、乾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及非人、释帝、梵王、四天王等之所有者，而不舍离乐法之心。”

以上经文明明白地告诉大家：佛的方便智慧，广大无比，不可思议。

佛的身相 (61)

佛的身相有随类化现、随机化现、随类见相各异等三种：

一、随类化现，如释迦牟尼在人间化现人类相悉达多，在兜率天现为欲天人白髻童子相，在色究竟天为十地菩萨现出色界天主轮王相，为比丘众弟子说法时现比丘相，为在家弟子乌杖焉国王说密法现密集金刚欲界天人相，为度化乾达婆国王时化现琴师折服其琴技骄慢心态。

又如在《佛本生记》讲的，佛陀为度化猴类化现猴王相，为度化野生动物，化九色鹿王相。又如文殊菩萨为度化鬼类众生化现鬼王阎摩相等。又如观音菩萨度化食香马头魔时化现马头金刚等等。

二、随机化现：就是根据度化对象的情况方便化现各种形象，如需要文度者现以文静之相如观音、文殊相，需要武度者化以雄猛威武之相，如大威德、金刚橛相等。

三、随类所见：如《无量寿经》所说：





世尊能演一声音，
有情各各随类解，
又能现一妙色身，
普使众生随类见。

佛说一句话，一种语言，听者所理解的意思各自不同；佛虽然现一种相，但众生各各所见不同，有的人见佛相，有的人见鬼相魔相，有的人见文静美丽之相，有的人见恐怖罗刹相，如水，鬼见脓血、天人见甘露、人见普通水，随类所见不同。

佛的身相也同佛的方便智慧一样，随类化现，随机化现，无定相，无定式。如南传小乘庙中只有释迦牟尼一尊像；大乘显宗庙中有佛、菩萨、罗汉等；在藏传佛教寺庙中，除了文静的佛、菩萨、罗汉外，还有千奇百怪的本尊、护法像。佛像虽然各自不同，但基本教义大同小异，因此，都是佛教。

如果显宗以显宗标准衡量密宗，认为密法不合教义；密宗也同样可以用密宗的标准衡量，认为显宗不合教义。这样运用各自的衡量标准，谁也说服不了谁。应该用超越各教派的统一标准进行衡量。这统一标准就是佛陀亲自制定的“四法印”思想标准。否则，执其一见，非议百家，如坐井观天，蜀犬吠日，除了表现自己的浅薄无知，能有什么结果呢？

如果藏传佛教在萧平实师徒的眼中显得那样“淫邪污秽”、“荒诞无稽”的话，萧氏父子应以“所见一切自心所现”、“心净则一切净，心不净则一切不净”的佛语反观自己；应悟所见一切“淫邪污秽”现象都是自己的阿赖耶识中肮脏的熏习种子化现的；在清理藏传佛教的“垃圾”之





前，应先清理自己灵魂深处肮脏的垃圾，才是具自知之明的表现。不要只看到别人脸上的灰尘而看不到自己全身腐烂流脓。

不学无术、孤陋寡闻的遮羞布(62)

萧平实以公开反对应成中观而洋洋得意，却不知道自己彻底揭掉了盖在自己脸上的不学无术、孤陋寡闻的遮羞布。

萧平实以非常自负的语气说什么“应成中观师都说‘一切法空才是真正的般若’，这是对佛法的错解”。

从这句话就足以证明，萧平实是个不懂佛法的十足的大草包。

萧平实因为不学无术，才不知道“一切法空是真正般若”这句话出自许多佛经，是佛法的根本教义。

前面已引用佛语多条，以明诸法性空之理；此处再引几条，以破邪见。

《维摩诘经》云：“法无形相，如虚空故。”“法无戏论，毕竟空故。”“诸法究竟无所有，是空义。”

《宝积经》云：“不以空故令诸法空，但法性自空，不以无相故令法无相，但法自无相。”“一切诸见，唯空能灭。”“若畏空法，我说是人狂乱失心。”

这样的说空经文可以引证千万条，“诸法不空”的根据在佛经中却找不到一条。判定佛教和外道的主要标准是四法印，四法印中的第三法印就是“诸法无我性空”，不承认这条就是外道。萧平实说别人都是“外道”，但他一味地反对佛教的四法印中的“空法印”，使自己堕入外道邪见的万丈深渊却不自知。在世界上未曾听说过有这样的笨蛋。





如果说他不笨，那就是他有意识地否定佛理，只是以反应成见为名、反佛法为实。因为万法出于性空，如万物生在宇宙一样，若否定性空，等于否定佛法的灵魂。没有灵魂的佛法，如像一具僵尸，还有何用？因此，反对性空之理的“居心”都属“叵测”。

“虚妄法”能否成佛？（63）

又说：“宗喀巴以虚妄法，成就佛道，宁有此理？”这句话又暴露了外道加外行的嘴脸。

大乘佛教无论中观唯识，都一致认为：见道以下的众生，一切知见皆属虚妄；见道后消除部分虚妄，消除所知障，成佛后才能消除一切虚妄知见。如果虚妄法不能成佛的话，那资粮、加行二道纯属虚妄法，就不应该称为见道前的预备道了。但是如果如果没有资粮、加行二道，见道真智如何生起呢？

如果照此推理，其结果如下：一切众生均不能成佛，因为一切众生的知见均属虚妄法，而虚妄法不能成佛；在“五道”中，资粮、加行二道都不是佛道，因为资粮、加行二道只有虚妄法，而虚妄法不是佛道。

佛说是错误的，因为佛说“真心出于虚妄心”；龙树之说是错误的，因为他说：

若不依俗谛，
不得第一义，
不得第一义，
则不得涅槃。

六祖慧能之说是错误的，因为《坛经》中说“佛法不





离世间觉”，而世间觉是“虚妄觉”。宗喀巴的后盾是佛陀、龙树、无著，直到禅宗的慧能。推不翻佛陀和龙树等人的观点，想推翻宗喀巴的观点，犹如蜉蝣撼大树，不自量力。

口口声声不离阿赖耶识的阿赖耶道长，如果读过唯识论的话，应该记得《成唯识论》中语：“世间圣教，说有我、法，但由假立，非实有性。”“愚夫所计，实我实法，都无所有，但为妄情而施設，故说之为假。”

无知之徒，如盲人走路，处处碰壁，也真够可怜。一个不见佛法真理的盲人，却要自不量力地对明眼人宗喀巴说三道四，怎能不失败呢？我正告萧平实，要想和我藏传佛教辩论，凭你的这些知识家底，远远不够资格，你还要拜善知识，重新学上30年，或下一世转个智商和知识比此生强十倍的萧平实，然后再来试试。即使是那样也没有胜辩的希望，因为真理不在你方。

贼喊捉贼(64)

萧平实说：“他们（指藏传佛教界）未悟言悟，未证佛果而说已成佛（最常见的方式是互捧）。这种行为就是大妄语业，犯十重戒，不可悔，捨寿后必下地狱。”

这正是贼喊捉贼的伎俩。“未悟言悟，未证佛果说已成佛”者不是别人，正是萧平实自己；“互相吹捧”的也不是别人，正是猪捧狗能、狗捧猪贤的萧氏父子。萧平实自称“开悟”、获得了“道种智”（圣菩萨真智）、说自己的弟子中有一百五十多人“开悟”、“获得真智”，自称“能知过去多世”、自己过去“两世是觉囊派法王”、自己“能转换到另外的时空”。

其徒陆大元书序中说：“余师得法于世尊，依三乘菩





提之证量，著书弘法多年。”秋吉序中说：“恩师平实先生，人如其名，虽过去生实常为教法领袖，往世法教至今仍多有人礼拜供养。”云云。

谁在“未悟称悟”、“未证称证”？谁在互捧？白纸黑字，无法抵赖。这种行为属“大妄业”、“十重罪”、“不可悔”；他自己已经定性，非常准确，量刑判刑，也无不妥：是“下地狱”。现在就等铁面无私的阎罗大帝依萧平实自己的量刑和判刑，签发追捕令，捉拿“未悟称悟”、“互相吹捧”的罪犯萧平实受审入狱，自食其果了。若“未悟称悟”、“互相吹捧”的证据不足，就请看萧氏自述的《甘露法雨》和《狂密与真密》等书，便会一目了然。

当贼喊捉贼的时候，却没有想到自己留下的大量证据，将自己置于死地。这大概就是爬行类自作聪明的下场。

破
魔
金
刚
箭
雨
论

佛陀三身不是修来的？(65)

说什么：“宗喀巴藉着修行，累积渐成，数数闻思修而成为法身之说，显然违背佛理。宗喀巴的法身是因修而成，若因修而成，则将来随修缘之散坏而消灭，非是本有者故，有生之法故。”

这又是非理瞎说。

凡佛教的佛都是修成的。如果不修而能成佛的话，那些猪狗牛羊都该成佛了；若不需要修就能成佛，释迦牟尼说法45年，三转法轮，开演三藏，不就成了毫无意义的儿戏了吗？

萧平实自称“开悟”、自己的弟子也各个“开悟”、羽化成仙了。原来都是未学未修而自然生成的“佛菩萨”，怪不得如此容易。未学未修和猪狗牛羊没有什么差别。萧





平实师徒的“开悟”、“得道”原来和猪狗牛羊是一个层次。既然不学不修，和动物有什么不同之处，那只有萧平实自作解释了。

掌握一门知识、一种技术，也得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的勤学苦练才能成功。诸佛在三个阿僧祇劫勤学苦练，舍身舍命，修成法身，却到了外道萧平实手里变得非常容易，就像动物吃草一样，不需要学、不需要修就能成就了。从现在起，包括那些第三法轮的经典，统统应该烧掉了，因为不学不修能成佛，要佛经干什么？

原来，萧平实用几十年的功夫就悟出了一个不修成佛的“动物佛法”，真够伟大。照萧氏的“不学成佛”理论，今后动物调教员们也可以休息了；因为，既然不学能成佛的话，动物模仿人的表演技巧，更不需调教和训练了。当今世界自称“开悟”、“成佛”者多如驴粪，原来都是不修成佛的。

说什么：“藉着修行，累积渐成，数数闻思修而成为法身之说，显然违背佛理。”

什么叫法身？法身是唯佛独有的断证功德。“断”就是断除烦恼障、所知障后的佛性清净状态，也称择灭无为。

如《庄严论》云：

能仁自性身，
得诸无漏法，
一切种清净，
彼自性为相。

《疏》曰：“具二清净之究竟法界即自性身之相。”“自性身”有本觉和始觉两种：本觉是无始时来自性清净的觉





体，即本具如来种；始觉是本具如来种由二障覆盖而不现，经闻法、修无量善功德而未悟始悟，故称“始觉”。“本觉”如生在岩石中的翠玉，“始觉”是能经工巧匠雕琢成的玉佛。前者也称“本具佛性”，后者称“增长佛性”或称“习所成佛性”。如《瑜伽师地论·本地分》云：“云何种性？谓略有二种：本性住种性，二习所成种性。本性住种性者，谓诸菩萨六处殊胜有如是相，从无始时辗转传来，法尔所得，是名本性住种性。习所成种性者，谓先串习善根所得，是名习所成种性。此中义意，二种皆取。此种性亦名种子，亦名为界，亦名为性。有此种性未习成果，说名为细，未有果故。已习成果，说名为粗，与果俱故。”虽然一切众生皆有本具佛性，未经修治，被两种无知覆盖，不具备法身，是凡众；故说“未习成果”，经过三个无量劫的修福修慧，断除二障，使原来未觉的本觉得到始觉，便成佛的自性法身，故说“已习成果”。

第二种法身称智慧法身，是修禅定智慧所获得的无漏遍知大智慧。《现观庄严论》总说佛地无漏智慧共21类，如“十力”、“十八不共”、“四无畏”等。《现观庄严论疏》谓：“现证发心等十法之究竟智，即智法身之相。”

佛的自性法身和智慧法身都是修成的。没有不修而能成就的法身。弥勒《现观庄严论》是《般若部》经义的概括。弥勒、龙树、无著等解释大乘经论的开道大师异口同声主张：佛的法、报、化三身成就，都是经过三个或多个无量劫修福修慧的成就。宗大师依据无数经论认定：修证成佛之道是契经合理的惟一正道。说什么这一正道“显然违背佛说”，请问违背哪家佛说？“不修成佛”是“畜生成佛”论。若有这样的“佛说”，那肯定不是释迦牟尼佛说，而是魔波旬说、太上老君说。若有不修成就法身的“佛法”，我可以宣布那是“狗屁佛法”，是邪教伪造的





“佛法”。如果承认这样的邪说，那就是违背三藏佛教的叛徒。

持倒错见的萧平实听听佛陀是怎么说的：在《大般涅槃经》中佛说：“虽有佛性，以未修习诸善方便，是故未见。以未见故，不能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说：虽有佛性，若不修诸善方便，就不能成佛。难道佛陀的这话也“违背佛法”吗？

《大乘起信论》云：“问曰：上说法界一相，佛体无二，何故不唯念真如，复假求学诸善之行？答曰：比如大摩尼宝，体性明净，而有矿秽之垢，若人虽念宝性，不以方便种种磨治，终无得净，如是众生真如之法体性空净，而有无量烦恼染垢，若人虽念真如，不以方便种种熏修，亦无得净，以垢无量，遍一切法故，修一切善行以为对治。”

“菩萨种姓根等，发心则等，所证亦等。无有超过之法，以一切菩萨皆经三阿僧祇劫故。”

“若诸凡夫不习此三昧法，得如来种性，无有是处。”

“若止观不具，则无能入菩提之道。”

这些话和宗大师的藉着修行、累积福慧资粮、渐成佛陀三身之主张，如出一辙。难道《大乘起信论》作者马鸣菩萨也不懂佛理、“违背佛说”吗？

龙树菩萨在《法性赞》中说：

原悉轮回因，
将其修治后，
转净为涅槃，
也称做法身。
犹如牛奶中，
不见有酥脂，





混入烦恼中，
法性也不见。
如奶经提炼，
出现净酥脂，
断除烦恼后，
法性得清净。

又在《中观宝鬘论》中说：

一切佛色身，
从福资粮生，
大王佛法身，
由智资粮生。
因此二资粮，
即是成佛因，
如是应常依，
此福德智慧。

这也是说，未经修治的如来藏是轮回之因，经过修治，得到净化，称涅槃，也称法身。并且，龙树菩萨确切地指出，佛的法身“由智慧资粮生”。这就说明：佛的法身是去垢还净的修治结果，而且是修智慧资粮的结果。难道龙树也不懂佛法、“违背佛理”吗？

《成唯识论》云：“大觉世尊成就无上寂默法，故名大牟尼。此牟尼尊所得二果永离二障，亦名法身，无量无边力无畏等大功德法所庄严故。”

“如是法身有三相别：一、自性身。谓诸如来真净法界，受用、变化平等所依，离相寂然，绝诸戏论，具无边际真常功德，是一切法平等实性。即此自性亦名法身，大功德法所依止故。二、受用身。此有二种：1、自受用，





谓‘诸如来三无数劫修积无量福慧资粮，所起无边真实功德及极原净常遍色身’，相续湛然，尽未来际。”

此段文中明示佛陀“法身”为“永离二障，真净法界”。若不经十地修道，如何永离二障？佛的“受用身”为“诸如来三无数劫修积无量福慧资粮，所起无边真实功德及极原净常遍色身”。萧平实说“宗喀巴的法身是因修而成，若因修而成，则将来随修缘之散坏而消灭，非是本有者故，有生之法故”。此文明示：诸如来三无数劫修积无量福慧资粮，所起无边真实功德及极原净常遍色身是“常遍色身”，是“相续湛然，尽未来际”。并非萧平实所说：“修缘之散坏而消灭，非是本有者故，有生之法故。”《成唯识论》是玄奘汇总印度十大唯识论师的观点写成的。难道印度十大唯识论师和玄奘也不懂佛理，“违背佛法”吗？

将自己无知错见的黔驴，披上“佛说”的虎皮，装作“精通佛法”的“山大王”——这是萧氏家风，大概不见阎王是不知错的。

连最起码的因果规律都不懂(66)

还提出一条可笑的逻辑理由，说什么：“若因修而成，则将来随修缘之散坏而消灭。”

这句话证明，萧平实连最起码的因果规律都不懂。

一切因果规律都是因灭果生，如蛋变小鸡后，蛋灭而鸡存，并非蛋灭鸡也灭。菩提树种播种在地里，种子在生出芽苗的同时变坏；芽苗变成菩提树时，作为树的前身的芽苗也已不存在了；但菩提树可以存在千百年，并不是树种的变坏而树也变坏。又如父母是子女的生成因缘，父母老死后，通常子女还活几十年，并非因“修缘





的散坏”而“消灭”，父母死而子女也跟着死。又如修铁路为例。铁路的因缘就是修铁路的人员和物资，铁路修成后，修铁路的物资已用完，修铁路的人员也已解散，但铁路可存在千百年。按萧平实的因果论，修铁路的人走了，修路物资用完了，铁路也随着就完蛋。

照这种混蛋逻辑，因灭后果也灭，树的种子坏了树也坏，父母死时子女也死。同理，形成阿赖耶识的善恶因缘散灭后，作为异熟果的阿赖耶识也该随着消失，不可能存在到成佛之日。所有存在都是因缘形成之物，没有一样非因缘和合之物。因果都是相续的存在，因灭果生相续不断，如人类和物种。佛的法身也是因果法，凡人不修，就无法身；若法身与生俱来，不假修行，那一切众生都应该是佛，那佛法还有何用？这是一个连文盲也不难理解的道理。萧平实之类人却理解不了而乱说一气，还将正法说成非法，将非法鼓吹为正法。人的理性竟然泯灭成动物的程度时，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们只好看他们和动物一起如何成佛了。

破
魔
金
剛
箭
雨
論

佛没有觉知心？(67)

萧平实还有一个自己拉屎自己吃的习惯。不信请看：他不止一处地说“成佛后阿赖耶识仍然存在”；“阿赖耶识谁也灭不了它，佛也灭不了它”。

这些都是从他的嘴里屙出来的话。

后面又说“佛说的涅槃没有觉知心”；“如果觉知心可以入涅槃的话，涅槃之中就变成仍有觉知，那就不如四禅四空定的寂静了”。又说什么“用觉知心，觉醒心，一心不乱去入涅槃的话，三法印就要改变了，因为佛说涅槃寂静”；“如果觉知心可以入涅槃的话，这个涅槃一定





不是佛说的无余涅槃”。

前面说涅槃仍然有阿赖耶识（不等于死），紧接着又否定自己的观点，说涅槃没有觉知心（等于死尸）。既然涅槃后有阿赖耶识，阿赖耶识不是觉知心又是什么呢？阿赖耶识既然无“觉知”，为何名为“识”呢？阿赖耶既称为“心”、称为“识”，就是有觉知的，若无觉知为何称“心”、称“识”？如果有“心识”而无觉知，和木石佛像有何区别？说什么“佛说涅槃寂静”，难道“寂静”就是无意识吗？有心就不能寂静吗？若有心不能“寂静”的话，那有心的众生永远寂静不了，只好对庙中泥佛石菩萨讲寂静。又把小乘的“无余涅槃”的概念，拉到大乘的成佛问题上，也是驴头对不上马耳朵。成佛是“无二涅槃”，不是“无余涅槃”。分不清这两种概念，表明对佛法的无知，还哪有资格谈佛法？

“涅槃”一词的含义有小乘和大乘的区别。小乘的“涅槃”指破除三界烦恼障之后的思想寂静状态。“涅槃”意为“寂灭”，“寂”指思想寂静，“灭”指烦恼息灭，烦恼虽然息灭了，但心识不会断灭——这是佛教不同于外道断灭论的特点。

大乘的“涅槃”指虚妄分别的断灭。此虚妄分别心不是自然地消亡，而是觉知心中所生智慧进行简择破除使其息灭，故成“择灭无为”。无智慧简择，虚妄分别怎么息灭呢？萧平实一方面主张成佛后“阿赖耶识永存”，这就堕入了阿赖耶外道的常边；又说涅槃后无觉知心，复堕于断边。虽然唯识论持阿赖耶识之说，但“八地舍名，十地舍体”，即七地破除我执后，阿赖耶的名称已不存在，从八地到十地未成佛称“异熟识”，成佛时八识转智，异熟识的识体也已不存在了，佛地岂能有“永存”的阿赖耶识？如果说佛地的“圆镜智”是阿赖耶转成的，因此认为





“阿赖耶识”是“常住”识的话，那么，佛地的妙观察智由第六意识转成，为什么说佛地没有第六意识呢？如果佛地没有第六意识的话，佛地也同样不能有阿赖耶识。

唯识家也从不承认成佛后有阿赖耶识。如果说诸佛的圆镜智是阿赖耶转化的，因此认为圆镜智就是阿赖耶识的话，由矿石炼成的金银为什么不当作矿石而当作金银呢？把八地前的阿赖耶识、成佛前的异熟识和佛的智慧当作一体，而说阿赖耶永不息灭，犹如把狗转生为人时，把此人仍然当作“狗”一样荒唐可笑。大乘佛教无论中观家或唯识家，都一致认为成佛不是意识的断灭，而是意识转为净识——即佛的遍知智体。如果成佛后没有觉知意识，就和泥佛、石佛没有差别，如何肩负利乐众生的重任而“尽为来际”呢？动物尚有觉知心，如果佛没有觉知心，那么佛连动物都不如了，修成“无知白痴佛”还有什么好处？除了萧平实之类的白痴，谁也不会把佛当作没有觉知心的泥石偶像。我们宁愿做有意识灵感的人类，也不愿意做无意识灵感的石佛、泥菩萨。

破
魔
金
刚
箭
雨
论

有为、无为，有漏、无漏(68)

萧平实嘲笑“追求有为法、有漏法的法王活佛”。

这话已表明：他萧平实是不追求“有为法”、“有漏法”的了。这话又一次表明萧平实对佛法的理解不比动物强。

“无为法”指空洞无物、无任何作用的东西，如“虚空无为”。从认识佛教、皈依三宝和发菩提心，到修六度万行，没有一样修行不是有为法。“无为法”是非因缘之法，无任何作用，怎么会皈依、发心、修六度万行呢？不但在资粮、加行二道离不开有漏的善行，在见性后的菩萨十地中也离不开有漏法，因为离不开修六度等十地的无





量功德。

所以，在《现观庄严论》中，把十地修道分为有漏修道和无漏修道两种：无漏道指断除二障的定中智，有漏道指定后积德行善的一切行为。

佛的四身中，除了破除二障的二空境界为无为法法身的一分外，其余的报身、化身和智慧法身都属有为法。因为报化身有形有色，智慧法身虽无形无色，却有识别知觉作用，有遍知一切的作用。无为法如虚空，无形无色，无作用，如何发扬自利利他的作用呢？既然佛法是无为法，为什么要佛出世、转法轮、度化众生呢？成佛的目是上求佛果，下化众生，即为了自利和利他，而“二利”“六度万行”都是有作用的“有为法”，若无为法能成佛的话，作为虚空无为的宇宙空间应该是佛了。难道“成佛”就是无任何作用的虚空状态吗？难道萧平实一伙追求的“佛”原来就是什么作用也没有的虚空无为状态？

破
魔
金
剛
箭
雨
論

很显然，这是把老子的“无为”思想的驴头，不伦不类地安在了佛陀“有为”思想的大象身上。但老子虽然提倡“无为”，但他的行为并非全然“无为”，如果是“无为”，就不会喋喋不休地讲出《道德五千言》来，应该终身不语，或索性不投胎转世。因为，转世投胎，言说“无为”，就已经非“无为”了。这种说“无为”而实“有为”的禅、道悖论，在八世纪莲花戒与汉僧摩诃衍辩论时已彻底粉碎。萧平实还想用“无为法”反对佛教入世出世“四谛因果论”，仍然逃不脱摩诃衍辩败而破腹自杀的命运。

学佛法，首先应该学会“有为”、“无为”和“有漏”、“无漏”这类基本概念。连“有为”、“无为”的意思都没有搞清楚，就想指手划脚，未免过于太幼稚、太可笑了。

请萧道长记住：佛学是有两千多年历史、有完整的理论体系、有严格的名相概念系统的思想科学。无论中





观或唯识，都有他早已定型的科学理论，而且至今仍有许多精于此学的专业学者，不允许不学无术的骗子任意解释和歪曲佛教理论。这种信口开河可以欺骗那些法盲，但不知羞耻地公开宣扬，就会遭到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

意识就是外道的“我”？（69）

再听听这白痴的“哲理”。

他说：“觉知心是欲界中的粗意识，既是意识，就是常见外道的‘我’。”

三界众生，都因为有觉知心，才成为“含识众生”，若无觉知心，怎能称为“含识众生”？三界众生都有觉知心，为什么“觉知心”又成了“欲界中的粗意识”呢？意识既然一切众生都有，为什么又成了“常见外道的‘我’”呢？难道没有常见外道就没有众生的意识吗？难道萧平实“道种智”所见的众生都是没有意识的尸体吗？按照这种逻辑推论，色界天就不该有意识。如果是那样，色界众生都应该是行尸走肉了，因为色界天无意识。既然色界天无意识，一至四禅天的寻伺、喜乐、舍受是如何感觉到的呢？无色界识无边天的“识”又指什么呢？“意识”有粗细之分，怎么说“意识”就是“粗意识”呢？如果说“意识”就是“粗意识”的话，那么说“人”也该是“坏人”了。连逻辑上的种概念和属概念，全称判断和特称判断分不清楚，混为一谈，把“意识”和“粗意识”混为一体的笨蛋都敢信口开河高深哲理了，真是今古奇闻。

若“意识”就是常见外道的“我”的话，萧平实不会有常见外道的“我”，因此，萧平实也不会有“意识”了；萧平实既然没有意识，那肯定是一具尸体了；既然萧平实是一具尸体，那么萧平实就不会张口说话了；既然张口说话，





说密宗的坏话，就可以断定萧平实不是尸体；既然不是尸体，是活人，就不可能没有感觉意识；既然有意识，那就是说萧平实具有常见外道的“我”了；既然有常见外道的“我”，那肯定是常见外道了；若说他不是常见外道，他怎么会有常见外道的“我”呢？——这是根据萧平实自己的观点推出的必然结果，自己不吃也得兜着走。

萧平实想否定第六意识而高举第八识，但他头脑中缺乏唯识论的系统知识，不知道作为“藏识”的阿赖耶识所储藏的色境和善恶等种子来源于第六意识；也不知道若无第六意识，第七、第八识也就不复存在了的知识。“藏识”是因储藏善恶种子而得名，若无善恶种子的来源第六意识，“藏识”就等于无粮的空仓，便成为有名无实的东西了。对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也不懂，可见其知识已贫乏到不可理喻的地步了。

萧平实连“十八界”也不懂(70)

萧平实说什么：“月称造了一部《入中论》，否定第七、第八识。他所说的佛法只有十七界。”

从这段话可以证明：萧平实连十八界的内容也不懂，在胡说八道。

“十八界”之说出自《蕴处界品》、《大般若部》各经和《俱舍》、《大毗沙论》、《瑜伽师地论》等。所谓十八界，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色、香、声、味、触、法六境，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等六识，共计十八法。在六识中只有意识，没有第七识，也没有第八识。说“月称否定第七、第八识，他所说的佛法只有十七界”，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如果在“十八界”上加上第七、第八识，就成了“二十界”。是否萧平实老糊





涂了，连二十以内的加法都搞不清了呢？

说什么“月称也可以称为菩萨，真是天哉枉也。”

月称菩萨在中观宗的地位与龙树齐名，若这样的大菩萨称为菩萨，竟然是“天哉枉也”的话，那么满口胡言乱语的萧平实被称为“人”，那更是“天哉大枉也”！从六道中降一级、二级恐怕更适合吧！

萧平实强加在应成中观的罪行，一条是“无因论”，一条是“断灭论”。但是，识字的人只要看一看《入中论》，就会彻底揭穿萧平实的颠倒黑白的谬论。靠着撒谎过日子的这些可怜虫，除了撒谎还有什么能耐呢？

说什么：“当前佛教中的大危机是密宗里的应成派中观邪见，以及密宗里的常见外道思想和神教化。归结到最后，罪魁祸首仍然是密宗。”

萧平实之类没有知识和理论的武器，没有否定推翻应成中观见和密宗的本领，只有无赖惯用的手段乱扣帽子的一种本领，什么“邪见”呀、“常见外道”呀、“神教化”呀等等，想以此整垮对方。但他完全打错了如意算盘，他自己制造的每只帽子都只适合于他的头颅的尺寸，只有他自己戴最合适。不信瞧瞧。

萧平实在对成佛等一切问题的认识上与佛经和诸经论背道而驰，违犯四法印，故是“邪见”；说“阿赖耶识常住不灭”，故是“常见外道”；说“因缘散灭时结果也会消失”，否定因果相续不断的真理，故是“断见外道”；装神弄鬼，鼓吹自己和众弟子“开悟”，说自己前世是“觉囊教主”、“知过去多世事”、“能切换到另外的时空”等，故是“鬼神之教”；伪装成佛门居士，公开反对佛教，伪造佛法，欺骗愚民，故是破坏正法的“罪魁祸首”。萧平实正觉“帽子公司”制造的这几顶萧字号帽子，物归原主，奉送给萧老板自己戴到棺材里去好了。





萧平实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71)

萧平实造谣说：“密宗大手印中说，‘三界一切所有，皆为两性结合而成，是男女双身修法’，大谬也。”

三界一切所有，皆是阴阳两性的相依不离的存在，不但密宗如此主张，道教的阴阳学说也如此主张。

萧平实既然认为阴阳二极之说是“大谬”，不但是否定密宗佛教，也是反对道教学说。身为道徒一会儿鼓吹道教的“无为”，一会儿反对连道教在内的“阴阳”学说，其为人可见一斑。

人类中男女二性结合，是人类生存延续后代的物质基础，若无这种双身修法，萧平实也恐怕无法出生；若无这种双修，萧平实的子女也只好从天上掉下或像孙悟空那样从石缝中蹦出来。人类和万物的这种阴阳规律，如果也是“大谬”的话，这“大谬”也有萧平实的一份。

既然人类存在，这种阴阳结合的“大谬”也绝不会因萧平实的反对而消失，那么，萧平实死后无论转生鬼道或者畜生道，也无法摆脱这种“大谬”。男女是人类的阴阳类型，自然界乃至整个宇宙的存在都离不开阴阳二极对立统一的规律。原子物理有力地证明了这条规律。密宗佛教就是揭示了这个阴阳规律，“谬”与“不谬”不是萧平实说了算，而是由客观事实决定的。萧平实的嘲笑中显示出的是他自己的单细胞层次智能，却也起到了宣扬密法合乎万物之理的反作用。

不承认七、八二识就是“大妄语”？(72)





萧平实说：“密宗不承认七、八二识。”“不离第六识体用，落入大妄语而不自知。”

如果不承认所谓的“第七、第八识”、“不离第六识”就是大妄语的话，佛陀讲六识的经典多如牛毛，讲八识的经典稀如牛角，只有这只摸到牛角、未见牛身、不知牛毛数的瞎子，才以为牛角就是牛身而执其一角否定全牛。如果这瞎子有自知之明，就不会装作明眼人而宣布“角就是牛”的瞎子哲理。但既瞎而又智慧低劣的瞎子自以为是地高声嚷嚷“牛就是角”，并且还厚颜无耻地说：“谁不承认牛就是角的真理，谁就是笨蛋。”对这种“五根不全”、“智力残废”者的胡言乱语，还有什么认真批驳的价值呢？

说什么：“无上瑜伽的修证，于佛法三学皆无有实义。”

如果是一个真懂佛法的善知识，拿出经典和理论根据说“无上密修证，于佛法三学无实义”，我们可以洗耳恭听后，拿出我们的教理论和修学实际内容，证明他的无知偏见。但对于除了自己的看法外，拿不出一丝一毫的经典理论理由的泛泛否定，没有据理反驳的价值。戒定慧为佛法三学处。无上密以分别解脱戒，菩萨戒为基础，受持密戒为增上戒学，以二次第修定、修慧，增上定慧学，岂能信口否定说“于佛法三学皆无有实义”？

说什么：“密宗所说法义之荒诞不经，真可说是匪夷所思。”

外道从来就认为佛法“荒诞不经、匪夷所思”。如果佛法浅薄到连动物都能够理解、能够接受的程度，那才是佛教的真正悲哀。别说超世俗智范围的佛法，就连世俗知识、高等数学，对文盲来说也是“荒诞不经、匪夷所思”；而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对一般的科学家来说，也是





“荒诞不经、匪夷所思”。

佛教深广无比，教化众生离苦得乐之方法也多得无量，这才是佛法能够长久住世，能够适应一切时代、一切社会、一切人种和民族、一切文化背景下的含识众生的妙理所在。

如果像萧平实这样一个未入一天佛教学门、把荒诞的臆想粪土败絮裹在所谓“定中”和“梦中”获得的“佛法”的外衣中，进行招摇撞骗的邪教分子，如果能理解不可思议的深奥的佛理，那才是咄咄怪事。

与此相反，处在他这种标准法盲层次的外道，认为“荒诞不经”、“匪夷所思”，反而证明了密宗佛法的博大精深。如果连驴子都认识的真理，还能算得上博大精深吗？别说浩如烟海的三乘经典，从其言谈见解来看，就连三乘佛教经典的目录也未必过目的萧平实却说什么“密宗完全背离三乘经典之真实义理”。试想想，一个懂得“三乘经典真实义”的人，连什么叫做“有为法”、什么叫做“无为法”都不会不懂、而把“第八识”当做“无为法”对待的萧平实，对密法背离三乘经典真实义的评语，犹如文盲评论相对论不合科学原理一样荒唐可笑。

破
魔
金
刚
箭
雨
论

混淆“佛性论”和“一阐提”的无知者！（73）

萧平实像泼妇一样地咒骂宗喀巴，说他“否定七、八二识”，是“破坏佛法根本”，是“一阐提”。

这些无知的爬行动物，不让他出丑是办不到的。

萧平实口口声声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佛性”，而“一阐提”是“无如来种之众生”之谓。既然“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佛性”，就不存在“一阐提”；既然有无如来种佛性的“一阐提”，就不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两种理论是





相互矛盾的。承认“佛性论”的就不承认有“一阐提”，承认“一阐提”的就不承认“佛性论”，二者必居其一。在大乘佛教中，承认“五种性”即菩萨种性、声闻种性、辟支佛种性、不定种性、无性种（一阐提）的是法相唯识宗，而承认“众生皆有佛性”的是中观宗。

萧平实之类不懂佛法，才把“佛性论”和“一阐提”之说混在一起，不分是非。但只要有一个“一阐提”，“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佛性论”就不能成立。萧平实在咒骂别人是“一阐提”的时候，就没有想到这话意味着否定自己的“佛性论”吗？这种做法无异于自杀性爆炸。对萧平实这种不懂逻辑规律的人来说，也许根本认识不到这个问题。萧平实说密教徒“无知”、“不知道违背教理”，但他自己应该知道什么是违背自己的教理。连自己的观点也不知不觉中进行否定的人，恐怕很难说是“有知”、有头脑吧？

破
魔
金
刚
箭
雨
论

编造历史的萧平实(74)

又说什么：“密宗其实并非佛教，但是那些佛教学术研究者，大多不知这个真相，往往以为佛教是因为战争而被消灭的。”

萧平实认为一切佛教学者都是些“笨蛋”，只有他知道“密宗其实并非佛法”，也只有他知道，世界上惟一的佛教就是“正觉同修会”的“佛教”；甚至那些历史学家也不懂历史，把佛教的灭亡归罪土耳其的伊斯兰侵略军，只有萧平实知道印度佛教的灭亡是“密教造成”的。而且，这个历史的秘密也是“梦中”传授密法的那个神鬼告诉给萧平实的。不但印度灭佛的历史要重新改写，而且中国的“三武灭佛”的历史也要重新改变，应把“三武灭佛”改为“密教灭佛”。原来的历史书中写为“三武灭佛”，是因为那





些写历史的“笨蛋”们没有得到“梦中”神鬼的教导而不懂历史造成的。那些中原灭佛的“三武”原来都是些信密修密的密法师。藏传佛教的“历史罪行”应该清算，因为她用宗喀巴的霸权主义、使用核武器“消灭”了汉地的佛教，而这些被历史学家们搞颠倒了的历史真相也是“梦中”神鬼告诉萧道长的。若谁不相信这些“历史”，就请那些神鬼出庭作证。

对一个像编草鞋一样轻而易举编造“佛法”的“大师”来讲，编造历史更有何难？可惜萧平实任意编造的假法和假历史，缺乏事实证据，除了那些相信鬼话的人以外，不会有人相信。没有想到耍枪棒、卖狗皮膏药学来的本领也只有瞎说而已。

萧平实“长生不老”？(75)

萧平实侮蔑说：“修密法天瑜伽经不起开刀。”

照他们的观点，修佛的人就不应该病老、不应该死。既然有病老生死，就“没有修成”，就“不是佛”。

如按萧氏的逻辑推理，释迦牟尼也不是佛，因为释迦牟尼有老，有死，而且经不起火烧，一烧就变成灰灭了。萧平实修成了，他将不会老，不会得病，不会死亡，若得癌症，也能经得起“开刀”；即使是活到800岁、一千岁，不想活时，也不会像释迦牟尼那样经不起火烧，他的肉体是火烧不掉，刀砍不死的，因为，“萧平实已成‘真佛’了，能经得起刀割火烧”。

从贬低密法的谈吐中不难看出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佛教徒，处于怎样的知识层次。

藏传佛教受到邪魔外道的攻击是正常的，假若藏传佛教得到这些邪魔外道的赞扬和认可，那就得考虑密教





中出了什么差错，否则怎么会被教外邪恶势力欢迎认可呢？

密宗成佛之道是密法师自意妄想？(76)

萧平实说：“密宗所谓成佛之道，只是密法师自意妄想。”

连“佛教是心灵的科学”，这句话都未曾听说过，故不知道佛教的总旨是“自净其意”，是破除二障，证得二净法身。以为佛教也像道教那样是修“长生不老”，修“肉体不坏”的。并以他们的这种极端无知的眼光，看待佛教修证成就。认为“经不起开刀”就意味着所修的法是“假的”，或者是“修无成就。”在这些说法的背后暴露的是他们对佛法的极端无知。

从这样的佛学水平和认识层次看待密法，认为密法的义理和修证过程处处与他们思维模式不相符，便认为密法不是佛法，并不奇怪。因为萧平实所谓的“佛法”纯属胡编乱造的迷信邪说。这从他们对佛教义理的解释和他们谤佛谤法谤僧等一系列的反佛行为中可以看得清楚。

一个密法知识等于零，自称只看过一本《土观宗派源流》，所谓“定中”和“梦中”获得“佛法”而靠弄虚作假，虚张声势混饭吃的萧平实师徒怎么能知道“密法的成佛之道”？又凭什么断定密法是“密法师自意妄想”呢？

要想评定量子物理理论的对错，首先必须是精通量子物理的科学家，同样，要想分清密法成佛之道，是否符合佛法的原理？是否符合逻辑？首先自己必须是精通三乘佛法，精通密教全部理论的佛教学者和专家。

一个自称只看了“一本密法源流书的人”，（我怀疑





连这一本书都未曾读过)不懂藏文,无法阅读藏文密籍的人,怎么能知道深广无比的密法之成佛之道和它的对错呢?

这样的一个充满偏见的无知狂徒,对密法说好和说坏有什么学术价值呢?

对显教教理说得驴不像驴,马不像马的一个人,能对密法的教义说出什么对错的道理呢?

即使是密法的“成佛之道”有什么问题,首先应该列出问题,然后逐条对比佛经和经论,作出对错的判断,才有说服力。连学术辩论的规则都不懂,只是凭自己的看法,说长道短,举不出具体的问题,又拿不出任何理由,这样的胡搅蛮缠,在学术上,或者法理的辩论上还有什么价值呢?这种做法和疯子骂街有什么区别呢?

说“密法是自意妄想”,那么所谓“自意妄想”的证据是什么呢?前面我们列举许多佛经的证据,证明密法不但有自成体系的佛说《续部经》,而且还有许多陀罗尼密咒、密法理论散见于《华严》等显乘经典。

但萧平实等说密续经典“非佛说”,是“密法师臆造的证据”。这种无根据的废话,除了证明萧平实之类的外道的无知偏见外还能说明什么呢?萧平实的贬低和否定密法之言都属于这种经不起分析考证的凭空侮蔑,和疯犬的狂吠有什么差别呢?这种人的嘴里若能说出什么佛法,狗嘴里肯定也会长出象牙。

“气为命根”是邪见? (77)

这个把无知当作理由的萧平实说什么:“宗喀巴说:‘气为命根’,是邪见,是世间法。”

宗喀巴是依经据理,解说经典的正统佛门学者,他





从来不说一句无经论根据的话，我在前面说过，凡是萧平实当作宗喀巴的话，恶毒进行攻击的东西，都是出于佛经和龙树、弥勒、无著著作中的话，只是萧平实这类不学无术之辈，不知道宗喀巴的这些话出自何经何说。

同样，他恶毒地攻击应成中观的“缘起性空”说，不知道缘起性空说出自《般若》、《华严》等许多经典，因此可以说，他们是狗咬吕洞宾——不识神仙真面貌。他们的这种侮蔑攻击，实质上是矛头指向佛陀，并非宗大师和月称菩萨。

我前面说他们打狗不看主人。我们的宗喀巴和月称的观点的后盾是三乘四续、三藏十二部佛经和千万部历代论师的著作。他们的每一句话，每一种观点，我们都可以拿出经典和理论根据。

而萧平实侮蔑攻击密法，除了自己的胡言乱语，还能摆出什么经论根据吗？要想从他们那里找出一条正当的理由，就像从死人口中取证词一样的难。如像“气为命根”这句话，本来出自许许多多无上《密续》，他却说这是宗喀巴所说。

即使是宗喀巴说的，也没有什么错误，佛教中有“四依四不依”原则，第一条是“依法不依人”。“法”指事物和实际存在。“依法不依人”是说，此法无论是佛说还是凡人说、魔说，只要符合四法印等教理原则，只要符合事物的客观规律、实际情况，就是佛法。否则，谁说也不能听从。

关于什么是“命”和“命根”之说，在佛教中有显宗和密宗的两种说法，显宗的观点见于《俱舍论》，《俱舍论·分别根品》中说：

命根体即寿，





能持煖及识。



意思是说：命根的体性是“寿”即“寿命”，寿命的作用是执持体温和意识，“体温”和“意识”依靠的一种物质能量被称为“寿”。《律部》也同此说。

《密续部》中说：神识所依之命根是“持命之气”，也叫细分命气，命气是“识之所依”，是一种与细微识相依不离的物质能量，“识为气之能，气为识之体”。气是识的物质载体，识是气的知性能量，有气就有命，气绝则命断。

萧平实说这是“邪见”。是不是邪见，可做一简单的实验，就能证明。实验的方法很简单，萧平实找一条细绳子，让秋吉给勒住脖子闭其气，若过半小时不死，就可以证明是宗喀巴的“命为气”之说是“胡说”、“邪说。”萧平实可以将实验结果，公布于世，以彻底否定密法的“邪说”。

至于说“密法是世间法”一语，并不能证明“密法不是佛法”，因为“佛法不离世间法”。佛教世俗谛范围的一切法都属世间法，非世间法的只有一个涅槃境界——空。宇宙万物，物质精神，生生灭灭，哪样不是世间法？

萧平实自己吃饭穿衣，传宗接代，撒谎骗人，哪样不是世间法？只要不做丑恶的世间事，骗人的世间法，仍不失人性人格，“世间法”有什么错误？

萧平实只记下了一个名词，即“第八阿赖耶识”，在“命根”这个问题上也会发挥他的超人的想像力，说“命根是第八阿赖耶识”，这观点可以当作萧氏的“独创”，申请专利好了。佛教界不会承认这种无佛经根据的胡说。

什么是诸佛的“本源”？(78)





萧平实说什么：“密宗不以阿赖耶识为诸佛之本源，却以缘起法的明点作为诸佛之本源，与佛法相违。”

我可以告诉萧平实，第一，佛教中从来没有“阿赖耶识为诸佛本源”的说法，故不承认阿赖耶识为诸佛本源，并不违背佛法；第二，密法中有多种明点，但把“明点当作诸佛本源”纯属胡说，密法经续中没有这样的说法。

密法以《般若经》为依据，认定诸佛的本源不是阿赖耶识，而是大悲心、无二智慧和菩提心。如《入中论》说：

声闻中佛能王生，
诸佛复从菩萨生，
大悲心与无二慧，
菩提心是佛子因。

大悲心是诸佛之本源，因为无大悲心，入不了佛道，如声闻和中佛（缘觉）决定种，无通达法性的无二智慧成不了佛，故般若称智慧为“佛母”，《般若经》被称为“佛母经”，不发菩提心成不了佛，因为不发菩提心，入不了菩萨道。以上三种胜因缘相合才是诸佛的本源，没有这三种胜因缘成不了佛。

如果说第八阿赖耶是诸佛之本源的话，按照承认阿赖耶识的观点来说，众生都有阿赖耶识，众生都是诸佛的本源了。既然众生是诸佛本源，众生都该无条件地成菩萨、成佛了，为什么成佛的只有少数人而大多数的人成不了佛呢？难道未成佛的无量众生都没有阿赖耶识吗？既然阿赖耶识是诸佛本源，有此“本源”便可成佛，为什么还要依靠佛法？为什么要发菩提心？为什么要证





悟人无我和法无我二空？为什么要修六度，完成福慧双资粮呢？

因此“阿赖耶识为诸佛本源”之说不能成立。更何况我中观宗和唯识宗中的顺理派如陈那、法称等论师，不承认第八识，只承认六识，因此，不承认阿赖耶识是诸佛本源。

因为“阿赖耶识”纯属理论上的一种假识，不是实际存在，故在《唯识三十颂》中说“由假说我法。”如从感觉和知觉可以证明意识的存在，但无法证明第八阿赖耶识和第七末那识的存在。设立七、八识的理由也极不充分，而且与世俗经验相违。如把一切物质性的客观存在，视为阿赖耶识的外现，视为精神性的存在，是违背科学观点的。

唯识家作为唯识说根据的佛语——“三界唯一心”等，中观唯识各有各的解释。“唯心”的“心”，佛经中没有指明就是阿赖耶心，因此，在唯识宗内部也产生了“六识说”和“八识说”两派，持六识说者照样可以讲得通唯识之理。

因此，将不承认八识说者，统统划为“非佛外道”，在佛教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而以承认不承认第八阿赖耶识作为佛法与外道的界限者，是阿赖耶外道萧平实的最典型的反佛表现。他的这种“佛”与“外道”的划分法，除了他们这些外道自己承认之外，别人是不会承认的，因为，佛教自己有公认的佛法与外道邪见的分判标准——“四法印。”把自己的邪说当作法典的，自古以来只有邪教分子。

心识是非光明的“黑暗”？ (79)





萧平实说：“把自己的光明为真实心，《唯识论》、《大般涅槃经》广破。”

“光明”作为识的性相，并非密宗新创，出自弥勒《宝性论》和法称《释量论》。在《宝性论》云：

心识光明为性相，
犹如虚空无变易。

在《释量论》中说：

心性本光明，
障蔽属偶然。

“光明”是指心识的觉知性能，如眼观外境，必须具备眼识和眼球的自体光明和外部的光亮介质，否则看不见外境。心识的觉知性能，称作“光明”，不但有佛教经典根据，理论根据，而且也符合实际情况，有什么错误？难道心识是光明的反面——黑暗吗？

至于“真实心”和“妄心”，那是从心性的本质上说的，“光明和本净”是指众生的心性，“妄心”是指心性的污染状态。众生成佛之前只有妄性，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光明真心。只有成佛，才能“去妄显真”。

说什么“心光明”为《唯识论》和《大般涅槃经》广破，纯属手法拙劣的捏造。若说不是捏造，就请举证，让大家看看《唯识论》和《大般涅槃经》是如何“广破”的？若“心性光明”论，都成了“广破”的对象，还有什么说不出口的非理妄言呢？想制造所谓经论的“虎皮”，想掩盖无知“黔驴”的屁股，但可惜，永远找不到这样的经文。萧平实既然反对“心性光明”论，证明他的主张是“心





性非光明”，既然“心性非光明”，那就该是心性漆黑一团，无知无觉了。既然心性黑暗，无知无觉，那有心的众生和无心的石刻木雕像就没有什么区别了。难道萧平实心中的阿赖耶识是没有识觉光明的一团漆黑吗？否则为什么反对心性光明之说呢？

世界上的笨蛋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自作聪明地竭力宣扬自己的低能和无知。

人类唯有八识？(80)

破
魔
金
刚
箭
雨
论

萧平实自作聪明地说，“密宗八十种识是妄，人类唯有八识。”

所谓“人类有八识”，既不是三乘佛教的统一观点，也不是唯识宗的统一观点。佛经中有一识、二识、三识、五识、六识、八识、九识说，《俱舍论》中还有“十二心”、“二十心”之说，心识的分类有心王、心所之分，心所在《俱舍》中分为四十六类，《阿毗达磨集论》分为五十一类。这些心所的分类也是根据意识的认识功能和心理状态等不同标准划分的。因此有了分类多少的不同。除了上述四十六、五十一两种流行较广的分类法外，还有五十二类心所，五十三类心所之说。

密续部将众生的分别心，按贪嗔痴分为八十种，既有佛经根据，也有逻辑上的理由，是分别心的更细致的分类。为什么就成了“妄想”呢？显宗经论可以将心所分为四十六类到五十三类等而“非妄”，为何密续将分别心分为八十种，就是“妄想”呢？难道“妄想”和“非妄想”，只有萧平实说了算吗？请问萧平实是什么东西？

佛陀在《华严经·十地品》中说，“三界所有，唯是一心”，而萧平实却说：“人类唯有‘八识’。”究竟谁说了算





呢？持八识说的《成唯识论》主张，一切众生皆具八识，而萧平实却说：“人类唯有八识。”除了人类，其余三界、六道众生就没有八识了吗？

《华严经》“一心”说和萧平实的“八识”说相互矛盾，而《成唯识论》的“一切众生皆具八识”说与萧平实的“人类唯有八识”说也相互矛盾，在相互矛盾的判断中只有“一真”，不会“具真”，在前一组矛盾判断中，如果佛说“真”，那么萧说就是妄，后一组矛盾判断中，如果“一切众生具八识”是对，那么，人类唯有八识说是错。谁真谁妄，谁对谁错，一目了然，不需要我们去指明。

萧平实又说：“乐空双运所证的空，完全是意识境界，与佛教所说的真空性无关。”

证空的“证”和证悟的“证”，都是“认证”之义，“认证”本来就是意识中的智慧的决择活动，“证空”就是真确地认识到诸法的空性，证空分“能证意识”和所证“我、法的境界”两方面组成。若无境界，认证什么？若无意识，由谁认证？既有所证的我、法境界，又有能证的清净意识，两者具在，才能证空，故说证空不离意识。

若无意识也能证的话，那么石佛、泥菩萨也该证空了。佛教界学人学习证空知识理论，苦修禅定智慧不是多此一举吗？萧平实所说佛教的“真空”是指什么？难道是无意识的宇宙空间那样的空荡荡的虚空吗？如果是宇宙空间那样的空境就连小孩子都可以认识到，证空性有何难呢？萧平实口头上不是挂着一个“三界唯识”的招牌吗？既然是“唯识”，怎么会有“离识”和“非识”的“真空”呢？人贵有自知之明，为什么常常说话不考虑自己的退路而陷于自相矛盾的困境呢？是不是说佛教的“证空”就像萧平实的头脑那样空洞无物，才是对的呢？





阿赖耶识是“无生”、“无为”法？(81)

萧平实说：“密宗以有生之法变无生之法，取代佛法中无生的第八识体，密宗师不知唯识真义。”

所谓“无生之法”是指不生不灭的无为法，例如虚空。如《仁王经》中说：“一切法性真实空，不来不去，无生无灭，同真际，等法性。”

《肇论》曰：“若闻无生者，便知一切诸法皆悉空寂，无生无灭。”

“若问无生，便知从缘，故无生等，成缘觉乘。”

“即生灭而无生灭，无生灭不碍于生灭。”

又“无生者，涅槃之理也，涅槃无生灭，故云无生。”

（见于丁氏《佛学大词典》）

从经典到各种疏论对“无生”这个词的概念都解释相同，是指“无自性上的生”，无自性生，便无自性灭。无自性生，就是缘生。故肇论说：“若问无生，便知从缘”。“无生灭不碍于生灭。”因法无自性，故称“性空”。“性空”是涅槃实际、法性，胜义理谛。《仁王经》中说“一切法性真实空，不来不去，‘无生’无灭，同真际，等法性。”

无论八识、六识都属于有为法中的“心法”。若不懂，就翻翻佛学词典，看看第八识是不是心法？心法属于有为法？还是无为法？第八识因为能执藏善恶，无记种子，能将种子转变为现行，所以他是有所作为的“有为法”，而不是无为法。佛学院一年级学生也不会把心与心所当作无为法，萧大仙也许在梦中没有学到这条佛学常识，需要重新上小学补课。密宗不承认第八识，因此被萧平实称做“不承认阿赖耶识的外道”，因此，密宗怎么会把“有生法变为无生法”，“取代第八识”呢？

萧平实说：“密宗以有生之法变无生之法，取代佛法





中无生的第八识体。”纯属胡说。

所谓“有生之法”是指世俗谛上的有为法，“无生之法”是指胜义谛诸法。每个法都有世俗谛和胜义谛两个层面，在世俗谛上有事相，显缘起；在胜义谛上性如虚空。无人无法，故称“生法二空”。如《仁王经》中说的“一切法性真实空”。

“有生”“无生”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是客观存在。藏传佛教论师解释论证教理，阐述自己的观点，以经论为依据。不是魔术师变戏法，怎能把“有生之法变为无生之法”呢？又“有生”、“无生”是一个包括一切的哲学范畴，而所谓“第八识体”是属于有为法类——心法的一种。

藏传佛教持中观见，从来就不承认第八识的存在，怎么会“以有生之法变无生之法，取代佛法中无生的第八识体”呢？相反以八识取代一切佛法，把有为法中的“心法”当作“无生、无灭、无为法”的蠢货却大有人在。

萧平实处处说“密宗师不懂唯识真义”，毫无疑问，他是以懂唯识真义自居的了。但唯识宗论师懂得法相的概念，不会愚蠢到把第八识当作“无为法”、“无生法”。“无生”是遮去外道见自生、他生、自他合生、无因生所得的概念，“无生智”、“无生忍”是指破障后，其障不生的境界。把第八识当作“无生法”，是天大的笑话。只有浅薄无知的笨蛋，才会闹这种给自己脸上抹黑的笑话。

破
魔
金
刚
箭
雨
论

持咒的目的是证得世间四禅八定？(82)

萧平实说：“持咒之法，能令人证得四空定，无知至极。是故密宗古今师徒皆是未曾证得四禅八定者。”

所谓“四空定”是指无色界世间禅定。修“四空定”是转生无色界因缘。“无色界”也称“长寿天”，是八种与佛法无





缘的众生界之一。与佛法无缘的“八无暇”是：地狱众生、旁生、饿鬼、长寿天、边地生者、诸根不全者、执邪见者、生无佛法地者。所以念咒的目的绝不是为了“生四空定”，转生无色界长寿天。

因为长寿天无佛法，虽长寿而无意识，和畜牲界、饿鬼界无异，是修佛的逆缘，念咒不生“四空”定，那是修密者的莫大的福气。萧平实师徒，要想转生无佛法的长寿天，就去修外道的“四空定”好了。学密法的不会羡慕修长寿天的“四空定”。

大乘佛教不修世间禅“四禅八定”，是按佛陀的指示修习奢摩他、三摩地、禅那而证菩提。如《圆觉经》中说的：

一切诸菩萨，
无碍清净慧，
皆依禅定生，
所谓奢摩他，
三摩地禅那。
三世修行者，
无不因此法，
而得成菩提。

世间“四禅”“八定”并非成佛之道，释迦牟尼初学道，入弥楼山中往阿罗仙人所，问以断生死之法，仙人教以四禅八定，如教习四禅八定已，知非究竟解脱之法，离弃而去。

佛陀的经历已充分证明，世间四禅八定非究竟解脱之法。密法自有修止观的殊胜方便法门。为什么要证四禅八定？只知“四禅八定”，不知佛门止观，这又除了证明不懂佛法而外，又能说明什么呢？





愚蠢、狂妄的萧平实(83)

萧平实说：“密宗中有狂妄之人，说密法气功修证，超越唯识种智。”

这个无知狂徒，草食动物，把修证成就和唯识种智作比较，正是驴头不对马嘴。密宗无论是气脉的修证或者其他修证都属一种修行范围，而无论唯识见和中观都是属于见解的范围，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范畴，没有可比性。

密宗中也不可能有那样的笨蛋，会说：“我们的修证‘成就’，比你的‘观点’殊胜。”若说“狂妄”，古今中外没有比得上萧平实的愚蠢和狂妄。他的愚蠢表现在对他十分陌生的佛学领域，凭想象胡乱解说，使他在经典和理论面前，遭到四面碰壁、走投无路的可悲下场，使他的追随者们受到无地自容的羞愧。

他的狂妄自大表现在把他自己想象成了可以凌驾于佛法之上的什么鬼东西，错误地认为当今世界上没有懂佛理的人，可以任意地信口开河。认为胡说八道，只要加上“佛经中如此说”，这样一个假“印信”，就可以蒙骗世人。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照妖镜下，原形毕露的下场。

所谓“三代转世法王”的萧大仙(84)

萧平实说：“密宗中的法王、活佛等是‘井蛙自称世界王’。”但这个称号在当今世界上只适合于一个人——即所谓“三代转世法王”的萧大仙。其他任何人都不具备享有此“荣誉”的资格。

萧平实不懂装懂地说什么：“解脱道与菩萨道是出三





界的无为法，俱是非色法，纯属心法。”

不让笨蛋说错话，就像阻止驴子放屁一样的难。在这短短的一句话中，萧平实就犯了致命性的两点错误。

第一、把解脱道和菩萨道说成是“无为法”是致命性的错误。“无为法”是指，无任何作用的存在，如虚空无为、择灭无为、非择灭无为等。

“道”无论是小乘的解脱道和大乘菩萨道，都有功力和作用，能使未解脱者，使解脱；未入菩萨道者，使入菩萨道；未破障者，使破障；无福慧资者，使圆满福慧资粮；未成罗汉者，使成罗汉；未成佛者，使成佛。有这样功力作用，才称做“道”，如果“道”是“无为法”，无因缘，无作用，犹如虚空，怎么能使未解脱者得解脱，未成佛者使成佛呢？不懂“有为”、“无为”的概念，谈佛法就像文盲谈天文一样可笑。

第二个错误是，既然道是“无为法”，其中怎么会有色法和心法呢？前面说“道”是“无为法”，后面又说“俱是非色法”，纯属“心法”，既然纯属“心法”，怎么又成“无为法”呢？一切法都包括在“五法”中，五法是：色法、心法、心所法、不相应法、无为法。这五类法是性质、作用完全不同的五个范畴，不能相互包容。把“道”说成“无为法”，已是出格的笑话，又说“道”不是色法，是纯“心法”，又犯了归类上的双重错误，“心法”是“有为法”，怎能归入“无为法”呢？若不懂法的分类，向佛学院的小僧请教，也不至于犯这样大的概念不清的错误。

还要告诉萧平实的是，说修道“纯属心法”，是非常大的错误。难道杀、盗、淫、妄四恶业纯属心法吗？难道修道中没有修身、修言之法吗？分别解脱戒，重在身、言七业，怎能瞎说修道“纯属心法”呢？只能说“心法为主”，如果修道完全排除“色法”，身体和言论的善恶业作





何解释？难道杀、盗、淫、妄四恶业等罪，凭思想、意念就可以构成吗？是没有客观物质对象的纯心识活动吗？如果说不是纯心理活动，又怎能说“非色法，纯心法”呢？如果萧平实有一丝理性思维，也绝不会说出这样的蠢话。

世上竟有如此蠢货！（85）

萧平实侮蔑《菩提道次第广论》“错误连篇”，这种说法象动物嘲笑人类只有两只腿一样可笑，在萧平实的充满恶臭的垃圾书中几乎每一句都有知识性和逻辑性的错误，但他自己却得意洋洋，世上竟有如此蠢货！

萧平实说：“古时密宗祖师闻受鬼神所示现之佛菩萨语，乃创密教经典。”

人能说话，动物不能说话，这是人和动物的不同之处，白痴的话和理智健全的人的话，虽然都是说话，但白痴的话是无根据的乱说，理智健全的人不说无事实根据的话。萧平实所说的话，大都是无根无据的乱说。

如藏密和唐密分别传到西藏和中原至少也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那么密教经典产生的年代最迟也不会迟于公元六、七世纪，至今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密宗经典，萧平实是怎么知道它是“鬼神示现的菩萨语”，又怎么知道它是“密宗祖师所闻”呢？

对历史事件作出结论，不能靠巫婆神汉的鬼话，也不能靠装神弄鬼的魔语，要靠历史资料所证明的事实根据。萧平实对密宗经典来源之说有什么科学根据呢？难道也曾经示现为佛菩萨像，传密法的那些鬼神告诉萧平实的吗？

如果说那些历史事实是萧平实凭“能知过去”的“神





通”而得知的话，又怎么能证明他真有“神通”、“天眼”呢？如果说他的那些所谓“法王转世”和“能知过去”等瞎编鬼话，具事实效用，能成立的话，我们也可以编一些“神通”类的话，如说某某大成就师说：“萧平实前世不是法王，是个小偷，因偷盗藏传佛教寺庙中的银灯、金佛，被处罚，怀恨在心，发誓报复，今世转为仇视藏传佛教的恶棍。”如果他前面瞎编的那一套话能成立的话，我们编的这些话也照样能成立，而拿不出任何肯定前者，否定后者的有效的逻辑理由。

如果萧平实所说，“密法由鬼神所传”这句话可以相信，那么“萧平实的法由魔鬼所传”，这句话有更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因为，这句话不是凭空捏造，而且从他的言行中可以找到充分的证据。

世界万物都生自阿赖耶识？(86)

萧平实说：“第八识能衍生十方六道一切法，是佛所倡言也。”

照此看来萧平实的第八识可以化现宇宙万物了，原来世界上的众多恶魔和畜牲都是萧平实的第八识化现的了。对广大的劳苦大众来说，不需要人化现“十方”、“六道”，只要不花钱，自身的第八识能化出面包就可以了。

可惜世界上那么多的人不知自身有化现万物的法宝“第八识”，受苦受穷。看来世人都应向“阿赖耶大仙”——萧道士请求传授从第八识生出金钱、财富、面包的大法。从此就不需要做工、种地，凭第八识的想象就可以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了。啊，多么神奇啊！

藏传佛教诚如萧道长所言：“未证唯识真义。”实际上我们压根儿就不想证“唯识”，因为我们认识到，非意





识的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它是由微尘积累而成，是与心所对立的色法。并非阿赖耶识所化。

我们在世俗谛上随顺世间真理，世人住土木水泥筑成的房子，我们也住这种房子，世人吃地里种出来的粮食，我们也吃这种粮食，我们和世人一样，心中生不出房子和粮食。只能靠工人建的房屋，农民种的粮食蔬菜生活。如果真的如大仙所说，能从阿赖耶识中生出万物，那人们就什么也不必做了，用阿赖耶识想什么，就会生出什么来。金钱，美女，轿车，别墅，包括炸平藏传佛教的核武器和统治全球的大教主地位。

释加牟尼比上当今的萧大仙，可算是小巫见大巫了，他（佛陀）太缺乏想象力，未能想出“世界万物都出自阿赖耶识”的道理。佛陀只知道“诸法无常”，却不知诸法中不包括阿赖耶识。不知道阿赖耶识是“不生不灭的常法”和“无为法”。故在佛经中只说到了意识在行为中的主导作用，并未排除非意识性色界（物质世界）存在。

佛说：“世人与我争，我不与世人争。因为，世人认为有的我也承认其有，世人认为没有的，我也认为没有。”我们信奉佛陀的这个教导，世人认为有形的色和无形的心识是性质不同的两种存在，色不能生心，心也不能生色，各有各的特殊因缘，我们中观宗就是承认这种世间真理的。

唯一不同之处是，我们对这种世人认定的真实存在进行分析，四大皆由极微元素组成，每个极微元素又由更小的元素组成。因此，四大和组成四大的极微元素都没有各自独立的自性。因此认为缘起之物，都无自性，无自性就是性空。

我们并不要求唯识宗承认这种观点，我们用自己的经典理论体系，自己的智慧认识真理。我们不需要别人





强加的任何真理，包括唯识之理。信唯识的可以走你的阳光道，即使是独木桥我们也要走自己的路。但我们不认为成佛之道只有一条，而更不认为那一条道路就是“唯识之道”。佛法的方便广大无边，有多少众生，就有多少成佛之道。萧平实应该选择好自己的道路，我们走什么道路我们自己会选择，不需要游浪街头的小狗来逮我家的耗子。

佛菩萨绝无白光、金光以外的光？(87)

破
魔
金
刚
箭
雨
论

这个知见比动物强不了多少的小道士说什么：“诸佛菩萨绝无白光金光以外的光，密宗的红黄蓝绿，乃至黑光是鬼神所现。”

佛菩萨是否只有白光金光，我们引一段佛经中语，便立见分晓。

《观无量寿经》云：“尔时世尊即便微笑，五色光从佛口出，一一照频婆娑罗王顶。”

“一一宝中，有五百色光，其光如花，水相成已，名为粗见极乐国地。地相成已，次观宝树，一一华叶，作异宝色，琉璃色中出金光色，玻璃色中出红色光，玛瑙色中出砗磲光，砗磲色中出绿色珍珠光，珊瑚琥珀，一切众宝，以为映饰，一一观之，观见树茎树枝花果，皆令分明。”

“观世音菩萨，身紫金色，臂如红莲花色，手掌作五百亿杂莲花色，一一指端有八万四千花，一一花中有八万四千色，一一色中有八万四千光。”

《观无量寿经》是净土宗经常念诵的经典之一。上面这些经典是不是我密宗的伪造，一看便知。

按照萧道长的说法：“佛菩萨绝无白光、金光以外的





光。”那么《观无量寿经》中所说：“尔时世尊即便微笑，五色光从佛口出。”“五色光”也肯定是魔光了。既然口中所出的“五色光”是“魔所现”之光，那这口出“魔光”的世尊也肯定是鬼王了。

按《观无量寿经》所说，极乐世界的水现出五百色光，其宝树，一一华叶作异宝色，“琉璃色中出金光色，玻璃色中出红光，玛瑙色中出砗磲光，砗磲色中出绿色珍珠光。”按萧平实的逻辑，极乐世界的宝水、宝树的五色之光，也肯定是“鬼神所现”之光了。极乐世界既然有神鬼之光，那极乐世界也肯定是鬼神之国了。

佛说极乐净土是阿弥陀佛悲愿形成，这句话，肯定是佛陀在“撒谎”了。佛语是谎，不可信，不可受，应信受萧平实的“真言”，是么？

《无量寿经》中所说：观世音菩萨，“身紫金色，譬如红莲花色，手掌作五百亿杂莲花色，一一枝端有八万四千方花，一一花中有八万四千色”，严重违犯了萧平实的佛菩萨绝无白光、金光以外的光的“绝对原则”，这观世音也肯定不是“神”就是“鬼”了。

如此看来，不但藏传佛教是神鬼之教，而且汉传佛教的极乐净土，普陀佛国也是神鬼之国，阿弥陀佛和他的弟子观世音也是“神祖”“鬼王”了。

如此看来，不是“神鬼所传”、“神鬼所现”的也只有一个萧平实的“正觉门”了。台湾不愧是宝岛，出了这样一个想冒充“遍知”而对佛教一无所知，乱说一气的“宝贝”。

路狗咬人，招来的却是沉重的棍棒！（88）





萧平实说：“若欲持咒者，大悲咒、楞严咒、准提咒等，可以持诵，以求减少学法中障碍。”说这话的时候，萧平实大概喝醉了酒，忘记了自己经常持诵的老君真言：“一切密法密咒是神鬼所传，不可信受，诵持，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如上所说，观世音菩萨身上还有“白光”、“金光”以外的五色光、五百色光、五百亿色光。按萧氏逻辑可以判定他“非佛”、“非菩萨”，是“神”是“鬼”。因此，从此以后“大悲咒”也绝不能持诵了。这些结论是按萧平实的观点推出来的，并非我们强加给他的。

另外，药师佛国呈琉璃色，药师佛身现琉璃色，按萧氏逻辑，琉璃国该定为“神鬼之国”，药师佛也该划归为“神鬼类”了。萧平实的弟子们应信受“导师”之非妄语，虽患恶症，也不应祈求药师琉璃光佛了。

萧平实又说：“密法《大日经》、《金刚顶经》未言及第一义谛，而以世俗谛之一切法缘起性空作为第一义谛，如是经典非是佛说，乃是鬼神假冒。”

睁着眼睛说瞎话，这是萧平实的学问和德性的特征。既然《大日经》和《金刚顶经》中既然说到“缘起性空”，怎能“未言及第一义谛”呢？“缘起性空”的“性空”二字不是表第一义谛又是什么呢？若不懂佛法就查阅《佛学辞典》、《佛教常识》，看一看“性空”之义是不是胜义谛？

无论中观、唯识、胜义谛（第一义谛）指的都是我、法二空境界。世界上再笨的笨蛋也不会把“缘起性空”的“性空”二字理解为世俗谛义。世俗谛上如果说“空”，那就是外道“顽空”和彻底的“虚无主义”者，把“缘起性空”的“性空”之义理解为世俗谛，因此说，只说到“缘起性空”，“未言及第一义谛”，又是萧氏无知的自我亮相。萧平实想贬低密法，但他一次次张口鼓舌，都是贬低自己。路狗咬





人，招来的是沉重的棍棒，你觉得可怜？还是可笑呢？

混淆“佛性论”和“一阐提”的无知者！（89）

萧平实像泼妇一样地咒骂宗喀巴，说他“否定七、八二识”，是“破坏佛法根本”，是“一阐提”。

这些无知的爬行动物，不让他出丑是办不到的。

萧平实口口声声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佛性”，而“一阐提”是“无如来种之众生”之谓。既然“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佛性”，就不存在“一阐提”；既然有无如来种佛性的“一阐提”，就不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两种理论是相互矛盾的。承认“佛性论”的就不承认有“一阐提”，承认“一阐提”的就不承认“佛性论”，二者必居其一。在大乘佛教中，承认“五种性”即菩萨种性、声闻种性、辟支佛种性、不定种性、无性种（一阐提）的是法相唯识宗，而承认“众生皆有佛性”的是中观宗。

萧平实之类不懂佛法，才把“佛性论”和“一阐提”之说混在一起，不分是非。但只要有一个“一阐提”，“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佛性论”就不能成立。萧平实在咒骂别人是“一阐提”的时候，就没有想到这话意味着否定自己的“佛性论”吗？这种做法无异于自杀性爆炸。对萧平实这种不懂逻辑规律的人来说，也许根本认识不到这个问题。萧平实说密教徒“无知”、“不知道违背教理”，但他自己应该知道什么是违背自己的教理。连自己的观点也不自觉中进行否定的人，恐怕很难说是“有知”、有头脑吧？

破
魔
金
剛
箭
雨
論

密宗独有的“外道涅槃”？（90）





萧平实说：“密宗所说的涅槃与《阿含经》中所说的涅槃大不相同，是密宗独有的外道涅槃。”

萧平实说了许多瞎话废话，只有这句话的前半句算是说对了。的确，“密宗所说的涅槃与《阿含经》中所说的涅槃大不相同”，这不相同正说明我们追求的不是小乘教的“无余涅槃”。而是大乘教的“无二涅槃”。

萧平实不懂装懂地说什么：“涅槃只有一种，无有二、三。”请看我们如何封住常说瞎话的这张嘴。

佛教涅槃不但有“二种”“三种”，甚至还有“四种”，听我道来：小乘有两种涅槃：一是有余涅槃，二是无余涅槃。

大乘有二种涅槃：一是“自性涅槃”，是指诸法常住不变的法性。二是“无住处涅槃”，即不二涅槃，是指诸佛的无上涅槃。诸佛“悲不离世”，常住世间化度众生；“智不堕世”，佛虽住世而无世间过患，故称无上涅槃。

大乘的这两种涅槃，并非密宗擅自捏造，而是出自《般若》诸经和弥勒《现观庄严论》、《大乘经庄严论》、《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在此引一段《成唯识论》中的话，来揭穿萧平实的假唯识论。其论云：“涅槃义别略有四种：一、本来自性清净涅槃，谓一切法相真如理；二、有余依涅槃，谓即真如除烦恼障，虽有微苦所依未灭，众苦永灭，故名涅槃；三、无余涅槃，谓即真如除生死苦，烦恼既尽，余依亦灭，众苦永寂，故名涅槃；四、无住处涅槃，谓即真如除所知障，大悲般若常所辅翼，由斯不住生死涅槃，利乐有情穷未来际，用而常寂，故名涅槃。一切有情皆有初一，二乘无学容有前三，唯我世尊可言具四。”

《成唯识论》依《瑜伽师地论》所说四种涅槃中的





第一种自性清净涅槃和第四种无住处涅槃，是萧平实闻所未闻，“与阿含经中所说涅槃，大不相同”的涅槃之说了。未见大乘经典，少见多怪的萧平实认为这两种涅槃是密宗外道所说的涅槃了。萧平实自称是“唯识论”者，既然把《成唯识论》和《瑜伽师地论》的观点都视为“外道之说”的话，我们宁愿当萧平实所说的“外道”，而绝不愿当萧平实所说的“佛教。”

密宗是“心外求法”？是“外道”？(91)

萧平实说：“密宗是心外求法，故是外道。”

我们前面分析过，萧平实所说的“外道”都是佛法，而他所说的“佛教”才是真正的外道。所谓“法”是指一切事物，如心法、色法等。萧平实所说的“法”，若指皈依、发心、坐禅、智慧抉择等法，都属心理活动，无法从“心外”去求，或离心别求。

凡是佛教的闻思修，都是心识活动。如果这类法都是“心外之法”的话，无心尸体也可以“求法了”。修法的都是有意识的活人，进行闻思修等意识活动，说“心外求法”纯属是无知的妄言。

萧平实恶毒攻击的主要对象之一是藏传佛教的观想佛身、观想供佛等事，请问萧道长：观想是心外之法吗？既然观想是心理活动，非心外之法，那么又为什么说“密宗是心外求法”呢？如果萧平实所说的“法”指色法等外部诸法，如住房、衣食等物，只要人活命，就不能不求，要求就只能“外求”，萧平实虽然口头上讲“心外无法可求”，但在实际生活中恐怕难以贯彻“唯识”的理论。还必须从心外购买衣食用品。如果把这也称做“心外求法”，“故是外道”的话，萧平实也无法不承认自己是外道。





“法”有心中之法，也有心外之法，凡是头脑清醒的人，不会走极端，使自己陷于自造的困境。在言行中产生自相矛盾，是不懂因明逻辑造成的。萧平实若想在辩论中战胜我藏传佛教，靠无知的瞎说永远也达不到目的。应该发愿来世转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再和我们辩。可惜他造尽恶业，来世哪有转人身的可能呢？

结手印、诵咒是鬼神所说法？(92)

萧平实又说：“结手印，诵咒是鬼神所说法。”

“手印”是一种象征性的语言。除了萧平实这样的无知的狂徒，谁也不会把“结手印”当成密宗的特征。看来萧平实连汉传佛教的寺庙都未曾进入过。如果进过寺庙，不会看不到寺庙中三世佛、八大菩萨等雕塑佛像，如果看到各种雕塑佛像，不会看不到，各种佛像所结不同手印。萧平实如果长眼睛，不会看不到这个铁的事实。既然“结手印”是鬼神所传的法，那么显宗佛教的佛像手印也是“鬼神所传”的法了。

又如凡是修定坐禅的人，都依毗卢七法的坐势打坐。在毗卢七法中就有双手结定印之法。如果“结手印”是鬼神所传之法，那么毗卢七法中也有鬼神之法了？萧平实声称他们也在习禅打坐，肯定是不用毗卢法了，若依毗卢七法而坐，就会有习“鬼神之法”之嫌。

又“密咒”不仅密宗经典有，而且《般若》、《华严》、《阿含》各个经典中都有，如《般若心经》中说到：“大神咒、大明咒，无上咒，无等等咒，其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

在《大般涅槃经》中说：“善咒者以咒力故，能令如是毒龙金翅鸟等，恶象狮子麋豹豺狼，皆悉调善任为御





乘，如是等兽，见彼善咒，即便调伏。”“咒术所致，三十三天上妙甘露不死之药当共而服食之。”

在《宝积经》中佛说：“迦叶，比如咒术药力，毒不害人，菩萨结毒，亦复如此，智慧力故，不堕恶道。”

部派佛教《四分律》中有佛说治疗素食不消、毒蛇、齿痛、腹痛等咒，在《阿含经》中有“降伏诸天咒”，“毒蛇护身咒”等，甚至，萧平实自己也说：“楞严咒，大悲咒，准提咒可持。”

如果说“密咒是鬼神所传”的话，上述《般若》、《涅槃》等经典，不都成了“鬼神所传”的“鬼经”了吗？说上述经典的佛陀，不就成了“鬼神”了吗？若非鬼神怎么会传鬼神之法呢？

萧平实说：“楞严咒，大悲咒等可以诵持。”既然密咒都是鬼神所传之法，萧平实自己也不就成了宣扬鬼神之法的外道了吗？从“手印和密咒是鬼神所传之法”的大前提推出：诸佛菩萨是鬼神，因为诸佛菩萨结手印。佛经是鬼神所传，因为佛经中有咒语；佛陀是鬼神，因为佛陀既结手印，又传有密咒的经典。

这样的结论，也许是萧平实的本意所在。但既然打着“佛家”和“佛法”的旗号，侮辱佛陀为“鬼神”，佛法为“鬼神之法”的做法，是自己砸自己的招牌，没有逻辑头脑的人想不到这种戏剧性结果。

密宗观想所成佛绝非佛身？(93)

萧平实说：“密宗观想所成佛绝非佛身。”

胡说大概成了萧平实的一种恶习，不说大概他的嘴在发痒，一说就暴露出不学无术的老底。

是的，修正观，不但是藏传佛教的主要修行法门，





也是整个佛教修行不可缺少的重要法门。佛有色法二身。这色法二种“佛身”，不是靠手工制作，不是靠石雕泥塑，而是靠无量善功德和修习止观来完成的。

如龙树在《中观宝鬘论》中所指出的那样：

一切佛色身，
从福资粮生，
大王佛法身，
由智资粮生。
因此二资粮，
即是成佛因。

破
魔
金
刚
箭
雨
论

福德资粮通过修舍、戒、忍等前三个波罗蜜完成的，智慧资粮是靠禅定智慧二波罗蜜完成的。因此，不修止观没有别的办法完成法身的修证。故《大乘起信论》谓：“若止观不具，则无能入菩提之道。”

既然说“观想所成之佛绝非佛身”，那么“非观想的佛身”，除非木雕、泥塑，不知有何种办法完成？大概萧平实所谓的“佛身”，不是木雕泥塑的佛身，定是指净饭王王后生出的那样佛身。除非这两种佛身，其它报化法三身的成就都离不开菩提心和止观的成就。

而止观的“止”是生慧的条件，“观”是修定修慧的唯一方法。故《圆觉经》中说：

一切诸菩萨，
无碍清净慧，
皆依禅定生。
无不因此法，
而得成菩提。





不观而成佛者，肯定是外道邪法，佛教中没有不观成佛之法。如《四十二章经·假真并观品》云：“观天地，念非常（非常即无常），观世界，念非常，观灵觉，即菩提，如是知识，得道疾矣。”

在《观无量寿佛经》中佛说十六观，即日想观、水想观、地想观、宝树观、宝池观、宝楼观、莲华台座、佛像观、无量寿佛观、观音观、大势观、普观、杂想观、上辈生想观、中辈生想观、下辈生想观等。其中第一日想观至第七莲花台座观，属于密法中佛国坛城观。第八佛像观，第九，无量寿佛观，第十，观音观，十一，大势至观，属于密法中的佛身观。十二普观和十三杂想观属于密法中的果位资具观等。

该经中说：“如来今者教韦提希及未来一切众生，观于西方极乐世界，以佛力故，当生见彼清净国土，如执明镜，自见佛像，见彼国极妙乐事，心欢喜故，应时即得无生法忍。”

“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形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诸佛正遍知海，从心想生，是故应当一心系念，谛观彼佛。”

“作是观者，除无量亿劫生死之罪，于现身中，得念佛三昧。”

“作是观者，名现一切佛身，以观佛身故，亦见佛心。”

“彼如来宿愿力故，有忆想者，必得成就，但想佛像，得无量福，况复观佛具足身相。”

我想《观无量寿佛经》是人人皆知的显宗经典，没有“鬼神所传”、“密宗师伪造”之嫌吧？经中说：“诸佛正遍知海，从心想生。”“观想佛身，亦见佛心。”“有忆想者，





必得成就。”这些话不是魔说吧？

那么，萧平实的“观想所成之佛绝非佛身”，这句话是合乎佛理之说呢？还是无知瞎说呢？还是让萧平实的徒弟们分辨吧。萧平实说：“密宗师根本不懂佛法真义。”那么萧平实瞎话屁话连篇，是不是“懂佛法真义”的表现呢？

密宗是不懂佛法的附佛外道？(94)

萧平实说：“密宗妄认觉知心为法身，是不懂佛法的附佛外道。”

我可以告诉萧道士，密宗的“法身”概念，是根据《般若》等佛经和龙树、弥勒诸经论界定，唯佛独有的断证境界，前面已详细论证。我们绝不会把人类和动物、饿鬼共有的“觉知心”和“第八识”当作佛的“法身”，因为密宗师是精通三藏教理的，而不是以瞎说当饭吃的法盲外道。但我告诉萧外道一个佛教普通常识：佛的智慧法身十力、五智等有“觉”有“知”，故称佛为“遍知者”而能“知”三世一切，有“觉知”而称“无上正等正觉”。佛的法身不是“无觉知心”的木雕石刻佛身。

萧平实说：“黄教师徒否定第八识而倡言能转识成智，是巧言善辩之徒。”

我可以告诉萧平实，大乘佛教成佛的方便道路有千条万条，并非只有“八识转成智”的羊肠小道一条。密法根据弥勒《大乘经庄严论》所说认为：

一、由闻法、平等心、说善法、利乐众生四因成就圆镜智、平等智、妙观察智、所作智。由本具法明性，成法界体性智。

二、五蕴净化转为五智，此五智分而为五，合而为





一，即无上遍知智慧。

信唯识的可以持八识转智之说，我中观家依据经论持“四因成智”和“五蕴转智”二说。各持各说，各走各道，互不侵犯，何辩之有？

密宗的菩提心非佛法？(95)

萧平实：“密宗所谓的菩提心，是自创之说，非佛法。”我们藏传佛教所说的菩提心，就是弥勒《现观庄严论》中所说：

发心为利他，
求正等菩提。

通俗地说：“菩提心就是为利乐众生而发起的成佛之心。”此心的心相，《现观庄严论》分为二十二类。

《华严·十地品》云：“立广大志，生广大解，慈悲现前，为求佛智故，为救一切世间故。”“菩萨始发如是一颗心，即得超凡入地，入菩萨位，生如来家。”宗大师和各教派大师所说的菩提心就指此为众成佛的大志和觉悟心，没有别的说法，见《菩提道次第广论》、《般若现观庄严论疏金珠鬘论》等。

发菩提心是入大乘的门户，无论中观、唯识，对菩提心的解释，只有这一种。密宗所说的菩提心，是否自创，凡是长眼睛，识字的人都可以和《弥勒五论》、《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等进行对照，一目了然，萧平实的妄言，虽然能迷惑正觉会的文盲、法盲，但改变不了写在书上的文字事实。

即生成佛极为“荒谬”？





萧平实说：“即生成佛之道，极为荒谬，凡我佛教学人，应知其妄。”

无上密中的即生成佛之说，有续经的佛语根据，也有众多论师推理论证形成的严密的理论体系和实证经验。要想否定这个理论，必须逐条地进行分析，以经典和逻辑上的充足理由，推翻它的理论根据，否则只用无根据的“极为荒谬”这样一句诽谤语，动摇不了“即生成佛”理论的一根毫毛。

如果萧平实之类对密宗“即生成佛”的理论根据上提出什么置疑，我们会引经据典和逻辑推理的方法进行答辩，但这样的空洞无物，无理瞎说的“黑帽子”满天飞，只能说明是魔入心窍的邪教巫师的偏见而已。实际上，来自无知法盲的贬低和抬高，否定和肯定，没有任何的差别。

密法认为明点是如来藏？(96)

萧平实说：“密法普遍以明点为如来藏，异于佛在三乘经典中的开示。”

所谓“密法普遍以明点为如来藏”，纯属萧平实无端地捏造和瞎说，密宗的如来藏论的根据是《如来藏经》，和龙树的《法界赞》，弥勒的《宝性论》，认为如来藏分“二谛”义，世俗谛如来藏是无始时来的觉知心，胜义谛如来藏是空性。除了智商与萧平实为伍的白痴，没有哪个笨蛋会把色法“明点”当作如来藏的。

“密法所说的如来藏，异于三乘经典中的开示。”这句话暴露了萧平实对佛学知识的极端贫乏和说假话、举伪证的无耻德行。所谓“如来藏在三乘经典中开示”，彻





底地暴露了冒充佛教学者的狐狸尾巴。听我道来：
属于小乘经藏的初期法轮诸经中，佛陀只开示了人无我之理，未开示法无我和如来藏之深理。中期法轮以《般若》诸经为主，广泛开示诸法无我性空之理，也未说如来藏。第三期法轮《解深密经》等也未说如来藏，只说了“五种性”说，故唯识宗不说如来藏，只说五种性，承认有无性的一阐提。

佛只在《如来藏经》和临终开示《大般涅槃经》中开示了所谓秘密藏——如来藏。后来由弥勒和唯识性宗无著著论宏扬了“众生皆有佛性”的如来藏说。因如来藏说与第二、第三法轮主旨相违，在中国和日本等佛教学术界曾有人提出如来藏非佛教的观点。因此，所谓“三乘经典开示如来藏”之说，纯属无知外行的瞎说。胡说不知羞耻，可见其脸皮有多厚。萧平实把世人都看成了随意可以蒙骗的文盲，所以他什么荒唐的话都敢说。这种可笑的举动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老鼠变蝙蝠，自以为成佛” (97)

狂妄无比的萧平实吹牛说：“我等正觉同修会所悟之实相心是阿赖耶识。”

证悟阿赖耶识实相的阶位在佛地，十地菩萨都不能尽知其实相。菩萨地以下二乘罗汉和世人更不能证知，故在《唯识论三十颂》中说：

异熟一切种，
不可知执受。

在《成唯识论》中解释阿赖耶行相“不可知”义时说：





“不可知者，谓此行相极微细故，难可了知。”

在《楞伽经》中说：微细藏识阿赖耶的究竟边际，除了诸佛住地菩萨外，诸声闻、缘觉和外道修行者，用他们的三昧智慧之力无法证知。即使是住十地中的菩萨，也只能凭佛经的字义，了解一部分，要想现证究竟，要经过修练，达到第十地灌顶位，获得智见自在力和神通三昧。

其经文如下：“大慧，如是微细藏识究竟边际，除诸如来，及住地菩萨，诸声闻、缘觉、外道修行者所得三昧智慧之力，一切不能测量决了。余地相智慧，巧便分别，决断句义，最胜无边，善根成熟，离自心观妄想虚伪，宴坐山林，下中上修，能见自心妄想流注，无量刹土，诸佛灌顶，得自在力，神通三昧。”

从上述经论，我们可以得知，只有遍知智慧的诸佛才能证知“阿赖耶实相”，十地菩萨都不能尽证究竟。

由此可见萧平实说“他和他的同修伙伴们已证得第八识实相”，是何等的荒谬！说“已证得第八识实相”，就等于说他们“已经成佛了”。

藏族谚语说：“老鼠变蝙蝠，自以为成佛。”李宏志自称是“最大的佛”，萧平实称“他和他的同修都成佛了”。看来末法时代的“成佛”，只要自己承认就可以了，比老鼠长翅膀，变蝙蝠“佛”更容易得多。

悲智双运指男女双修的淫乐境界？(98)

萧平实歪曲密法教义说：“密宗的悲智双运指男女双修的淫乐境界。”

如前所论证的那样，在萧平实的议论中连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可信性都不存在，他对别人的侮蔑贬低，对





自己的虚夸吹捧，统统都是屁话瞎话。人有说假话的，但自始至终说假话的当今世界上只有萧平实一人而已。

说“悲智双运指男女双修的淫乐境界”是萧杂毛对整个大乘佛教的严重的歪曲和诬蔑。众所周知，无缘大悲和无相智慧是大乘佛教的两大支柱，二者缺一都不能称为大乘佛教。三乘圣人都从智慧中生，故称智慧为“般若佛母”，称《般若经》为佛母经。若不具大悲心，就不会产生利众之心，发菩提心。若无菩提心，就成不了菩萨，成不了佛，故称大悲心为“成佛的种子”。因此，大悲心与大智慧双运合修是一切大乘佛教的根本总旨。故在《入中论》中说：

声闻缘觉能王生，
诸佛复从菩萨生，
大悲心与无二慧，
菩提心是佛子因。

这些自称是“菩萨弟子”的邪魔外道，将菩萨道“悲智双运”公然歪曲诬蔑为“男女双修的淫乐境界”，可见其恶毒下流到何种程度。

藏传佛教无论各派，都把大乘经论中重点阐释的出离心，以大悲心发起的菩提心，破妄显真的般若智慧称为成佛的“三根本”。在各种显密论中广为解说。以藏传佛教浩如烟海的经典理论可以为证。现在东西方在四十多个国家中有藏传佛教的信众和研究机构。有许多藏文经典陆续被翻译为多种外文。藏传佛教是否萧平实说的那样，应由各国的藏传佛教学者来评说。

以悲智双运为根本，显密结合为特色的藏传佛教，如日悬空，光芒万丈，别说一只乌鸦，即使有千万只乌





鹤展开双翅也遮不住太阳的光芒。请别作遮日的美梦!

萧氏自创的“解脱道”、“菩萨道”(99)

萧平实说：“彼诸修行法门，从来不与佛法的二大甘露（解脱道与菩萨道）相应。”

萧平实心中无光，漆黑一片（他自己认为），眼也瞎透，但他们遮不了别人的眼睛。大家可以看一看已译为汉文的《菩提道次第广（略）论》和弥勒、无著，世亲等所著有关二乘解脱道和菩萨道的经论，进行一下比较，便可以证明密法讲的解脱、菩萨二道，与有关经论是否相同。

光靠歪曲瞎说，欺骗不了广大读者。

萧平实所谓的“解脱道”、“菩萨道”是萧氏自创的“解脱道”、“菩萨道”，和三藏经典所说的解脱道、菩萨道没有任何相同之处，若和《瑜伽师地论》、《现观庄严论》等进行比较，孰真孰假就会一目了然。

观想之法是密宗独有妄想？(100)

萧平实这位法盲又大放厥词说：“观想之法消除罪障，及供养诸佛是密宗独有的妄想。”

从这些话足以证明萧平实连汉传佛教的“净土三经”都未曾见过。请看观想消障是不是“未见世尊之说”的密宗独有妄想呢？。

《观无量寿佛经》中说：“名为粗想见极乐世界，是为像想，名第八观。作是观者，‘除无量亿劫生死之罪’，于观身中，得念佛三昧。”

“以观佛身故，亦见佛心。佛心者，大慈悲是，以无





缘慈，摄诸众生。作此观者，舍身他世，生诸佛前，得
无生忍。”

“如来宿愿力故，有忆想者，必得成就，但想佛像得
福无量，况复观佛具足身相。”

以上这些话不是世尊所说，难道是魔波旬所说吗？
观想极乐世界，“除无量亿劫生死之苦”这句话不是观想
消除罪障的佛经根据吗？

《华严经·十回向品》中说：

于念念中，
见无量佛，
如其所应，
承事供养。
为欲利益诸众生，
普使一切皆清净，
一切上妙诸香花，
无量差别胜衣服，
宝盖及以庄严具，
供养一切诸如来，
如是供养于诸佛，
无量无数难思劫，
恭敬尊重常欢喜，
未曾一念生疲厌，
专心想念于诸佛。

破
魔
金
刚
箭
雨
论

“菩萨摩訶萨修习一切诸善根时，作是念言，愿此善
根功德之力，遍至一切诸如来所，供养三世一切诸佛。”

“菩萨摩訶萨以其所种一切善根，愿于如是诸如来
所，以众妙香鬘盖幢幡，衣服灯烛，及余一切诸庄严具，





以为供养。”

以上所说，不是忆念供养，难道是说实物供养吗？若是实物供养，如何能“遍至一切诸如来所”？“供养三世一切诸佛”呢？

又在此经中说：“了一切法，悉随心观。”

又在《华严·普贤行品》中说：

以此寂定心，
修习诸善根，
出生一切佛。
无量无边心，
各各差别业，
皆有想积集。

破
魔
金
刚
箭
雨
论

既然说“一切法悉随心现”，所观想供养诸佛种种资具，也定能随心所现。

既然“以寂定心修习诸善根，能出生一切佛”，寂定心修供诸佛，也定能生出供养诸佛的一切成就。

既然说：“各各差别业，皆有想积集。”那么，观佛、消业、发愿、随喜、施舍、供养等白善业也定能用观想积集，而没有观想不能积集善业的任何理由。以上这些用定心和思维观想修行的理论根据，不是佛说，难道也是密宗伪造的妄想法门吗？

萧平实平常以阿赖耶“证悟者”自居，说“心生万物”，“心外无法”，但说到密宗的观想法门时，却百般挑剔，认为观想法门“非佛说”，是密宗“伪造”“妄想”。是否说到观想法门时，萧老板大概喝醉了酒，忘记了经常念念不忘的“心生万物”信仰原则，突然变成了心外修证的唯物主义？





看来萧大仙的“唯识论”，有时候可以供在佛堂上，有时候也可以扔在垃圾堆里，并无专信。

“种智”是八识？是唯识学？（101）

萧平实伪装成一付懂佛法的样子，说“种智”就是第三转法轮所说的八识心王一切法，即是唯识学也。”此人真能胡说八道。

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等“三智”是《般若经》所说，而《般若》属第二法轮，故说“种智”是第三法轮所说是一错。

“种智”是“一切种智”的缩写，是遍知一切性、一切相的唯佛独有的智慧。和一切众生皆有的第八识混为一谈，是二错。

“种智”是诸佛智慧，是佛的智能，而“唯识学”是解释心法的一种学说，一种知识学问。前者种智是只有佛陀才有的特殊智能，别人无法得到，也无法体验，而“唯识学”是一种知识理论，是写在书上的知识，人人都可以学到。把智能和知识理论混为一谈是三错。

在此三错中最大的错误是把佛的智慧和第八识混为一谈。如果“种智 = 第八识”的话，又有三过：

假若佛的种智就是第八识心王的话，因八识心王众生皆有，就等于把佛降低到了未出三界，未破二障的众生的地位，这是一过。

假若“种智”就是八识心王的话，众生皆具八识心王，因此猪狗牛羊，毒蛇猛兽在内的一切众生都有了“种智”，成了佛，等于把众生提高到了佛的地位，这是二过。

既然一切众生都具“种智”，一切众生都是“佛”，那么佛陀出世，说法度众，众生归信佛法，学修三乘，变成





了毫无意义的事情，但这一切并非毫无意义，这是三过。

再更细一层分析，这句话的错误还不止这些，说“种智”是“八识心王的一切法”，那么，八识心王的“一切法”是什么呢？第八识为“藏识”，有能藏、所藏、执藏三相，它象一座珍宝和垃圾兼容并包的大仓库，里面装满了善恶业种子。种子是所藏，阿赖耶是能藏，它又被第七识妄执为“我”，故是执藏。

法护等论师认为阿赖耶中有无始时来无漏种子，这是成佛之因，称真如心，但在凡俗地充满妄心，真如不现，入地后逐步修治妄心，在七地断我执，失去阿赖耶名，从八地到十地末金刚智为称异熟识，成佛时有漏已断，只剩无漏净识，转识成为佛地大圆镜智。

因此，第八识虽有无漏种子，但被称作阿赖耶识时，以妄心为主，其中因有无漏真如心种，第八识就像一块含金的矿石，但金矿石不等于纯金，故不能把佛地的无漏智——一切种智和第八识心王混为一体。萧平实时常称“第八识如来藏”，正是犯了垢净不分的过错。

佛教理论是建立在严密的逻辑思辩基础上的哲学理论。理解这种理论，首先必须具备哲学家的精细逻辑思辩能力，否则就像猪八戒掉入盘丝洞，会处处陷入困境而不能自拔。萧平实口若悬河，高谈阔论的时候，忘记了佛教教义的逻辑思辩的特点，而使自己一次次陷入尴尬的困境。他的许多观点，也许他自己认为十分精当而得意洋洋，但没有一条能经得起逻辑思辩“放大镜下”的观察。这也是他低估了我藏传佛教学术实力造成的错误。

萧平实说：“以种种虚妄不实之言词广告，欲与显密诸宗争佛教正统，而教界普知彼等诸人于佛法之极度无知，难以理喻。”这一段话是萧平实对密教的评论。但这段评论，我们将一字不差地回赠给萧道长，做他自己的





“墓志铭”。没有比这更恰当的了。



如此理解“父续”、“母续”？ (102)

萧平实无耻地歪曲说：“以男上师为主而传的灌顶法，就是父续，以女上师为主而传的灌顶法，就是母续，如果这两种合起来传修，就是无二续。”

在藏传佛教无上密续分为父续、母续、无二续是存在的事实，但分类的原则并非萧平实所说的那样。在大乘佛教中视大悲心为生佛之种，大智慧为育佛之母。故称大悲心为“佛父”，大智慧为“佛母”。显宗中将《般若经》称为“佛母经”，也是这个原因。

密乘道的核心也是无缘大悲心和无相大智慧。有智无悲或悲智分离都入不了大乘道，悲智相结合才能成佛，故在密法中主张悲智双运——即大悲心和无相智慧相结合。

外道将“悲智双运”说成男女结合，这纯属歪曲。在大乘经典中也将大悲心为主的法称“方便”，与无相智慧相配，称为“智慧与方便”。在无上密续中分为父续和母续的根据主要在圆满次第。

人体由肉体 and 意识两部分组成，同样佛身也由有形的色身和无形的法身两部分组成。佛的色法二身，各自形成的因缘不同。在显乘中用三无量劫，修福资粮，成就佛的色身，通过止观法修慧资粮，成就佛的法身。如龙树《中观宝鬘论》所说：

一切佛色身，
从福资粮生，
大王佛法身，
由智资粮生，

破
魔
金
剛
箭
雨
論





因此二资粮，
即是成佛因。

密宗修证的目标也是佛的色法二身，“道”也是修积二佛身的因缘。但密法中有许多修止观、修色身因缘的特殊方便法门，这是它成就快的主要原因。在无上密中有一套修佛色身的方便法门，一般的修法是佛身瑜伽，在特殊的层次上修幻身法，密法修佛法身的方便法门，一般的修法是观空三昧，在特殊层次上是引出本俱生光明心，使其净化为佛的智慧本体。

破
魔
金
刚
箭
雨
论

在无上密续中，开示色身法和光明心法有所侧重，故分为方便续、智慧续，也称“父续”、“母续”，将侧重于幻身修法的续部称为“父续部”，侧重于光明心修法的续部称为“母续部”。

无二续的“无二”，指“悲智无二”，一切续的内容离不开悲智二法，故一切续都属“无二续”。这是宗喀巴大师研究续部所作出的最权威的定义划分法。在宗喀巴的《密集王五次第明灯论》等书中有详细论证。

密法义理不是迷信家的随意乱说，而是有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有众多的文字资料。教外之人的瞎子摸象式的解说和道听途说，都反映不了密法的真实情况。对代表佛教最高智慧的密法体系，用非理性和庸俗低级化的目光进行观察，将会把自己推到单细胞动物的行列。

色身是“空性心”造成的？(103)

萧平实说：“我们的色身也是由我们的空性心造成的。”

“自己的心造出自己的色身”这句话本来是说不通的，再加上造色身的又是一个“空性心”更是无稽之谈。





若自己的心能造出自己色身的话，那么“自己”是什么？“自己”如果是“心”和“色体”的结合体的话，有“自己”就有“心和色体”，何必要再造色体？

又，自己的现世的心和现世的色体是同时存在，既然是同时存在，有心时就有色体，怎能说“自己的色体是自己的心造成的”呢？

如果你萧平实的心能造出萧平实的色体的话，那么，请你萧平实用你的“心”，再造一个萧平实的色体，让大家看看。

如果说造自己今世的色身的“心”，是前世的“心”的话，这前世的“心”，怎么能称做今世的“自己”的“心”呢？

如果前世的“心”和今世的“心”是同一个心的话，如果前世是一条狗，今世转成了人，那这个“心”究竟是人“心”？还是狗“心”？或是狗“心”和人“心”合体呢？

若按“心生万物”的说法，认为自己的色身，是由自己的第八识中生出来的话，有形有色的物质色体，无法从无形无色的觉知性心灵中生出。因为，一切事物因果同性，精神和物质非同性，不能互生。

若非同性可以互生的话，那么，精神中能生出物质，物质中也定能生出精神来，这个精神和物质可以互生的观点能够成立的话，没有前世的意识，只凭父母的精卵物质也能生成有意识的人类的意识断灭论也定能成立。

生命转世论的唯一逻辑理由就是同性因相生，异性因不相生。人等生命皆有心色两种不同的性质合成，其色体的物质前因是来自父母精血物质。其意识无法从父母身上生出，必有同性同质的意识因，而意识因定是生前意识，以此推出人有前世。转世理论由此成立。

如果异性相生，“心能生物”的话：

一、难以推翻物质中产生生命的外道观点；





二、不靠父母的物质因，“心”也应该能生出肉体。这些都是不可能的。

所以只有因缘和合生成之说才符合逻辑。再者说色体从“空性心”中造出也说不通。“心”有“空”和“不空”两种性质，分属于胜义、世俗二谛。

“心”的自性理体虽空，但心的事体不空，是有为法，所以才能产生“心”的各种作用，如造善恶各种业，形成轮回和解脱之因。如果心的事体也空，如虚空，心就不会有任何作用，也不会生妄心，造种种业。因此，既使色体由“心”来造，这能造物的“心”，定然是有为法，绝不是“无为空性”。

概念的混淆不清，是思想认识不清的表现。既然想谈论佛理，首先，必须搞清有关概念，否则，闭口不言，更能维护自己的形象。

分不清“活人”、“死人”的萧平实！（104）

萧平实装作一个对佛教十分内行的样子说：“密宗教人保持觉醒性，不让觉知心消失掉，将来用这个觉知心、觉醒性，一心不乱入涅槃。如果觉知心，可以入涅槃的话，涅槃之中仍有觉知，那就不如四禅、四空定的寂静了。”

“佛说无我，如果用觉知心入涅槃的话，那么涅槃之中便有了我，就不是无我了，因为，觉知心就是凡夫众生所认定的我。”

这段话表明，萧平实不但不懂佛法哲理，就连什么叫做“有情众生”，什么是活人死人都不懂，更谈不上懂得“涅槃”和“无我”了。

什么叫“觉知心”呢？“觉知心”是含识有情众生与花





草树木等植物、水土风火、山河大地等无灵感的物质相区别的唯一特征。如果没有觉知心，对众生而言就是死亡后遗留的尸体，如果众生没有觉知心，就和石头、土块没有什么两样。活人和尸体就没有什么两样。有情众生的“情识”或称含识众生的“含识”，都指的是“觉知心”。

觉知心即是有“感觉”，有“知觉”。梵语的“补特伽罗”的意思也是有情识、有灵感者，是指有情众生具“五蕴”。在“五蕴”（蕴是多种元素合成的意思）中，“色蕴”指肉体，受蕴、想蕴、行蕴、识蕴指的就是感觉、思想、心情和基本意识。四蕴概括起来就是“灵心”、“觉知心”，人类因为有了这个植物和无机物所没有的“觉知灵感”才被称为“万物之灵”。

人正因为有了这个觉知心，才有了觉知心支配下的各种谋求生存，作恶行善等诸种活动，由于觉知心支配下的各种善恶行为造业，使有的堕落三恶道，有的上升人天道。行善行恶，上升下堕，其最终根源是众生的觉知心所为，因此佛说三界唯一心。

佛出世说法的一切活动就是改造、净化众生的“心”，因此，佛法的重点是“治心”，当今西方国家称佛教为“心灵的科学”，揭示了佛教的治心总旨。怎能否定觉知心的作用呢？

“心”、“意”、“识”是同一个意思，是指觉知心。因觉知心，无形无色，在时间上无始无终，在空间上也无局限性，既无形，也无法在数量上确定是多是少，只能从它的感觉、思想、情识、功能、作用等各方面进行分类，因此在佛经中就有了一心、二心、三心、五心、六心、八心、九心、十二心、二十心、百千心、无量心等种种说法。每一种说法都有各自的理由。以上“心”的分类，都出自佛经，故不能说哪一种正确，只能说哪一种说法





较流行。

在诸心说中最流行的说法是：小乘和大乘中观宗、密宗的六识说，和唯识宗顺经派的“八识说”。无论“六识”、“八识”还是无量“识”，归根结底都离不开“觉知心”，因为“识”的含义就是“觉知”，无觉知的任何东西都不能称做“识”，众生都有觉知心，才称做“含识”。“有情”的“情”，也是指“情识”。

即使是说“八识”阿赖耶者，也并不认为“阿赖耶”无知觉，《唯识三十颂》说：

破
魔
金
刚
箭
雨
论

初阿赖耶识，
异熟一切种，
不可知执受，
除了常与触，
作意受想思，
相应唯舍受。

这段论文说明了阿赖识的性质，其中“常与触、作意、受、想、思，相应唯舍受”明确指出，第八识经常与触、作意、受、想、思“五遍行”相伴不离，其中“受”，没有苦乐等倾向性感受，只有中心感受，即“舍受”。

一切心识，即六识、七识、八识都有触、作意、受、想、思等五种作用。故称触、作意、受、思、想为“五遍行”，这“五遍行”，就是心识的知觉思想作用。离开这“五遍行”，这“心识”就失去了被称为“心识”的作用。

在“觉知心”这个名称上并未表明是“心识就是第八识”，萧平实即使是死硬顽固地坚持“八识”说，反对中观论“六识”说，也没有理由否定“觉知心”。因为八识、七识、六识都是觉知心。





如果否定七识、八识的“觉知”性，不但违背《唯识论》中所说的“心识常与五遍行相伴”的原则，而且是否定了第八“识”，作为“心”、作为“识”的性质，把“阿赖耶”变成了无“觉知”的泥球、石蛋。即使是蛆虫蚂蚁，因为有觉知心而被视为“有情众生”，所谓一切众生皆有的“佛心”，也是一切众生无始时来的唯一“觉知心”。

佛教的一切修行，归根结底，就是净化“觉知心”上的烦恼、所知诸种障蔽，所谓佛的法身也是指本具觉知心破除二障后的清净境界，所谓佛的无上正等正觉，也是指除障后的觉知心的，遍知遍觉境界。诸佛转法轮，度化无量众生，也是靠的这遍知遍觉的心光智慧，若觉知心泯灭，就和石佛、木佛没有区别，如何说法度众？

无论中观、唯识，无论六识说、八识说，涅槃都是指觉知心净化的状态，是指妄心息灭，唯存净心状态，所谓“涅槃寂静”，是虚妄心处于静止状态、纯净觉知心，并非泯灭。

如果连纯净的觉知心都如灯熄灭，那就是“自杀”式的涅槃，人“自杀”虽然命断，但觉知意识不断，故可以再转世。这“涅槃”如果连觉知意识都“杀死”，这“涅槃之乐”的乐由谁来感受，尸体也能感到苦乐吗？请问萧平实和其“同修会”追求的就是杀死觉知意识的涅槃吗？

阿赖耶识永不息灭？(105)

萧平实还说过，“阿赖耶识永不息灭，成佛后也有阿赖耶识，谁也灭不掉阿赖耶识。”

难道，成佛后的阿赖耶识是没有觉知性，没有“五遍行”，如死尸、如土、如石的东西吗？成佛如果连觉知都没有，就和泥佛、石佛无异，那我们宁肯做食草的动物，





也不愿意做那种无知的死佛。

萧无知还说什么：“涅槃仍有觉知，那就不如四禅四空定的寂静了。”

四禅四空定的寂静，只是意识活动趣于寂静状态，并非灭识杀觉。否则，那些处在四禅四空定的众生一定是无意识僵尸了。唯识家所说的“五无心”状态，也是暂时的息心状态，并非彻底断绝心识状态。如果彻底灭觉灭识，那只有一种可能，即死尸状态。

再从“寂静”的词义来说，“寂静”是“躁动”的反义词，并非“熄灭”和“死亡”之义。井水无浪，处于寂静状态，并非井水干涸之意。这恐怕是连小学生都懂得的道理。

修禅的人所修的寂静状态也绝不会是觉知心泯灭的死亡状态。这样一些任何一个精神正常的人都不难理解的问题为什么到了萧平实口中都变成白痴式的瞎说了呢？

更可笑是说什么：“佛说‘诸法无我’，如果用这种觉知心入涅槃，那么，涅槃之中便是有我不是‘无我’了。因为觉知心就是凡夫众生所认定的我。”

我们就用萧平实的这个思想公式，推论萧平实的观点：

萧平实曾说：“第八识阿赖耶就是持命的‘我’，是七识认作‘我’的东西。”很显然在萧平实的心目中的“我”就是阿赖耶识，并且萧平实认定，“阿赖耶识是永远存在的，即使是成佛后，阿赖耶识仍然存在，谁也灭不了阿赖耶识。”

按照这个观点，在涅槃中也存在阿赖耶识，因为佛是已证涅槃者，成佛后仍有阿赖耶识，故可证明“涅槃”并不消除阿赖耶。萧平实说“阿赖耶”就是“我”。

涅槃中仍有阿赖耶识，因此，涅槃中仍有“我”，并





非无“我”，已证涅槃的佛，也有“我”，非无我，因为，已证涅槃的佛，仍有阿赖耶识，因为萧平实说“我”就是阿赖耶识，故成佛后仍有阿赖耶识。

如果萧平实的所谓，“涅槃中若有觉知心，就是有我”的推论若能成立，后面的这个推论也同样可以成立。以其人之“矛”，戳其人之“盾”，看妖道有何话说？

佛说无“我”不假，但佛从来没有说过“众生无心”，或“涅槃无心”。从“佛说无我”推知“涅槃无觉知心”真是奇怪的逻辑，难道从“兔无角”，可以推知“牛无角”吗？

佛说“无我”的“我”是有别于外道的常一自在的“我”，教内的独立存在的“我”，是虚幻的“我”，是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我”。

在佛教中对“我”的认定，有各种各样，有的认为“我就是心”，有的认为“我就是阿赖耶”，如唯识宗说第七识执阿赖耶为“我”，有的认为五蕴身是“我”，有的认为心的刹那相续为“我”。

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我”是心和身体的所有者，故不说“我”是心，而说我的心，我的身体。我的心，我的身体，就和我的帽子，我的鞋子，我的衣服一样，是属于我的，并非我，如我的帽子并非我，我的“心”也并非我，如我就是心，应说“我是心”，不应说“我的心”。

“我”和“我的”语言内涵并不一样，稍微一思考，便能知晓，佛教所否定的“我”，并非世俗谛的“我”的观念。如果连世俗谛的“我”的观念也要破除，一是不能，二是不可。

为什么不能呢？人和动物都有与生俱来的我的意识，在我的意识的支配下，动物才有保护自己的意识和觅食寻求生存的意识，人因为有我的意识，才有为“我”着想，改恶从善，寻求解脱的思想，因怕“我”堕地狱，





才不敢作恶，因“我”想成佛，才闻法修法。若断了这个主体的我，将不会有任何为我着想的善恶行为。故这种我的观念不能破除。

如果人没有我的意识，就不会有为“我”着想的小乘解脱轮回的观念和“我”为众生利益求证无上菩提，作佛的思想。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的二利事业，若无“我”，怎么会有自他之分呢？

因此，世俗谛的我，是客观存在，既不能断，也不可断。这种世俗谛义的“我”，佛陀也未断除。如佛陀降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地下，唯我为尊。”若无我，怎么会说，“唯我”呢？

又如佛陀说：“我在过去世，曾得到大释迦牟尼佛授记。”“我曾在无量世前，供养诸佛”等等。若无“我”，佛为何自称“我”？因此，佛说无我的“我”是独立存在、有自性的“我”，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我”。

不懂佛教深理的人，不分世俗、胜义二谛，凡见我就破，就会陷入虚无主义的深渊。萧平实不懂装懂地说什么：“人无我的‘我’就是觉知心。”那么法无我的“我”也是指觉知心吗？如果说是，难道山河大地，天空日月等这些诸法的觉知心呢？说“无我”的时候，首先应知“人无我”、“法无我”的“我”指什么？不见靶子，乱放箭，岂不可笑乎！

萧平实有时说：“阿赖耶识永不灭，成佛后仍有阿赖耶识。”看来他不主张“佛如僵尸”；有时又说：“如果觉知心，可以入涅槃的话，涅槃之中仍有觉知，那就不如四禅、四空定的寂静了。”“佛说无我，如果用觉知心入涅槃的话，那么涅槃之中便有了我，就不是无我了，因为，觉知心就是凡夫众生所认定的我。”看来他又主张已证涅槃的佛无觉知心，“形同僵尸”了。这种自相矛盾，自己





否定自己的观点，也许就是正觉门与众不同的“具道种智”、“开悟”、羽化成仙的结果吧。

萧道士又是如何见密宗佛的呢？（106）

萧平实说：“若向密宗之‘佛’请问般若及种智，则是一问三不知，不可与语。如是而言即身成佛，成就正遍觉知，何其荒唐。”

请问萧道士，你向哪个密宗“佛”问过般若及种智？密宗中佛如恒沙数，萧道士问过所有的“佛”，还是几个佛，或一个“佛”？密宗“佛”如金刚持、毗卢佛、阿弥陀佛等，也和释迦牟尼一样，无色无相，非可见相。萧道士又是如何见密宗佛的呢？

若不见面又是如何提问的？既然问过密宗“佛”，一问三不知，总该有个所问对象的具体名称。萧平实说问过密宗“佛”，这句话就像萧平实自吹“我过去世曾经为觉囊派法王”一样，是公然撒谎。萧平实说：“荒唐之极。”的确是荒唐之极！萧平实问过的密宗佛，大概是泥塑、彩绘的密宗佛。否则，没有什么萧外道能看得见的密宗佛。

若是泥塑、彩绘的密宗佛，不开口，那不是密宗之过，而是提问者本身的精神不正常，否则怎么会向密宗泥塑、彩绘佛提问题呢？因为除了泥塑、彩绘的密宗佛，没有可见可提问的密宗佛。

若说密宗中人不了解般若及种智，那纯属狗眼看人低。老实告诉萧道士，在当今世界，开设般若学专业，攻读般若学学位，字字句句深研细究，通过精细答辩，取得最高学位的也只有国内外的藏传佛教。

生活在消息闭塞的小岛上，靠气功、邪术，欺骗群





众为生，不知道什么叫作学术的一介三流小道，敢目空一切地乱说一气，自称获得“种智”、“道种智”，真不知其脸皮有多厚。把自己像吹热气球似地吹嘘为具“道种智”的地上菩萨和具“种智”的佛陀，其巫婆神汉嘴脸，邪教本质已暴露无遗。学术界从来不把这类不着边际的瞎吹当作有价值的人话。

那么什么是种智？什么是道种智呢？“种智”是“一切种智”略语，一切种智是破除二障后的佛智，唯佛独有，十地菩萨也无。“道种智”是获得见道后的圣位智慧，只有一地到十地的菩萨和佛陀才有，二乘罗汉等四果位圣人无，更不是满脑子充满贪嗔痴我慢邪见的恶劣众生所能问津。

萧平实把密宗的观想佛身，比做“乞丐想当皇帝”，我可以把萧平实自吹获得“种智”、“道种智”比做苍蝇对蚊子吹牛说“我一口吞掉了地球”一样荒唐可笑。

如《大智度论》说：“道种智’菩萨之智也，知一切种种差别之道法者，‘一切种智’佛智也。”

萧平实满嘴谎言，满脑子狂妄，尚称“已证佛菩萨智”，真是对佛法的严重亵渎。

菩提心是第八识？（107）

萧平实说：“菩提心乃众生本有的第八识。”又说：“法身就是第八阿赖耶识。”

有无菩提心是普通众生和菩萨的区别，既然菩提心是第八识，一切众生都有第八识，因此，一切众生都是“菩萨”了。“法身”是唯佛独有，十地菩萨也无的无上佛身，既然“法身”就是第八阿赖耶识的话，一切众生皆有第八识阿赖耶，因此，一切众生都是“佛”了。既然一切众生





是“菩萨”，一切众生是“佛”，菩萨道、佛道就不需要修了。萧平实说他和他的同修有一百五十多人“开悟了”，原来“开悟的”就是包括畜牲、饿鬼在内的一切众生，既是“菩萨”，也是“佛”，因为它们有第八识阿赖耶，而第八识阿赖耶就是“菩提心”故，是“法身”故。把佛菩萨和畜牲饿鬼放在同一个道位的，古往今来，只有台湾岛萧神仙而已。

更可笑的是先把自己和同伙抬高到了佛菩萨的阶位，然后又把佛菩萨看作和畜牲、饿鬼没有两样。把自己看作佛菩萨，把佛菩萨降到恶道众生阶位时，等于自己也降到了恶道众生位，和畜牲、饿鬼划了等号。世界上竟有这样的白痴，难道不值得好笑吗？

无量众生无始以来做够了这样的“佛菩萨”，现在把这个“佛菩萨”的位让给萧平实及其徒众，永远坐下去好了。我藏传佛教信徒，自己不想做萧平实心目中的那种“佛菩萨”，也不希望一切众生做那样的畜生“佛菩萨”。

破
魔
金
剛
箭
雨
論

“诸佛终不授记彼等鬼神将来成佛”？（108）

萧平实：“密宗观想成佛，如神鬼自称为佛，然而诸佛终不授记彼等鬼神将来成佛。”

萧道长此话差矣，凡是有情识者，无论是天神或饿鬼，都是众生，既然佛说“一切从众生皆有佛性”，神鬼是众生，故神鬼也有佛性。既然神鬼有佛性。神鬼也能成佛。“一切众生”中也包括神鬼。佛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就是佛对一切众生的授记。故“佛不授记彼等”之说，不能成立。如果这所谓佛不授记的“佛”是萧平实自己的话，那就让众鬼神去找萧道士给他们“授记”好了。萧道士给鬼神授记的地点，应该是无间地狱，在那里鬼神们





定会款待萧道长。



死亡过程和超度之法“荒诞不经”？（109）

萧平实说：“密宗所说的死亡过程，荒诞不经。”“超度亡者之法，荒诞不经。”那么这“荒诞不经”，他是怎么知道的呢？说：“依道种智观之。”

如果证明密法中所说的死亡过程和超度之法，是否“荒诞不经”，首先要证明萧平实所谓“依道种智”观察的“道种智”是真是假。如果要相信萧平实所说的话，首先必须证明萧平实有无“道种智”，如果无法用有效的科学手段证明萧平实有道种智的话，光靠自吹是无法证明其真实存在。

既然无法证明萧平实具道种智是真是假，那么也就无法证明所谓“依道种智”观察到的“荒诞不经”是真是假。但菩萨的人格德性和智慧境界都有众多经论可以考查，菩萨不会不懂佛理，不会把“法身”和“菩提”看做是众生的第八识，不会分不清有为法和无为法，也不会把八识心法当作常法、无为法，也不会把八识、七识和觉知心当作“我”。菩萨也不会装神弄鬼、扮演神汉巫婆的角色，吹牛撒谎，欺骗群众。

由这些菩萨应有的品德素质，完全可以断定萧平实是属于什么道德智慧层次的人。不用测谎仪也完全可以证明他的一切言论荒诞无稽。密法中所谓“死亡过程”是真是假，只有亲身体验，才能证明。萧平实并未死亡，怎能得知密宗所说死亡过程是荒诞不经呢？

密宗的超度亡灵之法是对是错，也只能凭经论之语证，活人没有经过，受超度的亡灵也无法作证。密宗和萧平实谁对谁错？如果萧平实认为不可信，那就别信好

破
魔
金
刚
箭
雨
论





了。如果说荒唐，也无法提供荒唐的证据。

如果说，密宗的《度亡经》与《阿含经》所说不同，那并不能证明密宗的说法就是错的。因为大乘经典中的大部分理论与小乘《阿含经》中所说不同，如《阿含经》中没有说到“法无我”，也没有说到菩萨道，但不能否定大乘教义。

密乘之所以被称做“密乘”，在许多理论方面与显宗大乘理论有不同之处，因此也无法凭此否定密宗理论的正确性。大小乘和显密都有各自的特点，就像不能用唯识论的尺度衡量其它各派理论一样，也不能用某一经的尺度衡量一切乘。因为佛法无边，方便为用。不能用一种模式衡量一切。包括一种认为正确的模式，衡量一切，是一种僵尸逻辑，与适应一切时、一切地、一切众生的无碍大方便不可同日而语。僵尸会腐烂，佛法会与世常存。别说萧平实，上帝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萧平实撒谎，蒙骗群众的常用手法之一是：对自己一切瞎说，都虚构一个“佛说”的根据，如说“三乘佛经中如此说”、“一切佛经中如此说”、“阿含经中如此说”、“般若经中如此说”等等，他把自己的一切谎言的责任推给没有名称的笼统的“佛经”时，他以为，他说话的对象都是文盲、法盲，不会去查找核对。

特别是“一切佛经”、“三乘佛经”、“一切大乘佛经”这样的话，因“一切佛经”有多少种？有多少文种？不得而知，别说查对“一切佛经”，就连一切文种的一切佛经的目录都无法搞清。萧平实就是利用这种无法查证的东西欺骗众生。从萧平实言行谈吐完全可以证明，别说“一切佛经”，恐怕连一部佛经都未曾读过。他的佛教知识从“梦中得来”那句话才是真话。

按学术惯例，引经据典，必须说明经典理论的具体





名称，必须引证“原文”，这种“一切经典如此说”，无法证明引语的真实性。在学术讨论和辩论中，这样的引证是无效的，等于放屁。

但有些谎言，通过反证的方法是可以证明的，如萧平实说的“三乘佛经中都说阿赖耶识如来藏”，“《阿含经》中说到第八阿赖耶识”这样的话，用反证的办法，可以证明是伪造的谎言。

如在玄奘编翻译的《成唯识论》中明确指出，在佛经中谈到三界唯心和阿赖耶识的总共只有六部经典，而其中翻译成汉文的只有四部：即《解深密经》、《华严·十地品》、《楞伽经》、《厚严经》，所以唯识家称宗依为“六经”、“十一论”。

从唯识宗依“六经”说，完全可以证明，“三乘一切经典中都说阿赖耶识如来藏”，“《阿含经》说到第八识”之说是纯粹的谎言。

又比如说：“一切大乘经都说法身乃是第八识。”这是严重违背佛教教义的谬论。

如果说“法身是第八识”的，就得承认六道众生都是佛，因为六道众生皆具八识，“法身”是唯佛独具，十地菩萨都不具备的断二障，具遍知智慧的佛的境界之一。

若把众生的“八识”和佛的“法身”混为一体，无异于把垃圾当作黄金一样，除了白痴，谁也不会提出这样极端错误的谬论。凡是懂得一点佛教基本知识的人都会看出这是十分荒谬的说法。

别说一切大乘经典，如果萧平实能拿出一部经典根据，也可以洗掉这句话是弥天大谎的罪名。一滴水可以透视太阳，从上述两个例子就完全可以证明，萧平实所说的话全是无根据的弥天谎言。已到了撒谎成性，不可救药的程度。





写童话和科幻小说，可以任意发挥想象力，进行虚构。谈佛教教理，这样胡说八道像萧平实这样，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不会有第二个。因为真正研究佛教的人，都是具有人格道德、信仰善恶报应的人，虽然有些人开始无信仰，经过深入研究，无法不归信它的一切合乎实际，顺乎人心之精深妙理，马鸣菩萨从一个外道变成虔诚的大乘弟子便是一例。

像萧平实这样对佛教教理一无所知，只凭自己的胡思乱想，编造佛理，极力反对佛教正见的，若非鬼迷心窍，在头脑正常的人中绝不全出现的，有芥子大的真信的人也绝不会拨弄是非，挑起争端，造深重如此的恶堕之业。

萧平实不但不懂密法，就连显宗教理都是一窍不通，就拿他口口声声，像净土门人念“阿弥陀佛”一样念诵的“第八阿赖耶识”，也只是一个屠行门上挂的“佛”字招牌而已，对其义理的了解非常浮浅。

别说“六经”、“十一论”，似乎连《唯识三十颂》和《成唯识论》这些基本理论都未曾读过。所以闹出“第八识”是“如来藏”，是“菩提心”、“法身”这样的使内行笑掉牙齿的大笑话。

说什么小般若《十万颂》，既然《般若十万颂》是小般若，中般若和大般若多少万颂呢？既然是耍枪棒、卖膏药的，就应该干自己的本行，为什么偏要不懂装懂呢？

在藏传佛教中所翻译的二十一部《般若现观庄严论》中，称《般若十万颂》为大部，《二万五千颂》为中部，《般若八千颂》为小部，但从未见哪个资料中把《十万颂》称做“小般若”。

又在介绍“密续”时，将《中观宝灯》、《中观义集》、《中观要诀》、《现观庄严论慧灯鬘释》、《菩提道灯释》、





《广释菩提心论》、《入中论》、《入中论释》、《菩提道次第广（略）论》、《入菩萨行》等，属于显宗的经论都归入佛经密续类，没有比这更可笑的。把显宗经论归类于密宗经论类已是不可饶恕的错误，又把诸论师的显宗经论归类到佛经密续部更是错上加错。

在文盲眼中无论数学、语文，还是自然科学都是白纸黑字没有什么区别，但自称学者的人应该知道语文、数学和自然科学书不能归为一类。萧平实既然以内行自居，说长道短，最起码应该了解什么叫“密续”。

即使是密续部，但“密续”与“密续疏论”也有别，不能混为一类，如萧平实“密续书目”中所列的“六法耳传，密意集释，胜乐五次第论，观音自在成就法”等。并不属于“密续”类，只是疏论和仪轨。

从这些经书的错误归类中，已足以证明萧平实对密法了解多少。从一个最粗浅的书藉分类都搞不清楚，露出了许多外行的马脚，岂能掌握更深层的义理呢？

到目前为止，藏传佛教密藉译成汉文的不到百分之一，其中多数是仪轨类，阐释教理的书很少。本来只凭百分之一的资料评定全部教义的是非对错是没有说服力的，更何况这位萧道长，自称只看了一本《土观宗派源流》，对译成汉文的密藉也未曾认真拜读的情况下，就大发议论，这岂不是十分反常的咄咄怪事吗？

一个不懂物理学的人对相对论、量子物理，提出是非短长是不是觉得奇怪呢？同样，对一个流行了一千多年，具有浩如烟海的书藉资料，经过一千多年的研究和实践，形成了一套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遍及几十个国家的一种信仰文化，被一个只读了一本密法书，又不懂藏文的小道士，想一笔否定，这不是现代版的“天方夜谭”吗？在拜金主义的社会里，贪欲和邪见使许多人变成心





理变态的情况下出现这种人，既奇怪而又不奇怪。

萧平实说话处处自相矛盾，如他说：“一切密法密咒皆是非佛传，是鬼神所传。”同时，又说“可诵持观音大悲咒”，“一切种智涵盖在我们正觉同修会‘总持咒’里面”。前面的“一切密法密咒皆是非佛传，是鬼神所传”是全称否定判断。既然“一切密法密咒皆是非佛传，是鬼神所传”，那么，观音大悲咒，正觉同修会总持咒也定非佛传，是鬼神所传，因为都是密咒。既然萧道长提倡持诵“大悲咒”，自己的同修会念诵“总持咒”，那就证明萧道长也是鬼神所传的信徒，因提倡和诵持密咒故。既然修密法密咒的都是外道，那么萧平实也定是外道了，因持诵密咒故。这是萧平实自造的逻辑陷阱，只好自作自受了。

破魔金剛箭雨論

有妻室就是凡夫？（110）

萧平实说：“藏传佛教中的莲花生，有妻室，是凡夫。”以此来贬低密法。但有妻室也证明不了是“贪女色”、“是凡夫”。

如果只从在家出家，有无妻子儿女断定“凡夫”“圣人菩萨”，就会犯极大的错误。在佛教四众弟子中，在家优婆塞、优婆夷是有家室的，如维摩诘居士：“示有妻妾彩女，而常远离五欲淤泥。”维摩诘说：“示行贪欲，离诸染著。示行嗔恚，于诸众生无有恚阇。示行愚痴，而以智慧调服其心。”“当知一切烦恼为如来种。”“已离畏者，一切五欲无能为也。”难道维摩诘有妻妾彩女而将他可以判定为“贪女色”的“凡夫”吗？

又如悉达多太子，也有妻子、儿女。按《华严经》等说：佛陀在色界无上天成报身佛后，其化身转世到喜足天，称为白髻仙人。白髻仙人复投胎为净饭王太子。





在家出家皆是示现成道过程。小乘弟子视在家的悉达多为凡夫，在菩提树下证悟后才成佛陀。但大乘经典开示佛陀是化身，在家出家都是佛陀。

在《大般涅槃经》中佛说：“我于三千大千世界或阎浮提示现涅槃，亦不毕竟取于涅槃。或阎浮提示入母胎，令其父母生我子想，而我此身毕竟不从淫欲和合而生也。”

“众生皆见我为太子也于五欲之乐，为欲随顺世间法故，示现如是相。”

“我又示现阎浮提为魔波旬。众人皆谓我是波旬，然我久于无量劫中离于魔事，清净无染犹如莲花。”

“我又示现于阎浮提，入淫女舍，然我实无贪淫之想，清净不染犹如莲花。为诸贪欲嗜色众生，于四衢道宣说妙法，众人谓我守护女人，然我实无欲秽之心。”

“为度一切众生故，善行如是种种方便，随顺世法。”

莲花生大师、玛尔巴等，都是示现种种相，度化众生的高地菩萨，虽有妻妾彩女，也如维摩诘，已离畏，一切五欲无能为也。

在萧平实眼中，莲师、宗喀巴等，宏法度众业绩均如佛陀者，皆是“凡夫”“未见道”者。在他的心目中释迦牟尼也有妻室，有贪着淫欲之嫌。在这个世上唯有他“最清净”，“非凡夫”，虽有老婆孩子，也不能与莲师等同日而语。有妻室儿女，非凡夫者，全世界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萧大仙也。

随顺世间，现种种相，施事种种方便，度化种种心态的众生，是佛法不同于外道主要标志。佛说三乘一乘，显乘密乘，实法权法，都是方便之法。是不是佛法的唯一标准就看是否利众。这也是佛教道德和价值观的最高标准。离开这个大原则，以承认不承认八识，符合不符





合某种思想模式作为佛法和外道的标准而说长论短，皆属外行无稽之谈。

佛法扎根世间法，从世间法而生，如医学因病而生，其作用在治疗。人类处在欲界，以欲为本。无欲就不会转生，无欲也就不会有人类的各种事业和求生存发展的各种活动。无欲就无家，无家就不会有人类的传宗接代。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出世解脱，都离不开一种欲望的驱动。若无成佛的欲望，怎么发心修道？

同时，爱欲与慈悲也是同质同性的，有自私心的爱欲称为“贪欲”，无自私心的爱欲称为“慈悲”。佛教断“我执”，就是为了断除为我的自私心，并非断除“爱欲”。

维摩诘说：“当知一切烦恼为如来种。”可以作为如来种的“烦恼”既不是嗔恨心，也不是无明。因为嗔恨心在色界、无色界时都已不现，无明是智慧的反面，只有可以变为慈悲心的爱欲烦恼可以为如来种。

声闻缘觉二乘，因追求解脱，断转世因缘为主要目标，故戒欲断欲为道，因其断欲，也断了慈悲之根，无利众之想。

大乘菩萨道，要通过连续的转世完成菩萨行，要把热爱今生慈母之爱心，拓展为热爱一切众生的大慈大悲，成佛后也要为度化无量众生而住世到世末。因此《现观庄严论》说，菩萨道所要破的不是爱欲烦恼障，而是所知障。因此，菩萨戒中戒欲并非重点，因菩萨是“觉者”之意，是离畏者，非五欲所能害者。

如《大般涅槃经》云：“云何调伏众生故？若诸菩萨为化众生，常入聚落，不择时节，或至寡妇淫女舍宅，与同住止，经历多年，非是声闻所应为，是调伏利益众生。”

无上密法，是适应善器利根之法，对根器的要求比





菩萨道严，密法中的一切境界都是通达无碍的圣智境界，对世俗的一切习俗观念，伦理知见，净秽美丑，都从圣地智慧所见角度定位，在非理性中现出了更高的理，如同量子物理展现的微观世界不同于经典物理的宏观世界一样。

思想认识在一般宗教和世俗文化中形成模式化的人们，以自知和习惯模式为尺度，横量竖量，觉得不合规格尺寸，这并非密法本身的过错，是观察者的目光和尺度的错误。佛经中说的：“心净则一切净，心不净则一切不净。”是对这种情况的最好的诠释。

各种佛都有其相对应的特殊对象，每一种佛法也只适应于所化对象，没有“万金油”似的法。唯识说不是适应一切人的法，密法也不是适应一切人的法，如果有一法能适应一切化机，佛陀就不会谈三乘一乘，开显开密，说八万四千法了。

密法是化度特殊根器的法，不要求适合每个人的口味，酸甜苦辣，各有所爱，信与不信，各随其便。无论做道士，还是练气功，无论你是“正觉”和邪觉，井水犯不着河水，安分守己，应各搞各的。

藏传佛教在充满偏见邪见的心目中，“非佛”也好，“外道”也好，别人管不着。但超越个人信仰的范围，对别的宗教进行挑衅性的恶毒攻击，无端地进行丑化和侮蔑，已超越了学术讨论的范围。由此而引起的民族宗教等政治问题的责任，应由挑衅者自负。我著此论只从学术角度进行反击，显正破邪，以正视听。

反佛外道丑恶嘴脸的彻底暴露（111）





萧平实所著洋洋百万言垃圾书中彻底暴露了他们的以邪教代替佛教，称霸于佛教世界的狼子野心。他们表面上打着反藏传佛教的旗号，但在他们的骨子里反对的并不仅仅是藏传佛教，而是包括汉传和南传的一切正宗佛教。不但在教义理论上反对和否定一切佛教，而且公开地侮蔑和否定藏传、汉传、南传三大系的佛教，非理和狂妄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萧平实反对一切佛教所采取的手段，一是以“八识说”划线，凡是承认八识说者为佛教，不承认“八识说”者为外道，这样他就把藏传佛教，除唯识宗以外的所有汉传教和小乘南传教都划成了“外道”。

佛教从世界观上共分为四派。由原始部派佛教形成的小乘毗婆沙和经部。尊第一期法轮经典，持一切有部观点，只承认一识说和六识说，不承认八识说，也不承认六尘由识变的唯心主义说法，承认心识和外境的物质性，实有性。

大乘根据第二期法轮《般若经》，龙树开创了万法性空的“空宗”中观。根据第三期法轮《解深密经》，由弥勒、无著开创了“境空识有”的“有宗”唯识。因以识为主，识为“有”，故称有部。在中观宗中根据《般若经》只承认六识，不承认八识。如“自续中观”宗中的顺瑜伽行派，虽承认见相分和自证分，但仍不承认八识说。

在唯识，也有承认“八识”说和不承认八识说的两派，其中顺经派无著、世亲、护法等持八识说，而陈那、法称等顺理派虽然主张有自证分和见分、相分，但仍然坚持大小乘通行的“六识说”，不承认有八识。

陈那被誉为“中世纪正理之父”，法称被称为“印度的康德”，是具有代表性的唯识学家，而且陈那又是自证分、





相分、见分等“三分说”的创始人。即使这样的著名唯识论师，也不承认八识说。所以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小乘学派不承认八识说。承认八识说的只有唯识宗中的一部分论师。

因此，将不承认八识说者划为“外道”，就等于否定了百分之九十的佛教。否定六识说，等于否定说六识第一、二期法轮的一切经典。

这些经典都是佛说，因此，否定这些经典就是否定说经的佛陀，他们反对一切佛教教义，只是采取了指桑骂槐的隐蔽手段，明指藏传佛教，暗地里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印汉藏南传一切佛教。

又如“诸法无我性空”，是大乘佛教的统一观点，被列入佛教原则“四法印。”在此，无论是中观或唯识，都主张诸法本体性空，中观以缘起证空，唯识以圆成实性显空。虽然各自所说角度不同，但落脚点都在一个“空”字上。萧平实恶毒地攻击缘起性空论。给中观应成派强加上“无因论”、“断灭”、“破坏佛教者”等莫须有的种种罪名。

因印顺法师著有《中观论》而遭恶毒的人身攻击，说：“印顺说‘一切法空，五蕴十八界皆空，一切佛说法也都空，统统没有真实。’”“一切皆空，性空唯名。”说这是印顺对“佛法的误解”，“太荒唐了”，“他信受了应成派中观，所以才产生了这种大邪见”等等。

其实印顺只是如实转述了《般若经》的观点。萧平实反对印顺的性空观点，实际上就是反对佛陀的空观，是反对“四法印”，是反对唯识宗在内的“本体性空论”。说“性空唯名”论是“邪法”，等于把佛教世界观的本体论否定了。

所以，他反对密宗，反对应成中观，反对印顺法师





的观点，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而真正反对的是佛教的“万法性空”的世界观。印顺法师学贯三乘，精通中观唯识，是只佛学天空翱翔的雄鹰，萧平实只不过是只邪思垃圾堆上飞旋的苍蝇。

萧平实反对一切佛教另一表现是，恶毒攻击诽谤和否定印汉藏各教派祖师、著名论师、法师和否定各派证量。

攻击诽谤印度的法师如月称、寂天、莲花生、阿底峡等。

攻击诽谤汉传佛教的大师如宗密、日溪、昙鸾、印顺等，特别是对被誉为汉地龙树的智者大师进行了恶毒地诽谤。

对藏传佛教各派祖师大德，如萨迦班智达、马尔巴、米拉日巴、宗喀巴、克主杰、历代达赖喇嘛、莲花生大师、敦珠法王、顶果钦哲、噶玛巴、土观活佛等进行了恶毒地诽谤。否定他们的法流正见、证量和贡献、业绩，如像疯子和酒徒，信口开河无以复加。

佛在律经中说：“我和如我者可以鉴定人们的悟境证量，其余之人不能鉴定别人的悟境证量，若鉴定必犯过错。”

萧平实妄称获得“道种智”，不但否定藏传历代祖师大德的证量，说这也未悟，那也未见道，而且否定教派的教义和证量，说台湾学汉传佛教九百多万弟子中无一人获开悟成就，“南传佛教中无人证罗汉果者”，在一口否定了藏传、汉传、南传三大佛教的贡献、业绩、证量之后，恬不知耻地宣称，他和他的正觉同修会弟子中证悟的有老有小，至少有一百五十多人“开悟”，以上事实是萧平实反佛教最恶面貌的彻底暴露。

萧平实也是一个打着阿赖耶旗号的反唯识外道，如





唯识诸论说：第八识是刹那生灭，恒时相续的“有为法”。

萧平实说：“阿赖耶识是常法，永住不灭，是‘无为法’。”

《成唯识论》不说如来藏，持五种姓说，以“心之空性”说心性本净，尊《唯识三十颂》、《瑜伽师地论》为正说。萧平实一口咬定“第八识是如来藏。”

《唯识论》说：“法身’是佛地的二空真如境界。”萧平实说：“法身’是第八识阿赖耶。”

《成唯识论》说：“第八识相分为第七识妄执为‘我’。”

萧平实说：“阿赖耶识是‘命根’，是持命之‘我’。”

《唯识论》说识是了别义、觉知义。阿赖耶识与受、想、思、触、作意等五遍行相随不离。具有“识”的了别觉知作用。萧平实否定八识的了别觉知性。

《唯识论》根本总旨是否定外境的物质性，认为外境是识所变，故称“唯识无境”。萧平实说：“唯识论并不否定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

《成唯识论》说，六七八识都有相见二分和自证分。

萧平实说：“第六识有自证分，第八识没有自证分。”

《唯识论》说阿赖耶识，八地“舍名”，佛地“舍体”。

萧平实说：“阿赖耶识常住不灭，佛地也有阿赖耶识，谁也灭不了它，佛也灭不了它。”

《解深密经》云“于此真如，诸菩萨众，勇猛精进为因缘故，如理作意，无倒思维为因缘故，乃能通达，于此通达，渐渐修习，乃至无上正等菩提，方证圆满。”萧平实说：“佛的法身不是修出来的。”“观想成不了佛”等等。

“豺狼来了举起猎枪”！（112）





以上反唯识观点，只是举其要而言之。其书中反唯识言，随处可见。这说明萧平实不懂唯识学，也不信唯识，只是把阿赖耶当作反对持六识说的佛教各宗派的招牌而已。

萧平实就是把名为“佛法”，实为反佛法，名为“唯识”，实为反唯识的种种歪理邪说被命名为“佛法”、“正理”。并以此假佛法，真邪说，作为衡量佛教正法与外道邪法的标准。任意歪曲和不择手段地进行侮辱攻击，依据佛教般若教义建立，与三乘佛教经藏理论无违的金刚乘教义，以批判藏传佛教为名，对汉传佛教和南传佛教也进行了恶毒的抨击。

对藏传佛教不择手段地进行造谣侮辱，栽赃陷害，说是为非，颠倒黑白地恶毒攻击的同时，还以狂妄至极的口气，宣称藏传佛教法王、活佛和法师、僧人中无一人敢出头，和他对辩。真是目中无人，欺人太甚！一个未入佛门，未学佛法的外道狂人，胆敢如此蔑视我藏传佛教。我等雪域学人岂能形若僵尸、坐视不管？

既然以为佛教是“不抵抗主义”，在三大宗教中是最软弱可欺者，便想为所欲为地进行践踏，以充当灭佛英雄。使用卑鄙下流的手段，虚构捏造种种进犯的理由，进行疯狂地挑战，我们也绝不会忍让这种恶意的挑衅。“朋友来了献上美酒和哈达，豺狼来了举起猎枪”，这是藏人永远奉行的原则。如果我们的神圣信仰遭到侮辱和攻击，敌人想重演异教徒灭佛的历史，我们就会不惜任何代价，进行保卫，绝不会让敌人的阴谋得逞。古兰经不可亵渎，难道我佛教可以亵渎？

这部驳论中对萧平实歪曲和侮辱一切佛教的言行和伪造佛语的种种歪理邪说，用佛教理论进行了批驳反击。出重拳打击了不可一世的邪教徒的狂妄嚣张气焰，揭掉





了黔驴身上的“虎皮”。

我要告诉萧平实一伙，凡是打着佛教旗号反佛教的歪门邪道，都会在佛教真理的铁围山前撞得粉身碎骨。两千多年的佛教历史证明了佛教与外道论战中佛教必胜、外道必败的正邪胜负规律。这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规律，永远也改不了这种规律，因为，佛教代表的是人类最高智慧和真理，而科学的发展将会给佛教真理提供了更多的实证，使佛教真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破魔金剛箭雨论

偈曰：

虽说末世怪事多，未见蝙蝠充佛陀。
不伦不类难见人，黑夜出洞舞婆婆。
妄想为翅欲上天，摧毁慧灯中天月，
愚痴小虫不量力，贻笑万世享恶果。

附篇：

针对萧氏门徒的反扑，仁波切作的回复

看到普度网→普度论坛→论坛列表→辩论区→“多识仁波切的谬误”的文字，作者为风语。

本来这种“疯语”，没有费舌的任何价值。但倘若不回答，作者还自以为满有理而继续蛊惑众生，无知众生也会继续因自己的无知而加倍受害。所以我抽出空闲时间，在这里给予回复，是非曲直，众人应该明了。

一、说什么：“意识是无常法，不是不生不灭法，”《佛理框架》里说的：“生生死死流转不息”，正是说‘意识是常住不灭’。请问：我在什么地方说过‘意识是不生不灭的常法，非因缘法’？生生死死流转不息，怎能说是‘常住不灭’的观点呢？常法是无为法，没有任何作用，怎能生死？又怎能流转呢？人的意识（这个‘意识’指佛教通用的





意识，并非唯识派所谓的意识)是刹那相续的无常法，所谓‘刹那相续’，就是刹那之间，即生即灭，即灭即生，生灭相续不断之义，这种刹那相续之法，从相续不断意义上说，属于相续不断常法，如佛的三身中的法性身是为常法，是真常法，报身是相续常住法，化身是不断常住法，这是弥勒《现观庄严论》和狮子贤等印度诸般若论的观点。若按“疯语”的观点，佛的报化身相续常住，不就成了‘常见外道’的观点了吗？如果‘生生死死流转不息’是‘常见外道’的观点的话，那么，‘轮回’的观念，不就成了常见外道的观念了吗？前面说：意识转世说是‘常见’，后面又说‘阿赖耶识是才可以贯穿三世’，‘阿赖耶识才是轮回的主体’，既然意识转世说是‘常见’，那么，‘阿赖耶识贯穿三世而不断’之见，难道不是常见吗？意识不断是常见，阿赖耶识不断不是常见，这是谁家的逻辑？还说“显教经典则是，佛所亲口宣言的如理正说”，这谎言也说的太出格了，显宗经典汉文八千卷，我不知道此位疯语先生读过其中的几卷而敢说‘显教经典则是’这样肯定的证词，这种假借佛陀名义，说不出具体出处和原文的假教证，是《真狂密》一类的邪风，若闻“唯识六经”之说，就不会闹出‘显教经典则是’这样的笑话。至于“沉睡无心”等，所谓的“五无心位”，是唯识派一家的观点，如果在沉睡等五时，意识是真灭，不就等于死亡吗？既然沉睡是意识断灭，醒时意识怎会复生呢？既然灭而复生，怎能是断灭呢？所以，我中观和毗婆沙、经部三家从来就不承认唯识论的合理性，沉睡等五时只是潜意识状态，意识睡眠状态，并非意识断灭的僵尸状态。我曾在《破魔金刚箭雨论》中指出过，用‘阿赖耶说’一把尺子衡量一切佛法的对错是可笑的傻瓜作风，就像用台湾的法规衡量大陆和全世界的法规一样荒诞不经。在轮回十





二因缘中“识”是人的意识的总合概念，怎能断定它就是‘阿赖耶识’呢？意、识、心在佛教哲学中是指同一个对象的同一重合概念，只有唯识论，才提出了，将心识一分为三的假设，将意、识、心三个同意词变成了六、七、八识的特殊名称，所以，意识转世是佛教统一观点，阿赖耶识转世是唯识家的观点，佛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思想宝库，不承认唯识观，并不等于“违背经教”，并不等于“妄言”。从把不承认阿赖耶识的统统划为‘外道’，把未进入所谓“正觉门”的佛教徒，被统统说成是‘未入正道者’的这种单细胞思维分析，虽然，此文的作者不敢暴露身分，但是这些无理的歪曲和否定的驳论‘象牙’，吐自哪一类众生的口，却一目了然。

二、说什么《佛理框架》里说的：“证得涅槃的罗汉，心处于寂然不动的灭尽定”是“不懂无余涅槃”，“是把无余涅槃认做是灭尽定”。说什么“无余涅槃是灭尽十八界，但灭尽定只是灭了受想，前六识具灭，但意根末那仍在”，并说什么“俱舍、显扬圣教、摄大乘、成论、述记等三乘圣贤之论著中，以及三乘经典中，也皆主张灭尽定中仍又意根存在”，“灭尽定中还有意根存在，如何称得无余涅槃”。说“无余涅槃是灭尽十八界”，十八界是：眼、耳、鼻、舌、身、意根为内六根，色、香、声、味、触、法为外六尘，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为六识，合计为十八界。这十八界包括了整个宇宙。

如果不是傻瓜，怎么会相信，一个罗汉入无余涅槃，全宇宙（十八界）都会“灭尽”消失这样的鬼话呢？如果这是佛的观点，佛不就成了头号大傻瓜了吗？如果说，无余涅槃灭尽十八界，那么对证无余涅槃者，剩下的还有什么东西呢？一个人辛辛苦苦，修行证涅槃，其结果就像一个输尽一切的赌徒一样，什么也没有了，那么，这





样的涅槃还有什么意义呢？输尽一切的赌徒还有肉体 and 意识在，但证无余涅槃者却连肉体 and 意识都灭尽消除了，这不是彻底的断灭论，又是什么呢？

当然，灭尽定不等于无余涅槃，谁也不曾在灭尽定和无余涅槃之间划过等号，灭尽定是烦恼和意识活动暂息状态，而无余涅槃是断尽三界烦恼障的寂静状态，但证无余涅槃时必然处于灭尽定中，如果说“证得涅槃的罗汉，心处于寂然不动的灭尽定”的说法“是把无余涅槃认做是灭尽定”的话，那么，说鱼在水中寂然不动，就是把鱼认做水了。这样的乱弹琴，也竟然说得出口！

这位“疯语”先生说：无余涅槃后“剩下‘我’背后的那个它，就是‘我’的它——阿赖耶识，”读者不会忘记，这位先生此前刚刚说过“无余涅槃是灭尽十八界”，突然不知又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了个‘我’的它——阿赖耶识。如果这位先生没有得健忘症的话，批评别人时曾说“不懂阿赖耶识，是懂十八界”，“在十八界中包括阿赖耶识”，既然无余涅槃是灭尽十八界，那么，无余涅槃中没有灭掉的逃犯——阿赖耶识，究竟藏在什么地方呢？既然剩下阿赖耶识，还算十八界灭尽吗？这类连文盲都不应该犯的逻辑悖论，只有疯语自己解释了。

更使人可笑的是，竟然宣称“涅槃就是阿赖耶识”。如果按这个荒诞的观点进行逻辑推论，就会得出更加荒谬的结论。

请看：1、涅槃就是阿赖耶识，因为，一切众生皆有阿赖耶识，所以，一切众生证得了涅槃。2、证得了涅槃就是阿罗汉，因为，一切众生证得了涅槃，所以，一切众生都是阿罗汉。3、一切众生都是阿罗汉，因为，猪狗牛羊，毒蛇猛兽都是众生，所以，猪狗牛羊，毒蛇猛兽都是阿罗汉。疯语先生的‘罗汉’和‘涅槃’的概念原来如此，说‘涅





槃就是阿赖耶识’，这是佛教史上从没有过的异端邪说。又说什么，“如果阿罗汉入了无余涅槃，又哪有这个五蕴我去托钵乞食呢？无斯理耶”。

“涅槃”是破除烦恼障，跳出三界之义，自性清净之义。如果说无余涅槃必须舍去五蕴身的话，那么，释迦牟尼三十五岁成道时，连小乘的无余涅槃的境界都没有达到，怎能算成佛呢？所谓‘无余涅槃舍身灭识’那只是一部分小乘教徒的观点，“大小乘各异其说，小乘之空义谓：三乘之圣人入于无余涅槃，则身智亡而无一物，法界中灭一有情也，大乘中有相性二宗，相宗之唯识谓：定性二乘之无余涅槃，为毕竟都灭，不定性之二乘及佛之无余涅槃，非为实灭，二乘之人，离分段生死谓无余涅槃，佛息应身之化，归于真身之本，谓为无余涅槃；性宗、三论、华严、天台诸家谓：无有定性之二乘，毕竟成佛也，故法界无有实灭之无余涅槃者，但息妄归真，缉化还本，而入于无余涅槃耳。”——见丁福保汉文《佛学大词典·涅槃条》。

《法华玄论·二》曰：“大小之涅槃凡有三义：1、本性寂灭非本性寂灭异，小乘之涅槃灭生死而涅槃也，大乘之涅槃，生死本来涅槃也，法华方便品言之：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2、界内界外断惑异，小乘之涅槃唯断界内分段生死而止，大乘止涅槃并断界外变易生死也，3、众德具不具异，小乘止涅槃，无生无智，故不具众德，大乘之涅槃，具身智，故具法身般若之德。”

《涅槃经二十五》曰：“不去不来，乃名涅槃，不取之义，乃名涅槃，定无不定，乃名涅槃，无障碍义，乃名涅槃，无有之义，乃名涅槃，无和合义，乃名涅槃，无苦之义，乃名涅槃。”

“涅槃”之含义有多种，“有余”“无余”也有多种解释。想从





罗汉僧的托钵乞食与死与不死的问题上分辨有余无余涅槃，其知识的空间，有点过于狭小。要想了解涅槃的义理，不能靠自己的臆想，要靠虚心读书学习的实际功夫，这是我对那些舌长腹空的所谓“佛学家”们的忠告。

三、阿赖耶识是不是生命本源的问题

我在《破魔金刚箭雨论》中对萧平实歪曲阿赖耶识的种种言论，依据众多经典理论和推理分析，进行批驳后，作者不服，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自己的徒众面前，被揭去虚伪的面具，感到无地自容而复作垂死挣扎，对自己的观点提出了申辩。我原以为此次论敌卷土重来，会吸取信口开河导致的惨败教训而变得明智一点，即使想再度反攻，也定会拿出几样“爱国者”导弹那样的新式武器，没想到除了过去使用过的那些陈词滥调的折戟断剑而外，没有任何新花样，看来在萧字号的兵器库中拿不出什么新的玩意来了。和这样的对手饶舌再战，实在没有多大的意思。但对方不甘心认输，非要辩个鱼死网破不可。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说如来藏不是外道的梵我、神我。疯语说“多识不承认阿赖耶识是生命的本原，而且认为阿赖耶识是外道的梵我、神我”。

回答：我不承认阿赖耶识是生命的本原，但我在何时何地，在什么情况说过“阿赖耶识是外道的梵我、神我”这样的话？如果在《破魔金刚箭雨论》中说过的话，请指出版本、页数、行数，让读者去查证。我说过，如果把属于有为法、无常法、心法的阿赖耶识看作无为法、常法，就和数论外道的“常一自在的神我”观无异，只是把外道“神我”的名称改为“阿赖耶识”而已。

这种阿赖耶外道，在佛教历史上出现的三十种外道中名列第十六位，“阿赖耶外道，计有阿赖耶识持此身，含藏





万象者”见丁氏《佛学大词典》469页。请对号入座，萧道长在其书中，不只一次地宣称，阿赖耶识，不生不灭，常住不坏，是如来藏，是法身，是涅槃，是生命的本源，是万物的本源，等等，等等。对此种荒唐的言论，在《破魔金刚箭雨论》（015-206页）中进行了详细的批驳。谁是外道，一目了然。

疯语说，多识是认“精神意识是常住不灭”的“常见外道”。我在第一节中回答过我说的“生生死死流转不息”是相续不断、流注生灭之义，并非流转意识，“常住不灭”之义。相续不断、流注生灭是无常法，常住不灭是常法，不懂得常法与无常法的哲学含义，将“相续不断”和“常住不断”视为相同的意思，是不懂佛教哲学的表现。对此问题，在唯识经论中是如何说的呢？《楞伽经·一切佛语心品之一》佛告大慧：“诸识有两种生、住、灭。非思量所知。诸识有两种生：谓流注生，及相生；有两种住：谓流注住，及相住；有两种灭：谓流注灭，及相灭。”“流注”就如水流和电流，前灭后生，因果相续，流注如水，源源不断，如黄河、长江之水，滚滚流注，从古至今，未曾断流，又如电流，电粒子生灭的粒子运动形成电流，流动不息，但除了不懂佛教哲学的法盲而外，谁会把这类生灭流注不断的现象当作常住不灭的“无为常法”呢？

再看唯识论师，如何解释，《成唯识论·卷第一》云：“若有变易，应是无常，然诸有情心、心所法因缘力故，相续无断造业受果，于理无违”。“所言‘常’为自害，然有情类身心相续，烦恼业力轮回诸趣，求趣涅槃。由此故知定无实我，但有诸识无始时来，前灭后生因果相续，由妄熏习似我相现，愚者于中妄执为我。”

请注意：“有情类身心相续，烦恼业力轮回诸趣”和“有诸识无始时来，前灭后生因果相续”这两句话，和萧氏的





“唯有阿赖耶识，是无始时来，是生命的本源，别的意识会断灭”的谬论之间的反差有多大？我要再一次指出的是：把“阿赖耶识”和“如来藏”混为一体是极大的错误，因为，第一，如来藏属于理性、空性、不生不灭无为常住，是从凡到佛，其性不变的常法；阿赖耶识属于事法意识心，是因缘所生，有生有灭，刹那相续，八地舍名，佛地罗汉果位舍体的有为无常法。如来藏是本来清净无染的无染法；阿赖耶识是储藏烦恼业种子的种子识，是藏垢纳污的藏识。所以，如来藏和阿赖耶识是在哲学上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概念，怎能混为一谈呢？既然疯语的文章中已引用了《楞伽经》中说如来藏的那段话，即：“我说如来藏，不同外道所说之我，大慧，有时说：空、无相、无愿、如实际、法性、法身、涅槃、离自性，不生不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如是等句。”在这段话中明确指出如来藏不是有为法心法，而是空性、法性、不生不灭的无为法，怎能把性相完全不同的两种法相概念看作同一概念呢？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第二，如来藏佛性论和主张阿赖耶识的唯识论互不相容，佛性论主张“一切众生皆具佛性”，而唯识论主张五种姓说，认为除了菩萨种姓和不定种姓而外，声闻、缘觉种姓和无性种姓一阐提无佛性。因此，唯识家所说的“真如”、“法性”和“佛性”的概念内涵并不相同，近代中国和日本的佛学界一部分人对“佛性真常”说提出置疑，认为《佛心经》和《大涅槃经》属伪经，也是出于上述原因。

如来藏不同于外道的“神我”，但如果缺乏精细的分辨力，将它不看作空性而当作真性实性，就会堕入外道神我见，我们不会说，也没有说过“如来藏就是外道的神我”，但我们必须指出把有为法杂染心阿赖耶识和无为空性如来藏之间划等号的做法是违背佛教理论的大笑话。





在《破魔金刚箭雨论》中对萧平实对阿赖耶识进行百般歪曲，违背唯识论的歪理邪说，以翔实的经典根据和逻辑论证进行严厉地批驳后，就像剥掉凤凰画皮的乌鸦不甘心丢丑，仍然装着自己有理的样子，对自己不学无术，信口开河，毁法谤佛的错误，不但无忏悔之心，反而一错再错，进行无理的狡辩，按古印度那兰陀寺的辩论法规，依据充足的经典和逻辑理由，观点被推翻的对方，若不承认失败而无理取闹，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我看对不讲理的邪教讲道理，如同对牛弹琴，也只能采取对付邪教的办法。

我在《破魔金刚箭雨论》中从第15页-206页，分门别类地对萧氏歪曲阿赖耶识的种种倒错见，提出了反驳论证，谁对谁错，佛教学术界会一目了然。藏族谚语说：“第一次说错话是认识问题，第二次说错话是本质问题”。我第一次批驳萧氏的时候，认为仅仅是认识问题，但坚持错误，进行无理狡辩来看是缺乏理性的一阐提本性问题，至此，对萧氏本人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但对邪说受害者应当继续点燃一些佛教智慧的明灯。

萧平实“阿来耶识是生命本源”观点的根本性的错误是违背佛教缘起之理。所谓“缘起”就是说，精神和物质的存在，它的生、住、灭现象，都是众缘和合而起，即众多因素结合形成的，其中不存在任何单一、独立的本质因素，如水是氢和氧原子的适当比例合成的，水的合成成分，分开来看都不是水，那么，水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其中的氢和氧原子也不是单一独立的自性，氢原子和氧原子都是各自的不同的原子成分组成的，其中每一个成分又是更小的粒子组成的，这样的分割可以无穷地进行下去，这就是唯识论主张法无我和外境非实有的主要理论根据。不仅物质如此，生命也是如此，是形成生





命的各种因缘合成的，并不存在单一、独立的、可以视为本源的任何因素。在生命流转的“十二因缘”中处于第三位的“识”无论是唯识论设立的“阿赖耶识”，或者是佛教通用的“意识”都是生命转世众因缘中的一个因缘，并非主宰一切的“自我”和自性。佛经中解“心”为积集义，即采集善恶无记业义。五蕴中的“蕴”也是聚集义，识蕴，顾名思义，就是各种意识能量的集合体的意思。其中没有一样元素是可以单一、独立存在的。《解深密经》中佛说：“阿托那识甚微细，一切种子如瀑流，我于凡愚不开演，恐被分别执为我”。阿托那识是阿赖耶识的别名，阿赖耶识非“我体”由此可见。阿赖耶识若是生命的本源，理应是非虚幻之实有法，不灭无为常住法。但《成唯识论》是怎么说的呢？“诸心、心所依他起故，亦如幻事，非真实有。为遣妄执心、心所外实有境故，说唯有识，若执唯识真实有者，如执外境，亦是法执”（见《唯识论》卷一）。“此识（阿赖耶识）无始时来，念念生灭，前后变异，因灭果生，非常一故”。“此识性无始时来，刹那刹那果生因灭，果生故非断，因灭故非常，非断非常是缘起理，故说此识恒转如流”（出处同上）。“无明、识、触、受、爱、取，皆是有漏，为有为摄，无漏无为非有支故”（见《唯识论》卷八）。萧道长提高嗓门说：“认为识是有生有灭之法，乃是依文解字，文字障特重，阿赖耶识是不生不灭法，这个经文都已明言”云云。这些话和刚才引证的唯识论观点进行一下比较，是非对错，便一目了然。在佛教哲学中除了五法中的虚空等无为法外，没有任何一样不生不灭之法之常法。把百法中属于有为法的心王、心所类法阿赖耶识说成是不生不灭的常法是破天荒第一大笑话。不需要别的证据，就从这条言论，完全可以看清萧氏谎言公司的学问家底儿。尽管东拼西凑地





搞了几条充当救命稻草的所谓的论据，但只要是内行，就会看清楚，没有一条是能够为他帮得上忙的论据。因为，在他的思想观念的世界中本来就没有佛教的音符。对第三、第四两条申辩的反驳至此告一段落。

四、应成派中观思想是不是不是“无因论”？

对萧平实睁眼说瞎话，歪曲侮蔑应成派中观的思想，在《破魔金刚箭雨论》用教理二证进行批驳后，对方又毫无道理地进行反扑，要想把无理说成有理。辩论是讲道理，而讲道理的对象也必须要懂道理，对佛教的法相知识和逻辑思维一窍不通，只会无理狡辩的人讲道理是不起作用的。萧平实这个阿赖耶外道对应成派中观思想恨之入骨主要原因是应成派中观不承认阿赖耶识。说什么，月称和宗喀巴“明目张胆地否定第七、第八识”。我应成中观论师，不曾明目张胆地建立邪教，危害众生，而大张旗鼓地否定错误观点，坚持真理，难道也有错吗？

佛教思想是容纳百川的大海，不是只有阿赖耶一说的“独角兽”。这也是佛陀思想传遍全球，在科技时代，仍能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佛说：“比丘及诸善知识，就像用熔炼切割的方法识别黄金那样，鉴别我的教言，千万不要盲从”。佛陀是提倡思想民主的先驱，从来没有过只许信奉一家之说的思想霸权主义，在这种民主思想的气氛中，佛后二、三百年之间产生了部派佛教，分化为十八部，佛后四百年之际，龙树开创中观，中兴大乘，九百年之际，弥勒、无著、世亲出世，无著、世亲兄弟二人根据弥勒瑜伽行思想开创了唯识宗。

在中观宗中又派生出应成、自续两家，在自续中又分出顺经部自续中观、顺瑜伽行自续中观；在唯识宗中又形成顺经唯识、顺理唯识两派。顺理唯识以因明论师陈那、法称为代表，只承认六识说，不承认八识说。唯识见方





面又分化出实相唯识和虚相唯识，虚相唯识中又派生出有染虚相说和无染虚相说两家。《成唯识论》汇总了十家学说。就汉传佛教而言，除法相宗持唯识见而外，别的宗派都不信唯识，如三论、华严、天台，禅宗，都属空宗中观，俱舍、成实、律宗见属小乘经部，净土三经无八识说，故不能归为唯识类。这一百花争艳的思想局面，充分证明了佛教思想的博大精深。

但只知佛教中有八识说，不知有一识、二识、三识、六识、七识、九识、十识乃知无量识说，只肯定八识说是佛说而否定其它学说，此属于无知行为呢？还是什么原因？

我应成中观，持佛教大小乘通用的六识说而不承认第八阿赖耶识的存在，是因为，若承认第八阿赖耶识，就会犯否定物质世界客观存在的唯心论的错误。承认阿赖耶识，就不能承认外部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承认外部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就不能承认阿赖耶识。因为承认阿赖耶识，就等于承认“三界唯心，心外无物，境空识有”，“万物生于阿赖耶识”，“色法外部世界，非物质，是阿赖耶识外现”的唯识观。违背世间经验，违背常理的此类观点，怎能令人信服地接受呢？

那么，唯识论违背世间经验，违背常理之处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第一，是否定物质世界的独立存在，认为这物质世界是人的阿赖耶识变化出来的，不是物质自然形成的；第二，是否定外部世界的物质本质，认为物质世界是非物质的精神存在；第三，是否定人类的实际经验，认为“心外无物”，“识有境空”即思想意识之外，别的什么也不存在。这三点能说得通吗？

物质世界，如果说是阿赖耶识变化出来的，那么，究竟是谁的阿赖耶识变化出来的呢？是人的？是佛的？是造





物主大梵天的？无论佛教和自然科学都认为先有大地，后有人类，后生的人类的阿赖耶识，怎能变化出先有的大地呢？如果说是佛的阿赖耶识变化出来的，就有两点说不通，一，佛只有净识而没有阿赖耶识，“八地舍名，佛地舍体”。阿赖耶识在成佛前已断，佛地怎么会有阿赖耶识？如果说佛地的圆镜智是阿赖耶识转化的，故认为佛地有阿赖耶识的话，那么，面包吃到胃里，变成大便后，大便是否仍然是面包呢？既然阿赖耶识常住不变，那么，“识转智”的“转”字怎么讲？既然，识转化为智，染变为净，怎能说，“不变”呢？既然“转化”怎能是“常住”呢？“有为皆无常”，这是佛教的四法印之一，佛教思想都不能违背四法印原则，阿赖耶识属于有为法中的识法，既然是有为法，理应是无常法，怎能是常法？怎能违背四法印？

说把识（包括阿赖耶识）当作无常法是宗喀巴的“断灭见”。把“无常”和“断灭”当作相同概念，又一次暴露了对佛理的无知。识是无常法，但不是断灭法。识的存在方式是刹那相续，即前识灭，后识生，刹那生灭相续，前识为因，后识为果，因果相续不断，因灭果生，故非断，果生因灭，故非常。非常非断，是识的相续性。这是佛教四部哲学的统一观点，唯识也不例外，见前面引证的《成唯识论》卷一语。如果说不承认阿赖耶识就是“断灭论”的话，99%的佛教宗派不都成了“断灭论”了吗？如果那是断灭论的话，我们宁愿做那样的“断灭论”，不愿做永堕恶狱的真常外道。创造世界万物的阿赖耶识，人的和佛的都在逻辑上不能成立，如前述。那么，只能解释为造物主神的阿赖耶识了。请问这创造世界万物的是哪位神呢？是元始天尊还是上帝呢？因为，我们的佛，即使是千佛合一，也扮演不了造物主的角色。萧道长对此





又做如何解释呢？还有，如果把阿赖耶识视为常住不灭，就和外道的“常一自在”（“常”是不变义，“一”是始终如一义，“自在”是超脱生死义）的“神我”没有什么区别了。这也是佛陀所担心的。如佛在《解深密经》中佛说：“阿托那识甚微细，一切种子如瀑流，我于凡愚不开演，恐被分别执为我”。这话说的很清楚，在小乘经典中未说阿赖耶识，是怕未入道的“凡”众和未悟无我的“愚”众，把阿赖耶识，当作常住不灭的神我而堕入外道恶见。很显然，将阿赖耶识执为常住不坏的“我”者，非凡即愚，僵死不化，执阿赖耶识为常住不坏者，是凡是愚，自做判断。不承认阿赖耶识，刹那相续意识，仍然可以承担轮回和解脱的任务，认为“离开阿赖耶识，一事无成”是部分唯识家的观点，难道别的宗派不承认，就是大逆不道吗？又不懂装懂地说什么缘起性空说是错误的，“谓一切法缘起缘灭，其性是空，无真实体性”。我曾说“萧平实打着唯识旗号，反唯识”，就从反对“一切法缘起缘灭，其性是空，无真实体性”这句话就可以证明。因为，“一切法缘起缘灭，其性是空，无真实体性。”这个观点不仅仅是应成中观、宗喀巴的观点，也是唯识论的观点。《成唯识论》卷一中说：“诸心、心所依他起故，亦如幻事，非真实有。为遣妄执心、心所外实有境故，说唯有识，若执唯识真实有者，如执外境，亦是法执”。“此识（阿赖耶识）无始时来，念念生灭，前后变异，因灭果生，非常一故”。“此识性无始时来，刹那刹那果生因灭，果生故非断，因灭故非常，非断非常是缘起理，故说此识恒转如流”。

说什么“一切法缘起性空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我说萧氏是法盲，并不过分，哪里有这样解释“缘起性空”义的？缘起与性空是辩证的统一，“缘起”是肯定缘起事相





的有，“性空”是否定非缘起实性自性的有。“性空”并非“什么都没有”。把“空”理解为“什么都没有”在佛教中称作“顽空”。龙树《中论》云：“中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若汝见诸法，决定有性者，即为见诸法，无因也无缘”。宗喀巴《缘起理赞》云：“您的否定自性存在，就是肯定缘起之义。物我自性空不可得，与有作为并不矛盾。”说的清清楚楚，何曾说过什么都没有？缘起性空之理，若是宗喀巴错了，就是龙树菩萨错了，若是龙树菩萨错了，就是《般若》六百卷错了，若是《般若》六百卷错了，那就是说般若法的佛祖错了。那么，佛祖和萧平实究竟谁错了呢？

又说什么，“否定第八识如来藏，谓为世尊方便度众而说，破坏三乘正法之根本”。这顶“破坏三乘正法之根本”的大帽子实在吓人。但这顶帽子究竟适合于谁戴，还得斟酌斟酌。凡想批判别人者，应首先充实自己的学识，但凡乱弹琴者，皆缺乏这样的理智。请大家看一看，说阿赖耶识是方便度众之说的究竟是宗喀巴还是世尊？《楞伽经·佛语品之二》云：“以种种智慧方便，或说如来藏，或说无我”。“开引计我诸外道，说如来藏”，“若不如是，则同外道。是故大慧，为离外道见故，当依无我如来藏”。宗喀巴依楞伽经此说，也有错吗？佛祖亲口说，说如来藏不但是为了方便度化，而且是为了“开引”计执常我诸外道。佛经白纸黑字，昭昭如日，看如何抹杀事实，进行狡辩。

五、疯语说什么：多识无知，不懂“十八界”，曲解了“十八界”。

佛法深广，可比大海，我多识是一介俗子，不敢妄称自





已是“悟道种智的”全知全能的佛学通才，不敢妄称有小神通。没有佛菩萨在“梦中”和“定中”指点的幸运，只是从小接受显密经典理论闻思修教育，脚踏实地学习研究显密教理，已年逾六旬，执教著述，坚持佛教信德人格原则，不敢违越正宗经论教理半步，虽说昏庸无知，但还不会无知到连小沙弥都懂得的“十八界”之类的佛教基础知识。故颠倒黑白地说我等不懂“十八界”，实属天大的笑话！那就让大家看看，这“无知”的桂冠谁应获得。

对方非常自信地说什么：“十八界中的意根是什么？就是末那识！意根是心法，不是有色法，初学佛者也不至于误解意根不是末那识。”看来真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让我来给您开眼界。1、对十八界“意根”解释为末那识，那种说法不仅不是三乘佛教通行的说法，也不是持六识说的顺理唯识派的说法，那纯粹是唯识派中持八识说的顺经唯识派的说法。小乘经部和毗婆沙、大乘中观各宗，既然不承认顺经唯识派的“八识说”，不承认“末那识”和“阿赖耶识”的存在，怎么会把十八界中的“意根”视为“末那识”呢？是否不承认“末那识”就没有“意根”了呢？疯语像盲人给明眼人指路似地说：“意根是心法，不是有色法”。难道我们说过意根“不是心法是色法”的话吗？但是我们要问，意根是心法，但心法难道除了“末那识”就没有别的东西了吗？难道不把意根当作末那识，就是“无知”和“曲解”吗？是否不把台湾的法律当作中国的国家法律就是“无知”呢？

通常情况下，在十八界中的“意识”这个概念是心意识的总体概念。心、意、识三个名称，指同一个对象，如《俱舍论》分别界品第一曰：“集起故名心，思量故名意，了别故名识，心意识三名，所詮义虽异，而体是一如。”从不同功能将意识一分为三，称作第六意识，末那识，





阿赖耶识，将心、意、识三名分冠三心，称作六意识为“识”，第七末那识为“意”，第八阿赖耶识为“心”，是唯识论观点。根者“依止”义也，即所生起之依缘也。“心”，无论凡人心，佛心，都是缘起之法，故不会无缘而单独生起。因此，每一种心的生起都有所依之“根”，唯识论主张，三心辗转相依，即第六意识依第七识，第七末那识依第八识，第八阿赖耶识依前七识和第六意识。

不承认八识说的佛教各派，以《俱舍论》等为依据，主张前一刹那即灭意识为后一刹那即生意识的无间缘——根依，这作为根依的前一刹那行将即灭的识共有六类，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如眼识见色而引起意识分辨色性等。如日人齐藤唯信所著《俱舍论颂略释》云：“问：识蕴只眼等六识耳，于此六识外，更取眼界者，究指何等之法名眼界耶？答：颂云：‘由即六识身，无间灭为意’。身者，体义，即眼等六识体，中间无有隔绝，于落谢过去时，能为后识所依，故名眼界。”“问：若六识外别无眼界，应摄为十七界？若眼界外别无六识，应摄为十二界？何故定立十八界耶？答：颂云：‘成第六依故，十八界应知’。意谓六识之中眼等前五识，个别有所依之根；所谓眼识以眼根为所依，乃至身识以身根为所依。然第六意识，则别无所依之根，而此即为所依，故于六识外别立此为眼界。‘十八界应知者’，既为意识所依而立眼界，于是所依之根有六，能依之识有六，所缘之境有六，合成十八界”。

痴语还说什么：“在《阿含经》四大部中，佛说十八界的法都是无常败坏之法，十八界中只有意根可以去到未来世，意根只有在阿罗汉取无余涅槃时才灭尽意根，其余十七界都是虚妄幻灭之法，只有一生。”不说别的，就从这只有七十来个字的这段话中，就足以看清此人的逻辑





思维和佛教知识水平是何等的低劣。首先，在引证方面，应举出具体的经典名，品卷出处，以及具体的语句。那些制造经典谎言者，除了编造一些“一切佛经如此说”、“一切大乘经典中如此说”、“在《阿含经》四大部中佛说”之类的，无法对证的假、大、空谎言而外，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如上面所引这段所谓的“佛语”一眼就能看穿是十分拙劣的捏造。如果这样的混帐话，真的出自某种佛经的话，我们对这种经典的真实性就会提出大胆的置疑。我们看看，这段话里的逻辑矛盾和对于佛法知识的无知程度。在前面说：“十八界的法都是无常败坏之法”，紧接着又说：“十八界中只有意根可以去到未来世”。这两句话的前后相互矛盾之处，除非白痴，谁也不难看出。既然“十八界的法都是无常败坏之法”，意根属于十八界，也应该是无常败坏之法。又怎么能说“只有意根可以去到未来世”呢？如果“意根可以去到未来世”的话，那么“十八界的法都是无常败坏之法”，这个全称判断句中的“都是”两个字做如何解释呢？又说“意根只有在阿罗汉取无余涅槃时才灭尽意根，其余十七界都是虚妄幻灭之法，只有一生。”意思是说：在十八界中只有意根是“真实不灭”法，不是“虚妄幻灭之”法，只有意根是“无坏常法”，不是“无常败坏之法”。虚妄幻灭之无常法，“只有一生”，真实不灭的常法，才能“去到未来世”。

这些话里的错误有两点：一是把“无常法”和“断灭法”混为一谈，以为“无常”就是“断灭”、“毁灭”，以为无常是断灭，故无常法只有一生，不能去到未来世。一是把“相续不断”的无常法和“常住不灭”的常法混为一谈，以为只有常住不灭的“常法”才有资格担当转世任务，才有能力通三世，去到未来世。这是天大的错误！

在佛教哲学中除了下列四种，即1，断除我法，断除二障





的涅槃寂灭境界（择灭无为），2，一切事物的抽象共性（法性）空性，3，不生不灭，空洞无物的太空（虚空无为），4，意识中的对于各种事物抽象观念为常法外，没有一样永恒不变，不生不灭的常法。上述四类常法都是否定概念。佛教四法印（佛法基本原则）中的第一法印是，“一切有为诸法无常印”。就是说凡是有质量，有能量，有作用的“有为法”都是无常法。所谓“无常”并非念佛文盲所理解的那样，把无常仅仅当作是生命的结束和事物的毁坏。这是对“无常”义最粗浅的认识。无常的真正含义是“变易”，即无间断的生灭变迁活动。一切事物在一刹那（时间的最小单位）间经历因灭果生，因果相连，生灭相续，诸法是刹那灭，故是无常，灭中有生，故非断灭。“常”是不变义，没有时间的界限，如果某物有一刹那的静止不变，就是常法。“转世识”持八识说者认定为第八识阿赖耶，萧平实自己曾经坚持此说，但其余佛教皆认定“转世识”为第六意识。说意根末那识为“转世识”，不但违背佛理，而且也和萧氏自言相违。这真是莫大的滑稽。

转世识无论是“六识”还是“八识”都属于有为法，无常法，虚幻法。这是佛教的基本常识。我想口口声声不离“阿赖耶”，以阿赖耶教主自居者，即使是不读别的经书，也应该读读唯识“六经”，“十一论”，即使是读不了唯识“六经”，“十一论”，最起码也应读读《成唯识论》，如果读过《成唯识论》，就不会说“阿赖耶识不在识蕴中，不在十八界法内”这样出格的错话，更可笑的是，所引《大乘五蕴论》的那段话中找不到一句支持他的观点的话，都是些与此问题无关的废话，看来对方实在是无计可施了。

从“阿赖耶识”不在“识蕴中”这句话看，此人的文化素质差到连概念中的“种属”逻辑关系都不懂。阿赖耶识是种概





念，识蕴是属概念，说“阿赖耶识不在识蕴中”，就等于说“红色不在色蕴中”，“阿里山不是山”，这能说得通吗？

这句话不但不合逻辑，也不合唯识教理。在佛教中将有情生命的精神和所面对的客观世界全部概括为五蕴和细分为十八界，五蕴进一步概括为名色两类，“色”指有形的肉体，“名”指无形的感知能力，名分而为受、想、行（情感）、识四蕴，合而为识蕴。“识蕴”或“识”是总称，识的内部又分心王、心所。“心王”是心的主体，如数千，“心所”是从属于心的感知思维功能及情感心理特点，如树枝。心王的分类，按佛教常规分为眼、耳、鼻、舌、身识，意识为六识心王，如《俱舍论》，按顺经唯识主张，分为眼、耳、鼻、舌、身识，第六意识、第七末那识、第八阿赖耶识为八识心王。如《成唯识论》。心王分类见于经论只有这两种，没有不同的说法。《唯识三十颂》说：“此能变唯三，谓异熟思量，及了别境识。”《论》中解释说：“初能变识，又称异熟能变识，指第八阿赖耶识的转变”。那么，阿赖耶识是否属于识蕴，《成唯识论》等唯识经论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怎能不顾事实，说出“阿赖耶识不在识蕴中，不在十八界法内”这样荒唐至极的话呢？

阿赖耶识是不是无常生灭法，是不是虚幻不实法，请看《成唯识论》是怎么说的：“诸识无始时来，前灭后生，因果相续”。（《成唯识论》卷一）“阿赖耶识为断为常？非断非常，以恒转故。‘恒’谓此识无始时来，一类相续，常无间断，……‘转’谓此识无始时来，念念生灭，前后变异，因灭果生，非常一故。……此识性无始时来，刹那刹那果生因灭，果生故非断，因灭故非常，非断非常，是缘起理，故说此识恒转如流”。（《成唯识论》卷三）。“诸心、心所依他起故，亦如幻事，非真实有，为遣妄执





心、心所外实有境故，说唯有识，若执唯识真实有者，如执外境，亦是法执”。（《成唯识论》卷三）。

六、关于小乘经典中有没有八识阿赖耶的问题。

想混淆视听而作反驳文的人，虽然改了名称，但从其倾囊亮出的货色和缺乏逻辑性的语言，不难看出作者是谁。对方说：“多识读不懂阿舍经，却敢妄言阿舍经没有讲到第八识，这是谤法大业。”

在萧平实胡编乱造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在他口如悬河，夸夸其谈八识阿赖耶时，却只字未提唯识宗宗依“六经”“十一论”，未提玄奘的《成唯识论》，未提玄奘弟子窥基等人的《枢要》、《演秘》、《了义灯》等“唯识三疏”。却提出了一个和唯识学无关的小乘阿舍经。说什么“阿舍经”中佛如何如何说。唯识学鼻祖弥勒、无著、世亲及印度十大论师、中土法相诸师，谈到唯识思想的经教根据只举出六部经典，即：《华严经》、《解深密经》、《楞伽经》、《如来出现功德经》、《阿毗达磨经》、

《厚严经》（后三部汉文未译）这所列六部经也非全部讲唯识，如《华严经》中唯识宗可以利用的也只有“三界唯一心”一句话。佛经浩如烟海，为什么唯识宗经只提到上述六经呢？别的佛经中未说呢？还是虽说而不足为凭呢？难道历来唯识学领域的无数大家都未读或者读不懂阿舍之类的别的佛经吗？有头脑、重论据的学子对这些问题会不会进行一些思考呢？我否定所谓“阿舍经中说”主要有以下三条理由：1，唯识以六经为宗经，未提到《阿舍经》，2，《阿舍》是小乘经典，而小乘中无八识说，3，名称和内容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如“狮子”这个名称所指对象未必就是兽王狮子，有时后人称狮子，如佛祖称“释迦狮子”佛语称“狮子吼”，有时候小狗也称“狮子”，故在《摄论》中提出了“名”与“实”无必然关系的三条理由。所





以，在唯识宗经以外的其它经典中虽偶尔出现“阿赖耶”之类的名称，也不能说明此名称所指的一定就是唯识家所说的“第八识”。

我以为对此问题提出反驳，定能拿出几件杀伤性武器，让我感受一下对方的实力，但仍然使我失望。我常常想，和这样的对手交手，不是显得太无聊了吗？

所谓“南传佛教《清净道论》所说，不符合佛于阿含经中所言依‘名色缘识之识，——第八识如来藏’而有之解脱道，违佛所说，亦违余于解脱道之修正现量。”在这里我告诉萧平实，一，在小乘中没有如来藏说，二，解脱不是成佛，故不需要“如来藏”。三，所谓“违余于解脱道之修正现量”。这句话除了在同类猴群中作吹牛的用语而外，没有任何学术举证价值。因为，1，萧道士的所谓“解脱道之修正现量”的真实性无法证实，2，退一万步说，即使是有什么个人修正经验，也证明不了小乘解脱道教理的对错，除非此人是佛陀。四，所谓“小乘解脱道不符合佛说”的理由不能成立。因为八识说只是唯识派一家之言。佛教思想博大如江河，唯识见只是江河的一个小小支流，故把阿赖耶识当作万能的量器，除了证明自己知识空间的狭小而外，会有什么结果呢？我对这位佛教居士自称者忠告一句：应该相信业报不爽，不要整天说南传、汉传、藏传佛教的坏话，应该收敛收敛过分膨胀的我执我见。不说别的，就拿南传佛教，至今坚持佛陀时代的清净戒风，宛若罗汉在世这一点，就足以使人肃然起敬，大言不惭谈证量者，哪个敢和他们相比？

俗话说：破锣不敲，怎知是破锣？这位冒充行家，大谈佛教的朋友，让他明智一点，少说话，以保持自己的尊严是很难做到，不信请看：这位先生说：“阿赖耶识又名：心、识、如、我、真我、真如、如来、法身、涅槃、本





际、如来、异熟、阿托那、种子识、所知依、非心心、菩萨心、无住心、异熟识、无垢识、庵摩罗识、无心相识，等如是多名皆同一识。”在这里所例举22个单词中专指阿赖耶识的只有：阿托那、种子识、异熟识、庵摩罗识、所知依五个单词外，其余17个词中没有一个是阿赖耶识的。其中如：“心”、“识”是总概念，阿赖耶识是分概念，他们的关系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阿赖耶识”是“识”的总概念下面的分概念。阿赖耶识是“识”，但“识”不等于阿赖耶识，因为，“识”还包括：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净识等等。如果，说“识”就是“阿赖耶识”，就等于说：动物就是马，人就是台湾人。这能说通吗？心、意、识是通体异名。“心”在六、七、八三心分类的情况下，特指第八识，但是，“心”不是第八识的专有名称，故不能说“心”就是“阿赖耶心”，因为“心”还包括六心王（或八心王）五十一心所等。把心、识当作阿赖耶识的名称，是混淆概念的错误。说：“我”、“神我”是“阿赖耶识的名称”，纯属反佛外道的瞎说。从唯识论观点说阿赖耶识是有情众生的持身识、转世识（萧平实往常也如此说），是一种相续不断的精神性实际存在，而“我”纯属虚妄意识虚构之物，是非真实存在。佛教无论大乘、小乘都不承认有“我”，但却承认有意识，唯识家承认有阿赖耶识，小乘主张人无我，大乘主张人、法二无我。故佛教被称作“无我论”。大谈佛教是非的人难道连这基本常识不懂吗？佛教是重事实、重理性的，不会把有的东西说成无，把没有的东西说成有。“我”是一个空虚的观念，故说无我。意识（包括阿赖耶识）是真实存在，因此，可以说“无我”，但不能说“无意识”，人若无意识，就是尸体。把阿赖耶识当作“我”有两种情况，一是第七末那识的我执错觉，二是





愚昧无知的凡人和外道。不知萧先生属于哪一类？佛陀在《解深密经》中说：“阿陀那识甚深细，一切种子如瀑流，我于凡愚未开演，恐彼分别执为我”。佛担心把阿赖耶识当作“我”，故不敢对凡愚之众说此法。佛陀的担心非无道理，萧平实就是最现实的例子。他供认不讳地宣称：“我”和“真我”是阿赖耶识的名称。萧坚持说“阿赖耶识常住不灭”，原来是把常我外道的“真常我”邪说，包了一层阿赖耶识外皮，冒充佛教的东西了。佛说“无我”，萧平实说“有我”，阿赖耶识就是“我”。萧平实曾说：“阿赖耶识谁也灭不掉，佛也灭不掉”。如果阿赖耶识就是“我”，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谁也灭不掉，佛也灭不掉”。如果按照这个观点，唯识论“七地破我，随着我见的消除，执我第七识也不复存在”的论断也成错误的了。这个结论是依据他的观点的合乎逻辑的推导结果，并非歪曲强加。“一滴水可以透视太阳”，关键性的一句话，就可以证明一个人的思想观点和知识素质。“我、真我是阿赖耶识的名称”，这句话，不是别人，而是萧氏自己彻底撕碎了自己的金光灿烂的假面具。难道不是吗？把“如、真如、如来、法身、涅槃、本际”和阿赖耶识混为一谈也是十分荒谬的。其中：“如、真如、本际”是“法性”的别名，“法性”含义有二，1，指事物的个性，特性，天性，物性。佛教称一切事物为“法”，故，法性即物性。如，地性为坚，水性为湿，火性为暖，风性为动之类。2，指一切事物的抽象共性，即空性，故说法性本空。无论有生命的众生，还是无生命的事物，如，石头、泥巴、尸骨、大粪都是法，因此，都有法性。而阿赖耶识只有有生命的众生才有，如果“法性”义同‘阿赖耶识’的话，石头、泥巴、尸骨大粪都不就成了‘众生’了吗？因为，石、泥、尸、粪都有法性。





另外，法身、法性二词义有天壤之别，不能混淆，“法性”诸法皆有，“法身”唯佛独有。我在《破魔论》中，已做引经据典的说明，此不赘述。“如来”是佛名，众生虽有如来藏，但众生不是佛，如果众生各个都是佛，何必再修行学佛？所以，把“如来藏”和“如来”混为一体，犹如把松树种子和松树看作同一样东西。如果松子是松树的话，买来一量松子，定能修建许多栋松木房子。不过，萧道士既然宣称阿赖耶能变万物，用松子盖出木房也许不难。“涅槃”与“法性”也并非同义词，涅槃有：自性涅槃、有余涅槃、无余涅槃、无二涅槃等。其中，只有自性涅槃是法性，其余都不能做法性讲。

“异熟”与“异熟识”也概念不同。“异熟”是“异熟果”的缩写。异熟果的意思是“结果与原因性质相异”之义，如造善业或恶业，生出非善非恶的无记果，就是异熟果，如人的善恶因缘形成的五根肉体，非善非恶，是异熟果。五根肉体，是异熟，但五根肉体是色非识，故，不是异熟识，若把异熟和异熟识混为一谈，就犯了把人体和人心混为一谈的错误。

又，所谓“非心”、“不念心”指一切心识的无思状态，“无住心”、“无相心”是诸心空相之称。这些名称均非阿赖耶识专称。这些都是些佛学常用词，不需要故弄玄虚、查查佛学词典便会一目了然。

疯语又说：阿含部《央掘魔罗经》卷四，“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因如来藏故’，诸佛不食肉耶？”如果在此处说的“阿含部《央掘魔罗经》”中确实有“如来藏”这个词，我就以此可以断定此所谓《央掘魔罗经》一定是伪经。其证伪主要理由如下：

（一）阿含属于小乘部佛经，中日佛教历史学家，考证阿含部经典产生的年代在佛陀说法初期，有的断定，前





十二年为阿舍期。吕澂认为，流传下来的阿舍部经典的形成在佛后百年之内，在第二*主要经典般若部只有“法性无二”，“法性本空”语，没有出现“如来藏”这个名称。出现“如来藏”这个名称的佛经有两部，即《胜鬘经》和《大般涅槃经》，其中第二部是佛陀临终前开示，《胜鬘》也属后期经典。在疏论中出现“如来藏”名及其解说是在佛灭后九百年之际成书的弥勒的《大乘经庄严论》和《宝性论》。佛灭后，前四百为小乘期，佛后四百二十之际龙树出世，从龙地（阿富汗和新疆一带）迎请龙藏——《大品般若》、《华严》等大乘经典，开创空宗中观之学，弘扬大乘。佛后九百年之际无著、世亲依据弥勒诸论，开创唯识之学。中观《般若现观庄严论》和唯识论主旨是三乘、五种姓思想，与后期出现的一乘说和如来藏说大相径庭。故说如来藏的《涅槃经》在汉文佛经中的出现，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有很多佛教学者认为这“真常佛性”说与佛教宗旨人、法二空见相违，故属伪经。日本佛教学者松本史朗等人提出了“如来藏非佛教”的观点，推出了一批研究论文。我藏传佛教并不认为《涅槃》、《胜鬘》是伪经，但却认为是非了义经，不能从其“如来藏常住不灭”的字面义去理解，而应从佛性本空的究竟义理解。因此，“如来藏”名称，不但在第一、第二次*经典中未出现，在第三次*除《涅槃》、《胜鬘》外，其余经典中也未出现真常如来藏词语。因此，若在小乘经阿舍部出现“如来藏”这个名称，可以断定此经为伪经无疑。

（二）“如来藏”或“佛性”是大乘佛教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众生成佛的理论根据，小乘宗旨是只求解脱三界之苦，证罗汉果，不求做菩萨、成佛。以解脱为主，不求成佛的小乘经典中怎么会有“如来藏说”呢？，如果在小乘经典中既然有“如来藏”说，那就是说小乘经典和





阐释菩萨道的大乘经典完全一样了，既然小乘经典和大乘经典完全一样，为什么以小乘经典为依据的小乘论师提出“大乘经非佛说”观点，挑起大小乘之间的争端呢？既然小乘经典中有“佛性论”，小乘论师怎么会否定大乘思想呢？又为什么弥勒在《大乘经庄严论》中对“大乘经非佛说”观点提出反驳意见呢？现在有些佛教史学家中，以小乘经典资料为依据，仍然坚持“大乘经非佛说，属树等后人伪造”大有人在。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三）“如来藏”或“佛性”是大乘经中，针对根器说的，非小乘根器对机之法，如《胜鬘经》中说：“如来藏者，是如来境界，非一切声闻、缘觉所知”，有些唯识门中学人说：净识“阿托那”就是“如来藏”。如果是那样，佛在《解深密经》中说：“阿托那是甚深细，我于凡愚未开演”。疏论说“凡”指未入道者，“愚”指二声闻、缘觉种人。“我于凡愚未开演”的意思是说我在针对未入道众生和声闻、缘觉种二乘人的初期*中未说“如来藏”“阿托那”，如果在初期*小乘经典有“如来藏”之类的话，佛怎么会说“我未说”呢？难道不打妄语者、实语者佛陀也会公然撒谎吗？佛陀绝不会撒谎！

根据上述三条理由我完全可以断定：1，小乘部阿含经中绝无“如来藏”之说，所谓“阿含部《央掘魔罗经》卷四，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因‘如来藏’故，诸佛不食肉耶”。以及“一切众生有如来藏”这些话，纯属伪造。2，若在阿含部《央掘魔罗经》中真有“如来藏”一类，据此就可以断定此经是伪经。

诸如此类的问题要想和我藏传佛教学术界进行辩论，就要根据学术辩论的规则，提出可靠的经典和理论根据，绝不能根据自己的臆想，进行瞎说，胡乱解释名词概念。佛教教理并不是外行所想象的那样，无原则，无标准，





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解释，而是具有严密的逻辑规律和理论原则的，经过了二千多年来的佛教界无数狮象论师的前仆后继的研究实证，传灯接续，归纳总结的工作，形成了一套完整精密的哲学教理系统，获得了恩格斯的“佛教徒处在理性思维高级阶段的”评价。我藏传佛教在历史上有过上千所辩经学院，培养出了成千上万的佛教学者，写出了数万部学术专著。近百年来不受西方文明的冲击，不受金钱物欲的腐蚀，怀着虔诚的信仰，保持了纯真的那兰托学风，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到教理研究和实证上去的，在当今世界上也只有这古老淳朴的雪域吐伯特民族。如果说我藏传佛教的僧人不懂西方哲学，这我承认，如果靠自己的孤陋寡闻，或凭一些为当金刚上师，去到藏区的某个小庙混上几年，便乱说一气的某些人的所谓“藏密书籍”，认为我藏传佛教界不懂佛教理论，便任意进行侮辱攻击，口无遮拦地评说教理短长，是十分愚蠢的表现。

破魔
金刚
箭雨
论

萧平实除了对自己不懂装懂，瞎说一气的谬论和反佛教、反唯识论的形形色色的邪门外道观点，极力进行狡辩而外，还用以攻为守的战略，对我的《佛教理论框架》的某些学术观点，进行了恶意的攻击和诽谤。

如果佛教界善知识和研究佛学的学者、专家对我书中的观点，从学术角度，提出善意的批评、置疑、商榷，我会欢迎，将和对方进行讨论，对论证不充分的地方将会进一步提供论证。对于那些抱有深刻偏见，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进行恶意攻击者，就会当作路边的汪汪狗叫，我将不予理睬。

索那多杰编辑制作 - 2007. 1. 15

